

策府統宗



策府統宗卷七

詩經下

大小雅 大小雅之說諸家小有不同。孔疏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歌由政而興。體亦因之而異。述大政爲大雅之體。述小政爲小雅之體。體既不同。太師審其所述。分而別之。蘇氏轍則謂小雅言政事之得失。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擧鹿魚鼈蕩刺飲酒。韓奕歌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也。朱子集傳謂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樂。以盡羣下之情。或恭儉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有不可攷者矣。合數說觀之。大小雅之辨。可以得其槩矣。

變雅

孔疏王政有大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詩體既異。樂音亦殊。王政衰。變雅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

雅頌失所

如左傳。寧武子之湛。露彤弓。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及大戴禮。投壺篇所歌八節。變風變雅。皆瀾於

正雅是也。葉夢得曰。季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之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於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之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於大雅。此失次之尤者也。此說本於劉炫。以正杜預之謬。而解雅之失所。最真。至絲衣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歌之次第。此皆頌之失所也。若穆叔之不拜肆。夏則以頌瀾於雅也。

宵雅肄三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詩。庶民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王應麟曰。宵雅肄三。麗澤論說以爲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

讀詩記取鄒董二子以宵爲小則夜誦之說非矣案古之行禮者皆朝行事况辟雍講學如此大事而至於夜乎

鹿鳴四牡皇華

毛詩納義曰學者論鹿鳴四牡皇華者華當時只是燕羣臣勞遣使臣而作至後世乃以入樂

此說非也事是文王時事詩是周公作之觀此傳極爲分明傳言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德作樂卽是作詩詩固樂之章也儀禮鄉飲酒燕禮用樂之節亦周公所定當時已以入樂欲使後世法文王之道何待後世始入樂乎正義曰鹿鳴四牡皇華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愚謂不獨此三詩卽下笙間所歌亦當同此也

食野之芣

芣毛傳訓游鄭箋以爲蘋蕭正義云箋以萍是水草非鹿所食故集傳主箋說嚴氏詩緝謂爾雅釋

草芣有二種一云萍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萍詳見采蘋一云草蘋蕭此陸生之草卽鹿所食也毛詩納義據說文草下云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從艸平聲萍下云芣也從艸泝聲萍泝互訓一依毛傳謂凡萍非但江湖始有雖潢汙行潦亦有之故詩言野芣既野水有芣水落草枯雜於衆草鹿亦自應食之吉日詩漆沮之從傳云漆沮之水鹿鹿所生鹿固逐水草者矣此說曲體毛傳義亦可通惟孔氏申箋引草木疏云芣葉青白色似箸而輕肥集則曰青葉白莖止倒易兩字而物色迥殊未詳孰正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毛傳云周至行道也鄭箋云示當作眞眞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

我者我則置之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按鄭注紫誓云至猶善也是知傳訓周行爲至道卽善道也鄭註鄉飲酒禮引詩云嘉賓示我以善道義與此合至箋詩則義同卷耳不如從毛傳訓至道爲善此詩三章文法參差而義實相承首章前六句言我之敬賓後二句言賓之善我二章前六句卽接言賓之樂後二句又申言我之樂賓以明賓之樂我有以致之也傳於三章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盡其力蓋通釋全詩之義

食野之芩

毛傳云芩草也。釋文引說文云芩蒿也。按今本說文亦作芩草也。當從釋文所引訓蒿爲是。首章食

野之芩爲類。蕭即續蒿。三章食野之芩亦蒿屬。正與二章食野之蒿相類。足證古人因物起興。每多以類相從。

四牡駢駢。毛傳云駢駢行不止之貌。按廣雅駢駢疲也。行不止則必疲。與毛傳義正相承。說文斐往來斐斐也。廣韻作斐斐往來。貌人之往來曰斐斐。馬之行曰駢駢。其義一也。禮車馬之容匪匪翼翼。鄭註讀如四牡駢駢。

與匪匪義同。

周道倭遲

毛傳云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釋文韓詩作倭夷。按周有大義。此當從朱子訓爲大道。倭

遲倭夷皆疊韻。引韓詩周道威夷。辟君章句曰威夷險也。廣雅陔陳險也。義本韓詩。威夷猶言銀鑿。說文廣雅並曰銀鑿不平也不平故爲險。險阻者必邪。曲天山賦既克躋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威夷承九折。言正狀其邪曲也。說文透字註云透迤去之貌。音義與威夷並相近。邪曲則必紆遠。故義文輟爲長文。選謝元暉詩

威紆距遙。句李善註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顏延年秋胡行行路正威遲。李註引毛傳倭遲歷遠貌。又引韓詩周道威夷。其義同。是知毛韓詩字雖異而音義並相近。此當從毛傳歷遠之訓。倭威遲夷四字古音同部。故通用倭通作威。猶委虜通作威夷也。遲通作夷。猶陵遲通作陵夷也。漢書地理志郁夷。註引詩周道郁夷。倭

郁二字雙聲。故通用。此當爲齊魯詩。顏師古以爲韓詩。蓋誤。又按說文倭順貌。引詩曰周道倭遲。此又與韓詩訓險以相反而成義。

王事靡盬。王事靡盬。句風雅數見。盬字之義。毛傳以不攻致不堅。固釋之。孔氏正義謂盬盬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盬盬是蟲之害。器敗穀者。故爲不攻。牢不堅。固之意。此說別無的據。恐係想當然之辭。呂東萊讀詩記

引董道云。說文煮海爲鹽。煮池爲鹽。鹽苦而易敗。故傳訓爲不堅。固諸家多主此義。然以今說文攷之。鹽字云鹹也。古者風沙初作。煮鹽。鹽字云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一百一十六里。初無煮池爲鹽之說。且池

鹽以風結成。並不用煮。董訓尤杜撰。不經。惟王尙書經義述聞。訓盬爲息。王事靡盬。謂王事靡有止息也。引周

官職人共其苦。鹽典婦功辨其苦。良杜之春。鄭司農均讀苦爲鹽。呂氏春秋從帥苦而欲學之功。高誘註亦讀苦如鹽會之鹽。以證古字。鹽與苦通。又引爾雅。樓憩休苦息也。以證苦有息。訓說似較舊解爲長。蓋以息義通之。鴛羽篇。因王事靡有止息。故不能執耒。黍四牡。因王事靡有止息。故不遑啓處。不遑將父。父杖社。因王事靡有止息。故繼嗣我日。各章文義皆可。不煩言而解矣。

嘽嘽駱馬。毛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也。白馬黑鬣曰駱。後儒皆從此。訓惟說文口部。疒部皆引此詩而字義各異。口部嘽字云。喘息也。從口單聲。詩曰嘽嘽駱馬。疒部彳字云。馬病也。從疒多聲。引詩曰彳彳駱馬。蓋說文於詩兼採三家。嘽嘽之訓。從毛詩也。彳彳之字。當是三家詩文。彳彳音吐安切。云方極也。引詩彳彳駱馬。與說文彳字註同。又曰字亦作嘽。廣韻彳彳何切。又叨丹切。彳彳皆一聲之轉也。字又作嘽。漢書西域傳。王師驪驪。說者以爲卽常武篇。王旅嘽嘽之異文。故師古註引詩作驪驪駱馬。說文手部揮字云。讀若行遲驪驪。然則驪驪本訓行遲。顏註驪訓喘息。與嘽同。疑亦本三家詩。是嘽彳彳三字音義皆通也。

不遑啓處。

毛傳云。遑。暇啓處。居也。按爾雅。偃。偃。卽遑之別體。爾雅啓處也。郭註小隄。李巡云。小隄也。啓當

爲隄之假借。說文隄。長隄也。段玉裁本作長隄。今按此詩傳。隄字。釋文云。郭巨凡反正。讀如隄。是毛。隄亦隄也。隄。通作隄。史記滑稽傳。髡髡鞠庭。徐廣曰。隄音其紀。反與隄同。謂小隄也。隄。又通起。釋名。隄。忌也。見所敬。忌不敢自安也。又曰。起啓也。啓一舉體也。啓一舉體。蓋卽小隄之謂也。古人坐與跪皆著於席。惟坐下其。隄。跪。其體爲異。而隄與跪。又微有別。係於拜曰跪。故說文曰。跪。拜也。不係於拜曰隄。隄。爲兩。隄。地有危象。隄。則半跪有安象。故爲小隄。又曰。小隄。說文曰。長隄者。長。通作隄。方言。東齊海岱北燕之郊。隄。謂之長隄。郭註。今東郡人亦呼長跪爲隄。是也。至隄。隄之隄。古只作居。謂是底。皆地而下其。隄。其。與啓爲小隄。不同。爾雅。訓啓爲隄。據說文。長隄也。啓當爲隄之假借。非此詩之啓處也。啓處。猶言啓居。據傳云。處居也。居爲隄之假借。說文。隄處也。從尸。几。尸得几而止也。凡人閒居之時。皆凭几而坐。傳訓處爲居。與說文。訓隄爲處。爲互訓。又

啓處采薇出車。皆作不遑啓居。是知居卽處也。則知居非踣踞之踞。當爲尻之借字矣。

翩翩者雛。翩翩飛藐。雛毛傳云。夫不也。鄭箋夫不鳥之。鶖謹者。雛爾雅作佳。云佳其鳩。郭註今鴉鳩。鴉卽雛。

字讀書記作鷓。鳩文誤也。說文雛字云。祝鳩也。從鳥佳聲。又有隼字注云。雛或從隼。一曰鷓字。毛詩細義謂廣韻于平聲佳字。引說文云。鳥之短尾者。總名雛字。注云。鳥名于上聲雛字。引說文云。祝鳩也。隼字云。鷓鳥也。是隼與祝鳩判然二物。玉篇乃混而同之。謂隼卽祝鳩。不知說文雛或從隼。句原有錯誤。蓋既云從隼。則字當作鷓。今乃作隼。不得云從隼也。玉篇雛字竟從隼作鷓。又音思尹切。徐鼎臣等不知辨正。而雛與隼遂以不分矣。

案采芑篇。賦彼飛隼。正義引說文曰。隼鷓鳥也。爾雅鷹隼。醜。邢疏引說文亦同。然則說文原本隼。下自有鷓鳥也三字。隼訓鷓鳥。而雛訓祝鳩。與爾雅註合。是說文初不誤。校說文者依玉篇而刪改之。誤耳。紉義說是也。

皇皇者華。二句。皇皇猶煌煌。皇皇者華。小序云。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耀也。朱子辨。說謂序得詩意。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案毛傳。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程子曰。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玉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蘇氏轍亦云。煌煌之華。生于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惟其所

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之憂。不忘咨詢。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據此數說。則小序之意。亦謂使臣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爲不辱命耳。其非誤以皇皇者華爲國家之光華也。

駢賦征夫。毛傳云。駢駢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按說文駢馬衆多貌。說文藥字注。讀若詩華。華征夫。據韓詩外傳。說苑引詩。並作華。華是知作華。華者韓詩。駢華古聲。轉通用。猶蠡斯詩。說文作弊。弊有華氏。呂氏春秋。作有仇也。說文仇行貌。據楚辭。招魂。豺狼從目。往來仇仇。王逸註。仇仇往來聲也。引詩。仇仇征夫。玉篇仇往來。仇仇行聲。引詩。仇仇征夫。作仇仇者。蓋齊魯詩。以經義求之。當從說文。訓爲行兒。爲是仇仇者。謂征夫往來行兒也。駢駢華華。皆仇仇之同聲假借。

駢駢征夫。毛傳云。駢駢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按說文駢馬衆多貌。說文藥字注。讀若詩華。華征夫。據韓詩外傳。說苑引詩。並作華。華是知作華。華者韓詩。駢華古聲。轉通用。猶蠡斯詩。說文作弊。弊有華氏。呂氏春秋。作有仇也。說文仇行貌。據楚辭。招魂。豺狼從目。往來仇仇。王逸註。仇仇往來聲也。引詩。仇仇征夫。玉篇仇往來。仇仇行聲。引詩。仇仇征夫。作仇仇者。蓋齊魯詩。以經義求之。當從說文。訓爲行兒。爲是仇仇者。謂征夫往來行兒也。駢駢華華。皆仇仇之同聲假借。

每懷靡及

毛詩每訓雖懷訓和。鄭康成王子雍各以意述毛。王云雖內懷中和之德。猶自以爲無所及。鄭所據

手傳無每雖二字。及據春秋外傳懷私爲每懷語。因破毛傳和字爲私。云每人懷其私相稽留于事。將無所及。孔疏並載兩說。而不辨其孰是。稽古編謂魯語。穆子曰。懷和謂每懷。章昭註引後鄭云。和當作私。則是魯語原文作和其作私者。亦卽鄭說耳。惟晉語。姜氏引此詩。戒重耳。順身縱欲。又引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皆爲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又末章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此正首章每雖懷和之解。王肅卽用以述毛于義。允當。孫毓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鄭既破和爲私。又強解中和爲忠信。以牽合周義。皆曲解也。案此就鄭玉兩家而言。懷私之說誠非毛義。然雖和靡及中間須增字乃成文理。不若集傳以懷爲思于義較直捷而簡明矣。

周召共歌常棣

宋子詩序辨說國語富辰之言。以常棣爲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又以爲召穆公思

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

杜預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孔疏此詩自時成王之時周公所作。召穆公重歌之耳。

常棣二字

小雅常棣與論語唐棣不同。常棣爾雅云棣也。郭璞註子如櫻桃可食。說文謂之白棣。又有赤棣

亦似白棣。葉如刺楡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天水隴西多有之。齊民要術謂北人呼爲相思子

者是也。唐棣則爾雅所謂移也。郭璞註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陳藏器謂夫移無風葉動。花而後合。故詩云偏

其反而。二水形狀迥然相異。藝文類聚乃引三家詩云。夫移之華。萼不焯焯。誤以唐棣爲常棣。丘光庭兼明書

引孔氏論語解云。唐棣棣也。又誤以常棣爲唐棣。堂禹錫修嘉祐本草。于郁李條下引陸璣常棣疏而妄益之

曰。一名萸李。合萸棣爲一木。李氏綱目遂謂鬱李車下李常棣爲郁李之別名。則合三木爲一。其誤愈甚矣。揆

厥所由。皆誤於俗間讀常爲棠。如漢書杜鄴傳引棠棣師古註亦然。李喜註謝宣遠詩及曹子建親親表兩引

詩皆作棠棣。棠唐音同。以致解二木者。膠膠而不清耳。孫奕示兒編辨此最明。



鄂不韡韡 集傳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案鄂說文作鄂承華者也不鄭箋謂當作拊拊鄂

足也字又作跗詩疏云花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宋程正叔呂

伯恭皆主此訓以其于兄弟之義為切也東晉詩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白華緣跌在陵之陬白華元足在陵之

曲或謂曰萼曰跗曰足均足與此詩相證然則不字當從箋作拊或從鄭夾深讀跌方合本旨若近世讀遺骨

切則音與義兩失之矣又毛傳鄂有鄂鄂然言外發也集傳之訓蓋本於此但毛以鄂鄂連文釋經鄂字朱子

則以上鄂字為句而以鄂然二字釋之亦與毛氏小異

脊令在原 脊令爾雅作鷓鷯毛傳云雉渠也渠說文作鵲云雉鵲石鳥一曰精列陸璣詩疏謂大如鷓鴣雀長

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物類相感志以為即俗所謂雪姑其色蒼

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者是也漢書東方朔云辟若鷓鴣飛且鳴矣語本此詩蓋脊令之為鳥喜飛鳴作聲行

則首尾動搖有急難之意故詩以興兄弟之急難此鳥又好巢於沙上東齊人謂之沙稽留稽亦留脊令之轉

聲也若上林賦註云庸渠似鳧灰色而鷄足吳都賦註作鷓鴣郝氏爾雅義疏謂別一物非此詩之雉渠也

况也永歎 集傳况發語辭或曰當作况李本曰况與况同言朋友情雖愴况亦但長歎而已 御纂詩義

折中當有難時雖有良朋心相關切不過愴然長歎而已不能力救也蓋親疏厚薄理之自然良朋亦有兄弟

不能薄所厚而厚所薄也

外禦其侮 毛傳云務侮也案爾雅釋言務侮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及周論引詩皆作外禦其侮務即侮之假

借務侮二字雙聲故通用務從攷聲與務從猶聲正同以霧讀近蒙證之則務亦得議若蒙正與戎音協同在

東冬部蓋古字亦有數讀務本在尤幽部轉讀得與戎韻也荀子禮論曰薦器則有整而無縱註整之言蒙也

冒也汪中曰整蒙冒語之轉亦務可轉蒙之證劉原甫欲改戎偽戍以韻務失矣或疑蒙在東韻戎在冬韻東

冬之界唐人始淆之然施氏詩狐裘蒙戎與東同相協則東冬亦間有合韻者不得謂狐裘蒙戎一句為非韻

也。

烝也無戎。烝毛傳訓墳。戎訓相。朱子集傳以烝為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鬪狼子。內然有外。侮則同

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助字之義。猶毛所謂相也。戎協而主。反吳才老韻。補則以上文務字讀蒙

與戎為協。考戎字在句末者。詩凡四見。旄丘三章與東同韻。出車五章與蟲螽忡韻。此章則與務韻。常武首章

則與父祖韻。元熊氏朋來五經說。謂此章外禦其務。當從左傳作侮。烝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並當音汝。崧

高戎有良翰。即汝有良翰。民勞戎雖小子。即汝雖小子也。可見古者汝戎同音。據此則集傳之協而主反。蓋亦

以務作蒙者。於義為未安也。但朋友之誼。患難亦當相恤。直言不助。似乎忽然無情。御纂詩義折中訓

烝為衆。訓戎為事。言當外侮之來。每有良朋。不過周旋解釋。勸其無事而已。不能出身為禦也。則是不令之兄

弟。猶勝於相好之他人也。夫曰周旋解釋。勸其無事。朋友之誼亦盡。而終不能為禦。侮乃益見其不如兄弟也。

飲酒之飫。飲酒之飫。毛傳云。飫私也。與爾雅訓同。箋疏申之以為飫禮。在路寢內不在公朝。故為私。說文飫字

作餼。云燕食也。引此詩。稽古編謂飫立而燕坐。二禮本異。許以飫為燕。殆因詩本燕兄弟而說。飫故通名之。歟。今作厭。厭解。則始於蘇氏。然厭飫。飫字本作餽。餽飽也。乙庶。從勺。段聲。俗因飫義與燕連。而燕厭音又相似。遂謂燕飫為厭飯。左傳飫。杜註解飫為饜。唐韻亦云。飫飽也。厭也。後儒相承。竟以飫代餽。於是飫亡其義。國並亡其字矣。案飫古與醢通。文選魏都賦。愔愔醢。李善註引韓詩作醢。說文醢字下云。私宴飲也。亦與毛傳訓合。顧氏玉篇故以食多訓飫。以私訓醢。顧之意似以作醢者為正矣。然說文于餼字乃引此詩。究當從作飫者為是。

神之聽之二句

伐木詩神聽二句。毛公無傳。程子云。神之聽之。謂朋友之信久不渝。可質于神明也。和謂相好

平謂不變。蘇民轍曰。先王不違朋友故舊。以為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佑之。以和平。王氏質曰。神且來聽。以

其和平亦有感動也。唐順之曰。以和召和。則萬邦協和。而水無拂逆之風。終于和也。以平致平。則四方既平。而

永無傾危之患。終于平也。敬說不同。而神字皆作鬼神解。于下句語氣終覺不順。御纂詩義折中神之

敬之也。聽之從之也。言果能虛心求友。敬其人如神明。聽其言而從之。則友以直言相規。我不忤而順。受彼此

之心皆歸於和。且日間善言。日生嚴憚。則意氣不覺自平。既和且平。則心日即於謙卑。德日進於高明。如鳥之

出幽谷而遷喬木也。此從兩之字體釋而出。而終和且平。句文義乃暢然矣。

伐木 伐木丁丁。箋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鄭以爲此章追文王幼少之時。

結友之事。言文王未居位與友坐。伐木於山。阪丁丁然有聲也。說詩如此。可謂失之愚。

伐木許許 伐木許許。毛傳以爲柿貌。謂此章以伐木之有柿。喻人君之有朋友故舊也。朱子集傳。許許衆人共

力之聲。引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勦力之歌也。與毛說不同。案許許說文引作所。古許與所通。

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尙餘有幾。所師古註云。幾所猶幾許也。柿說文云。削木札樸也。從木市聲。陳楚謂檣

爲柿。史記侯者年表。諸侯子弟若肺脯。索隱曰。肺音柿。肺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入主疏末之親。如木

札出于木樹皮出于樹也。漢書楚元王傳。臣幸託肺脯字。一作柿。附註亦以斫木之札釋之。是許許爲柿貌。非

毛一人臆說。若邪許之云。雖出于淮南。然小毛公亦漢人。且彼爲泛言。毛實經師。故訓似不必舍此而取彼也。

有酒 有酒無酒。酤我。毛傳云。滑酒之然。酤一宿酒也。箋酤買也。案說文。滑酒也。舊古縮字。周官醴齊縮酌。即

此。滑爲酒。酒必浚之。漉之去其渣。猶說文。滑爲取水。沮沮。即今之渣字也。酤對滑言。滑必以暇時。蓄之酤。則

可以猝爲之。當從傳訓。一宿酒爲是。說文酤一宿酒也。徐鍇曰。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鷄鳴酒也。釋文酤毛讀

如戶。說文同。今案酤當讀若其苦。苦戶音亦相近。苦之言鹽。謂麴也。酤酒之不暇。蓄諸苦鹽之不暇。涑治也。酤

又通作沽。沽亦麴略之義。檀弓杜橋之母。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鄭註云。沽猶麴也。是其證。

無酒 酤我。酤毛傳云。一宿酒也。鄭箋則訓酤爲買。正義申之曰。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若既有一宿之

酒。不得謂之無酒。此蓋以箋說爲長也。毛詩補義據說文酤下云。一宿酒也。一曰買酒。謂酤字本有二訓。又說

文體字下云。醴一宿熟酒也。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有酒味而已。漢書楚元王傳。王每置酒爲穆生設醴。師古註亦云。醴甘酒。少麴多未一宿而熟。然則一宿酒名醴亦名酤也。案酤與沽通。故有市買之義。但經文無酒無字。承上有字而言。言有滑酒則以滑酒飲我。無滑酒則以一宿酒飲我。不分有無。暇則燕飲爲樂。見禮意之厚也。如此說于義亦通。今朱子集傳則仍主箋意。

俾爾單厚二句

俾使也。爾指君。詩人爾其君者。歐陽永叔謂承上稱天以爲言也。單毛傳訓信。王符潛夫論引

此詩。單作寬。故毛訓爲信。鄭本乃作單。故箋訓爲盡。集傳謂厚君者無不盡。蓋用鄭氏說也。除毛傳云開也。鄭箋謂開出以予此。以除爲開除之除也。釋文音詒。虛反。程子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朱陸除除舊而生新也。此以除爲除官之除。而音亦作去聲。稽古編謂集傳以除爲去舊。當作平聲。乃改訓而不改其音。疏矣。况福祿之來。但欲其增新。何取於去舊。新舊積累。不尤爲福之大乎。案此說是以開除之解爲長也。然除舊之云。亦謂舊者將消。新者復來。有者乘除。然非盡去其舊而後謂之除也。且除讀平聲。與上下固庶之韻不協。以此議集傳之疏。未免苛論。

吉蠲爲饋

吉蠲爲饋。集傳以吉爲醜。日擇士之善。蠲爲齋戒滌濯之潔。意本毛氏義爲詳備。蓋古之祭者。必先

擇與祭之士。然後卜日。卜吉然後有祭期。而七日齋三日戒。與凡祭器之洗滌。宗廟之掃除。無所不致其嚴潔焉。故曰吉曰蠲也。蠲說文音圭。呂覽臨飲食必蠲。潔高誘註謂蠲讀如圭。周禮蜡氏註蠲亦作圭。緣三家詩皆作吉。圭惟饋。故有此音。而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疇壘卿註訓圭爲潔。是圭之與蠲古不特音同。義亦無二。訓也。饔說文云。酒食也。從食喜聲。說者謂酒食可喜之物。故其字從喜字。亦作糈。商頌大糈是承。傳曰糈黍稷也。周禮饔人大饔註云。饔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註則曰。謂炊黍稷曰饔。皆各依文爲訓。其實由黍稷而炊之。爲酒爲食。其事相貫。饔本酒食之稱。因之名炊曰饔。名黍稷亦曰饔。引伸之義也。

于公先王

毛訓公爲事。謂四事之祭。往事先王也。案周之追王。雖止大王王季。然后稷以下。亦統稱先王。如書

武成稱后稷爲先王。周禮大宗伯皆稱先王。外傳不畱稱先王。又數后稷至文爲十五王。皆是此詩言先王足兼諸盤以上矣。傳義不必易。

俾爾戩穀。毛傳云戩福穀。祿案爾雅戩福也。方言福祿謂之祓戩。是戩古訓福之證。說文戩滅也。爾雅滅盡也。盡之義兼美惡。福者備也。盡與備義近。故戩亦得訓福。降爾遐福。箋遐遠也。案遐與遐聲近而義同。爾雅遐大也。說文遐大遠也。遐訓遠者。當卽遐字之假借。遐又與胡通。遐胡雙聲。逸周書諡法解並曰胡大也。士冠禮永受胡福。卽此詩遐福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使機智日用。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講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其身必以厚生爲本。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合百官與庶人而言也。

羣黎百姓。箋云黎衆也。本釋詁文集傳改訓黑。而以秦黔首證之。然訓黑者本作黎。黎訓履黏。或借爲黑義耳。况用秦言以解周詩。何如徑遵周公之爾雅哉。

如月之恆。毛鄭訓爲月上弦。此古義也。釋文云恆字亦作纏。同古鄧反。沈古恆反。則此恆原與訓常之恆音義各別。嚴緝爲恆無弦義。止有常久之義。解爲常盈而不虧。夫古無盈而不虧之月。乃以稱願其君乎。案恆本作恆。說文云常也。從心從舟在二之間。胡登切。天保恆訓弦古恆切。生民恒訓編古鄧切。其皆借乎。然說文又云古文恆從月作𠄎。因訓詩如月之恆。則恆字原以月取義。上弦未必非本訓也。俗作恆誤。

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箋以或者未定之辭。此歸美君上。不當言或。故轉爲有。書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孔安國傳皆云或有也。呂覽云母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註曰或有也是。或與有古字通。

靡使歸聘。集傳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御纂詩義折中。戎事未定。則當一意前往。無使歸問室家。蓋不欲以衆事累其心也。案下章我行不來。不知有身。此則不知有家。若言無人可使歸問。是猶不能國爾忘家也。

歲亦陽止。毛傳云。歷陽月也。鄭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爲陽。月正義釋傳謂毛以陽謂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蓋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毛詩。絢義駁之曰。毛果以陽爲十月。直曰陽。月可矣。何以言歷。且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十月。則是無陽矣。何能解名爲陽。月。夫十月純坤無陽。至十一月一陽始生。傳蓋言歷至生陽之日爲十一月。案正義申傳誠與毛公意違。然董仲舒雨雹對云。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是十月之爲陽。月。漢儒皆如此訓。鄭箋云。殆本董說。實較毛傳爲長。故朱子集傳因之。

我行不來。毛傳來至也。鄭箋來猶反也。武進臧氏據爾雅釋文作不。煇說文引詩亦作不。煇謂是詩本作不。煇。故釋訓以不來釋不煇也。今毛詩作來。爾雅作俟。皆失其舊。陳氏左海經辨謂爾雅釋詩之字。多與毛異。與三家詩合。本可專執毛以繩之。毛詩古文多假借。韓詩多以訓詁之字代經。如陳風誰謂予美。美韓作媿。周頌無此疆爾界。文選註引韓詩界作介。此則毛今而韓古。釋言道述也不。適卽搆風之報。我不述此亦爾雅古而毛詩今。然則采薇之我行不來。毛詩用本字也。我行不煇。三家詩借字也。爾雅據三家以不來釋不煇。聲近爲訓。說文來部稱詩曰不煇。不來卽爾雅之文。其重文煇云。煇或從之。今省作俟。然俟訓大義與至反訓違。謂爾雅俟之失舊是也。謂毛詩由後人改。煇爲來。蓋不然也。此辨甚核。足正臧氏之誤。

小人所腓。腓詩字中凡三見。此篇及生民篇牛羊腓字之。毛皆訓避。四月篇百卉具腓。毛訓病。鄭於彼兩詩皆從傳。獨此詩謂當作在。孔疏申之以爲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不當有避患義。故易之朱子集傳。因以在字爲正解。而兼存程子如足之肥。足動則隨而動之說。董氏適呂氏祖謙嚴氏粲諸家大指。皆同。程訓三解不同。案腓字亦作施。班孟堅幽通賦。安滔滔而不施。曹大家註亦訓施爲避。與毛傳合。則避義當

係古訓其所謂避者蓋以車之爲用戰則以資衝突行則以蔽衣糧止則以爲營衛君子之用者何人所恃以禦寇劫非規避異避之謂也是箋雖破字而蒞爲依陰與避字仍可互爲補備不得有避患云云此自孔氏之誤傳意不如是也至隨動之解朱子已覺其誤欲刪之而未及說載大全可不必據之以立讖矣

象弭魚服 毛傳象弭弓反末所以解紛也鄭箋云弭弓反末警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著解響宜滑也李氏黼平據釋文弭弓反末警也謂如釋文則傳有警字箋言弓反末警者即據傳文成句以傳解紛不言何物之紛故申之曰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響紛宜滑也明此紛爲響上之紛也案毛鄭說皆樸澀沈晦不若朱傳以象骨飾弓稍爲象弭一言言簡而意賅矣紛釋文云本亦作紛說文云弭弓無絲可以解響紛者或謂當從紛爲是然紛與響通具有結義解紛即解結似不必援許陸而改毛也魚獸名集傳云東海有之其背上皮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韃矢服此即徐堅初學記所載毛之起伏常千里應潮者也

于彼牧矣

于彼郊矣 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郊牧異地然統言之皆可名郊此詩首章言牧次章言

郊箋云牧地在遠郊是郊即牧也疏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又引白虎通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可見遠郊者即牧地周禮載師職以牧田任遠郊之地斯其證矣然則近郊但可名郊遠郊可名牧又可名郊箋疏合兩章郊牧爲一非無據也集傳曰前軍已至牧後軍猶在郊朱子不信爾雅此却泥之太過

彼旃旒斯

集傳引曲禮及楊氏說以爲旃即朱鳥旒即元武以下章之旂爲即青龍檣古編謂曲禮前朱雀而

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是軍陣之法非旗幟之名也與周禮司常各一事其前後左右又與大司馬文義不相應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軍吏載旗百官載旗郊野載旂以曲禮之左右前後合之則交龍爲旂即左青龍矣載之者國君也君若主兵則當居中若從王出征則從者未必一國亦應分列左右不應專爲左翼也熊虎爲旗即右白虎矣軍吏實載之軍吏是諸軍帥所將乃鄉遂之正卒偏爲右翼於義何取且鳥單之旗爲在前之朱鳥而百官者乃鄉大夫以其屬衛王何以當前驅龜蛇之旒爲在後之元武而郊野者乃州長以下所將

羨卒何以當後勁。此皆難爲之說矣。案此右鄆箋戰法之訓。故據周禮以相難。其實鳥隼曰旗。龜蛇曰旛。交龍曰旂。毛傳具有明文。稽古編謂其始於崔靈恩。亦覺失攷。

王命南仲

王毛鄭皆謂殷王。蘇氏轍乃以王爲文王。而以下文紂爲天子。朱子初說亦從傳箋。謂王爲商王。命

爲商王之命。後始改爲今說。攷文王爲西伯時。有伐犬戎事。然不應稱王。及成康則皆無伐玁狁西戎之舉。至宣王時。雖有薄伐玁狁。蠻荆來威之詩。而所命之將則方叔而非南仲。似王字宜從舊解爲安也。南仲之名。他無所見。惟竹書紀年載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與此詩合。而毛傳以爲文王之屬。又與相戾。羅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勢凶爭權。而國分南仲。卽其後。泌語本逸周書。其以爲禹後者。殆因夏本紀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故也。至泌子萃。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爲赤龍。孫仲爲紂將。若然。則南仲乃殷後。非夏後矣。此恐無稽之談。

城彼朔方

毛傳于上文往城于方云。方朔方。近玁狁之國。此句云朔方北方。不確。指爲何地。孔疏申傳亦以朔

方爲北方之太名。朱子集傳始以靈夏等州當之。蓋因宋靈夏在漢爲朔方郡故也。或疑靈夏爲今甘肅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邪岐近地。皆淪于夷狄。南仲雖良將。豈能于一年中窮兵至北。垂連平二寇乎。况漢之朔方。或借詩語以名其郡。未可據以爲殷之朔方也。毛詩紉義又引左傳。蕭愼燕毫吾北土也。之文。謂武王克商未下車。卽封黃帝之後于鄴。鄴卽燕也。明商末雲中九原爲中國地。南仲之城未爲深入也。案水經河水又東。逕朔方城。故城東北。酈註以詩城彼朔方爲證。是酈氏之意。亦謂漢朔方卽此詩朔方。集傳之說不爲無見也。

畏此簡書

集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問簡書二說。朱子曰。

後說爲長。爲以後說載前。前說則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案左傳管敬仲言於齊侯。請救邢以從簡書。非詩本意。集傳本之。故自謂未的。



檀車輻輳 杖杜三章檀車輻輳傳檀車役車也正義以檀木爲車案檀木中車材故伐檀曰坎坎伐檀若以檀

爲車材卽名檀車鄭註攷工記云今世穀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樞將亦謂之榆車檀車耶竊謂毛意檀車卽棧

車蓋聲轉耳周禮地官序官廛人註杜子春讀壇爲廛方言廛或曰踐是壇廛踐皆聲近可通借壇從廛聲檀

亦從廛踐從彡聲棧亦從彡則棧亦可通借矣又何草不黃曰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檀車棧車傳同訓役

車是檀棧同物之證或謂毛無破字之例非也傳雖不破字而以假借作訓如甲狎湯蕩覺直單信之類則字

已從義改矣周禮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棧役不同毛以棧車爲役車者同無革輓故也攷工記註役車

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亦可寢左傳逢丑父寢於轡車輻輳卽棧也

卜筮偕止 卜筮偕止箋釋偕爲俱案廣雅皆嘉也蓋皆嘉一聲之轉字通作偕魚麗詩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

矣賓之初筵詩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此詩卜筮偕止偕亦當訓嘉嘉卽吉也謂卜與筮皆吉也

占遠人者以近爲吉故下卽云會言近止矣

會言近止 會言近止傳會人占之攷會合之字皆從亼說文亼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傳云會人

占之蓋古者卜用三兆筮用三易各以一人掌之卜筮皆三人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

註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周官九筮筮參其一謂占必三人參之也士冠禮筮人還東而旅占註旅衆

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國語三人成衆旅占亦卽三人占之義又國語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章昭註會會三大

牢也會三大牢謂之會三人占謂之會其取義於三合一也若但以爲卜與筮會則上已言卜筮偕止不須復

言卜與筮會且傳不得言會人也又案爾雅釋言集會也說文亼讀若集又曰合亼口也會合也三口相同爲

合是皆會爲三合之證說文集字正作彙云羣鳥在木上從彙木彙從三佳亦有三合之義又案周禮筮人九

筮九曰筮環環之言還也蓋筮征夫之還期此詩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卽筮環之語

笙詩六篇總論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皆笙詩也自劉原父案儀禮鄉飲酒與燕禮皆以笙入與

歌相間以爲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黃氏因之。雪山王氏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喉九曲。亦有聲無詞。至朱子集傳。謂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詞明矣。其說尤著矣。乃呂東萊詩記。嚴華谷詩緝。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爲非有無之無也。案黃氏云。古者亡卽無字。亡其辭之說。出于毛公。毛漢人。漢世以亡爲無。如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詩記之辨。指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歌鹿鳴之三。謂鹿鳴三篇。可與簫相合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以亡爲亡失之亡。不知國語言以辭鹿鳴三詩。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詩緝之辨。謂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辭。而知其義。後亡其辭。故惟有序所言之義存。不知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俱存。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詞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然則紛紛補亡之作。夫亦可以不必矣。

六笙詩有聲亡詞辨。笙詩六篇。無詞安得有詩。有詩必有詞。不得云無詞也。有其義而亡其詞。此七字。毛公所著。非詩序本文。蓋孔子子夏時。六詩尙存。遭戰國及秦而亡耳。陸氏德明曰。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則其爲有詞也明矣。自朱子作詩集。傳讀亡爲無。謂儀禮鄉飲酒禮。燕禮諸篇。於南陔以下。六笙詩。但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詞明矣。攷儀禮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鄭註新宮。小雅逸篇。三成三終也。賈疏云。特言下管新宮。乃始笙入三成者。正謂笙奏新宮三終。邱光庭兼明書曰。新宮。文王詩。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與南陔白華同例。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新宮有詞也。而亦曰笙。而南陔六篇。獄無詞乎。鄉射命大師奏狸首。鄭註狸首。逸詩。曾孫也。射義所載。曾孫侯氏是也。騶虞狸首。有詞也。而亦曰奏。而南陔六詩。獨無詞乎。試更以周禮難之。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蘋。是旣然矣。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奏肆夏。昭夏。紳夏。章夏。齊夏。族夏。被夏。鷺夏。杜子春曰。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

三謂其第三章也。鄭註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九夏亦矣。而杜與鄭皆明其有詞。而南陔六詩獨無詞乎。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賈疏曰。奏據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奏通也。春秋左氏傳曰。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是不在歌詩。亦謂之歌。歌奏既可通言。而必曰歌者。有詞而奏者無詞乎。籥章逆寒暑獻幽詩。祈年獻幽雅。祭蜡獻幽頌。鄭註以幽詩幽雅幽頌爲七月。雖朱子以大田諸詩爲幽雅。其耜諸詩爲幽頌。要其爲有聲也明矣。籥章言獻不言歌。而信其有詞。笙詩言樂言奏不言歌。而獨斷其無詞乎。有以見朱說之不然矣。

南陔 正雅二十二篇。六月序具有其次。古本鹿鳴之什終於魚麗。而南陔之什以南陔白華華黍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爲次。與朱子所據儀禮樂次初不相遠。毛公引序分置各篇時。始錯其次耳。所以魚麗獨不依樂次者。蓋欲使笙詩三篇相聚。故不割南陔以附前什也。漢藝文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三家竟無笙詩六篇。故王氏云。詩三百五篇。張揖云。小雅之什七十四。計毛所多於三家一卷者。正以小雅有七什八什之辨耳。其作故訓傳。仍併爲七什。轉與三家卷第相似。至三十卷二十八卷之異。則未知周頌本不分什而傳分之耶。抑邾邠衛本二十八卷而傳分之耶。籍非小序幾不復見。小雅八什之舊。就此一端。足定序果出於毛公之前。衛敬仲所作毛詩序。當別有其文。若卽今之小序。豈撰後漢書者猶知之。後漢同時人反莫知之乎。吾恐梅賾所上孔安國書。序設今不存。必又有以百篇之序卽是孔安國書序者矣。

由儀 小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宜束皙補亡詩引作儀。李善註云。毛萇詩傳儀宜也。倉頡篇曰。宜得所也。此與角弓如食宜饈。文王宜鑒于殷。皆當從韓詩禮記作儀。訓爲宜。尙書盤庚曰。若顛木之有由蘖。說文由作𠄎。云古文作由。水生條也。是由訓爲生。故序稱萬物之生。徐鍇曰。由未古文𠄎。後人通用爲因。由等字是也。

東哲補亡詩

李樛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亡詩有聲無辭作序者但考二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

夫言詩正如言書其亡書序雖存亦不可以強道詩既亡其辭又無其文安可以強通乎毛氏以意度之其後東哲又以毛氏之意作補亡也案哲所補如所謂嗷嗷林鳥受啗於子豈是小雅氣味耶

鱣

鱣亦魚名毛傳及爾雅孫註說文註俱以爲即鮎魚惟郭景純分而爲二云鱣今鱣額白魚鮎別名鱣魚麗

篇釋文引之且云目驗毛解與世不協恐古今名異意蓋以郭爲是矣而坤雅既引郭註又混二註爲一強郭以從孫而不辨其是非詩詁及韻會皆勦襲陸說且言鮎腹平署地宜得鱣名亦非郭氏本意蓋郭言鱣額不言鱣腹也李時珍本草綱目列鱣魚有鱣魚鮎魚諸名而註之曰占曰鱣北人曰鱣南人曰鮎是鱣之爲鮎當如毛傳及諸家說也白魚一名鮎見廣雅又名鱣見玉篇而石鼓文又今日鮎鮎又鮎之鮎說者以爲卽鮎之異文是鱣之爲名甚多正未易定其孰正也郭註鱣額鱣字或謂涉正文而誤當作鮎以六書引作偃證之鱣額之鱣誠誤也

維其偕矣

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偕古字通小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

飲酒孔偕偕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略篇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

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爲偕是偕與嘉同義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毛傳云江漢之間魚所產也鄭箋孔疏亦止云南方水中有善魚皆不以嘉魚爲魚名自

陸師農埤雅以丙穴魚釋詩而朱子集傳因之黃東發謂詩嘉魚非指丙穴之魚丙穴魚飲泉乳而美未必元名嘉魚因詩傳引以釋詩後世遂目其魚爲嘉魚耳案黃氏謂嘉魚不指丙穴之魚其說良是謂因集傳得名則非也嘉魚出于丙穴此左太冲蜀都賦之文可見魚之名嘉由來已久豈因集傳而得者乎或兩漢之際好事者取詩語以文之而丙穴乃蒙此美稱故毛鄭釋詩均不引以爲證歟又集傳鯉實鱗鱗肌月甚美八字全

據埤雅坊本鱗字多作鱗而以肌字屬上爲句朱氏公遷何氏英皆斥其誤以詩記所引陸氏原文證之鱗字

洵傳寫之訛也。

烝然單單。南有嘉魚首章。烝然單單。傳單單筮也。箋云烝塵也。塵然猶久如也。正義申傳云。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重云。單單者非一也。案以衆訓烝。王肅之義。非毛旨也。東山常棣。毛並訓爲眞。鄭申之云。古者塵填眞同聲。則此箋以塵訓烝。亦申毛非易毛也。知者傳例。凡經文義同而相承者。傳不重出。東山二烝。前訓眞。後訓衆。常棣傳以其與東山後烝相承。嫌混于訓衆之烝。故復以眞顯之。此詩無傳者。以常棣已明。從可知矣。單說文捕魚器也。詩云單單。言以單單之箋云。南方水中有魚。人將久如而俱單之。是其義正義以單單爲非一之辭。失之。

嘉賓式燕又思。集傳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案朱子又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也。凡思字爲語助者。上字協韻爲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然烝然來思。由烝然單單烝然油油。始之求之者衆。故終之來焉者亦衆。既曰衆則不能一燕而遂已矣。又爲又燕思爲語辭。無可易也。

南山有臺。臺毛傳以爲夫須。與爾雅同。郭璞註謂可以爲禦雨笠。草木疏云臺莎草也。其可以爲蓑笠。故都人士稱蓑笠。字或從艸作臺。見陸氏釋文玉篇及唐韻。又有臺字。毛氏韻增黃氏韻會皆載之。而臺臺遂一字而分爲三矣。又爾雅云。蒲侯莎其實縵。夏小正緹縵莎隨也。與夫須蓋一艸。爾雅翼以爲其根。卽藥中香附子。又名雀頭香。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卽此物也。本草綱目莎葉如老韭。五六月抽莖。三稜中空。莖端復出數葉。開青花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須。須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此近時要藥也。案綱目所言形狀。以今香附驗之。絲毫。不差。而陶氏不之識。豈古藥物亦有興廢之不同歟。

北山有萊。萊毛傳云草也。不詳何狀。陸機草木疏謂其葉可食。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集傳云葉香可食。蓋本陸疏說也。稽古編萊一名藜。本草綱目云卽灰翟之紅心者。莖葉稍大河朔人名落藜。南人名胭脂菜。一

曰鶴頂草嫩時可食老則莖可爲杖原靈藜杖應門謂此物也案說文艸部萊字云蔓華也從艸萊聲不引此詩爾雅則以蔓華釋釐字註第云一名蒙華亦不引此詩其實皆一草也蓋古萊與藜同聲故此詩與基期爲韻釐者藜之異文而蒙華又卽蔓華之聲轉耳惟義疏云譙蒲人謂雞蘇爲萊三倉以萊莫爲萊斯則同名異物非此北山有萊之萊也

南山有枸

枸毛傳云枳枸也孔疏引宋玉風賦枳枸來巢以證之蓋本陸璣疏枸樓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

大如指長數寸甘美如飴故飛鳥慕而巢之之說此定論也嚴氏詩緝乃因宋賦枸字作句李善註音溝言樹多勾屈謂枳乃橋踰淮北爲枳之枳孔疏所云非是或又據史記唐蒙使南越食蒙蜀枸醬漢書音義謂其木似穀其葉似桑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及索隱引劉德說枸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可作醬云云以此枸當是枸醬今就諸說考之拘與句古字本通文選註不引毛傳及陸疏而妄以枳橋之枳當之又訓句爲鈎風之句此自李氏之誤且孔李皆唐人而孔先於李不應據李而詆孔爲非至枸醬之枸字本作鈎小顏云緣本而生非樹也味辛似薑不酢廣志與蜀都賦註大概相同其不可以爲南山詩之枸尤明甚說文木部枸云枸木也從木句聲玉篇後云曲枝果今作枳椹云木屈枝也果名也今作棋二書字雖與毛殊而所言形狀與陸疏皆合是枸之爲木蓋可確然無疑也

燕笑語兮二句

燕笑語兮鄭箋云與之燕而笑語也孔疏申之以燕爲燕飲集傳從之譽爲喜聲處安樂也蘇

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蘇氏敬亦謂譽如韓媧燕譽之譽案譽訓爲樂則譽處止一意其義爲狹而韓媧燕譽亦是言心安樂之而稱義不已未可引以爲證惟朱氏善以心之輸寫爲鬱結之散於中燕且笑語爲和樂之見於外譽則善聞之著於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己兼內外人已言之與集傳前說同而於是以之神亦未暢御纂詩義折中譽名也處安也言燕語嘉筵則諸侯之聲名益著是以有譽燕語款洽則諸侯之祿位益安是以有處也必如此解是以字乃不爲虛設矣

爲龍爲光。龍毛傳訓寵。光輝箋訓耀。爲龍爲光。集傳云喜其德之辭也。唐氏汝壽亦以爲龍謂增龍之意。爲光輝耀之意。案龍字古與寵通。春秋昭十二年左傳公賦蓼蕭華定不知又不答賦叔孫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龍直作寵。其易林蓼蕭湛露君子寵光用此詩爲繇辭。而龍亦作寵。商頌長發篇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貌。是詩傳皆讀龍爲寵也。又周易師之九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子雍本寵字作龍。而訓爲寵。可見龍之與寵。非特義同。直是字通。故毛氏寵字之訓。諸家皆不易也。

和鸞雖離

和鸞皆鈴名。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與鄭氏夏官大馭註及經解玉藻註所云鸞在衡和在軾者不同。孔氏正義以經無正文疑而未定。於是說詩家紛紛聚訟。案史記禮書索隱引續漢書與服志云。鸞雀渠

衡廣韻鑿字註引古今註云。玉轂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鈴謂之鑿。或謂朱鳥鸞也。鸞口銜鈴。故謂之鸞。

玉轂有鸞在於衡上。則天子乘車鸞在衡矣。說文人君乘車四馬。鑣人鸞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從金從鸞省。此人君蓋指諸侯。烈祖篇八鸞鑿鑿。箋亦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又云諸侯來助祭者。乘象轂金飾錯衡之車。

駕四牡。其鸞鑿鑿然。聲和是鸞在鑣者。諸侯之制也。鄭駟鐵鑿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一語。本極分明。因此箋誤以爲說天子之車飾。故孔氏亦不能決。而謂鄭作兩解。若依集解作諸侯車馬之飾。言則羣疑釋然矣。

厭厭夜飲。傳夜飲私燕也。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如正義則傳是燕私。今本倒者。誤也。當改依原本。厭當作應。爾雅云。厭厭安也。說文引此詩亦作厭。

厭云安也。爾雅釋文引說文云。安靜也。厭訓安也。於軻切。

在宗載考。在宗載考。毛傳云。夜飲必於宗室。宗室二字。鄭箋孔疏皆無發明。朱子集傳以宗爲路寢之屬。或疑

路寢是王之燕朝。與小寢。恐于宗室字無涉。據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謂卽毛公自註此宗乃天子燕禮

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中寢室。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寢廟俱可言室。然燕則是寢而非

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中寢室。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寢廟俱可言室。然燕則是寢而非

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中寢室。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寢廟俱可言室。然燕則是寢而非

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中寢室。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寢廟俱可言室。然燕則是寢而非

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中寢室。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寢廟俱可言室。然燕則是寢而非

廟。寤詩既燕于宗。與此在宗義同。但彼爲賓尸在門外之西室。此爲燕同姓在廟後之寢室。要之同在廟中。則可同謂之宗也。或以宗室卽宗子之家。謂上傳言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媿宗也。此傳言必于宗室。皆據經字爲說。是毛之意。以天子燕同姓諸侯。夜飲在宗子之家。案昏義。敘于宗室。註云宗子之家也。後一說蓋本此。然禮註所云宗子之家。說者亦以爲指宗廟言。若謂家爲私家。恐天子燕同姓諸侯。無緣夜飲于私家之理。當以在宗廟寢室者爲長考成也。謂成其禮也。

彤弓昭兮二句

以下彤弓之什

昭弛貌。彤弓也。傳云朱弓也。釋文作赤弓。孔疏彤赤。故言朱弓。又云色以赤

者。周之所尙。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也。又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勢者。此傳言以講德習射。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毛詩紉義以此詩彤弓疑卽明堂位之大弓。左傳所云封父之繁弱是也。然此等器物經無的據。似不必強爲之說。受言藏之。毛傳鄭箋及王肅皆指諸侯言。謂侯受天子之賜而藏之于家。王氏安石則以爲王受弓人所獻而藏以待賜。呂東萊讀詩記。朱子集傳均從之。稽古編謂非詩旨。今以文義衡之。作諸侯受賜天子于下文語氣不貫。作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以與人。則不獨我有嘉賓句可直接而中心貺之禮意之隆亦益可見。此等訓解不容不推。宋賢爲優矣。

一朝右之

右左傳訓勸正義以勸爲勸有功引成二年左傳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釋之。卒章一

朝醕之傳云醕報也正義以爲報有功引左傳以覺報宴釋之。是勸報字皆不指燕飲言也。李氏輔平謂古者左右之右本作又。禮王制王三又聘禮侑幣註皆作宥訓公食大夫禮束帛以侑註云侑猶勸也。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醕命之宥杜註云王覲羣臣始則行饗禮先置醕酒示不忘古飲燕則命以幣物宥宥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此詩之右卽宥也。毛以上章言饗此章言宥故訓右爲勸。小雅鹿鳴序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鄭以酬幣屬饗禮以侑幣屬食禮。然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二十八年晉文獻功于王皆言王饗醕命宥是饗亦有侑幣非專食禮爾。雅酬酢侑俱訓爲報。報亦與勸同。是毛意專主飲酒言矣。



此說駁疏援據鑿足補諸儒之所未備

菁菁樂育才

御纂詩義折中詩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才也樂師儒之能長育人才也集傳此亦藉欲賓

客之詩案樂且有儀言君子教人使樂之而不以為苦且日用動靜之間皆有威儀德日長而至於成如莪之菁菁然盛也我心則休言既見君子而收得人之效則國家可以久安長治如楊舟有浮而無沈故天子之心喜而休也若泛言賓客又何出此言耶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菁菁盛貌莪毛傳云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言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

菁菁然孔疏引爾雅舍人註云莪一名蘿莪蘿以聲近為名也郭註今莪蒿也亦曰蘆蒿陸璣疏莪蒿也一名

蘿蒿毛詩紉義以郭陸二說為非意以毛傳莪字為句蘿亦為句而蒿也二字又另為一句蘿所以釋莪蒿又

所以釋蘿別三名也案說文蘿下云莪也莪下云蘿也蒿屬莪蘿互訓與舍人說同紉義所言誠為有據然莪

蘿俱是蒿之別名則謂之莪莪或謂蘿蒿亦未為失是惟陸疏謂蘿蒿生澤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云云與

中陵中阿頗覺不協然李時珍本草綱目云莪蒿叢生俗謂之抱孃蒿此草生澤洳亦生高岡至春早茂故小

雅以為長育人材之興則莪蒿固水陸皆有者歟

錫我百朋

集傳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說本鄭箋錫我百朋者謂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案孔疏引漢書食

貨志以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為五貝朋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三貝為一朋而成貝者不為朋鄭因廣

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以為朋也此說與崔氏憬雙貝曰朋義合然淮南道應篇大

貝百朋高誘註云五貝為朋廣韻朋字註亦云五貝曰朋是鄭箋之意當同集傳孔殆因食貨志而曲為之解

耳此句之旨諸家或以為喻得祿之多或以為樂其成吾材而又能用我語雖不同而朋字皆指貨貝說

御纂詩義折中云君子善教選之士進而在位國家收得人之效故天子見而喜之以為所以錫我者不啻

百朋之多矣是朋當即朋友之朋當時天子友匹夫故以臣為朋如朋友攸攝是也

載沈載浮

載沈載浮。毛傳楊木爲舟。載沈亦沈。載浮亦浮。袖義謂上句當有誤字。玩鄭箋舟者沈物亦載。浮物

亦載。及正義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于水上云云。則毛傳本文當是載沈亦浮。蓋

汎汎是舟浮之貌。若云亦沈則舟與俱沈矣。尙何汎汎之有。亦沈沈字誤無疑也。惟孔謂經中載字多訓爲則

而其述經云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既言則復言載于經中。載字仍爲未釋。何如直作載物之載爲安乎。朱

子集傳用孔氏則字之義。以舟之則沈則浮。比未見君子而心無所定。稽古編駁之謂未見而思見。繫念最篤

何云無定。况經文初無未見君子之語也。又曰舟之浮者常也。沈則不復浮矣。如以爲無定是浮而又沈。沈而

又浮也。舟之在水有是理乎。此駁未免深文。然載字不當訓則。則當如後儒說也。

我心則休。菁菁者莪。篇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語亦轉耳。箋曰休者休休然。休休猶欣欣。亦語之轉也。

周語爲晉休戚。章昭註曰休喜也。廣雅同。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雖休。言雖喜勿喜也。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

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釋文正義並訓休爲美。失之。

整居焦穫二句。焦穫。鄠方皆地名。毛傳焦穫周地。接於獫狁者而不詳所在。正義以釋地所言周有焦穫當之

引郭註云。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朱子集傳從之。謂卽耀州三原縣也。案池陽去長安僅六七十里。西周王畿

方八百里。何得肘腋之下。便與獫狁爲鄰。且傳言周地不言葭澤。與爾雅所載當係地名之偶同耳。鎬方。毛俱

無訓。出車章傳云。方朔方。漢朔方在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去長安千餘里。鎬劉向亦云。去長安千餘里。非鎬

京之鎬。由此觀之。焦穫又當在鎬方之外。皆周初燕地。以對獫狁而言。故毛氏謂爲周地。夫由焦穫而鎬方。由

鎬方而至涇水之陽。經文次第瞭然。則焦穫之非瓠中決矣。

六月宣王北伐。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鄭箋云。此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孔疏云。此經六章皆是

北伐之事。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故三章再言瀕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

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孫

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朱子集傳亦謂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則知此北伐非王自親行也。但此篇首二章原王命北伐之由。中三章敘將帥成功之事。末章言休兵飲至之樂。詞雖稱吉甫之功。意實美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旨深哉。

織文鳥章

毛傳云鳥章錯革鳥爲章。箋云鳥章鳥隼之文章。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旗。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書急疾之鳥於繆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案孔引孫炎訓革爲急。自釋箋義傳意未必然。

斯干如鳥斯革。傳云革翼也。然則革鳥者張翼而飛之鳥。說文旗云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衆。旗衆也。畫鳥二字申明錯革不以革爲急。其意亦同於毛也。

白旆央央

白旆毛傳云纒旆者央央鮮明貌。正義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又釋箋曰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絳也。毛詩納義謂據此說則經文原是帛字。非白字。左傳續袞旌旆杜預註續袞太赤。取染草名也。續釋文作舊字。又通茜。今藥中茅蒐也。左傳之袞卽此經之旆。無緣得有白色。釋文引經作袞字。註云亦作旆。旆與旆古今字也。案旆與袞通。其說良是。惟白當作帛。季者不能無疑。然公羊疏引詩直作帛旆。央央曹氏粹中亦云白帛也。白旆謂以絳帛爲旆。則旆之用絳不用白。初非一家之創說矣。

如輕如軒。九經古義曰六月云如輕如軒。傳云輕擊也。攷工云大車之轅擊其登。又難註云擊輜也。斡人云軒輕之任。淮南人閒云道者置之前而不輶。錯之後而不軒。高誘曰輶音至。從車不從手。

至于太原。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朱子集傳謂在太原府陽曲縣。王氏應麟駁之曰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升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于涇陽。註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

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卽今之平涼。計周人之禦獫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

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于晉國也。此說于情事爲近。然原州唐置。在漢爲高平。謂太原卽平涼。恐尙未確。毛詩紉義。故以秦之九原。當之。引漢元朔二年。使蘇建收朔方城。武帝詔有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之文。爲漢世已以九原爲太原之證。案朔方在榆林塞外。今廢。鞏陽縣北出石門障。有光祿城。乃古入匈奴大路。吉甫逐玁狁。或出于此。是太原之在九原。似較王說爲尤近也。

來歸自鎬。集傳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錢文子曰。鎬玁狁所侵之地。嚴粲曰。吉甫來歸自北方之鎬。其地遙遠。案諸家以鎬爲劉向所稱千里之鎬。非鎬京之鎬。云吉甫自鎬歸京。帥而天子燕之。然天子燕之。當有牲牢。而云鯉鼈。明是家中燕飲。且諸友任意邀之。在燕亦必非天子之燕。大臣也。

飲御諸友。案疏云。進其宿在家諸同心之友。與之飲。以盡其歡。然則諸友乃吉甫之友。非王之友也。呂記引范氏之言曰。王以羣臣爲友。東萊又申之曰。酒誥大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爲友。持論雖美。然非詩意矣。集傳以爲吉甫私燕。尤失之。詩正以王燕吉甫。必其好友。與之共飲。使得盡歡。又於常性之外。加以珍膳。見寵異功臣之特厚耳。至若吉甫召會親友。燕飲于私家。乃其常事。何關于國政。而著之雅篇哉。

薄言采芑。薄言采芑之芑。集傳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卽今苦蕒菜。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案陸璣草木疏。以芑爲似苦菜。宋嘉祐本草。謂之白芑。王禎農書。謂之石芑。食療本草云。白芑似蒟。兼有白毛。李時珍本草綱目。所載形狀。與集傳同。然以爲正二月下種。三四月開花。黃色如苦蕒。結子亦同。李之所謂。卽陸之所謂似也。則芑與苦蕒。明是二物。蓋白芑苦芑。蒟蕒類同。而小別俱宜生食。故

通可謂之生菜。而白芑稍美。遂得專其名耳。陸疏本自分曉。集傳合而一之。誤矣。

于此舊歎。于此往此也。毛傳田一歲曰舊。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畚。正義此三句釋地文。舊者災也。孫炎云。舊始

樊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畚和也。田野緩。郭璞謂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苗是也。曹氏粹中謂曰苗曰新田未成熟也。曰畚始成熟矣。故易曰不畚畚言不勞力而可以享其成功也。書大誥蔡傳云反土曰苗與郭氏異。案揚子方言亦作入地曰熾反草曰苗反草之義自是古。然大山詩叙載南畝鄭箋俶讀爲熾載讀爲苗粟之苗謂以利耜熾發地也。則作反土于義亦通。蓋耕之道必土反而後草反草既反必土之反可知不得謂作土反者非是。惟此三句毛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毛之意是以田之肥美由於耕治之有方喻新士之武勇由於教養之有素比體也。如集傳說以爲因賦起興則是采芑民田乃當時實事矣。三代節制之師恐未必其如此也。

其車三千。其車三千毛公無傳。鄭箋以爲羨卒盡起。孔疏以爲出六遂及公邑。王氏則以爲兼用侯國之兵。朱子集傳云詩不過極言其盛未必實有此數。蓋以古兵制每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是一車用士卒百人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以王國六軍用車千乘例之則十八軍非出師之常故疑之也。陳氏啓源謂其車三千一語而三及之殆非虛張之說。據春秋昭十三年晉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而躡啓疆所言長轂九百尙不在其中合而計之幾及五千乘。况宣王成周盛天子三千之車詎足爲多乎。以宣王時詩語多誇飾觀之說於情事爲近。孔氏繼述則據周法五人爲伍伍伍爲兩謂兩之言輛也二十五人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王六軍共七萬五千人以二十五人配一車適合三千之數此雖一家之創解而兩本由輛得名以之詁經亦足補諸家之所不逮矣。

鉤膺繅革。毛傳鉤膺樊纒也。此樊纒二字釋馬膺之飾。鉤膺猶云當胸。文選東京賦云鉤膺玉瓊。薛綜註鉤膺當胸。玉瓊帶鞅以玉飾帶即樊鞅即膺也。正義釋傳云鉤膺樊纒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惟有樊纒故曰鉤樊纒也。毛詩納義謂如正義則此傳原云鉤膺鉤樊纒也。今本脫一鉤字。春官巾車職云金路鉤樊纒故毛引以爲說。鉤釋經中鉤字樊纒釋經中膺字若傳無鉤字則經典言繁纒者多矣。孔

何以知毛必引金路爲說乎。案此據周禮與孔疏參驗之。謂今傳文脫一鉤字。足補諸家之缺。俾轡也。段氏毛詩訓故傳作攸革。集傳以爲轡首。謂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說與孔疏條以皮爲之。故傳云皮革之文。義亦微別。

約軛錯衡

毛傳。軛長轂之軛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孔疏引說文。軛長轂也。攷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于

出車是爲長轂。朱子集傳。約訓束。軛轂也。謂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此約傳疏之旨以爲說也。

案說文軛下云長轂之軛也。以朱約之。從車氏聲。軛下云軾或從革。正用毛氏古文。又廣雅云軾轂篆也。玉篇

軾轂飾。孔氏說文刪去之。軾二字則是無篆飾之轂。未爲得也。錯正義訓雜爲錯。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

物。註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或據爾雅錯革鳥曰煥條。孔疏引孫炎鄭志皆以錯爲畫。說文文字下云錯畫也。

謂許以錯訓文。毛以文訓錯。皆謂畫耳。不必別有物以飾之也。此說亦通。可存之以備一解。

東有甫草

毛傳。甫大也。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釋文甫讀如字。鄭音圃。謂圃田。鄭蔽也。朱傳亦以甫爲卽圃

田澤。謂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嚴氏詩緝謂下章言獵于敖地。不應又言甫田。稽古編

云圃田澤在今開封中牟縣西北七十里。敖山在今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計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

名以見其所在耳。案劉向九歎覽芝圃之蠶。蠶王逸註引詩東有圃草。班孟堅東都賦豐圃草以毓獸。李善註

引韓詩東有圃草。馬融傳廣成頌詩詠圃草。韋懷太子註亦引韓詩是圃之爲圃。本出韓詩。康成初通韓詩。又

馬融高第。則此箋殆本韓義。非破字也。又周語藪有圃草。註訓圃爲大。云茂大之草。韓詩解君章句訓圃爲博

博亦茂大之意。可見古甫圃字通。鄭雖從韓作圃。其大字之訓。當亦如毛傳也。

選徒囂囂

車攻篇子之於苗。選徒囂囂。毛傳曰。囂。囂聲也。唯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正義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

軍不得譁。而云囂囂。故知唯數者爲有聲。案選具也。字本作僕。說文僕具也。周官內饗。選百羞醬物。珍物以

俟饋。謂先具百羞等物以俟饋也。齊語牛馬選具。選亦具也。此言選徒。其亦謂卒徒也。高誘註淮南脩務篇曰。

關衆也。十月之交篇。譏口關關。箋曰。關關衆多貌。此言關關亦是衆多之貌。言所具之卒徒。關關然衆多。非謂數車徒者之聲關關然也。

搏獸于敖。敖毛傳云地名。集傳謂近榮陽。呂伯恭以爲山名。謂卽左傳晉師救鄭在敖。鎬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者是也。搏獸于敖。輔氏廣云。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案水經注濟水篇引作薄狩。東京賦及後漢安帝紀。註引詩並同。徐堅初學記又引作搏狩。惠定字九經古義謂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引何休公羊註狩猶獸也。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誘註蟲獸也。漢石門頌。蕪蟲。狩。婁壽云。義作斃獸。以爲搏狩。卽搏獸之證。段氏王裁則以爲經文本作薄狩。釋文搏獸音博。舊音博。乃爲鄭箋作音義。非釋經也。今初學記作搏狩。淺人所改耳。以徐氏用大蒐。對此二字觀之。必作薄狩方配。若作搏字。則輕重不倫。是惠氏猶未悟作搏者之亦非經本文也。

赤芾金鳥。車攻四章。赤芾金鳥。傳諸侯赤芾金鳥。鳥達屨也。正義曰。金鳥者卽禮之赤鳥也。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鳥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案小爾雅。屨尊者謂之達屨。小爾雅爲王肅僞撰。則正義述毛蓋亦王義也。竊謂達讀如昏禮下達之達。金鳥達屨也。蓋與諸侯赤芾互見爲義。赤芾既屬于諸侯。則不能上通天子矣。金鳥上達天子。故曰達屨。

會同有釋。毛傳曰。釋陳也。訓釋爲陳。雖本爾雅。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釋蓋盛貌也。此承上赤芾而言。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釋釋然也。商頌那篇。庸鼓有鞀。毛彼傳曰。鞀。鞀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註引韓詩章句曰。釋釋盛貌。釋釋並通。凡言有者。皆形容之詞。故知釋爲盛貌。

決拾既飲。車攻五章。決拾既飲。傳飲利也。箋云。飲謂手指相飲比也。正義曰。鄭以飲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毛云。飲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飲爲利也。案毛傳之例。前後義同者不復出。唐風杜杜。胡不飲馬。傳飲助也。此傳云。飲利也。則二義不同可知矣。說文飲。便利也。從人。次聲。詩曰。決拾既飲。一曰。遞也。便利本此傳。遞本

唐傳分別最明鄭據唐傳以易此傳正義以爲申毛誤矣。

射夫既同二句集傳以此章爲既會同而田獵之事射夫謂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擊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鄭箋則以爲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孔疏亦謂田無射禮惟既獵乃有班餘射獲陳氏啓源云此章文義定是專言射禮諸侯爲射而集故直目爲射夫決拾弓矢皆射具故言之特詳田獵雖不廢射然所主不在此遽以射夫目諸侯非名也助我舉柴亦因班餘時聚諸禽以待射故有積禽若方獵時其所殺獲尙布散原野未可言積也案此主齊說以射爲澤宮之射義較有滋第以經文觀之上章言會同下章方言射獵則此章備述射具是爲舍矢發端助我舉柴亦是將然之詞言射夫既同將以助我而舉積禽云爾若作射于澤宮時說于柴字則順矣助字舉字義將安歸然則集傳之不從箋說非不知有班餘之典也。

蕭蕭馬鳴詩車攻蕭蕭馬鳴唐石經原刻作蕭蕭馬鳴後卽於蕭蕭上改爲蕭蕭其迹宛然可考案傳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謹譁也以經本作蕭爲蕭然清靜意故云不謹譁若作蕭爲蕭涼蕭條則入近人辭氣矣或謂既馬鳴矣安得蕭然清靜蓋天子親田士馬衆盛徒御驚囂今而聞蕭然馬鳴之聲見悠然旆旌之形是於極煩擾之中而得此整暇景象也故爲不謹譁當從石經原刻。

徒御不驚二句徒步卒御車御也驚毛傳作警不警謂警也不盈謂盈也鄭箋以爲反其言而美之孔疏申之謂徒行者與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豈不充滿乎言充滿也朱子集傳驚訓如軍中夜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次殺以爲賓客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大夫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又曰張子曰饑雖多而無餘者均及于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集傳此訓實較毛鄭爲長以驚爲警能警戒固見敬事而盈庖終是極欲不若依經直訓之爲



安矣。然集傳既出新義，而猶兼存舊說，則大約不欲盡掩前人之虛衷也。

既伯既禱

伯毛傳云：馬祖也。鄭箋：馬祖，天駟。爾雅釋天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如孝

經說房爲龍馬是也。集傳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此皆以禱承伯字言，蓋一事也。郝氏懿

行爾雅義疏，據周禮句祝禱牲禱馬，杜子春云：禱，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引此詩及爾雅釋之謂

詩之既伯是爲馬祭，即句祝禱馬是也。詩之既禱，乃爲禽獲，即句祝禱牲是也。爾雅主釋詩，當云伯馬祭也。禱

禽祭也。今不言直云馬祭也者，以馬爲重，故略言禽也。此說雖與傳義稍異，而義尚不悖。若惠氏棟九經古義

以說文引詩作既禱，既禱而周禮表貉貉字，先鄭讀貉爲禱，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遂謂貉讀禱，又讀

百百即伯也，則誤甚矣。馮爾雅明云：師祭先鄭大司馬註亦以爲師祭，與馬祭迥乎不侔。惠氏乃因杜讀貉爲

百牽而合之大違古訓。且說文並無既禱既禱之文。殆緣禱字與禱字相次，未暇詳其註語，故歟。

漆沮二字

雍州漆沮有二：一在馮翊，一在扶風。在馮翊者入渭之下流，禹貢所云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者是

也。在扶風者入渭之上流，蘇詩所云自土沮漆，及頌之猗歟漆沮是也。惟吉日之漆沮，蘇子由李迂仲皆指爲

洛則馮翊之水也。馮氏復京祖其說，謂馮翊之漆沮地近焦穫，多產魚獸，宜爲魚獵之地。學者據爲定論矣。或

又以扶風漆沮正潛篇所云多魚者也。且其水流經岐下而岐陽，又實周家漁獵之場。昭四年左傳言周有岐

陽之遊，世傳石鼓文十篇紀宣王田獵之事，地亦在岐陽。其文次篇言漁于泝水，三篇言狩于吳岳，泝水出扶

風泝縣，吳岳即泝水所自出，皆與扶風之漆沮相近。安見吉日之漆沮非扶風之漆沮乎？二說相持，以經傳攷

之，皆各有據，未易定其孰得而孰失也。

漆沮之從二句

漆沮之從二句，毛傳云：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正義謂射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朱子集

傳謂視獸之所聚，麋鹿最多之地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與傳疏說異。稽古編云：古者

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故天子諸侯田獵之禮，必使虞人驅禽而至入于防中，然後射之，未嘗登歷山

險蒐求狐兔。不輕萬乘之重。更見三驅之仁。義良深矣。騶虞傳云。虞人翼五羝以待射。駟鐵詩云。奉時辰牡。周禮大司馬職云。設驅逆之事。皆是禮也。此禮廢而後世人主盤于遊田。時有歷邱墳。涉蓬蒿。口徹于叱咤。手倦于鞭策者。焉如集傳所云。是徒以利獸爲樂。古制蔑如矣。此申傳疏意。似比集傳爲長。然或者謂順合曰從。漆沮二水相從入洛。禹貢所謂漆沮既從是也。此以從是屬漆沮。言漆沮相從之地。乃天子田獵之所。如此解二之字精神俱出。較陳氏說爲尤安也。

儻儻俟俟。毛傳云。趨則儻儻。行則俟俟。文選西京賦。羣獸駭駭。李善註引辭君韓詩章句曰。趨曰駭。行曰駭。駭音鄙。駭音俟。韓詩字雖異。而訓與毛同。說文俟云大也。引詩曰。伾伾俟俟。伾與駭字異音同。似許用韓詩。然俟訓大而伾訓有力。大而有力。雖與毛趨行義別。而毛於其祁孔有傳云。祁大也。大卽指此趨行之獸。是許亦用毛傳爲說也。

悉率左右。國說陳啓源毛詩稽古編曰。傳云。驅禽之左右。箋甲之曰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箋語釋經文最順。而申傳義猶紆。傳驅字下更須補出循義。方可通耳。玩傳語竟似訓率爲驅。而傳之字應解爲往。文義始明。然以釋經不如箋之優也。箋殆易傳。孔以爲申毛未必然矣。又案文選註李善引此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句法較完成。然玩孔疏則於王二字乃李所益也。

鴻雁二字。鴻雁之辨。先儒皆以爲大者曰鴻。小者曰雁。蓋一類而二種也。博物志則有三同三異之文。三異者。謂色有蒼白羣有多寡。飛有高下。是又不但大小之不同矣。今就諸書所載折衷之。有鴻鵠之鴻。有鴻雁之鴻。九罭詩註鴻大鳥。陸機疏鴻鵠羽毛光澤似鶴而大。此賈誼惜誦篇所云。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圓方者也。一名黃鵠。此鴻非雁類。易鴻漸于陸。禮前右車騎則載飛鴻。此陸疏所云有小鴻大小如鳧白色。今人直謂爲鴻者也。此乃雁類。而雁之與鴈。又自有分。說文雁字入佳部。云鳥也。鴈字入鳥部。云鵞也。又云鴈讀若雁。可見並非重文。徐鼎臣亦謂雁爲知時之鳥。大夫用之作贊。昏禮亦用之。故從人而謂鴈字從人。義

無所取當從雁省聲。則雁鴈異禽亦異字也。明甚。自韻會云雁或作鴈而雁之與鴈乃混合而不分矣。

之子于征。鴻雁之子于征。傳云侯伯卿士也。詩本義云使臣也。朱子集傳云流民自相謂也。案周禮地官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旅師用粟。春頌而秋斂之。凡新吐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廩人掌九穀以治年之凶荒。今邦移民就穀。旅師遣人皆士。廩人有下大夫二人。則賑貸存恤之事。必有大夫士以主之。卽詩所謂之子者也。劬勞于野言之子。拊循流民。身親勞動之事。所以美之也。若流民之相謂。豈特劬勞而已耶。

百堵皆作。百堵皆作。言作室之勛勞也。百堵之義。毛傳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鄭箋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此蓋本公羊傳說也。或疑每板六尺。是五板爲堵。堵已三丈。五堵爲雉。雉當一十五丈。說與毛傳相違。李輔平毛詩納義云。鄭言五板爲堵。就累之者言也。板廣二尺。累之而五堵高一丈。其意亦同于毛。但此一堵之牆長六尺。接五板而爲雉。雉當三丈。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案正義引王愨期公羊註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當爲三。蓋謂三堵爲雉也。杜預左傳註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如此解。則毛鄭兩家說自可通。納義云。矜曲爲傳箋作調人。非的義也。

謂我宣驕。鴻雁篇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毛傳曰。宣示也。案劬勞與宣驕相對爲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宣者侈大之意。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廉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義皆上下相因。杜註以不宣爲不自顯失之。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方喙廣口。井之恆作方喙。宣口是宣爲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箋曰。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於義爲長。

夜未央。央。毛傳訓曰。鄭箋以爲未渠央。原未見其確指夜半也。夜半之說。始于王子雍。而正義從之。稽古編謂以事理論之夜半。而諸侯至終屬太早。宋儒據說文訓央爲中。則是夜尙未中。又在夜半之前。其早彌甚矣。釋

文引說文云。央久也已也。又引楚辭註云。央盡也。盡與已同義。廣雅亦訓爲盡。爲極已。諸解俱不甚相遠。竊謂此詩。央字當從盡義。夜未盡而朝者來於情理爲近。且與傳義不相違宜可用也。案此解雖與舊說微殊。而理足相備。若李庶常謂傳旦字當作且。古且祖字通。引禮檀弓。夫祖者且也。爲證。祖訓始。謂宣王言夜如何。其豈夜尙未始乎。如其說。則較宋儒中字之義更益加早。恐不可從也。

誰無父母。傳云。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如傳言。則經父母卽京師也。古地名如亢。父。莒。父。勝。母。西。王。母。之類。皆以父母爲地名。傳言諸侯之父母。猶論語云。父母之邦。孟子云。去父母國。諸侯受封之始。皆本於京師。傳以地言。故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箋以人言。故曰。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易傳非申傳矣。又箋云。女自恣聽不朝。正義曰。箋云。自恣不朝。集註及定本恣下有聽字。如孔言。則正義本無聽字。校書者依集註定本。增入當改依原本乃合。

鶴鳴總論。鶴鳴詩一篇之中。設喻者四焉。而不及正意。毛傳鄭箋皆以爲誨宣王用賢。集傳棄之。自立新解。分爲四意。而文義各不相蒙。稽古編謂古人作詩。皆有爲而發。語意定有專屬。集傳誠不可揜。理無定在。乃平居談理之言。非因事納誨之語也。至首章爲錯。旣解爲憎。而知其善。次章攻玉。又引程子之言。證明其義。前後未免自相背戾。程子之言。謂君子愛小人。橫逆之加。則可修省以成其德。如石之攻玉也。憎而知其善。謂不以私怨而蔽人之賢。如古之舉不棄讐者耳。兩義迥別矣。詩之意。以他山之石。喻異國沈滯之賢。見王者用人當旁搜遠攬。揚及側陋。取譬之意。在他山不在石也。案此辨似於本旨。爲得嚴氏詩緝。旣遵古註。而又附程子之說。於後不思。古以石喻賢者。程以石喻小人。義正相反。程子云。當分別觀之。非此詩正解也。

鶴鳴于九臯。臯。毛傳訓澤。鳴。九臯。言身隱而名著也。鄭箋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尤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正義謂。鄭以一鳥不鳴。九澤云。九臯者。明深九坎也。袖義謂。孔此說非傳意。亦非箋意。毛不釋九字者。蓋旣言喻賢者身隱。則鶴鳴當在隱僻之處。離騷步余馬乎蘭皋。王逸註。澤曲曰臯。引詩鶴鳴。

九臯爲諧。釋文引韓詩亦以九臯爲九折之澤。是凡澤之曲者皆名臯。經言臯則曲折可知。傳言臯之爲澤而以身隱二字表澤之曲折。則九字不待釋而明矣。案傳箋之言本自簡質。孔氏泥于九之一字。謂鄭以一鳥不鳴九澤。殆以箋爲易傳。紕義謂非傳意。亦非箋意。其辨哲也。然此亦就舊說而引伸之耳。集傳誠之不可揜云。云則主陳善納誨之義。與毛鄭又自不同。詩無達詁。說者善會焉可也。

其下維擇。傳曰。擇落也。上有樹檀而下有蓀。箋曰。檀下有蓀。此猶朝廷之尙賢者而下小人。案二章其下維穀。傳曰。穀惡木也。則此蓀字亦當爲木名。非落葉之謂也。蓀疑當讀爲擇。廣雅。檇棗。檇以整。擇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鄭註曰。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夏官。繕人。釋文。擇劉音澤。又音亦。一音徒。洛反。徒。洛反之音與擇相近。故借蓀爲擇。蓋檀可以爲輪。爲輻。擇亦可以爲決。穀亦可以爲布。爲紙。見陸璣疏。皆適於用者也。首章曰。其下維擇。二章曰。其下維穀。言在下者非無可用之才。在王之用之而已。下文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傳以爲舉賢用滯其義。正相承也。

可以爲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案說文。鑣云。錯銅鐵也。玉篇。錯云。鑣也。廣韻。錯云。鑣別名。金吉甫書傳云。錯以鐵爲之。今鑣是。如諸書所言。錯卽是鑣。此經言石可爲錯。傳云。錯石下經。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如傳意。則錯爲攻治器物之通名。其用以錯玉者。則爲石耳。但石可以錯玉。亦卽名之爲錯。禹貢。錫貢。鑿錯。孔安國傳曰。治玉石曰錯。治鑿錯也。與毛傳合。說文引此詩作厝。云。厲石也。屢風與攻錯一也。爾雅。厚謂之剗。釋文云。剗本亦作厝。玉篇。剗字註云。亦作錯。錯與厝古字通。是許亦以錯玉者爲石也。篇韻以錯爲鑣。其訓偏矣。

予王之爪牙。王之爪牙。乃衛士之通稱。呂東萊續詩記。引董氏言。取夏官屬司右虎賁旅賁所掌當之。其說良是。孔疏因鄭箋專取司右所掌。勇力之士。而周禮亦不言其守衛。其守衛者。係虎賁所掌。虎士遂謂司右虎賁。連官俱率屬以衛王。又謂此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是其常職。今見使從軍。則不爲車右而爲士卒。故憾也。陳氏啓源辨之曰。所謂選右。特選爲王五路及屬車之右耳。若六軍之車右。則甸賦所出甲士三人。

右已在其中。豈必取足於衛士。且勇力之士。以備車右之選。亦非必人人皆右也。安得以趨走爲憾哉。總之此輩職在衛王。不在從軍。衛王則與右爲步趨。皆其本分。從軍則乘車與徒步。俱非所甘心。疏說恐非詩旨。案孔氏過泥周禮。故動生疑障。得陳氏之解。義乃豁然。若集解以瓜牙爲泛指六軍。則子字王字俱無著矣。

有母之尸饗

毛傳尸陳也。熟食曰饗。集傳則訓尸爲主。有母之尸饗。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

萊呂氏曰。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

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聽。劉氏瑾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

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後世諸儒說雖小有不同。而以母之尸饗爲母自主薪水之勞則一。

御纂詩

義折中云。獨子無兄弟。則父母饗殮已專主之。故曰母之尸饗也。言既爲爪士。又係獨子。於義不當遠役。此法

人皆聞之。而祈父不聞。則信乎其不聰矣。此取詩緝己當主饗殮之說。於之字語氣尤有神會也。

爾公爾侯二句

爾公爾侯二句。先儒之說各異。毛傳爾公爾侯。何爲逸樂無期以返也。毛之意蓋以天子之

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此經賢者既爲大夫。故言爾非視公者邪。爾非視侯者邪。何爲舍其職事而貪逸

樂無期以自返也。孔疏以公侯之尊。乃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言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爲亦逸

豫無期以返乎。二訓不同。而皆作責望之詞。說嚴氏詩緝謂若爾爲公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暇豫之期。朱子集

傳則謂若肯來。當以爾爲公。以爾爲侯。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之意。案詩欲賢者之留。而反以其退處爲羨。

嚴粲說固顯與經戾矣。卽朱傳以爾爲公爲侯云云。似亦未當。蓋此詩之作。其爲有國家者與否。均不可知。如

無國家者之作也。則不能以公侯爵人。如有國家者所作。既能爵之於後。何不能留之於先。使勿去也。故後世

通儒多主毛傳及孔疏。而於公侯字尙欠分曉。

御纂詩義折中爾指賢人。公侯指在位者。猶言爾之公

爾之侯也。逸豫無期。謂無暇豫之期也。言爾公爾侯。勤於王事。如此豈可人皆勞而爾獨逸乎。此以勤王責之。

視毛孔之旨。尤正大矣。

黃鳥總論

黃鳥之詩序亦以爲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謂是室家相去之詩。以文義求之曰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是人之不恤也。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是傷於外者必反其家也。但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則

不切時。世歐陽永叔曰。曰此邦。則所刺者一邦之事耳。非舉天下皆然也。故朱子集傳第以爲民適異國。不得

其所而作。若何氏楷謂是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其子隰叔出奔晉時。作胡氏文英又謂是幽王寵褒姒而薄

申后。并憎申后之弟。被憎者怨而賦此。詳二家之意。不過疑民適異國之詩。不得入於雅。故取周事之近似者

而附會之。不知臆撰不經。欲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較無事實者。尤覺其難信矣。

黃鳥二字

黃鳥。毛傳但云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民之失其性也。後世說經家皆以爲黃鸝。以爾雅鴛黃條云

楚雀也。亦名倉庚。倉庚條云鴛黃也。二鳥互訓。明爲一物也。爾雅又別有皇黃鳥。條郭註云俗呼黃離。留亦名

搏黍。是此黃鳥。卽葛覃黃鳥。故毛不別言何鳥也。孫奕示兒編以此詩黃鳥爲今之黃雀。彼之意殆謂七八月

間不應有倉庚耳。不知此鳥至冬始蟄。秋日鶯聲。山間嘗聞之。何得謂無。况季夏初秋。梁黍自可成熟。今北方

皆然。以月令言之。嘗黍在仲夏。嘗穀在孟秋。亦何得因啄粟啄黍之文。而疑時無黃鳥乎。若黃雀古通名。雀字

亦作爵。或云月令爵入大水爲蛤。卽指此禽。並未聞有以黃鳥目之者。疏亦以秦風黃鳥爲亦是黃雀。攷左傳

三良殉葬。在文公六年。夏詩人觀物起興。故以黃鳥名篇。亦非指黃雀言也。然則焦氏循之以黃雀釋葛覃黃

鳥。殆惑於疏及孫氏之說而然歟。

我行其野申侯詩

御纂詩義折中。我行其野。申侯怨幽王也。託爲民間昏姻之辭。申侯女爲幽王后。有令

德。幽王初立申侯。以申后之故。留京師以翼王室。所謂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也。幽王三年見褒姒而嬖。之生伯

服。遂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所謂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也。爾不我畜。王令申侯歸也。爲廢后計也。言歸思復申

侯。自欲歸也。爲救宜臼計也。案集傳以爲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不知實申侯詩。以君臣

之際有所難言。原託爲民間昏姻之辭也。

言采其蓬。蓬毛傳但云惡菜。鄭箋以爲牛薺。陸疏以爲羊蹄菜。正義以釋草無文。兩存鄭陸之說。而不辨其孰是。是案爾雅有蓬蒿馬尾。又有牘牛類。一同經字。一同箋名。然兩處郭璞所注莖葉形狀俱與陸疏不同。宜孔疏以爲釋草無文也。經典釋文主羊蹄菜之說。云本又作蓄。以曹子建七啓芳菰精粹。霜蓄露葵。李善注引詩采蓬。亦云蓬與蓄同。證之差爲可據。而羊蹄菜在本草爲下品。其名最多。一曰薺。一曰東方宿。一曰牛舌菜。一曰秃菜。其子曰金鬻麥。李氏綱目云羊蹄以根名。牛舌以葉名。秃菜以治秃瘡名。陶隱居謂秃卽蓄音之訛。則主羊蹄者爲是。若牛薺卽中谷有薺之。益母草之紫莖者也。不可作茹與惡菜之義。蓬矣。蓄或云當作菑。以廣韻廣雅菑字俱訓羊蹄。而說文蓄字不曰菜名也。亦可備一解。

求爾新特。國朝李黼平毛詩紉義曰。傳新特外昏也。箋云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賸之。按傳以外釋新。以昏釋特。鄺柏舟云。實惟我特傳云特匹也。此傳猶言外來之昏匹耳。鄒谷風序云。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昏字亦可指婦人言。非必婦人之父爲昏也。箋言新昏特來之女。則以昏爲此女之父。傳箋各別正義合而述之誤也。

成不以富。成論語引詩作誠。成不以富亦祇以異。鄭箋孔疏訓釋紆迴。均於文義未順。朱子集傳謂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鄒氏泉申之曰。趨富厭貧。風之薄也。其失大。厭故喜新。情之常也。其失小。不責彼而責此。傳所以謂之爲忠厚也。成字後儒多從論語作誠字言。御纂詩義折中成讀如字。言爾曾不思舊姻之成。非以其家之富實以其德之異。今其德如故也。乃舍舊而求新。何哉。此以爲申侯怨幽王之辭。蓋申侯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爲幽王后。有令德而見廢。以白華詩證之。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實錄也。

斯干總論。斯干詩小序以爲宣王考室。端木詩傳申培詩說俱以爲落新宮。或遂爲儀禮之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所賦之新宮。卽指此詩。朱子以其別無明證。故集傳第謂爲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之作。邱光庭兼



明書則謂是文王作豐時詩。知爲文王詩者。以下管新宮係堂下以笙奏。詩與南陔白華華黍同。例皆小雅。故知爲文王也。此說雖亦想當然之辭。然新宮之不可卽以斯千當之。亦足見非朱子一人之獨見矣。落成落字。正義云本或作樂。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毛詩純義謂如服虔左傳注。豐以瑕豚爲落。則落卽是豐如雜記。路寢成攷之而不覺。則彼處鄭注設酒食以落之。當爲歡樂之意。蓋對文則以瑕豚豐爲落。與賓客燕爲樂。散文則樂落皆通。此亦可謂善通說詩之窮者矣。

無相猶矣。猶字毛鄭以來言人人殊。毛訓道無相猶。謂無相以道。鄭訓詭無相詭病。張子訓似。謂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者。朱子集傳則訓爲謀。謂兄弟相好而無相謀。或又謂猶當讀尤。謂怨咎也。以經文觀之。此句猶字與上文好字對。是一勸一戒之辭。鄭箋作瘡。義較諸家爲協。蓋瘡與偷媮皆從俞得聲。而諸字俱託侯反。渝猶偷亦從俞得聲。而字皆夷由反。可見古猶猶同聲。鄭改猶爲瘡。非武斷也。或作尤。亦取與好相反。但古尤字音怡。不音猶。如載馳詩。無我有尤。與思之協。四月詩。莫知其尤。與梅協。梅音迷也。易中尤字無不與疑喜之等字協者。是尤本不與猶同韻。然則同一破字。不若從鄭之爲古矣。

似續妣祖。似毛傳訓。嗣鄭箋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謂已成其宮廟也。正義謂古者妣已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此說是也。又謂周禮左宗廟在雉門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已地。此以在已地而續其妣祖之廟。納義謂非鄭意。蓋鄭之意。讀已午之已爲已。然之已。故云已成其宮廟。未嘗言於已地而成其宮廟。說文已部云。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已爲蛇象形。亦讀爲已。然之已。與箋義正同。又古似以已三字相通。易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皆作似之。此詩之似。本當作已。毛知已與似同。故訓爲嗣。玉篇於已午之已。注云嗣也。卽用毛傳說。鄭康成恐人誤作已午之已。故云讀如已午之已。重申之曰。已成其宮廟也。案漢儒釋經。凡破字者。卽曰讀爲。不破字者。卽曰讀如。讀如者。謂其音之同。非謂其義之同也。孔因鄭讀似如已。遂以已地當之。此望文爲說。洵非鄭氏意也。

西南其戶。西南其戶，猶信南山之南東其畝也。彼言或南其畝，或東其畝，則此亦言或西其戶，或南其戶。其文同，卽其義同也。故毛傳云：西鄉戶，南鄉戶也。鄭箋不同，毛謂此築室卽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鄭箋又云：南其戶者，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夫燕寢之說，足補毛所未備。其言戶制則失矣。集傳舍鄭從毛是也。康成釋西南其戶爲天子燕寢之戶，比於大夫士一房之室戶，則較偏於西。比於宗廟路寢之四戶，則獨有其南，尤爲穿鑿之見。不如毛義之平政。孔疏云：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推此有南向戶，西向戶，其說最爲允當矣。

君子攸芋。毛傳曰：芋，大也。箋曰：芋當作幪，幪，覆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案訓大訓覆，皆有未安。芋當讀爲宇，宇，居也。大雅綿篇，聿來胥宇，桑柔篇，念我土宇，魯頌閟宮篇，大啓爾宇，傳並曰：宇，居也。承上文言約之，琢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鄭注大司徒燹宮室曰：謂約琢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疏曰：宇，居也。彼處云：云皆約舉詩辭攸宇卽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

如鳥斯革。毛傳：革，翼也。韓詩作勒，云翅也。翅，翼二字說文互訓，則韓之所謂翅，卽毛之所謂翼耳。說文羽部又有翺字，亦云翅也。從羽革聲，或以爲韓詩之勒，殆翺字之訛。按何平叔景福殿賦，勒分翼，張李善注引劉熙釋名云：勒與肋同，不引韓詩。蓋韓詩勒訓爲翅，若云翅分，下文又言翼，張於義爲覆，故置而不引。抑或韓本作翺，如或人所說，與何賦異文，因不及之，亦未可定。近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翺下直引此詩，謂毛作革者，假借字。韓作翺者，用正字。又引魏都賦，雲雀蹀翼而矯首，註云：蹀，則舉羽翺用勢。若將飛而尙住，爲卽如鳥斯翺之意。說亦近情。若鄭箋訓革爲毛希革，露謂此時必張其羽翼於義已迂。歐陽永叔又訓革爲變言，如鳥之驚變而竦，願其支離益甚矣。

如翬斯飛。說文羽部：翬，大飛也。從羽翬聲。一曰：伊雒而南，雒五采皆備。曰：翬。詩曰：如翬斯飛。徐鉉曰：當從揮省。徐鍇說文引詩作有翬斯飛。九經字樣羽部云：翬音輝。從軍聲。詩曰：有翬斯飛。按字樣本之說文，刊於石壁，不

容有誤疑徐楚金本爲是。然今毛詩皆同大徐本。又鄭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則鄭本亦作如翟。有爲誤字無疑。不可以字樣通釋相同。謂作有爲是。

噲噲其正二句。噲噲其正二句。毛傳以正爲長。以冥爲幼。鄭箋以正爲晝。以冥爲夜。蓋疑詩言作室。無暇及人之長幼。故以晝夜易之。但傳語簡直。而崔王二家述之各異。似不當違舍毛而從鄭也。釋文云：長王讀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查。爾雅釋詁：正訓長。釋言：冥訓幼。與毛傳同。而冥幼亦作冥窈。孫炎及某氏注皆以深闇釋之。孔疏以深闇之義雖安。而與正長不協。故據王注述毛云：宣王之臣。長幼有禮也。案正長冥幼俱用崔音。爲毛義亦自可通。孔必欲讀長爲上聲者。不過以爾雅正長字與孟伯書艾並列。不得讀平聲。故耳。然說文序云：假借本無其字。依音託事。令長是也。是直其切。乃長之本音。長幼之長。係屬假借。如從崔讀長。則長言其開闢。幼言其深邃。與噲噲噉噉義正相當矣。後儒或以其正爲陽室。其冥爲陰室。或就一室分陰陽。義雖各殊。然皆無作長幼有禮言者。孔氏說殆非也。

下莞上簟。下莞上簟。鄭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正義引釋草：莞苻蕭。某氏及郭璞注均以爲莞蒲。謂可爲席。毛詩納義云：爾雅釋文：莞或作蕒。說文：蕒字注云：夫離也。從艸脫聲。不云可以爲席。是爾雅莞本作蕒。某氏及郭注所云：莞蒲皆當作蕒。蒲非此詩之莞。正義引以釋蕒。誤矣。釋草：蘼鼠莞。條郭注云：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鬚。可以爲席。蜀中出好者。說文：莞字云：艸也。可以爲席。此乃詩之莞。以其纖細。故箋亦謂之小蒲。此辨至爲分晰。覺稽古編力主苻蕭之說。其考證爲猶疏矣。又司几筵：設席皆粗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纒純。如莞。席粉純。以莞加蒲。明莞之細於蒲也。但莞細於蒲。而竹簟之粗。反在莞上。正義以常鋪在上。當用堅物釋之。究有未安。玉篇引此詩作上莞下簟。或梁時經本有作如是者歟。又簟字。箋兼葦言。而孔惟釋竹簟於義亦疏。

大人占之一章。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獸在川。故爲男子之祥。虺蛇陰物穴處。故爲女子之祥。陰

陽各以類爲應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朱子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大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地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此說深得占夢本旨。若嚴燦詩，緝謂此皆設爲禱辭，而以昔人占夢無書，以意言之之說爲近。是夫設爲禱辭，義猶可通。占夢無書，彼周禮占夢所掌全文具在，又何以稱焉。此可見其說之曲矣。

朱芾斯皇

朱芾斯皇二句。毛公義闕集傳：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君，諸侯也。言男子之生於是時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何氏楷曰：室家者，國與天下之通稱。如瞻彼洛矣，所謂保其室家

是也。又曰：衆子爲諸侯，以君稱。適子爲天子，以王稱。言生子衆多，他日者皆將服朱赤芾，以保有其室家。而或爲一國之君，或爲天下之王也。案此二句，本頌禱之彌文，然不從小序作宣王考室言，則以君王爲諸侯天子，屬辭之體，恐不應如是。

泣聖嗥秉氣厚也。氣之厚者，其德與福皆厚。他日之壯也，必能服其命服，爲一國之望者也。必能承其宗祀，爲

御纂詩義折中以朱芾爲三命以上之服，以室家君王爲猶言一家之主，謂其

一家之主者也。以易家人嚴君禮士考王父例之，作家主言，則尋常考室可貫通而不悖矣。

荷蓑荷笠

毛傳：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良耜傳又云：笠所以禦暑，雨蓋蓑爲雨設。笠主於禦暑，而遇雨亦用

之。故無羊傳分言而良耜傳並言之也。都人士傳：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則臺是主蓑言。與笠二物，鄭箋謂

以臺皮爲笠。陸疏云：臺皮堅細滑，緻可爲蓑。笠南山多有孔疏，亦言臺笠是一物。與毛爲異。爾雅翼辨之曰：臺

可爲衣，不可爲笠。齊語首戴茅蒲，身衣襪。韋昭注：茅蒲，笠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則笠不用臺

可知。又云：襪，蓑皮衣也。則襪襪以莎草爲之。今人作笠亦多編筍皮及蓍葉。其臺爲衣編之，若用氈氈下垂

則莎但爲衣不爲笠矣。稽古編謂羅說良是。臺是草名，而笠字從竹不從艸，則古人用竹萌不用臺明矣。自鄭

箋誤合臺笠爲一物，後人又別作笠字而訓爲笠，誤以生誤矣。

衆維魚矣。衆毛傳指魚。說言陰陽和則魚衆多。鄭箋則以衆爲人之衆。言人衆相與捕魚。本與毛異。孔疏兩通之。謂由魚衆多。故捕魚者衆。此蓋爲毛鄭作調人耳。案魚麗詩。美萬物盛多也。而獨舉魚爲言。可見古人皆以多魚爲豐年之兆。集傳乃亦以衆字指人。言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或疑如此。說是猶劉子云。微禹吾其魚之意也。當兆洪水。何反爲豐年。至鍾山札記。引丁希曾說。以衆乃蠹字之省。蠹與螽同。卽蝗也。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旁淺水處。過澇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蛻蛻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今蠹不爲蝗。而爲魚。詩故以爲豐年之徵。此說尤支離。螽爲魚子所化。必已化而後名之。未化則仍然魚子。何得遽目之爲蠹。且魚子不化蝗。而爲魚。適得其生育之常理。烏在其爲豐年之徵乎。詩本言夢。丁氏所云。亦可謂痴人之說夢矣。

旌維旗矣。毛傳云。旌旗所以聚衆也。鄭箋云。又夢見旆與旗也。訓解本極平正。集傳本張子厚之意。謂旌郊野所建。統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故夢旌。乃是旗。則爲人衆。蓋以上句衆維魚。旌以變化解之。此句不得不訓爲一例。經義述聞辨之曰。大司馬郊野載旌。百官載旗。郊則四郊。去國百里。野則公邑。在郊甸之地。去國二百里。二百里內之人民。無少於百里之理。司常州里建旗。縣鄙建旌。以大同五黨爲州計之。州二千五百家。以達人五鄙爲縣計之。縣亦二千五百家。州與縣戶口相等。豈得謂旌所統不若旗所統之衆乎。况居四郊之民。卽州里之不在國中者。故比長云。徒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是四郊亦有州里也。郊野與州里。又何異之有乎。然則旌化爲旗之說。不可通矣。述聞又謂上維字訓乃。下維字當訓與。與稽古編說同。以詩饋維維。樞賁鼓維鏞。及書齒革羽。毛惟木惟亞。惟服宗工。諸維字皆作與。訓證之。是鄭箋夢見旌與旗。一言確得分際。今必欲與上句齊。以一律。宜愈益求詳。而本旨愈晦矣。

考牧說。無羊傳序云。考牧也。孔疏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是爲考牧。諸家多主此義。惟嚴華谷因斯干詩言考室。義爲落成。遂謂無羊之考牧。是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稽古編駁之曰。落成云者。室成而飲酒於其中。

也。以考牧爲落或。嚴將謂宣王君臣羣聚於園中而飲酒邪。又引陳氏語訓考牧牧字爲牧養之牢。尤屬謬說。牧字從牛從文。普木切。從牛會意。養牛人也。通用爲守養義。而牧地亦可名牧。若借以名牢。則經傳無其文也。又解首章爾羊來思。爾牛來思。爲來歸於牢。謂兩言牢所以見牢之成。是更於經外強生枝節矣。夫詩之意在牧人稱職。牛羊蕃息。以歸美於宣王耳。豈區區頌一牢乎。况來思果爲歸牢。下章兩言爾牧來思。謂牧人亦歸於牢邪。而所云荷蓑荷笠以薪以蒸等事。又將何屬邪。案此辨甚精。嚴氏說殆求新之過。而未暇計其義之不可通也。

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序

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序

其謂刺幽王

鄭謂十月之交以下

當刺厲王

孔氏又謂雨無正。斬四國箋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厲王時。沔水箋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宣王時。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相侵伐。幽厲雖無道。尙能治諸侯。故論語注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三家之說已乖刺不相合矣。而詩言亦有可疑者。四焉。幽厲之將亡也。召公知之。芮良夫知之。伯陽父知之。然猶曰其與幾何。曰周室將亡。皆懼而戒其將然之辭。今曰國既卒。斯曰宗國既滅。直是已然之事矣。若未斬未滅。而以斬滅期之。不幾病風喪心。作詛天子乎。里巷小民。爲此言者。猶將隱其姓氏。以免禍。不應直言家父作誦也。其可疑一也。歷弧箕服之謠。雖聞於諸侯。然及褒姒之存。王室大夫亦何敢言。今日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其可疑二也。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是家父歷幽平桓三王。不應若是之壽。其可疑三也。謂爾遷於王都。以爲王都。爲彘刺羣臣之不從王者。厲王之流彘也。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厲王之流彘。王尙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且彘不聞有都之名。其可疑四也。今按節南山爲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隱三年。書平王崩。是年卽書尹氏卒。則詩之尹氏卽春秋之尹氏。其爲平王時無疑矣。公羊於尹氏卒爲譏世。其說與家父之詩合家父之求車也。在十年之後。其作詩在十年之前。亦爲不甚懸隔矣。驪山之禍。振古未有。作詩示誠。正宜明言曰。旣斬曰威之。亦殷鑒不遠之意也。且褒姒於平王爲警。陳其惡而歸罪。焉亦平王意中之

事無慮其直而罹罪也。雨無正卒章明刺羣臣之不從遷者。左傳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從王而止。七姓則不從者亦多。何必紛紛曲爲之解也。劉公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隱。因廣其意而詳辨之。

節彼南山

節毛傳訓高峻貌。何氏楷以節爲岳字之訛。蓋岳省作門。而門又誤作節也。文選吳都賦。黃綠山岳。

之岳。劉氏淵林注引說文云。陬隅而山之節也。今說文作高山。而字誤。許以陬隅二字釋岳。而曰高山之節。與

毛傳高峻義同。何氏說可信也。節釋文音在切。反。又音如字。又音截。凡三音。其如字乃岳之首也。後儒專讀截

音。詩詁遂以池陽巖嶺山當詩之南山。案漢池陽縣今涇陽縣也。在西安府北五十里。嶺嶺山又在縣北七十

里。鄠京在今咸陽縣西南。咸陽縣在今西安府西北五十里。然則此詩之南山。明是鄠京之南山。安得遠引池

陽之巖嶺邪。黃公紹信其說而錄之於韻會。失考甚矣。

維石巖巖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案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然則經本作嚴。傳云巖

巖。積石貌。釋文巖巖如字。本或作嚴。與箋合。攷正義亦作嚴。巖今疏中皆作嚴字。此後人據釋文改也。然尙有

改之未盡者。今試尋之。云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尊嚴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集注

及定本皆作高巖。是可知孔本作嚴也。羣經音辨。而部云。嚴巖高也。音嚴。詩維石嚴巖。今從山。蓋所據釋文正

作嚴也。

不敢戲談

箋曰。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調調也。衆經音義

卷十二。古文。調今作嘲。又作調。孟子。告子篇。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談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

轉耳。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也。嘲謔所以爲樂。禍將及已。憂心如焚。則不敢

爲樂矣。故曰憂心如焚。不敢戲談。

有實其猗

實毛傳訓滿。猗訓長。鄭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賦谷使之齊均也。

蘇氏則以實爲草木。猗爲長茂。呂氏詩紀嚴氏詩緝皆主之。集傳先述傳箋後載或說。或說卽蘇氏說也。劉氏  
瑾又以我落其實。綠竹猗猗。爲實與猗猗之證。然猗訓爲長。可言草木之枝葉。不可言草木之實。左傳我落其  
實。而取其材。實對材言。定是果實。非泛指草木。劉氏所引非其證矣。宜朱子皆以爲不甚通也。近王氏引之謂  
猗當讀爲阿。古猗阿字通。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王逸注阿曲隅也。是也。實廣大貌。魯頌實實。枝傳曰實實  
廣大也。是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阿爲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廣大實實然。亦如爲政  
不平之師尹。勢位赫赫然也。故詩人取譬焉。案詩之大例。如有薶其實。有驚其羽。末一字皆實指其物。此有實  
其猗義亦當然。則猗當阿訓。雖破字亦近理而可從也。

維周之氏

氏集傳訓本用毛傳說也。鄭箋云氏當作桎。桎之。桎言尹氏作太師之官。爲周之桎。桎持國政之平。

說已與毛爲異。孔疏引說文云桎車鑿也。謂桎是鑿之別名。以鑿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故以太師之官爲  
周之桎。鑿此說又與箋義異矣。毛詩紉義說文桎字訓足。械並無車鑿之文。箋以桎易氏字。未嘗云桎卽是鑿。  
孔氏合桎鑿爲一。或傳寫之訛。釋文桎礙也。說文鞞車也。楚辭朝發軔於蒼梧兮。王逸注朝搭輪木也。玉篇  
亦云鞞車輪木。或作枋。是鞞與枋同。說文枋桎枋也。此原是木名。以礙輪者不擇何木。或此木亦可斬以礙  
輪。故名桎枋。而桎有礙義。枋與鞞通。正義原本當云說文云桎車枋也。桎是枋之別名。以枋能制車。喻大臣能  
制國政。若鞞則所以行車。不得言制車矣。此辨枋鞞之異。援據頗詳。但桎鞞字已見鄭箋。疏特望文爲說。非定  
傳寫者所改竄也。氏字當從傳訓本者爲長。

秉國之均

小雅節南山三章秉國之均。傳均平也。案漢書引此作秉國之鈞。鈞謂鈞石權衡。

弗躬弗親弗問弗仕

古注目幽王得之教王躬親機務。問察民情。欲其自爲政。王肅以爲政不由王出。意正相

應。蘇氏謂尹氏付政。姻嬖誤矣。詩刺王委任尹氏。方疾尹之擅權。反教以躬親問察哉。

胡爲虺蜺

胡爲虺蜺。毛傳虺蜺也。不釋虺字之義。朱子集傳引毛說於前。而繼之曰虺蜺皆毒螫之蟲。是以虺



蝮爲二物矣。李氏補平謂此虺蝮與斯干虺蛇不同。斯干之虺當作虫。一名蝮。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江淮以南曰虺。江淮以北曰虺。孫炎謂虺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說文虫字云。一名蝮。自斯干之虺本爲虫也。釋魚又云。蠖蝮。蝮蝮。蝮蝮。蝮蝮。守宮也。說文虺字云。虺以注。鳴引詩胡爲虺蝮。從虫元聲。蝮云。蝮易也。陸疏虺蝮一蝮名。蝮或謂之蛇。警是此詩之蝮爲蝮蝮。與斯干殊也。按如紉義說則虺蝮卽今之守宮一物也。與毛傳第云蝮也之訓甚合。然從朱傳作二物言於詩旨亦無大差。謬似不必過求分別也。

瞻彼阪田。說文云。坡者阪。一曰澤障。一曰山脊。正月箋以阪田爲崎嶇峽角之處。其山脊之謂乎。然爾雅十土可食者三。而阪與原隰並列焉。阪之不如原隰者。止以陂陀不平耳。詩名爲田。則猶是可食之土也。故特苗得生之。

執我仇仇二句。仇仇。毛傳云猶警警也。鄭箋。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也。此警警卽爾雅所云仇仇。敖敖傲也。禮緇衣引此詩。鄭彼注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說與此箋義異。蓋鄭注禮時未見毛傳。故以仇仇爲不堅固也。仇仇或作執執。廣雅曰。執執。緩也。集韻亦訓執執。緩持。鄭訓仇仇。然不堅固。卽緩持之意。王氏引之謂三復詩詞當以緩於用賢之說爲切。而傲賢之說爲疏。蓋彼求我則如不我克。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集傳訓仇爲寇讐之讐。又另是一義。

乃棄爾輔。乃棄爾輔。車不指爲何物。左傳輔車相依。注輔云頰輔。牙車字或從而作輔。易咸其輔。虞氏作輔。是頰車乃輔字本義。惟此詩上承其車既載而言。故孔疏云。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蓋借近事揣度而爲此說耳。攷工記言作車之制甚詳。獨不及輔爾雅釋器亦無文。後人無由目爲何物。韻會車兩旁木曰輔。亦不過借孔氏語爲藍本。非別有所考證也。毛詩紉義謂此章乃棄爾輔。與將伯助子對。則此輔是

人非物。觀下章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則僕即是輔可知。經言大車既重載矣，乃棄爾輔，車之人至輸傾爾載，乃請長者相助晚矣。案訓輔爲僕，雖屬創解，而於上下文義貫通，視疏說爲長矣。赫赫宗周二句。九經古義云：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傳云：威滅也。案靈臺碑云：興威繼絕，驕氏竟銘云：肝虜殄威，詛楚文伐，威我百姓，皆以威爲滅。

終踰絕險。箋曰：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案陷絕之險，車不能度，雖不棄爾輔，亦無益也。詩之絕險，豈是之謂乎？絕之言，最也。極也。後漢書吳良傳注：絕猶極也。爾雅：鼎絕大，謂之鼎。郭注曰：最大者。絕澤，謂之鈇。注曰：最有光澤也。又絕高，謂之京。言最高也。蹇絕有力，狄鹿絕有力，麇絕有力，麇絕有力，迅兔絕有力，欣豕絕有力，狝熊虎醜絕有力，鷹牛絕有力，犴雞絕有力，奮皆言最有力也。此絕險亦謂最險之處也。

曾是不意。箋曰：女曾不以其爲意乎？正義曰：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女商人何得曾不以其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女何得曾不以其爲意乎？案如此解，則經當云：曾是不以爲意，文義乃明。何得但云：不意乎？今案意與億通，億度也。言棄輔則爾載必輸，不棄則絕險可濟，商事如是，治國可知，所當度其利害，而求賢以自輔者也。女何乃不度於是乎？古者謂度爲意，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何注曰：億度是非。漢書貨殖傳：億作意，子罕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意無度也。少儀：毋測未至，鄭注曰：測，意度也。無意即毋測未至也。何注以爲不任意失之，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意之度之也。鄭注曰：意，心無所慮也。無慮者，度其大略之謂。正義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測度，謀慮失之。管子小問篇：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善意善度也。尹注：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度之，亦誤。商子脩權篇：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謂廢尺寸而度長短也。莊子法篋篇：妄意室中之藏，謂妄度室中之藏也。荀子賦篇：君子設辭，請測意之謂。請測度之也。楊注：不知意訓爲度，而云：請測其意失之，魏策：臣願以鄙心意，公謂以鄙心度公也。韓子外儲說人：且意女謂人，且度女也。解老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意亦度也。

古人自有複語耳。

昏姻孔云。傳訓云爲旋。案云即古雲字。說文云。雲古文省。雨作云。又作。象雲回轉之形。後人加雨作雲耳。其以云爲言義。乃借也。埤雅曰。雲氣周旋盤游。故曰旋。此足暢毛旨矣。襄二十九年左傳。鄭游吉引此詩。而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以云爲歸附。亦取旋義。

天是椽。天是椽。毛傳云。君天之在位。椽之。天字不言何指。集傳以天爲上天之天。天訓禍。椽害也。言此。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蔽藏窶者。又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椽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辭也。楊升菴經說據張衡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以天天爲天天。謂衡去古未遠。疑得其真。且上文以。侃侃。載連文。不應下特出天天。又王介甫詩。栩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亦祖張氏說。案此辨固爲有本。但商書高宗彤日篇。非天天民。亦是指天禍言。天天之文。由來更古。集傳非臆撰也。又黃氏韻會以說文椽字注訓。椽引詩作天天。是椽玉篇亦椽。椽並收攷之於經。如剔荆椽。斲椽之丁。昏椽靡共。俱從木。說文手部亦無椽字。韻會說蓋誤也。

得矣富人。正月篇得矣富人。哀此惻獨。得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得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惻獨也。雨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得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得亦相對。爲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處於安也。得嘉俱以加爲聲。而其義相近。禮運以嘉魂。魄。鄭注曰。嘉樂也。王肅注家語問禮篇曰。嘉善樂也。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是嘉與樂同義。得之爲言。猶嘉耳。故昭八年左傳引詩。得矣能言。杜注曰。得嘉也。毛傳訓得爲可。可亦快意。愜心之稱。故箋曰。富人已可。惻獨將困。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毛傳交日月之交會。鄭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孔疏每日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日與月同。

道乃食也。載東原詩補傳云：交者月道交於黃道也。月以黃道爲中，其南至則在黃道南，不滿六度。步算家謂之陽歷。其北至則在黃道北，不滿六度。步算家謂之陰歷。其自北而南，自南而北，斜穿黃道而過，是爲交。交乃有食。以步算之法推之，此日食在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詩據周正，故言十月。又曰：凡日食皆月掩日也。月在日之下，人又在月之下，三者相準，則有日食。故曰：食恆在朔日月正相掩，而地在中央，三者相準，則有月食。故月食恆在望月，食由於地影。日食則主人日，蓋月卑日高，相去尙遠，人自地視之，其食分之淺深及虧復之時刻，隨南北東西而移。故視會與食會不同。前人之爲術，疏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說。占家之妄也。案古測交食，祇知有平朔，不知求定朔。惟知有實行，不知求視行。故推步多誤。自東漢劉洪作乾象歷，始知月有遲疾。北齊張子信積修二十年，始知月有盈縮。有此端而定朔，可推新法，更益以加時早晚與食分淺深。加時者，謂日食於朔月，食於望月，當豫定其食甚在某時刻分秒也。食分者，謂月所借之日光，食於地景地所受之日光，食於月景，當豫定其日光幾何分秒也。其法皆於儀器測之。更參以高卑、差南、北、差東、西、差或先得實會而後得視會，或先得實會而先得視會。三差之外，又有清蒙、高差、清蒙徑差、本氣徑差，以盡其變。於是食時之早晚、食分之淺深，皆絲毫不爽焉。此則古法之所不逮者也。

十月之交。交毛傳云：日月之交會。集傳謂晦朔之間也。攷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日一周不及天一度。月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必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與天會。月行二十九日有奇，遂及於日而與之會。其會也在黃道白道之交，而漸蝕生焉。故食名交，食道亦名交道。但日月雖會，非當其道之交，則不食。近交乃有食，蓋月迫於日而無距離爲朔，距日一百八十度陰望，此爲東西同經。正當黃道而無緯度，是爲南北同緯。雖入交而非朔望，其同緯而不同經，當朔望而不入交，則同經而不同緯，皆無食。必經緯同度而後有食，故曰近交乃食，非當道之交，則不食也。魏鶴山正朔攷，謂十月之交，乃夏之十一月爲周正朔之月，故曰朔月。如其說，則交者兩月之交，非交會之交。失經旨也。甚矣梁虞翻唐一行皆云。

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歲。近明歷算者依授時歷推之。是歲十月辛卯之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魏氏說益見其無稽矣。

番維司徒

九經古義曰十月之交云。蕃維司徒。古今人表。蕃作皮。案魯國有蕃縣。應劭曰。蕃音皮。是蕃有皮音。

故亦作皮也。儀禮既夕云。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爲蕃。案披從手皮聲。註〔見說文〕。藩與蕃同。故以披爲蕃。

聲之謬也。鄉射禮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云。今文皮樹爲繁。豎是古皮繁同音。故韓詩作繁。白哀魯國記云。

陳逸子游爲魯相。蕃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白哀晉人未識古音。故有是說。註〔古蕃繁皆音。婆春秋傳有。蓮罷音皮。公羊作頗。是皮亦有婆音。〕

家伯冢宰

九經古義曰。案古今人表有太宰冢伯。是家伯作冢伯。故鄭箋以冢宰釋之。

豔妻煽方處

豔姓。毛傳謂卽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說文作煽。蓋古今字。方處方居。其所謂其寵方固也。朱子

集傳從毛說。鄭箋以豔當作剋。厲王后姓孔。疏亦疑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謂鄭作厲后。姓剋之說爲是。近惠

定字九經古義據魯詩豔妻作閻妻。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及中候摘維戒剋

者配姬以放賢。山崩川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云云。謂閻剋一聲之轉。而剋豔亦古今字。鄭以爲厲王后

於義較優。詳諸家之意。大抵以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耳。不思褒姒以色居位。故曰豔妻。使

后不可以豔稱。后又可以妻目之乎。范氏處義以詩證之。而見其當屬幽王者。五事。朱子之主毛傳。非漫然也。

抑此皇父

九經古義曰。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案意卽噫也。周頌噫嘻

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恚聲。抑本與意通。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

註〔大雅有抑篇。外傳作懿。章昭云。懿讀曰抑。〕

曰予不戕。曰予不戕。箋云。戕戕也。謂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汝。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

也。釋文戕音在良反。云王本作臧。訓善。孫毓詩評以鄉爲改字。經義雜記謂戕字箋訓爲殘。是毛詩本作戕也。

上文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戕字臧字。箋本有別。設使改臧爲戕。箋中應有臧當爲戕聲之誤也。八字今旣不言此。必王肅妄改。以與鄭相難。孫毓朋於王故反以爲鄭改也。不知鄭不改字。稍習鄭學者皆知之。故釋文大書不戕。而注云王本作臧。正義釋經云。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則是今之不從王肅作臧者。由孔陸之未誤也。案王肅改字反諛。康成惠定字亦曾有是說。然三家詩多與毛異。疑或有作臧者。故肅據以改毛歟。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孔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案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注向小國。譙南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晉書地理志。魏武分沛立譙郡。統縣七。譙城。父鄴。山桑。龍亢。駟。是晉豫州之域也。又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緜。隰。郟。檜。茅。向。盟州。陘。懷。杜注。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晉書地理志。河內郡。漢志。統縣九。野。王。州。懷。平。臯。河。陽。沁。水。軹。山。陽。溫。軹。山。注。故。周。原。邑。是。在。晉。司。州。之。域。河。內。之。地。也。今。據。正。義。及。諸。說。則。皇。父。之。都。是。河。內。之。向。非。龍。亢。之。向。矣。河。內。於。東。都。則。近。於。西。周。則。遠。皇。父。若。爲。幽。王。卿。士。何。爲。食。采。遠。地。其。爲。平。王。時。無。疑。或。曰。周。封。卿。士。安。得。盡。以。近。地。予。之。如。山。甫。在。樊。蘇。公。在。溫。非。皆。河。內。之。地。乎。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書。曰。司。寇。蘇。公。以。長。我。王。國。皆。言。諸。侯。也。諸。侯。之。國。遠。近。惟。命。非。若。卿。士。采。邑。必。近。王。室。也。且。都。之。與。國。固。有。間。矣。曰。樊。曰。蘇。皆。國。名。未。聞。河。內。有。向。國。也。若。前。所。謂。龍。亢。之。向。又。不。在。河。內。矣。

噉沓背憎 釋文云噉說文作傳訓聚也。朱子集傳本之。今說文噉傳二字皆引此詩。噉注云。案語也。傳注則如

釋文所述。沓毛傳云猶沓沓。說文語多沓沓。從水日聲。徐注語多沓沓。若水之流。故從水。會意。此足與毛傳相發明矣。板之篇。無然泄泄。孟子以猶沓沓釋之。稽古編謂亦取雜沓競進之意。蓋小人爭先獻媚。多有此態。與下文無禮無義。非先王之道。意正相合。若訓怠緩悅從。則反其義矣。背憎集傳云背則相憎也。言面則噉噉。沓沓多言以相媚。而背則憎惡。譏愬以交構。讒人之反覆如此。用之所以與擊也。

雨無正總論 雨無正三字。經文所無。說小序者謂雨自上而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歐陽永叔曰。

古人於詩多不命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荅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謂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遺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例也。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管御之臣所作。謂爲正大夫刺幽王。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王氏實則以爲雨當作兩。謂厲王流彘之時。在竊者無君。在彘者有君。與無君同。兩地皆無正。可宗故曰。兩無正也。案兩字相似而易差。此說尙於情事爲近。御纂詩義折中云。兩無正。傷無臣也。當是時。正大。夫離居不從遷也。在西周者也。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在東周者也。在東周者。覆出爲惡。而莫肯用。說在西周者。託言無室而實不勤。王兩處皆無正人。故曰兩無正也。此取王氏意。而以無正爲無正人。於詩詞倍切。非無正。可宗云云之所能逮矣。

既伏其辜。正義曰。王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案如正義。則是以舍彼有罪。既伏其辜。八字爲一句矣。此篇前二章章十句。若作一句讀。則少一句。與章句不句。且上下皆四字爲句。不應其間。又八字爲句也。今案伏者藏也。註(見廣雅)隱也。註(見晉語章注)凡戮有罪者。當聲其罪而誅之。今王之舍彼有罪也。則既隱藏其罪。而不之發矣。蓋惟其欲舍有罪之人。是以匿其罪狀耳。解者誤以伏其辜爲服罪。則與舍字兩相抵牾。於是改句讀以牽就之。疏矣。

淪胥以鋪。毛傳訓淪爲率。三家詩淪作薰。晉灼曰。薰帥也。師古曰。薰者謂相薰。薰亦漸及之義。鋪鄭箋訓徧。後漢蔡邕傳。李賢注引此詩。作勳胥以肅勳。亦訓帥。而肅則訓爲病。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太甚。惠氏九經古義。則又訓薰爲關。謂古薰與關通。引易厲薰心。苟爽本作勳。虞翻本作關。爲註。又以胥爲胥靡。引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注。詩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爲證。與諸家訓胥爲相者。亦不同。經義述聞辨之曰。鋪當訓病。不當訓徧。韓詩作肅。本字也。毛詩作鋪。借字也。周南卷耳篇。我僕疇矣。釋

文云痛本亦作鋪。大雅淮夷來鋪。毛傳鋪病也。是鋪鋪古字通也。淪薰聲相近。薰帥聲之轉。故毛雅毛傳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于刑。入于刑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痛。漢書曰薰胥以刑。其義一也。高誘以胥靡爲刑名。非以胥爲刑名。應邵胥訓胥靡于義未安。惠氏讀薰爲關。而以爲刑名。則尤不可。周禮關人注。刑人墨者使守門。乃謂使刑人守門。非謂關爲刑名也。案顏師古以薰爲薰。蒸此望文生義。其失易見。惟惠氏關胥之說。持之有故。好異者多從之。不思以淪胥爲刑名。後文淪胥以敗。淪胥以亡。又將何解。宜王氏之駁之也。

云不可使。亦云可使。使者從也。亦語詞。此言王之出令不正。我言不可從。則得罪于天子。言可從。則是助君爲惡。必怨及朋友矣。故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是用爾雅使從也之訓。孔氏不達。乃曰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爲可使。不稱己意爲不可使也。失鄭義矣。古謂從爲使。說見爾雅俾拚使從也下。

謂爾遷于王都。鄭氏詩譜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今按韓詩次第。與毛同。又以三暮推之。知齊詩亦以十月之交爲幽王時。其言刺厲王者。唯魯詩爲然。豔妻煽方處。魯詩豔作閻。谷永云。褒姒用國。宗周以爽。閻妻驕。日不以不臧。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哀褒閻之爲郵。並以褒姒豔妻對文。一爲幽王妃。一爲厲王妃。孫毓曰。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者。王尙存。不得謂之既滅。箋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義森謂謂爾遷于王都。句以爲幽王時。亦不可合。此王都正言彘耳。時王流於外。共和居攝。其勢將爲羿之代。夏新之更劉。故詩人懼之。而欲正大夫之從王于彘也。大雅桑柔序云。芮伯刺厲王也。此篇大旨。與桑柔略相似。周宗既滅。與彼言滅我立王。聽言則答。譜言則退。猶彼言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得罪于天子。怨及朋友。猶彼言進退維谷矣。



或哲或謀或肅或又。集傳聖哲謀肅。又卽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歟。案洪範五事。一曰貌。恭作肅。二曰言。從作又。三曰視。明作哲。四曰聽。聰作謀。五曰思。睿作聖。其次序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爲序。此則便文以協韻耳。

滄滄詭訛。朱傳滄滄相和也。詭訛相詆也。蓋以翁有合義。訛有毀義。故從蘇氏而爲此說。毛公舊說則以爲滄

滄然患其上。詭訛然思不稱其上。爾雅亦以滄滄詭訛爲不供職。誠謂人臣之職當竭力以効用于上。而精白無私以當上心。今不惟不爲上用。而反爲上患。不惟不能稱上意。而又故與上違。以是爲不稱。以是爲不供職也。孔疏以專權爭勢釋患。上以背公營私釋不稱。甚得傳意。然小人爲謀相和相詆。亦是常態。蓋其所以如此者。輔氏廣謂一則幸其不成。而欲以自解。一則恐其或成。而彼有所利故也。而曹粹中滄滄相和者。黨同而無

公是詭訛相毀者。伐異而無公。非云云。尤曲盡小人情性。然則集傳之訓。視毛傳爲顯易而可據也。

謀夫孔多二句。九經古義曰。傳云集就也。韓詩作就。註（見外傳）尙書顧命曰。克達殷命。大命蔡。豈石經達

作通集作就。是集讀爲就與待協韻也。

如匪行邁謀二句。九經古義曰。案左傳襄八年。子駟引此詩。杜元凱注云。匪彼也行邁。謀于路人。不得于道。

衆無適從。顧炎武云。案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爲長棟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爲說。兩無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顧又云。古有以匪字作彼者。襄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又荀子勸學詩云。匪交匪紆。天子所予。今采菽詩上匪字作彼。或古匪。彼通用如顧說也。

民雖靡盬。毛傳于上國雖靡止句。訓止爲小。而此句靡字無訓。鄭康成設靡爲模云法也。王子雍讀。云大也。

靡盬言無大有人。兩家述毛義名與上句相配。孔氏正義既從毛以靡止爲小矣。及訓靡盬。又取箋義。朱子集傳從王以民雖不多。訓靡盬而上句靡止以國論不定釋之。義皆參差。毛詩紉義謂傳意。靡卽周原靡盬之靡。

其以此經當言國靡靡民靡止。今言國靡止者是民因國無腴美之地而言。故以小也二字統釋之。是靡字已于靡止句釋之矣。故不煩更爲立說。案廣韓詩作靡云猶無幾何。王氏無大有人云云。蓋本韓詩而與毛氏小字之訓可彼此相發。納義言不謬也。

宛彼鳴鳩。宛小貌。鳴鳩集矣。以爲斑鳩。說本經疏。或據爾雅。鳩鳩。注云亦作鳴鳩。謂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咳。禽經。林鳥朝嘲水鳥夜咳是也。鳴鳩好朝。鳴月令之鳴鳩。莊子之鳴鳩。左傳之鳴鳩。皆此鳥。非斑鳩也。案郭璞。鳩鳩注云似山鳩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左傳。鳩鳩氏司事者也。疏引舍人云。章鳩一名鳩。今之斑鳩也。孫炎云。鳩鳩一名鳴鳩。夏小正三月。鳴鳩。注云先鳴而後鳩。何也。鳴者鳩而後知其鳩也。月令。鳴鳩拂其羽。太平御覽引蔡邕章句云。鳩鳩也。鳩先是時鳴。故稱鳴鳩。就諸書說觀之。鳴鳩卽鳩鳩。而鳩鳩又卽斑鳩。實一鳥也。其作鳩鳩或作滑離者。古滑有骨音。周古文作舟。鳩鳩。滑離字雖異而義仍不異。集傳初無誤也。

人之齊聖二句

毛傳訓齊爲正。鄭箋訓中杜預春秋左傳注訓肅。集傳從杜。經義述聞云。此句與下彼昏不知

對齊者智慮之敏也。史記五帝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徐廣注引墨子云。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索隱引大戴禮作叡齊。一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潛齊。皆明智之稱也。索隱又曰。爾雅齊速俱訓爲疾。引尙書大傳多聞而齊。給鄭注齊疾也。荀子脩身篇。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非十二子篇。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之謂齊。大通之謂聖。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並與此同。毛以爲正。鄭以爲中。杜又以爲肅。皆未當也。案訓齊爲速通。有爾雅可證。然正之與肅。毛傳杜注義不相懸。且整肅而不亂。通明而不惑。與下昏字亦未嘗不反對。似不必援彼而駁此也。

中原有菽。毛傳菽菑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菑生原中。非有主也。正義曰。菑者大豆。故禮記稱饗菑飲水。菑葉謂之菑。公食禮。銅羹牛用菑。是也。此經言皆菑。傳箋皆以菑爲菽。以言采之明。采其葉。故言菑也。案說文菑作

舊云未之少也。則蒼原是穢。既在原中。宜乎易得傳言力采乃得者。正以其少故也。說文此訓直爲毛傳作箋。未可以爲蔽之葉矣。

螟蛉有子四句。集傳螟蛉桑上小青蟲。似步。屈。蠶。蠶。土蜂也。似蜂而腰小。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說本毛。案揚雄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則肖之。搜神記亦云。土蜂純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之子育之。以爲己子。漢晉以來。諸儒皆如此說。至宋葉氏大慶始據爾雅郭璞注及陶隱居本草注。謂蠶。蠶。俗呼蠶。此蜂銜泥于壁及器物中作房。乃取桑蟲或蜘蛛之子置房中。遺子其身數日子出。因食其蟲。是以蟲爲子糧。非使他蟲化爲己子也。掌氏禹錫及藝苑雌黃開辯新錄均與郭陶說合。且謂從目驗而得之。誠格物之精。然未可據以說詩。蓋此詩之旨。係以螟蛉有子。蠶。蠶。負之。與不似者可教而似也。如不從傳箋之解。則取喻爲無義矣。

墳寡。小宛哀我墳寡。傳云。墳。盡。釋文。韓詩作疹。案墳是瘕之借字。雲漢胡甯瘕。我以旱。鄭箋瘕病也。釋文。韓詩作疹。疹通作疹。周禮。稻人夏以水殄草。鄭注。殄病也。

宜岸宜獄。箋云。仍得曰宜。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如孔說是讀。箋仍得爲應得也。案箋言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釋經我字是遭獄訟者。自言不應得而得。非在上者謂其應得也。說文仍從乃。聲古者乃亦音仍。爾雅仍乃也是仍乃二字音義同。鄭蓋以仍爲乃。言不應得而乃得也。

握粟出卜。卜筮也。握粟出卜。集傳云。王不恤。釋寡。喜陷之于刑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言握粟見其貧窶之甚也。案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精。淮南說山訓。巫用稽藉。郭璞及高誘注。皆云。祀神之米。楚辭。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也。故曰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寡精。是糈爲卜所必用之物。此詩之意。蓋以不能得精鑿之米。

貞于陽卜。而但持卷握之粟以求兆。雖得吉安能善乎。傳故以爲見其貧窶之甚也。然此亦作詩者自傷云爾。以管子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之文觀之。則卜之善否在精誠不在乎貧富也。

小弁總論

小弁序以爲幽王太子宜臼被廢。其傳述太子之情而作此詩。朱子辯說謂小弁爲放子之作無疑。

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傳。尤不知其所據及作集傳則又用序意而以爲宜臼自作以舊說相洽已久。不容盡廢故也。趙彞卿謂小弁伯奇作。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詩云惟憂用老。琴操及端木詩傳說並同。然詩傳明云尹伯奇。文選舞賦注。伯奇尹吉甫之子也。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伯封。謂伯奇于吉甫。吉甫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遊。吉甫從。奇乃作歌感之。而曹子建惡鳥論則云。吉甫聽後妻之讒。欲殺伯奇。厥弟伯封求之弗得。作黍離之詩。如文選注。則伯封爲譏子如惡鳥論。則伯封又爲悌弟。且或以爲賦小弁。或以爲賦黍離之詩。大約伯奇被放事。與宜臼相似。故諸家各據傳聞爲說耳。至有謂伯奇即宜臼者。則不考之甚矣。

怒焉如擣

傳擣心疾也。正義曰。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以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案

釋文。擣。本作擣。韓詩作疇。說文疇。心腹疾也。毛則擣爲心疾。明擣即疇之假借。或作擣。蓋校者因傳云心疾。因

改從疇。其實毛本作擣。故說文不收擣字。正義不解毛假借之例。似手椎之訓爲釋失之。

不離于裏

小弁篇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案裏讀爲理。謂腠理也。毛在外。理在內。相對爲文。管子內業篇曰。理丞

而毛泄。淮南泰族篇曰。四枝節族。毛蒸。理泄是也。荀子解蔽篇。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倞注。裏當爲理。是理

裏古字通屬箸也。

註。士冠禮。鄭注曰。屬猶箸也。離附也。註。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此詩正

義訓離爲歷失之。此承上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爲義。言我之親附於父母。若箸於其毛然。若附於其理。然而

今何不然乎。言少恩也。毛傳例不破字。而曰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卽是以裏爲理也。註。毛

在皮外。理在皮內。故曰裏在內。若訓爲毛裏之裏。則裏卽是內。不得又言在內矣。但不當以毛裏分屬父母。

耳箋曰。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則是訓裏爲表裏之義。與毛字義不相當矣。

菀彼柳斯一章

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也。韓詩外傳引此亦云。無所

不容。毛韓異家而同義矣。夫以王者之大不能容一太子使之如舟流之靡屆。曾柳淵之不如。詩人以此託興。直是觸目傷心。放子孤臣情事。應爾。朱子論與體多主全不取義之說。故於此俱略而不求。令讀詩者漠無觀

感。

躍躍發兔二句

躍躍韓詩訓往來貌。集傳訓跳疾貌。發兔狡兔也。遇犬鄭箋以爲犬之訓者。謂田犬也。正義從

王肅說。訓遇爲遭。遇之過言。發兔雖騰躍逃隱。而或與犬遇。必然見獲。則遇非犬名。毛詩紉義主箋義。以鄭釋

遇犬必非如字。讀引爾雅釋言。遇偶也。謂此犬出入與人相隨。故號曰偶犬。而釋爲犬之馴者耳。案遇偶字皆

從禺得聲。史記孟嘗君傳。土偶之偶。索隱音遇。是遇與偶通。然以遇犬爲偶犬。究屬附會。輔氏黃朱氏善皆從

疏不從箋。以孔說於義爲直捷也。但諸家以躍躍發兔。遇犬獲之。喻讒人跳梁恣肆。遇智者臨之。則情僞不得

而隱。是以犬比君子也。似失君子身分。御纂詩義折中言。天下之大功。惟君子能建之。天下之大謀。惟

君子能定之。讒人何人而敢爲大言。彼之居心。我揣而知之矣。外以甘言欺人。實欲於中取利。如彼田犬。意在

獲兔而已。非果有社稷生民之至計也。二句皆指小人說。優于舊解多矣。諸本咸或作滅。說文云。涵水澤水也。毛既訓涵爲容。當從省文作函。函本與咸通。周禮伊耆氏共其杖咸。鄭注

也。毛音含。訓爲容。鄭音咸。訓爲同義。並得通。辭君以爲滅少之滅。失之。聖人莫之。毛以莫爲謀。朱傳從王氏訓定。案莫之訓定者。當音緜。大雅求民之莫。莫與赫獲協。緜。緜其德音。左

傳樂記引詩。緜皆作莫。兩釋文皆亡。白反。爾雅釋詁。莫。莫字亦與緜同音。可知此詩莫字協

作協度。豈同彼莫乎。釋文莫或作漠。或又作謨。是毛之訓謀。乃詩之本旨。漠謨二字。爾雅皆訓謀矣。

暴公二字

何人斯篇序以爲刺暴公也。謂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箋云蘇暴皆畿內國

名。孔疏蘇卽河內溫縣。而暴則未聞。或據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于暴。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亦同。謂

幽王時鄭尙未遷。暴未卽爲鄭有。且與雒戎盟于此。則暴必近洛。或曰暴卽衡雍。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

襄仲會趙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而不言于暴。殆承上衡雍爲文。故不地。歟。案春秋經文明以衡雍與暴分書

傳。不言暴。或偶爾脫漏。未可以此而定衡雍爲卽暴也。路史暴辛公采地。一曰暴隧。周畿內邑。此說近之。至箋

以爲國名。以蘇例之。蘇亦國名。而地乃爲溫。則暴未必卽在暴地。孔疏不詳其地。蓋不敢以無稽欺後世也。

暴公蘇公證

何人斯序蘇公刺暴公也。據淮南精神訓注是暴桓公。蘇信公。風俗通引世本詩疏引古史考。並

作暴辛公蘇成公。

二人從行

集傳二人暴公與其徒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

御纂詩義折中二人已

與暴公也。言二人同行。本亦相得。誰實先之。而爲此禍乎。案暴公之徒。上章已言。何足再言。且下面章章說已

與暴公。此處於文法亦當早提出也。

爾之安行二句

九經古義曰何人斯云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熊氏經說云舍與車盱協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

秋定六年齊人弑其君荼。音舒。公羊作舍字。音舒。自古有之。案史記律書云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

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俾我祇也

俾我祇也。之祇。毛傳訓病。鄭箋訓安。二說不同。案釋文祇有祁支止支二反。從傳當作祁支。反讀爲

底。白華篇俾我瘵兮。傳亦訓病是也。從箋當作止支。又讀如支。以文義衡之。似箋優于傳。蓋毛於上章盱字既

以病義釋之。此說祇字又訓爲病。前後贅複。如鄭氏則上言一來見於我。於汝何病。此言一來見我。我心即安

而蘇公用意之忠厚。亦於此益見。故朱子集傳于云何其盱句。雖改盱爲張。目作屬望言。而此句祇字仍從箋

底。白華篇俾我瘵兮。傳亦訓病是也。從箋當作止支。又讀如支。以文義衡之。似箋優于傳。蓋毛於上章盱字既

則安非以安之爲義于文勢尤協也歟

熈篋

毛傳云土曰熈竹曰篋孔氏正義云土曰熈漢志律歷志文周禮小師職作墳注墳燒土爲之大如雁卵

鄭司農云墳六孔釋樂云大墳謂之器孫炎曰音大如駟呼也郭注云燒土爲之大如鴉子銳上平底形如稱

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箒謂之沂李巡曰大箒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箒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卽引廣

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箒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

爲鬼爲蠅爲鬼爲蠅蠅字陸氏釋文有或域兩音從域音者短狐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水弩從或音

者卽顏師古所云魅蠅也朱子集傳主短狐之說謂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

其形也黃氏韻會獨取或音以蠅爲魅蠅稽古編云文選東京賦李善注引漢舊儀云魍鬼也鬼與魅古字通

昔顧頌氏三子一居若水爲魍魎鬼顏師古所云指此然漢書人主之大蠹東方朔以比董偃宋劉敞謂短

狐淫亂所生朔以指偃正不必遷就魅蠅洵爲篤論蓋短狐潛居水中人不得見故與鬼並言若是魅蠅則亦

鬼耳詩並言之不已復乎觀此則黃氏之說未足從也

有覲面目二句覲毛傳訓始孔疏引說文云始面覲也今本說文作面覲稽古編箋云始然有面目疏云覲始

皆面見人之貌孫炎爾雅注覲人面始然又越語范蠡曰余雖覲然而人面哉章昭注云覲面目之貌說文亦

以覲爲面見廣雅又訓始爲覲皆不及醜義今說文必有誤也視人罔極極窮極也集傳言爲鬼爲蠅則不可

得而見矣女乃人也覲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歌以究極爾反側之

心也案此詩八章言煩辭褻要其指歸不過責其來見而已蓋譏邪之人雖譎張爲幻一與相見彼將無地自

容故末章以汝旣覲然人面終有相見之期結之

巷伯二字巷伯詩序云刺幽王也寺人僞于讒故作此詩鄭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讒人譖寺人寺人又

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此分巷伯寺人爲兩人也集傳以爲時有遭讒而被宮刑者所作則巷伯卽是寺人

稽古經謂此徒見次章毛傳引顏叔子魯男子事漢書中選贊比之小雅巷伯之倫。因有是說。詳毛傳以經文修字有因而益大之意。必因小嫌構成大罪。作詩者自謂避嫌之不審。故引二人之事。疏以爲止證避嫌。寺人奄者所嫌。不必因男女。是明以遭讒爲既宮之後也。又末章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設遭讒而後宮。則踐刑之時。尙未爲聞。安得自稱寺人邪。案此辨甚有分曉。集傳說誠非毛意。然以詩文及序語觀之。以巷伯卽寺人。箋說又不如集傳之確也。至何氏楷據路史以巷爲伯之采邑。又據姓纂有巷姓云。係巷伯之後。遂謂巷伯非奄官。此皆附會之辭。不足信也。

成是貝錦。毛傳貝錦錦文也。鄭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賦之貝文也。正義謂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毛詩紉義云。如孔疏言。則傳箋兩錦文字。皆當作貝文。爾雅釋魚言貝甚多。箋猶取餘泉餘賦者。以諸貝不言文。惟餘泉云。白黃文。郭注以白爲質。黃爲文。點餘賦云。黃白文。郭注黃爲質。白爲文。點此外爲元貝。賂貝。郭注曰。黑色貝也。說文云。文錯畫也。文以相錯而成。元。惟一色不可言錯。餘泉餘賦二貝。兼黃白之文。故鄭獨有取焉。成是貝錦者。集傳云。言因萋菲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譏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季氏本亦謂貝不可以成錦。但貝有錯雜之文。有似於錦。比譏言者之起于疑似也。此諸說皆以爲貝文似錦。御纂詩義折中。則以貝錦爲錦文。似貝以禹貢厥篚織貝例之。錦文似貝于義爲長。傳箋初不誤。蓋正義釋傳而誤也。

侈兮侈兮。巷伯侈兮侈兮。成是南箕。箕傳侈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箋云。箕星侈然。踵狹而舌廣。今譏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侈。而侈大之。詩考補遺載說文作侈兮侈兮。載崔靈恩集注。作侈兮侈兮。案詩攷引說文。知毛詩本作侈兮侈兮。古文借侈爲侈。故許君於金部引詩。其義則以曲侈鬻鼎爲正也。呂東萊讀詩記。載董氏說。每言崔靈恩集注。江左古本石經等。皆作僞欺人不可据。而呂王兩家每爲所惑。琳考之有年。知崔氏之書。自陸孔所引外。絕無遺文。蓋亡於唐末。此條當卽



竄改說文爲之。理難通而文則僞也。毛傳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正義所引無是字。當從之。侈大貌。南箕箕星也。此先釋經侈字。南箕字。侈之言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此通解詩人比興之旨。侈之言必有因也。七字爲句。謂凡侈大者皆必舊有所因。今益侈大之興。斯人昔有小嫌。譏人更增益之以成其罪也。毛傳所云。因卽目侈言之。斯經侈在侈下之證。箋云。因箕星之侈而侈大之。此反言以申傳。非倒易經文也。若因箋而疑。傳先云侈大貌。以釋侈兮。後云侈之言必有因也。以釋侈兮則南箕箕星也。五字。何又錯于侈兮侈兮之間。此由于不通詁訓。不諳毛傳文句。故誤會。毛於侈字無釋者。以侈卽奢侈義。世所共曉。故略之。侈大貌。指南箕之舌言。與說文侈張口也。正合玉篇口部廣韻四紙皆本說文正義。釋經云。言有星初本侈然寬大爲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又釋傳云。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大狹。舌雖小寬。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侈然而大。舌又益大。所以成爲箕也。則孔本已倒釋文。侈音在上。侈音在下。開成石經亦作侈兮侈兮。陸孔俱不言有作侈兮侈兮。是唐以來各本皆誤矣。

成是南箕。箕東方蒼龍之宿。凡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有似于箕。故以箕名。象形也。稱南箕者。詩緝謂考星者多驗于南方。因曰南箕。此說非是。二十八宿皆驗于南方。何獨于箕而以南稱之。大抵南箕爲箕之本名。與東壁東井同。故大東詩亦以維南有箕爲喻。不因驗于南方而後目之爲南也。此詩之旨。蓋以天文箕主口舌。故以譬譏人。何氏楷謂取象南箕有簸揚其說之意是也。且錦南箕皆曰成。是陳氏鵬飛以爲我本無實。因斐菲張大以成之。爾夫斐菲以成。貝錦飾小成大也。侈侈以成。南箕構虛成實也。始則以小成大。終復以虛成實。聽者自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也。此譏人者所以傾人之家國也。

維風及頹。維風及頹。毛傳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正義曰。頹者風從上而下之名。同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毛詩納義謂孔氏此說始泥于爾雅李郭二家之注。毛意略不其然。案爾雅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森。焚取象于火。

火炎上之物。安得自上而下乎。注爾雅者不過以頽是下墜之名。故以頽爲自止而下。以字義考之。頽從尗。貴聲。禿貌。又訓暴風。隨從自貴聲。下墜也。俗通作頽。是二頽本各一字。不得援下墜之頽而釋暴風之頽矣。况毛傳風薄薄字。當作迫訓。以谷風頽風皆欲上升。兩相迫薄。則其升愈速。喻朋友兩相規切。則德業愈進耳。若以爲力薄之薄。則谷風和風也。猶可以無方言之焚輪之風暴風也。何以反云無力乎。正義云云。洵乎其錯會傳意矣。或疑孫炎李巡之說。郭璞注取之。其言必有所授。然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陸農師以爲扶搖即焱。羊角即頽。釋文引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謂之羊角。合二訓觀之。則爾雅所謂焚輪必以上行如焚。旋轉如輪。名義乃協。孫李二家皆爲頽字所誤。不足疑也。

蓼蓼者莪二句。蓼蓼長大貌。集傳莪美菜。蒿賤草。與嚴氏詩緝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粗惡不可食。喻子初生猶是美材。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語意相似。案莪卽爾雅所謂藟也。蒿卽爾雅所謂藟也。埤雅云莪俄而蒿。直蔚粗而莪細。初無所謂美惡之分也。且詩之意以莪蒿雖同類而形質頗殊。非難辨者。其曰匪莪伊蒿。猶曰看朱成碧云爾。蓋憂思之極。精神亂于中。故瞻視眩于外也。范氏處義謂閔宗周者黍稷莫分。莪父母者莪蒿莫辨。可見此二句正與彼黍離離彼稷之苗一例。自集傳以莪蒿之美惡爲孝子自況之詞。而古義遂罕有知之者矣。

昊天罔極。蓼莪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曰。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集傳曰。言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案箋訓之爲是是也。而說昊天句則非其旨。集傳謂恩大如天。不知所報亦未合詩意。蓋既不能終養。則雖欲報恩而不可得。不必言恩大難酬矣。且詩言恩大罔極。不言如天罔極也。今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我方欲報是德。而昊天罔極。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終養也。不言父母既沒。不得終養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已見於上文也。昊天罔極。猶言昊天不備。昊天不惠。朱子所謂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莪。注（卽莪字）之不報。痛昊天之神。嘉得詩人之意矣。

有棘棘七 大東篇有饀蓋喰有棘棘七 毛傳曰喰熟食謂黍稷也 七所以載鼎實 註正義曰鼎實煮肉也 次句承蓋喰言之當謂黍稷之七耳 說文七所以比取飯少牢饋食禮廩人概飯 鹹七與敦于廩 鄭注曰七所以七黍稷

佻佻公子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毛傳曰佻佻獨行貌 釋文佻佻韓詩

作媼媼往來貌 案佻佻當從韓詩作媼媼 媼媼直好貌也 非獨行貌 亦非往來貌 詩言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媼媼

媼公子行彼周行 糾糾是葛屨之貌 非履霜之貌 則媼媼亦是公子之貌 非獨行往來之貌 猶之糾糾葛屨可

以履霜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摻摻是女手之貌 非縫裳之貌也 說文媼直好貌 玉篇音徒了 徒聊二切 廣雅曰

媼媼好也 媼媼猶言茗茗 張衡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茗茗是也 故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茗茗 公子行彼周行大

東釋文曰佻佻本或作窈窕 方言曰美狀為窈窕 亦好貌也 此句但言其直好 下三句乃傷其困乏 言此媼媼

然直好之公子 馳驅周道往來不息 是使我心傷病耳 齊雅訓媼媼為好 當在齊魯詩說 若毛詩因行彼周行

而訓為獨行 韓詩因既往既來而訓為往來 皆緣詞生訓 非詩人本意也

舟人之子二句 集傳舟人舟楫之人也 熊羆是裘言富也 蓋以賦役不均 羣小得志 至于操舟之賤 亦衣熊羆

之裘 則貧窶者且轉而富矣 此訓本于歐陽氏 今說經家皆從之 鄭箋舟禮為周裘讀為求 周人之子謂周之

世臣子孫 熊羆是求 謂以世胄而使搏熊羆 在冥氏穴氏之職 孔疏引裳華序 棄賢者之後 絕功臣之世 二語

證之 案周字古文作舟 省作舟 古衣裳字本作求 象形其從衣 後人所加耳 是鄭箋之訓 初非破字 惟大東詩

因東國困于賦役而作若舟人為周人而使熊羆是求 則是西人亦有受其困者 不獨譚國為然矣 集傳之不

用鄭箋意或以此歟 跂彼織女二句 跂說文作歧 集傳跂隅貌 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 跂然如隅也 七囊未詳 毛傳囊訓反 孔疏謂

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反于夜也 鄭箋云駕也 謂更其肆也 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 所謂肆也 經星一晝夜

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劉瑾曰：日月五星爲緯，其餘皆爲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爲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而有餘者，卽天之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案襄卽兩服上囊之囊，蓋故訓。駕，駕行也。惟行故晝而復反于夜，則駕反二義必兼之而始備。

不成報章。大東六章不成報章，傳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案織者之行緯一往必有一復，如是而成布帛，經緯有章，故曰報章。織女雖日更七次，有往無復，非實能成此絲縷往復之章，報者復也，往來之謂也。

皖彼牽牛二句。毛傳：皖，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正義引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又引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何鼓爲牽牛也。案孫李之說皆誤。在二十八宿者，牛星、直牛星之上者爲牽牛，牛六星不甚顯，牽牛三星最明，詩故以皖彼狀之。李廷相云：牛宿如牛，何鼓直牛頭上，則是牽牛人也。此說至有分曉。自史記天官書謂牽牛爲犧牲，其北何鼓以牛星當牽牛，故分何鼓牽牛而二之。李氏緣此遂謂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之名，已失考。正孫氏復以天旗十二星爲何鼓之誤，益甚矣。又何鼓何字與荷通，爾雅郭璞注：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蓋何鼓三星中豐而兩頭銳，有擔荷之象。自天官書誤作河流俗相沿，而擔荷之義乃隱。何鼓又或聲轉爲黃姑，詩家所詠黃姑皆卽牽牛也。不以服箱文選思元賦注作不可以服箱，毛傳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蓋兩較謂之牝服，而箱以容物在兩較之內，故服箱相屬。成文邱氏謂服箱猶駕車，而集傳從之，恐不知毛說之當。

東有啓明二句。

啓明，長庚。毛傳：韓詩廣雅皆以爲一星。晨出東方則謂之啓明，昏見西方則謂之長庚。卽五緯

中太白星是也。啓，開也。金星朝在東，所以開日之明。庚，續也。金星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故一星而得二名也。自孔氏爲兩歧之解，而鄭氏樵遂分爲金水二星，謂金在日西，故東見；水在日東，故西見。不知金水二星附日

而行本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在日先則晨見而昏不見。在日後則昏見而晨不見。經文獨舉金星者。集傳謂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也。若漁仲說是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度。全與象緯相違矣。斷當以專指太白者爲是。

有球天畢。採畢貌。爾雅濁謂之畢。郭注云。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說文畢田網也。天官書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毛傳故以畢所以掩兔釋之。鄭箋畢者所以助載鼎實。則又以畢爲祭器之稱。然畢八星。彙貫後有柄。前有叉。田網祭器。狀與之俱似。義得兩通。孔疏故兼存二說。爾雅以濁爲畢。濁者假借字。律書云。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是濁以觸爲義。亦象星形。字或作觸。又作濁。詩漸漸之石。傳畢觸也。盧令箋畢觸也。皆濁之異文。正義引李巡云。濁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觀此諸說。而畢之形聲。均可以得其概矣。

維北有斗。北斗集傳有二說。前說云。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此以斗爲南斗也。後引或說。北斗常見不隱者也。此以北斗爲紫宮南之北斗七星。其杓所建。周于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案孔疏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壁在室東。故稱東壁。井在參東。故稱東井。箕斗並在南方。時則箕在南而斗在北。故箕稱南箕。而斗稱北斗。嚴氏粲。劉氏瑾。諸家皆主之。然斗與箕。以初秋昏見南方。直是箕西而斗東。惟仲夏時斗乃直北耳。是疏說未爲確論。且以下文西柄之揭證之。南斗柄指西。同秋時北斗而西柄。亦秋時。又上章言東西。以在人之東西。言此章南北。亦當與之同意。何爲偏以二星同較。而分南北乎。集傳之兼存或說。蓋亦疑主南斗者之不可孤據也。

四月維夏總論。四月之詩。韓詩以爲曠行役。朱子集傳從舊說。以爲大夫憂亂之辭。朱氏善曰。以詩攷之。由夏而秋。由秋而冬。則見其經歷之久。由西周而南國。由豐鎬而江漢。則見其跋涉之遠。此行役之證也。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則無所歸。誓之辭。亂離極矣。奚其適。則無所逃避之辭。此憂亂之證也。專以爲行役。則先祖匪人之怨。其辭過于深。專以爲憂亂。則滔滔江漢之詠。其辭過于遠。則爲是詩也。蓋大夫行役而憂其時之亂。懼其

禍之詞乎。此說折二者之中。而于情事爲允。當從之。或據埤雅山有薇蕨。蕨薇所以祭也。下國構禍。怨亂並興。則孝子有不得養其親者。以謂詩之告哀。哀此也。以孔子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之言。觀之。是亦可備一義。

先祖匪人二句

先祖匪人二句。漢唐諸儒解之者。皆云我先祖豈非人。何爲使我遭此亂。夫以己身遭亂之故。

至誓先祖爲非人。雖販夫牧豎亦不能出諸口。豈有溫柔敦厚如詩人。而反作悖謾語之理。惟稽古編以爲古人文字。簡直須頓挫讀之。方明暢如節南山詩。昊天不備。昊天不惠。鄭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又爲不和。順之行。昊天字讀斷下二字。自指師尹。蓋呼天而訴之也。此詩先祖亦是呼而訴之。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使我遭亂至此。呼天呼祖。總是怨極而無所控告之詞。此解足正前賢之失。毛詩紬義以人當作凡。說文云。凡仁也。是親愛人之意。鄭于中庸表記兩仁者人也。或云讀如人偶之人。或云施以仁恩。皆是凡字。此經人與忍對。其爲凡字可知。此則是言先祖獨非凡乎。凡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至此極也。但以人訓仁。獨屬指斥。不若稽古編之幹旋爲得體也。

百卉具腓

卉說文云。草之總名也。腓。毛傳訓病。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淒淒陽卉腓。李善

注引韓詩百卉俱腓。辭君曰。腓變也。謂俱變而黃也。復引毛萇云。痲病也。今本作腓。非如李言。則毛本作痲。不作腓。寫經者誤以韓字入毛。後遂沿而莫革耳。案爾雅釋詁。痲字云。病也。與毛傳正同。說文則云。風病也。蓋毛上言淒淒涼風。下言痲病。鄭箋亦謂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說文風病之訓。殆依毛解而云然歟。近世通儒皆謂此腓字當從李注所引作痲。方于病義爲切。然草爲風淒。故變而黃。是變字之中亦具有病義。韓毛二訓大旨初不相遠也。

率土之濱

北山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案爾雅曰。率。自也。自土之濱者。舉外以包內。猶言四海之內。莫非王臣。

非專指地之四邊言之。毛傳訓率爲循。於詩義未協。正義曰。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於義爲長。

我從事獨賢。北山二章。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案賢之本義多也。從貝臥聲。此與投壺射某賢于某。若干純之賢。皆用本義。孟子說此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謂從事獨多人逸已勞。如詩之後三章所云。是也。增成勞字。明作詩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爲此言。非以勞釋賢也。箋就賢才說。尤失之。凡字有本義。屬乎偏旁。其因而推廣之義。皆六書之假借。賢本物數相校而多之名。因謂多才爲賢。又專謂多善行爲賢。由是習而忘乎作字之初矣。

旅力方剛。以下北山之什。旅毛傳鄭箋俱訓爲衆。李氏疑此旅力與秦誓旅力既愆。皆是一人之力。不得爲衆。故改訓爲陳。引左傳庭實旅百杜注。及後漢傳殺傳注爲證。然陳力方剛。文義不順。嚴華谷謂秦誓旅力。夏氏以目力耳力手力足力釋之。如此說。則旅之爲衆。亦自可通。朱子集傳則謂旅與膂同。蔡仲默書傳宗之。稽古編云。膂者脊骨人之背脊。非用力之處。以力屬膂。取義既疏。又膂古本作呂。象形。篆文始作膂。從肉從旅。旅本五百人之名。故爲衆。旅膂通用。古未之有也。惟黃公紹謂旅通作膂。一人之身以脊膂爲主。故曰膂力。此特因朱蔡而附會。非典也。此辨頗核。然猶泥于一人之言。故意主嚴氏。若從紬義。以此二句指在朝諸大夫言。言王善我年未老。鮮有如我之方剛者乎。其實諸大夫中氣力方剛者甚衆。亦可使之經營四方也。則鮮字旅字。均可不煩辭費矣。

盡瘁以仕。北山篇。或盡瘁事國。昭七年左傳引此。盡瘁作憔悴。正義曰。蓋師讀不同。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據漢書五行志所載。左傳作盡顛。知左傳古文本與毛詩同。杜本作憔悴。聲近之誤。案周官小司寇議勤之辟。鄭注曰。謂憔悴以事國。釋曰。案詩云。或憔悴事國。蓋毛詩之盡瘁。三家詩有作憔悴者。故鄭賈皆用之。爲說然則杜本左傳作憔悴。非聲近之誤也。又案憔悴亦盡也。鄭注昏義曰。酌而無酬。醉曰醺。正義曰。直盡爵而已。故稱醺也。爾雅水醺曰醺。郭注曰。謂水醺盡。醺與憔悴聲義相近。故李頤注莊子盜跖篇。讀醺爲顛。憔悴亦盡也。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醺也。史記禮書醺作啐。啐之言卒也。卒亦盡也。盡謂之醺。亦謂之啐。盡

力謂之憔悴。義相因也。憔悴二字平列。盡瘁二字亦平列。非謂盡其瘁也。毛傳曰：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則亦平列字矣。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燕燕重語也。盡瘁雙聲也。憔悴亦雙聲也。四月篇盡瘁以仕義亦與此同。箋曰：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失之矣。

無將大車悔將小人

詩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集傳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

御纂詩義

折中無將大車戒迷也。人生之憂不可勝迷也。天運之循環禍福之倚伏如大車之輪轉。非人力所能為。逐事而思之。機愈深。智愈巧。而禍愈甚。故詩人戒以無思也。案詩明言思百憂。明戒以無思百憂。謂是悔將小人固非。謂是勞苦憂思亦非。

祇自戾兮

無將大車首章。祇自戾兮。案白華篇與卑為韻者。戾之本字也。此與塵為韻者。乃塵字省作。戾又轉

寫譌耳。釋文都禮反。謾當音珉。

不出于頰

頰集傳云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輔氏廣申之曰：人心憂則拘而定。故在憂中耿

耿然不能逸而出也。徐氏光啓諸家均主集傳。稽古編據說文耿耳著頰也。從耳。桂省聲。頰火光也。從火。頰聲。

玉篇頰火光也。亦作耿。謂耿字初無小明之訓。錢氏詩詁始創為此解。朱子用以釋柏舟。彼耿耿重文為狀。貌猶可通。施於此詩。云不出于小明。成何語乎。鄭箋云：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此與冥冥正相應。不必易也。案詩緝云：塵冥冥則為塵所昏。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終不能自明矣。說亦與鄭箋相發。既凡人與一事關

心。則此心全為此事芥蒂。只見有一事而已。頰訓小明。于經旨固不戾也。

小明篇名

詩名小明。鄭以為幽王日小其明。而歐陽氏非之。謂大雅有明明在下。小雅有明明上天。故名篇者

加大小於上以記別也。蘇氏亦謂小旻小明。所以別於大雅之召旻大明。小宛小弁亦然。其在大雅者。必是孔子刪之。故無聞耳。案此說非是。觀書金縢言公為詩名之曰鴉。左傳言許穆夫人賦載馳秦人賦黃鳥國語。言衛武公作懿戒。可見作詩時篇名已定。康成云三百十一篇。並是作者自為名。斯言信矣。大雅之大明作於



周之初年安得預知幽王之世有作小明者而加大以記別哉且詩篇之重名固多矣雅之秋杜黃鳥谷風甫田名皆與國風同而白華之名兩見於小雅國風之柏舟無衣則亦兩見羔裘揚之水則三見何獨不爲記別也然則小之爲義縱未必如箋疏所云至若歐蘇二家以爲別於大雅萬無此理矣

日月方除 除毛傳云除陳生新也鄭箋謂四月爲除孔疏以上文毛傳謂二月初吉爲啓行之時則日月方除日月方與皆當指二月言而二月接正月之末時尙有霜不可言燠故鄭據爾雅四月爲除以易之也案爾雅原文作四月爲余孫叔然本作舒李巡言萬物生枝葉故曰舒也無除舊之義近世通儒皆謂此詳二月爲周之二月夏十二月也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韻涂直余切與除正同音方以智通雅云涂歲將除也尤合毛傳除陳之訓又證之唐風歲聿云暮歲聿其除正義亦以十月以後爲歲暮是日月其除謂建丑之月徂征方將除舊布新故不得遽云還今歲又暮矣猶未得乎除字承上離寒言也下章日月方與承上離暑言鄭箋所謂到芄野之時也或以與與厥民隩之隩同謂是時民方聚居于深奧之處非暑燠之燠也據此則與字亦屬建丑月說于昔我往矣句尤覺貫串當兼存之

鼓鐘淮水辨

鼓鐘詩韓詩屬之昭王小序以爲刺幽王之作毛鄭所釋皆主序義自歐陽永叔疑史無幽王東

巡事而胡氏一桂亦云成王時徐夷淮夷已不爲周臣宣王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至淮徐之事豈得作樂于淮水之上於是說者遂以紛紛毛詩紉義據左傳椒皋言幽王有太室之盟而戎狄叛之杜注太室蓋高也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漢志密高古文以爲外方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傳云四山相連在豫州界云云謂桐柏淮水所出北至外方約四百里此傳言會左傳及紀年言盟春秋會盟異日異地者多然則幽王先會于淮水之上復盟于太室毛傳非無據矣案此說雖近似而亦想當然之詞陸氏奎勳則以爲穆王詩據穆天子傳盛姬之謚曰哀淑人王征于縹水祭之謂詩之淑人卽指盛姬是憂心傷懷俱非泛說但詩以淑人君子連文君子字又將誰指且縹水亦未能明其所在恐未可卽以淮水當之惟

御纂詩義折中據史稱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淮南又王西巡歸伐徐吳淮近則淮之南北穆固屢經之而傳稱穆王巡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謂鼓鐘之作與祈招同旨以是爲傷穆王作乃確乎其可憑矣

憂心且妯

鼓鐘二章

憂心且妯

傳妯動也

箋云妯之言悼也

案說文作妯

釋文不引說文

則陸據本尙作妯

後

因篆文從心與從尺近遂誤作妯耳

傳云動也

動卽勸字

苑柳蹈亦訓動

蓋妯之假借從晉從由古聲皆同

鄭

風左旋右抽說文引作左旋右搯是其證也

其德不猶

鼓鐘篇其德不猶

毛傳曰猶若也

箋曰猶當作瘡瘡病也

案爾雅猶已也

其德不猶言久而彌篤無

有已時也

南山有臺篇曰德音不已

笙磬同音

毛傳笙磬東方之樂也

同音四縣皆同也

孔疏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

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鐘

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

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鐃鐘可知矣

以笙磬之下卽言同音故知

四縣皆同也

胡氏紹曾亦謂笙磬是石磬名非笙簧之笙

朱子集傳則云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

熊氏朋來謂古者堂上樂皆受笙韻堂下樂皆受磬韻

琴瑟堂上樂也

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卽瑟受韻于笙

之證也

鞀鼓管笛堂下樂也

商頌言鞀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磬聲卽鼓笛受韻于磬之證也不然則鼓鐘

飲飲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言正以見堂上堂下之樂皆和也

案如傳疏則笙磬是一器如

朱子及熊氏則笙與磬爲二器以儀禮笙磬頌磬核之舊說誠爲有據

第同音之上須添四縣云云詞義乃明

不若作二器言者爲文從而字順也

以雅以南二句

集傳雅二雅也

南二南也

箛箛舞也

僭亂也

言三者皆不僭也

徐氏常吉曰樂之章有詩樂之

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矣

徐有節所謂不僭也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

以箛以舞而協夫音也皆不用毛鄭舊說

或疑鼓鐘詩在小雅中其所謂雅恐不可以今之二雅當之而二南

以雅以南二句

集傳雅二雅也

南二南也

箛箛舞也

僭亂也

言三者皆不僭也

徐氏常吉曰樂之章有詩樂之

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矣

徐有節所謂不僭也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

以箛以舞而協夫音也皆不用毛鄭舊說

或疑鼓鐘詩在小雅中其所謂雅恐不可以今之二雅當之而二南

以雅以南二句

集傳雅二雅也

南二南也

箛箛舞也

僭亂也

言三者皆不僭也

徐氏常吉曰樂之章有詩樂之

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矣

徐有節所謂不僭也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

以箛以舞而協夫音也皆不用毛鄭舊說

或疑鼓鐘詩在小雅中其所謂雅恐不可以今之二雅當之而二南

以雅以南二句

集傳雅二雅也

南二南也

箛箛舞也

僭亂也

言三者皆不僭也

徐氏常吉曰樂之章有詩樂之

之南乃地名。猶十五國之國也。恐亦不可以爲樂名。疑當從漢儒爲是。案雅者朝會燕饗之樂之通稱。小雅之鹿鳴四牡諸篇。大雅之文王大明諸篇。皆周公制作時所手定。朱子所謂二雅亦舉其凡而言。非必合全詩而後可爲二雅也。左傳季札觀樂。有象簡南籥。文王世子亦有胥鼓南之文。是南爲樂名。其來已古。亦非必南夷之樂。乃得爲南。是皆說之無足疑者。觀御纂詩義折中引儀禮工歌三笙入云。問歌三爲以雅之證。工

關雎。笙鵲巢。工葛覃。笙采芣。工卷耳。笙采蘋。爲以南之證。可見的據。卽在目前。特祖漢儒者未之察耳。楚茨非采薺辨。楚茨詩。毛傳惟云。楚楚茨棘貌。不言茨爲何物。朱子集傳以茨爲蒺藜。董氏迪引鄭康成說。趨

以采齊。謂當如楚薺之齊。呂東萊讀詩記亦謂說文以薺爲蒺藜。而茨則以茅覆屋之名。是則當康成時。詩文字猶作薺。其作茨者。殆後人傳寫之訛也。然董呂二氏意蓋以楚茨之茨。當從康成作薺。而康成原文亦不過謂采齊。齊字當讀如薺。非謂采齊卽楚茨詩也。孔氏正義音同耳。其義則異。正恐人誤以楚茨爲采齊。故分晰言之。乃大全載劉瑾云。先儒以楚茨卽采齊。其所謂先儒不知誰指。若卽以鄭注當之。則不惟闕于文義。並孔氏音同義異云云。亦未之寓目。陋亦甚矣。

楚楚者茨二句。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諸儒多訓爲抽發之抽。言楚茨抽棘之場。卽昔日我藝黍稷之地。蓋

主序文傷今思古說也。然此詩與信彼南山等篇。始終稱美豐登祭祀之盛。無幾微不滿之意。不應篇首獨嘆田萊之荒。而其後無一語相應。朱子集傳。故從毛氏訓抽爲除。謂伐除茨棘以樹黍稷也。王雪山載岷隱說。同集傳。而黃氏東發尤爲明晰。謂若以抽爲枝幹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潛兮之類。棘自抽耳。今日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抽之。刈之。非物之自抽也。觀此而集傳之獨從舊解。益見其不可易矣。蓋蒺藜之刺也。爾雅蒺藜注云。艸刺鍼也。方言凡艸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蒺。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湖之間。謂之棘。是棘者草木刺之通名。而蒺藜亦有刺之物。故必除之。而黍稷乃可藝云。我庾維億。楚茨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毛傳曰。萬萬曰億。鄭箋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億亦盈也。億

字本作意。又作臆。說文曰：滿也。方言曰：臆滿也。郭璞注曰：偪臆氣滿也。漢書賈誼傳：衆人惑惑，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臆並與億同。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卽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億，遲卽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維億猶既盈也。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數與萬億及祗之億不同。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傳云：亨，任之也。肆，陳將齊。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于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曰：易傳者以祭雖有牙不施于既亨之後，非文欠也。案禮運云：腥其俎，熟其穀。鄭注：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燭之。此經剝亨以熟，言禮運所謂熟其穀也。肆將以腥，言禮運所謂腥其俎也。腥，故宜陳于牙而分齊之。經四或分兩平，非相承說下，故傳云然。

先祖是皇。皇，鄭箋訓：言季子祀禮甚明，故精氣歸睢之正義。信南山箋云：皇之言睢也。泮水箋云：皇當作睢。睢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趣在義通，不爲例也。李氏黼平謂爾雅釋詁：睢，皇皇美也。邢疏引少儀云：祭祀之美，齊齊皇皇。鄭元云：皇皇讀爲歸往之往。彼言皇皇，則此睢睢也。如邢氏言，則皇與睢一字。此箋言皇睢也。明皇爲睢字，而言精氣歸往，泮水箋言睢猶往，少儀注言皇讀如歸往之往，是皇睢往三字同也。案說文之部，皇字云：艸不妄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徐氏音戶光反。皇讀若皇，是皇本作皇也。爾雅之往也，之在土上，皇有往義，故皇得爲往，而睢往皆以皇得聲。故睢亦得爲往。李氏說考據甚明。正義云：尙止知義通，而不知其字之本通也。朱子集傳則從毛傳大字之訓，而又覺先祖是大爲非詞，故又加君訓以足之，然衡以文勢，似從睢義于下句，神保是饗爲尤協也。

神保是饗。神保是饗，毛傳保安也。鄭箋謂安而享其祭祀。未嘗合神保二字爲鬼神稱號也。朱子集傳既從毛訓，保爲安，又以神保爲尸之嘉號，則與毛義異矣。劉氏瑾申之曰：祖考之神降而安于尸之身故，因以號尸。夫尸以象神耳。神豈眞降于其身邪？集傳又引楚詞靈保證之，謂是以巫降神之稱。又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

子巫身則巫而心則神。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此說恐門人所附會。非朱子之言也。尸至尊。將祭始卜而得之。巫賤役也。周禮有司巫爲羣巫之長。然其秩中士而已。不得與祝史比。况尸乎。又楚詞思靈保兮賢姁。王逸注云靈巫也。巫好貌。言思得賢好之巫與神相保樂也。可見靈保二字。古人原不用爲巫號。神降而託于巫云云。殆記者因朱子曾引楚詞靈保。故行爲此說歟。

爲豆孔庶。箋云庶彫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彫美者也。正義曰。庶彫也。釋言文案。今爾雅作修。如孔言則唐本爾雅作彫矣。釋文云彫何沈都可反。說文無彫字。奢部籩字云富。籩籩貌。從奢單聲。徐音丁可反。富籩籩。卽箋所謂肥彫矣。

信南山

御纂詩義折中謂信南山諸侯祭祀之禮也。信與伸通。山之引伸綿亙者也。集傳信讀如字。云此

詩大指與楚茨畧同。蓋亦以爲公卿力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案公卿安得用萬年之語。何敢當萬壽之祝。維禹甸之。信南山首章。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正義曰。鄭唯甸之爲邱甸之。爲異。案釋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其音既異。故孔以爲鄭義異。毛耳。竊謂邱甸卽治野之法。稍人云。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讀與維禹甸之之。左傳哀公十七年。渾良夫乘衷甸兩牡。說文作中佃。以上乘四牡律之。則中佃卽中乘矣。七月箋。古者烝墳。塵聲同。然則乘甸。塵聲亦同。可知此箋音義本與傳同。陸孔皆誤也。

酌酌原隰二句

酌酌。毛傳以爲壘。辟貌。正義酌酌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酌酌田也。注引此詩與勻

同。考說文田部無酌字。而勻字訓少與壘辟之義不符。釋文酌音勻。又音甸。說文亦無酌字。其勻字云徧也。義爲近之。字林則作均。訓爲平徧。未詳所本。原隰字諸家無訓。蓋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其義衆著。故也曾孫毛指成王正義謂周祖文王而宗武王。成王繼武王爲太平之主。故詩通稱成王爲曾孫。案曾之爲言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故呂東萊以舊說爲非。而朱子集傳亦不確指爲何主。然周家疆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

皆成王所定。故正雅及頌止有成王詩。則思古者惟思成王亦宜。且此詩序明言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以奉禹祀。故傳疏據以立論。東萊駁之過已。至毛詩納義以曾孫義係于禹。不係于周。謂周祖后稷與堯同祖元。置禹祖昌意皆黃帝子孫。故成王於禹得稱曾孫。此望文爲訓。不若舊解之平正也。

我疆我理

毛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正義申之曰。正經界之疆。分土地之宜。又曰。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

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稽古編謂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辨。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氏注云。布殖之物。各以土宜。與此詩傳疏同義。蘇詩疆理。孔疏之解亦相符。宋王氏以疆爲大界。理爲溝塗。劉氏以疆爲夫畛塗道路。理爲遂溝洫。洳川彼徒。取與南東其畝相接耳。然非古義也。案王氏之說。朱子取入集傳。而徐氏光啓亦以在外爲疆。在內爲理。概之蓋諸書皆疆理連文。二字原不大差別。卽以陳氏所引左傳論先王疆理天下。亦理與疆對舉。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乃總承上句之辭。非以物土之宜獨爲理字作訓詁也。是理本條理之理。孔氏云云。係屬引伸。謂古義必當如是。不足信也。

雨雪雰雰

雨雪雰雰。毛傳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陸佃訓雰爲盛。謂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也。兩釋

文讀于傳。反崔靈恩讀如字。夫如字則是雨雪並下。雪而兼雨。到地卽化。此冬安有積雪。崔讀與毛義戾。不可

從也。又紬義以雰乃氛之或體。引說文氛字云。祥氣也。謂傳言雪貌者。謝惠連雪賦云。連氛累積。掩日韜霞。霰

漸灑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則氛氛是將雪之狀。故傳以爲雪貌也。此說亦未是案。經文雰雰字繫于雨雪之

下。明是就旣雪而言。若以雪通氛。而謂爲將雪之時。則是雲貌非雪貌也。且所引雪賦連氛累積。亦是指雲陰

說。故繼以掩日韜霞。霰漸灑二句。乃正賦雪次第秩然。然則雰雰字當卽謝賦紛糅之義。以爲氛之或體。誤矣

至傳云。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蓋蝗子產于地中。至春夏而出。若冬有積雪。寒氣逼之。深入地中。春夏不能復

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爲豐年之兆。說詳蘇東坡雪詩。遺蝗入地應三尺。宿麥連雲有

幾家注

中田有廩三句 信南山四章中田有廩。廩場有瓜。是剝是蒞。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廩焉。以便其田事。於時

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浸漬。以爲蒞正義曰。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瓜。蔬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供其果。蔬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于民。此言瓜成入其稅于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于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案正義說非也。地官載師所云。以場圃任國。地下云。國廩二十而一。鄭注序官云。載事也。事民而稅之。則園圃稅瓜。蔬審矣。場人云。掌國之場圃。彼爲國圃。故官樹之。不得引爲周禮正法。瓜不稅民。證也。今合經注而核之。用瓜之法有三。甸師共野。果蔬之薦。則薦新之用也。載師之稅。與此詩稅而爲蒞。爲一則。享宗廟。籩實之用也。場人凡祭祀賓客。共其瓜。蔬。則國中凡事之用也。正義乃據場人爲說。云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歟。

倬彼甫田 毛傳倬明貌。釋文云。倬。韓詩作鈞。云。卓也。卓疑當作倬。韓詩有倬。其道。釋文亦以爲明貌。引韓詩

作倬。然則倬之與鈞。鈞之與倬。字雖異而義訓爲明。仍不異也。惟韓詩鈞字。據玉篇引之。乃從艸。不從竹。爾雅釋文引說文。斬草大也。而今說文亦惟艸部有鈞字。訓艸木。倬從艸。到聲。義又與釋文別。別出莪字。乃云。艸大也。從艸。致聲。或疑莪。卽斬字之訛。故玉篇廣韻俱不載莪字。此說得之。甫田。毛云。天下大田也。鄭箋甫之言。夫也。明彼大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二說不同。甫與夫古字雖通。而以丈夫爲田名。未免迂闊。不如傳謂天下大田。卽大田之義。爲不煩辭說也。况齊有甫田。鄭有甫草。傳俱以大釋之。則大者甫之恆訓。朱子集傳。故從大字之解。

歲取十千 集傳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此詩述公卿有

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御纂詩義折中。十千

計公田也。一成十里。以萬畝爲公田。一同百里。以萬夫爲公田。皆十千之數也。案朱子拘於公卿田祿之說。故

解十千爲萬畝。只從一成而言。不知此詩亦不當主於公卿末章農夫祝以萬壽無疆。此語亦非可施於公卿也。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首章。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云。介。舍也。禮使民勸作耘。耨。則于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曰。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案傳例。釋文義同者。訓于前後不復出。小明介爾景福。傳介景皆大也。既醉介爾景福。無傳是其證。生民攸介攸止。與此經文同。彼傳介大也。攸止。福祿所止也。此經在彼前而無傳。則毛意不同。彼經可知矣。竊謂彼攸介當作介。假借作介。故特訓大以顯之。說文介。畫也。界畫也。則介卽界之古文。閒也。微也。助也。皆界畫之義。所引申。界畫之則有微間。間則分爲兩。故可以相助也。以全詩核之。思文無此。疆爾介。此用本義者也。以介。留壽。以介。景福。以介。我黍稷。報以介福。此用助義者也。舍爾介。狄。此用微義者也。禮設東西箱爲介。介。古今字。言堂之偏有牆以間別之。以爲待事之處。廬舍無室。形與介同。此箋介舍也。意謂介卽禮之介。此用間義者也。字之本義及引申之義。若顯然易明者。毛皆無傳。讀者可以意知矣。正義乃依王氏說。皆訓大失之。

以穀我士女

毛詩紉義案傳以穀爲善。則與上章烝進同上。以男言。此以女言。士女猶言君子女。言女子亦有

士君子之行也。正義述經謂士與女。則與上髦士。復矣。毛詩稽古云。毛以穀爲善。鄭以穀爲養。鄭義允矣。穀我士女。文承稷黍下。養義較相屬焉。又上章烝我髦士。善義已具。不必復出也。集傳兼二義而主於養。得之。

如茨如梁

毛云。梁。車梁也。孔氏中之引孟子之與梁。謂梁能容車。渡則必高。廣故以比禾積。劉瑾釋朱傳以爲

卽小戎之梁。轉豈別有據耶。然梁爲轉上句。衡其高。廣能幾何。舍其容車者。而取喻於車上之一物。非詩人夸美之旨矣。

攘其左右二句

攘其左右二句。先儒解各不同。以攘爲饗。謂成王親率王后世子。饋彼農人。田畯。至又加酒食。



以慰其典田。又饑已之左右親嘗其旨與否者。鄭箋也以攘爲除。謂田畝之至教農以問。曠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否者。孔疏述王肅說也。以攘爲取。謂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者。朱傳也。如鄭箋則左右爲王之左右。如朱傳則左右爲民之左右。而旨否則皆主酒食言。如孔疏則左右爲田之左右。旨否爲土之旨否。意義全別矣。突農官教人以嘗草嘗土。自是平日之事。施於穀已大熟之時。固已顯戾經文。而以爲王親率王后世子饋彼農人。恐亦非禮制所有。不若朱傳云云。亦雅亦俗。足以見上下親愛之趣。故後儒多從之。大田多稼。大田多稼。鄭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耕墾。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正義謂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雍氏掌殺草。月令燒雍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謂爲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不然。鄭則不宜言爲也。毛詩納義謂稼之爲訓有四。說文云。禾之秀實爲稼。一曰稼家事也。一曰在野曰稼。周禮司稼注云。種穀曰稼。此箋多爲稼。猶言多爲秀實。即下文庭碩方阜。堅好之等也。箋又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則是種穀曰稼之義。正義云云。未得箋意。案孔疏所引。誠于鄭說爲異。但鄭所謂多爲稼者。猶言大田肥美爲產。故多云耳。細義以庭碩方阜等釋之。亦未嘗也。

傲載南畝。九經古義曰。大田云。傲載南畝。箋云。傲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地理志云。梁國留縣故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脩戴聲相近。故鄭氏詩箋讀傲載爲熾。案詩傲載字不作戴。春秋戴國陸氏釋文作載。石經作戴。戴與載字本通。絲衣詩載弁俛俛。箋云。載猶戴也。陳留戴國本亦作載。故隋時置載州。顏籀以爲誤。而駁蓋未知字之相通也。釋名云。戴載也。載之於頭也。

阜字解。既方既阜之阜。毛傳以爲實未堅之名。正義阜音。造義訓爲成。謂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阜。考阜之爲字。本作草。借作阜。說文草字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從艸阜聲。徐鼎臣注。今俗以此爲草木之草。別作阜字。爲黑色之阜。櫟實可以染黑。故曰草通用爲草。棧字。今俗書阜。或從白。從十。或從白。從七。皆無意義。納義云。如徐說是阜。乃俗書。然說文木部栩下云。柔也。從木羽聲。其阜一曰隸。是漢時已有阜字矣。案

阜者結實之名。說文以阜爲栲實與櫟實。此傳以阜爲禾穀實之未堅者。其義一也。孔氏訓成未詳所據。去其螟螣。九經古義曰。說文曰。螟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卽生螻。螻蟲食苗葉者。註釋蟲云食葉螻。吏

乞貸則生螻。

註吏乞貸者。周書所謂奸吏濟貸也。詩云去其螟螣。案螻古文作螻。見宋育集字。以毛詩合

唐公防碑作螻。孫叔敖碑作貸。與說文略同。呂覽五月紀曰。百蠹時起。高誘曰。蠹讀近殆。兗州人謂蝗爲蠹。其音與說文說亦同。

蠹賊。蠹當作蠹。說文蠹云。蟲食艸根者。從蟲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蠹。云蠹蠹也。蠹蠹作罔。蛛蠹也。二字別矣。釋文云。蠹本又作蟬。依說文蟬卽古文蠹字。毛詩本古文作蟬爲是。

田祖二字。田祖毛傳云。先嗇也。孔疏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

名殊而實農也。此說最爲分明。後人因田祖之名見于籥章。先嗇之名見于郊特牲。田祖之名見于大司徒。而籥章又別有田畯。爲一爲二。率轆轤不清。陳氏啓源稽古編。田祖先嗇皆指神農。惟籥章之田畯與郊特牲之

司嗇。是指后稷。則田祖田畯。蓋二神矣。然七月甯田諸詩之田畯。毛云田大夫。卽今之嗇夫。噫。噶頌及爾雅謂之農夫。此田官名。非籥章之所謂田畯也。王氏安石見詩書或言神。或言人。遂附會爲生爲田畯。歿爲田祖之

說。不思古今來爲田官者多矣。安得死使祭之乎。且田祖舊說以爲神農。而以田大夫當之。擬不于倫甚矣。有滄漭漭二句。有滄漭漭二句。古雨字作雲。毛傳滄陰雲貌。萋萋雲行貌。邠邠徐貌也。鄭箋云。古者陰陽和風

雨時。其來不暴疾也。顏氏家訓謂滄已是陰雲。何勞復言興雲。邠邠雲當爲雨。俗寫誤耳。引班固靈臺詩。習習和風。邠邠甘雨。爲邠邠當屬雨貌之證。正義及集傳以下皆從之矣。近臧氏玉林經義雜記。復據說文水部滄

雲雨貌。與毛傳陰雲貌合。而箋云其來明此雲是雨之先來者。謂贗說爲非。案呂氏春秋引本篇及漢書食貨志。引此詩皆作興雲。韓詩外傳亦作興雲。是兩漢六朝皆無有作興雨者。而顏氏說詩。如有杵之杜。駟駟牡馬

將其來施等句。皆引河北江南本爲證。獨此止謂雲當作雨。不言所據。宜臧氏以臆說譏之。然正義云。定本作

與雨。或作與雲者誤也。釋文與雨亦作如字。而以作與雲者爲非。蓋作雨字則文義較爲顯豁。顏氏說雖杜撰。理亦自可從也。

此有不斂穧。穧字傳箋皆無訓釋。正義謂禾之鋪而未束者也。引聘禮四秉曰筥。注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宮穧名也。爲證。孔之意以禮注以穧釋筥。則穧是禾四把之名矣。案釋文云穧穧也。或謂當是此詩傳文陸據六朝別本載之。說文穧下云穧刈也。一曰撮也。從禾齊聲。與釋文正同。說者曰刈穧謂穧而芟之也。刈同又芟草也。刈之必齊。故字從齊。上文不穧穧是禾之幼而留于田未穧者也。此不斂穧是禾之已穧而遺于田未斂者也。下文遺秉承穧言。滯穧承穧言。若以穧爲筥。是穧秉相對。經文參差矣。聘禮注之言恐不可以釋此詩之穧也。

來方禋祀。精意以享之謂禋。來方禋祀。謂曾孫之來禋祀四方之神。鄭箋孔疏皆如此說。後儒莫有易之者。獨董氏自立新義。謂隨所來之方而禋祀之。陳氏稽古編辨之曰。曲禮謂天子祭四方歲徧。卽月令四時迎氣之禮。此一時各祭一方也。周禮大司馬狄獮致禽以祀。昉乃仲秋報成萬物。注引詩以社以方證之。此一時俱祭四方也。若隨所致之方而祭之。則與二祭皆不合。恐無此禮。案朱子集傳亦以方爲四方之神。觀下文以其辭。黑呂氏謂南方用騂牲。北方用黑牲。舉騂黑者。孔謂舉二方以韻句是也。然則董氏之說誠不足據矣。

韎韐有奭。奭赤貌。韎毛傳云韎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經義述聞以者茅蒐三字殆涉鄭箋而誤。謂毛以入之色爲韎。而不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也。一入曰韎。鄭箋謂韎爲茅蒐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也。此辨甚是。但正義釋文均不言鄭與毛異。則孔陸所見已是誤本矣。韎韐毛鄭以爲祭服之韍。王氏以爲戎服。朱子集傳從王氏。稽古編謂韐本作韐。左從市。韐與韐皆祭服。而異制者。大夫以上服韐。士則無韐。而有韐制如楛而缺四角。其色韎。謂之爲韎。其非祭則通服韐。然則韐者士及大夫以上所同而韎韐也者。士之所獨也。以配爵弁。見于士冠禮。故鄭訓爲諸侯世子未爵命之服。王據周禮兵事韋弁服。

及左傳韎附注之文而改爲戎服恐不然也。案以韎鞞爲非戎服所引不爲無據然集傳以此詩爲天子會諸侯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作若作祭服言與下文以作六師義不貫若作諸侯世子之服則是美諸侯而非美天子矣。或據白虎通韎鞞有韍世子始行也徐璠曰此蓋魯詩鄭箋云云殆本于此此說尙于情事爲近而稽古編弗之及其持論不亦疏歟。

鞞琫有珌 九經古義曰傳云天子玉琫而琫琫諸侯盪琫而璆璆大夫鎮琫而鏐鏐士瑒琫而瑒瑒正義云傳音琫琫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所出說文玉部云禮云佩刀天子玉琫而琫琫諸侯盪琫而璆璆士瑒琫而璆璆佩刀上飾璆佩刀下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說文所稱禮者蓋逸禮也聞之爾雅者六經之訓詁也其釋器一則云黃金謂之璆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鏐其美者謂之璆又云以璆者謂之璆豈非以禮有成文而爲是說與毛公詩傳多識故實可以補傳記之缺學者省之 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璆下飾公劉篇鞞琫容刀傳云下曰鞞上曰琫孔疏申之曰鞞是刀鞘之名琫是鞘之上飾下不飾指鞞之體名物疏譏毛說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爲之詞又引釋名下末之節曰琫謂鞞卽鞞字鞞正是下飾戴氏詩攷正亦以釋名說爲然稽古編非之曰小爾雅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琫鞞之節也說文鞞刀室也廣雅鞞斬刀鞘也義皆同疏並無以鞞爲下飾者况鞞爲下飾則璆又爲何物耶瞻彼洛矣傳以璆璆對言故言上飾下飾公劉以鞞琫對言故言上下而不言飾鞞非飾也而璆在其上則鞞爲下耳古文簡直意未嘗自相矛盾孔疏申之善達毛意亦非強爲之詞也案毛傳琫下飾之下又有天子玉琫而琫琫諸侯盪琫而璆璆大夫瑒琫而瑒瑒士瑒琫而瑒瑒四句正義云天子諸侯琫璆異物士大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以此觀之可見琫璆皆飾而鞞乃刀鞘之名釋名所言殆誤會公劉傳文所致不可據以駁毛也

裳裳者華 裳裳毛傳云猶堂堂也華不言所折董氏以裳古本作常卽常棣也嚴氏詩緝則以裳裳爲如衣裳之襪厚引說文何彼襪矣訓爲衣厚以證其言之有本案此詩下文云芸其黃矣次章云或黃或白是華之色

有黃有白之不同矣。而常棣卽爾雅之所謂棣也。諸家注疏但言子有赤白之分。並不聞有言其華之黃者。則常棣之說非也。詩緝衣裳之喻。已率合無理。其所引說文尤覺不倫。衣厚自訓。襪不訓裳也。且衣裳各有厚薄。何得偏爲厚哉。然則裳裳者華。其爲何物之華。傳箋不言。又他無的證。闕其疑可也。集傳既從毛以裳裳爲堂。而復引董氏云似欠斟酌。

或黃或白。或黃或白。鄭箋云華有黃者。或有白者。與明王之德。時有駿而不純。下箋云我得見明王之駿者。雖無慶譽。猶能免于讒說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正義申之曰。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與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爲不純也。言有善多惡少。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案孔氏此疏。殆自以爲辨析周詳矣。不知箋之所謂不純。特在神思之間。不若聖人待人至誠。惻怛無始終之間云耳。非以善多惡少爲不純也。自來言過爲無心。惡爲有心。既已惡矣。縱善多惡少。豈得爲明王乎。毛詩紉義以失詞詆之。誠哉其失詞矣。

交交桑扈總論

以下桑扈之什

桑扈序曰

刺幽王也

衍之者曰

君臣上下

動無禮文

是從彼交匪敖生說。不足爲信。集傳因改爲天子燕諸侯之詩。今觀經文首章言其德足以獲福。四章言其在燕情通而能敬。足以獲福也。陳氏櫟謂卽維周之翰。四國于藩。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語。參之。則此爲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其以桑扈起興者。朱氏謀璋謂桑扈應期而至。喻諸侯見不違禮也。此外若申培若王質。或以爲天子燕方伯。或爲諸侯來朝而歸餞送之際。故美戒兼存。說雖小異。然皆不作刺詩。惟詩切以爲刺。世祿家子。殆不過倣序意而小變之。非真有左驗。尤不足爲信也。

交交桑扈二句

交交飛往來貌

桑扈毛公無傳

有鶯其羽

謂鶯然有文章

鄭箋桑扈竊脂鳥也

竊脂飛而往來

有文章人觀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于朝廷。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據此則詩之取與全在一鶯字。

爾雖邢疏以竊脂爲淺白色如僅淺白而已似于鶯然之義不符紉義以爾雅釋鳥前有桑扈後又以竊脂居竊元竊藍竊黃竊丹四者之間謂桑扈殆兼五色故詩稱鶯羽鶯領此雖無以驗其必然然桑扈既有文章其非僅淺白色則可信矣鶯字或作鸞文選潘安仁射雉賦鸞綺翼而頰搗徐爰注鸞文章貌引詩有鸞其羽鶯

鶯字雖異而以爲文章之貌則一也

翰字解 之屏之翰翰字毛傳云幹也箋云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夷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植幹正義謂

植幹皆以築牆爲喻也紉義云易稱貞者事之幹又曰幹父之蠱而說卦爲乾卦鄭注乾當爲幹陽在外能幹

正也大雅維周之植傳云植幹也箋云周家幹事之臣此箋植幹正用彼傳但此上言立功立事已有幹事幹

止之義下復言爲之植幹則常用本幹之義說文幹字云築牆耑木也從木軌聲文選魏都賦木枝別幹虛詭

贈劉越石詩云稟澤洪幹李善注兩引說文幹本也然則幹亦訓本箋意言立功立事爲之本幹耳案植幹字

本從築牆器而得名而幹事幹止借之故疏云以築牆爲喻也本幹之訓又自一義然亦可以旁通當並存之

不戢不難 桑扈三章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案古字丕通作不大也那

如有那其居之那安也言大自斂而不敢肆大知難而不敢慢則宜受福大安也凡詩中不顯不承不時不寧

不康不皆當讀爲不詩之不顯不承卽書之不顯不承也書立政篇丕丕基漢石經作不其

彼交匪敖 彼交匪敖鄭箋以彼爲彼賢者言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諸儒多從此說惟王氏經義

述聞謂彼亦匪也據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云匪彼也爲匪可通彼之証又曰交之爲言姣也廣

韻姣侮也字通作佼淮南子覽冥訓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俗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

以爲不能與之爭于宇宙之間言燕雀輕侮鳳凰也然則彼交匪敖者匪交匪敖也匪交匪敖者言樂胥之君

子不侮慢不驕敖也此與舊解爲異案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隰桑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是彼之

作匪自左氏已然述聞所云非臆說也又此詩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與絲衣詩同彼下文云不吳不敖胡考之

休此作匪交匪敖于文例亦合

萬福來求 萬福來求毛傳無訓鄭云萬福之祿就而求之集傳則以爲我無意于求福而福反來求我輔廣何楷諸家意同集傳經義述聞云求與速同聚也言萬福來聚也說文速斂聚也虞書旁速屏功史記作旁聚布功今本作方鳩傷功爾雅曰鳩聚也民勞篇以爲民速毛傳速合也箋曰合聚也是速與聚同義也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速鞠也釋文云速本亦作求是求速古字通宣十六年左傳武子歸而講求典禮周語作謀聚三代之禮管子七法篇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同義箋云就而求之卽來聚之義而正義未加訓釋若集傳所云則與鄭異義矣案求訓爲速作聚字解以萬福攸同百祿是總等句例之似于文義較協可從也

鴛鴦于飛總論

鴛鴦小序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說者謂交萬物有道指鴛鴦

之畢羅言自奉養有節指乘馬之摧抹言舊解多主此意朱子集傳乃以此爲諸侯所以答桑扈蓋據君子萬年云云皆頌禱之辭故也但以爲諸侯答天子而取興鴛鴦似覺不倫故何氏楷疑爲詠幽王娶申侯而作如其言則大昏之詩也意于情事爲近御纂詩義折中云鴛鴦匹鳥止則偶飛則雙不相離也人之篤於

伉儷者似之乘馬新婦所乘之馬艾養也春秋齊高固子叔姬來傳曰反馬也蓋古者婦來留其所乘之馬三月廟見而後反之茲未反故在廄也此取何氏說而以爲天子諸侯大昏禮成羣臣賀之之詩詩中字字皆有著落非經生所及見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毛傳鴛鴦匹鳥也鄭箋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崔豹云鴛鴦鳧類雌雄未嘗

相離故謂之匹鳥戢斂也戢其左翼言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爾雅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孔疏說

本此宋子集傳引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左不用而右便故也稽古編謂果爾則爾雅之言妄矣張子豈得于目驗乎目驗之事恐難以釋古經也此辨甚是至陸農師

謂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鷹隼下擊皆先側左。翅說與詩尤覺不類，不可載。謂戢其左翼之證也。

摧之秣之。摧之秣之。毛傳云：摧，莖也。秣，粟也。鄭箋：摧，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正義：廐傳云：摧莖，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莖字也。紬義謂傳箋有脫誤。正義：順文爲解，亦不能詳釋。文云：摧采臥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此釋經摧之秣之也。又云：芻也。楚俱反。此釋傳也。又云：今莖采臥反。韓詩云：委也。則委紆爲反，猶食也。此釋箋也。傳如有莖字，陸應先釋何至箋莖字乃發注乎？芻也。二字大書，則是傳文。然則傳言摧芻也。箋解傳訓摧爲芻之意，以摧即莖字，故得訓爲芻也。摧爲古文莖爲今文。說文：莖，斬芻也。即用毛氏古文爲說。韓詩訓莖爲委，是韓詩經文作莖。韓與說文皆今文也。以此言之，傳無莖字明矣。傳既訓摧爲芻，則箋亦當言委之以芻，以莖即摧字。芻乃莖之訓也。案此以釋文注與毛鄭參互攷證，見傳箋皆有後人竄亂說極分曉。不然傳既訓摧爲莖，其義已明，疏何得以之爲不明歟。

有頰者弁實維伊何。有頰者弁，實維伊何。傳興也。頰，弁貌。弁，皮弁也。箋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乎？言其

宜以宴而弗爲也。案箋非傳意也。首章實維伊何，二章實維何期，與三章實維在首相應。言皮弁何爲尊，實維託于首喻諸公何爲尊，亦以託于王耳。此興之意也。正義中毛謂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失其旨矣。

萬與女蘿。萬毛傳以爲寄生諸家皆從之。蓋是鳥食他樹之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葉似槐皮

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如小豆，即本草所稱寓木是也。桑柘楊楓等樹皆有之。女蘿，毛云：菟

絲蔓，連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孔疏並載二說。案爾雅釋

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楚辭：薜荔兮帶女蘿。王逸注云：菟絲也。與爾雅合。而郭景純遊仙詩：女蘿辭松柏陸

士衡：悲哉行，女蘿亦有託。李善注引此傳，皆云：女蘿，松蘿也。無菟絲二字。或謂李所據當是宋齊善本。今本女



蘿下莖絲字殆後人依爾雅之文附益之說于情事爲近但本草多有異物而同名者况古今異語方俗殊稱不可殫詰是則女蘿松蘿可施于莖絲亦可施于別草不必執此以概彼也

先集維霰。毛傳霰暴雪也。正義曰：以幽王漸致暴虐，且初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毛詩納義云：正義釋傳可云委婉。然傳言暴雪，乃對說物之雪而言。說文雪凝而說物者，蓋雪如繇絮如鵝毛，悠揚而下，不疾不徐，故足以說物也。說文又曰：雹雨冰也。冰則力大勢猛，禾稼竹木遭之皆足爲害。爾雅雨雹爲霰，雪雹即霰。郭注曰：冰雪雜下者，說文霰稷雪也。釋名曰：霰星也。冰雪相搏如星而散，許言稷劉言星，皆謂冰之碎者。冰與雪雜不能不有所傷，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雹之與霰大小之別耳。故傳以爲暴也。案徐楚金說文稷雪注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故名稷雪。是霰之爲雪，其勢飄疾有猝暴之意。傳曰：暴雪非以久而後有之，亦非以其能害物也。孔疏及納義云云，皆未當。不若集傳雪之始凝者爲不失毛公本旨也。

樂酒今夕二句。九經古義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寢。王逸楚辭章句引云：樂酒今昔，昔夜也。昔夕古字通。穀梁傳曰：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崔譔莊子注云：昔夕也。管子小匡云：且昔從事，且昔猶旦夕也。註（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注云：昔昔夜夜也。）

閒關車之臺兮二句。毛傳以爲興。閒關設臺也。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鄭箋逝往也。大夫疾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臺，思得變然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此直作賦體言。孔疏則依文訓義，不辨傳箋得失。李氏輔平謂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經中季女碩女當即是序中賢女，而毛以季女爲興者，意以褒姒雖立申后，猶在周之臣子不應舍申后而更求他人。白華篇廢黜已久，故俾遠俾獨。詩人傷之，此詩次在其前，則是初黜時事。爲大夫者豈反默無一言，特諷刺之章，不欲明斥序達經意，亦以賢女君子爲辭，而其實爲申后作也。既爲申后，則不可以幼少之女言，故以季女爲興，言大夫之家尙設車臺以迎季女。

見王之當迎復申后也。案從舊作刺幽王說。則李氏此解爲長。若朱傳改爲燕樂新昏之詞。則毛鄭是非無可復辨矣。又正義釋傳作開關設臺貌。今本也。字蓋誤也。

景行行止。鄭箋以景行爲明行。朱子以景行爲大道。後世說經家多作景慕解。孫奕示兒編云。博考經傳。景訓大訓明。並無訓慕者。自明皇孝經序有景行先哲之語。後人因之。有景慕之說。不知當以景訓明行。訓踐謂明踐先聖之道也。陳氏啓源謂孝經敘疏亦訓景爲明。但謂法則此明行。哲士文義重複。又須補出法則之意。敘語未爲完善。疏之釋敘。必欲與詩義合耳。不若孫氏隨文解之。較明暢也。案說文玉篇。景俱訓光。光卽明字。意惟廣韻有像也。一訓像與做相近。或可轉爲慕。然古人採用經文多作歇後。如友于詒厥之類。以此推之。孝經敘正暗用行止意。行止者則而行之。故疏以爲法。則此明行哲士也。歟。集傳因景行字與上句高山爲對。作明行則虛實不倫。故易爲大道。而義亦未始不相通也。

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愠我心。云愠。愠也。孔疏云。孫炎。戚毛傳作慰怨也。王肅述毛亦云。新昏指褒姒。大夫不見賢女。徒見褒姒。譏巧嫉妬。故其心怨。恨釋文引毛傳亦作慰怨也。又曰。本或作慰安者。是馬融義稽古編。謂今傳云慰安也。鄭箋云。慰除我心之憂。孔疏憂除則心安。非異于傳。肅言非傳。旨合孔陸二家之言。觀之可見。馬融以前皆主慰怨。鄭爲馬氏弟子。故以師說申毛。然孫王及釋文皆作慰怨。是唐初猶安怨兩義並行也。自孔仲達等奉敕爲詩疏。以毛鄭爲主。不得不從鄭說。而怨之一解。後儒莫聞。聞亦莫之信矣。案慰之訓。怨當是古人反用語。如亂之爲治。潔之爲污。徂之爲存之例。馬季常故以安字易之。鄭箋申之。而其旨益明。長者行則短者廢。蓋自然之勢也。是就舊說論。亦宜作安訓。爲是若從朱子作燕樂新昏言。怨字云云。爲益不可通矣。

營營青蠅

營營毛訓往來貌。樊藩也。鄭箋蠅之爲蟲。汙黑使白。汙白使黑。喻佞人能變亂善惡也。歐陽永叔則

以營營爲蠅聲。謂青蠅之爲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之當限之于藩籬之外也。案營釋文云。如字。引說文作營小聲也。陸氏之意。殆以說文小聲之訓爲釋詩也。

考說文林字注云：林，藩也。從彡從木。引詩營營青蠅營營作營。然則言部之營，特讀小聲之字。當作營。非詩營字。亦當作營也。許叔重自叙稱詩用毛氏古文，則毛本作營。可見惟樊字作操，而于樊字訓爲營，不行也。不引此詩，則今本樊字當屬假借字耳。

賓之初筵總論 小序以爲衛武公刺時。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鄭孔以下多主毛氏以經意攷之。其恐醉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其反覆以威儀爲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其言載號載呶。勿言勿語。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童毀之語。與抑詩彼童而角之喻。亦相似。故朱子獨從韓義。斷爲衛武公悔過之作。而主朱傳者。謂此詩與酒誥相表裏。蓋酒誥言德者八言。威儀者一。此詩則言德者一言。威儀者五。誠以酒之爲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之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然則此詩。其真有得于武王康叔之家法也歟。或疑衛武悔過不應升之于雅。意必自儆而因以儆王。故小序謂之刺時。如此說。則韓毛之訓。義可互通。當存之以備一解。

有壬有林 壬毛傳訓大林。訓君與爾雅義同。納義存之。謂此言百禮無不周至。有會射之大邦。有主射之人。君猶逸詩小大莫處。御于公所之意。有壬者。舉大以該小。有林卽君所也。說可謂工于附會矣。但詩中有蕤有苴。有鶩有薺之類。多是形容之辭。不應此壬林獨主諸侯天子說。故集傳壬字從毛訓大。而林字則訓爲盛言禮之大盛也。東原戴氏又訓林爲衆。謂百禮既至。禮無不備。而行之既盡。其善壬壬然盛大。林林然衆多而不亂也。引白虎通德論釋林。鍾之義云。林衆也。爲證。說足與集傳相發。較君字之訓爲簡而明矣。

各奏爾能 鄭箋主祭時言。故以奏能爲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毛主射言。而此句無傳。說者謂當指賓與室人于義。亦通。能字釋文讀如字。云徐奴代反。又奴來反。細義據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注亦云耐古書能字。說據此是能字古作耐。當奴代反。又爲三台台字。史記天官書魁下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能音臺。賢能能字。問奴來反。文選潘正叔贈王元貺詩。濟治由賢。

能與材。率協是也。說文能字云：熊屬。足似鹿。從肉。目聲。能獸。聖中故稱賢能。而彌壯稱能傑也。其耐字云：或從寸。諸法度字從寸。雖耐能字別。而能而台俱從目得聲。則能台聲同。是漢時來字猶不同。今讀此詩釋文讀如字。非也。當讀徐仙民。又如耐也。案此詩以能字與下文又時爲韻。肆詩本音音諾。則能當入怡韻。奴代反。不協也。然能與耐古字通。則具如袖義說。講小學者不可不知也。

賓載手仇二句

手毛傳訓取室人主人也。言主人請射于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

賓此以射禮言也。鄭箋仇讀曰：射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主人復酌加爵。此則以祭禮言。集傳從鄭箋。詩攷正亦以毛說爲非。謂此詩首章言射之飲。酒次章言祭之飲。酒傳因仇義訓。匹故傳合于射耦。而不知兩不相蒙也。然箋讀仇爲射音。以可韻考之。亦不協。仍當讀如字。凡物兩相偶者曰仇。特性饋食禮實二爵。二解四觚于筐。皆兩兩相對。故因呼之曰仇。手如手劍。手弓之手。手仇謂執爵。賓三獻。是其事。室人入又則佐食加爵也。此解仇字于義亦通。惟以鄭讀射爲不協。此蓋以又讀本聲。故可與仇韻。詩本音又字讀肄。則射音與又時正爲韻。又又古通。宥王制王三又。注以爲當作宥。是儀而宥有勸助之義。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此又字當即係佐食。不必重言復也。

酌彼康爵

毛傳訓康爲安。鄭箋訓康爲虛。朱子集傳從毛。而兼取或說。讀康爲抗。引明堂位崇。培康圭。證之以爲卽培上之爵。稽古編非之云。禮注謂爲高培。亢所受圭奠之于上。是亢者猶言舉耳。非圭之名也。彼上有崇培語。故義可通。若移以釋此詩。則將云酌彼舉爵。成何語乎。案康之訓亢。承上崇培爲文。則亢有高亢意。陳以舉字代之。亦未安。惟謂非圭名。則當如其說。戴東原詩攷正。從箋虛字之訓。謂據禮之次。此爵指無算言。無算者無次第之數。惟此時心所欲。爵進不必以序也。康空語之轉字。又作灑。既旅而二解皆虛。賓弟子兄弟之子。乃各舉解于其長。此爵謂解也。說較有據。而于儀節亦合。可補入注疏之中。

並受其福

鄭箋云：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正義謂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鄒氏泉曰。

實能清飲而讓德之名者。主能善燕而親德之譽。據所謂正受其福也。諸家釋並字皆作相並之並。惟詩考正謂並之爲言普也。獨也。其指醉出之賓言衆賓與主人普受此賓之福也。古聲普並相近。井九三王明並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立政以並受此不不基。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此獨著眼其字與舊解微殊。而並作普。則信而有徵。說文普字以並爲聲。史記漢碑並字言旁作並。亦以並爲聲也。大戴禮公冠篇並遵大道。嵩山石闕銘並天四海兩並字皆普字之義。是考正非臆撰也。

是謂伐德。箋曰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案德不可以言誅。伐者敗也。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是也。說文伐敗也。註（廣雅同）藝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也。一切經音義六引白虎通義曰。伐者何敗也。欲敗去之。召南甘棠曰。勿剪勿伐。勿剪勿敗。伐亦敗也。聲相近故義相通。

式勿從謂六句。集傳以此爲告醉者。罰醉者之辭。童毀無角之羊。言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毀。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何氏楷謂不當言者勿與之言。不當言者勿與之語。醉者雖善號。嗷無人與之酬答。亦將廢然而自止。此以爲戒。未醉者之辭。兩義不同。案童小羊。毀大羊。箋云。羴羊之性。牝牡皆有角。晦翁認童毀爲一。故以無角釋之。而設爲必無恐之云云。與史稱奏負夷。罰黃龍一雙相似。幾于戲謔。故御纂詩義折中采何氏說。謂式發語。辭勿戒之也。式勿從謂監史告不醉者也。凡人見醉者多隨其意而謂之。是使醉者益放肆。而至于太怠。故戒其勿如此也。若從醉人之意而言之。小則使出童大。則使出毀。罰之也。讀此而經旨乃瞭然矣。

魚藻總論。魚藻小序云。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朱子集傳。定爲天子燕饗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今就經文觀之。魚而在藻。依蒲則鉤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加。比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所以能豈樂飲酒。通體無幾微愁嘆意。故黃氏震亦以此詩爲與王在靈

圍於物魚躍氣魚同。但小序之言義有所受。諸家之從其說者。尚有可以並存者。胡氏謂此爲美康王成先德以佐治。詩貫以爲東方諸侯宣美王之中興。正義又以藻卽辟雍之藻。而謂爲詠武王之視學。雖同作頌。揚看而多指亂視學者。將何所適從。皆經障焉。

有頌其首。毛傳頌大首貌。正義引釋詁云。墳大也。謂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是頌卽墳也。字又通賁。書盤庚篇用宏茲賁。孔傳宏賁皆大也。彼處正義舉釋詁注。樊光所引周禮。其聲大而宏。及詩有賁其首以證宏賁皆大之意。樊亦後漢時人。而引時作賁。是頌與墳賁。非特音義之同而已矣。說文賁字下云。大頭也。正用毛義。而曰從頁分聲。則頌之讀賁。乃其本音。惟賁字從頌。頌訓分賦。然訓分而讀布還切者。自有攸字專之。他典則借用頌耳。徐氏韻補徑讀頌爲班。而不從本音。疏矣。當從釋文作符云。反者爲是。

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太平。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于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此以八音之樂釋經中樂字。而豈亦訓樂。用說文豈。還師振旅樂也之意。是二樂字皆當讀岳矣。釋文樂字音洛。篇內惟八音之樂一樂字音岳。餘並同。孔疏述經云。在于鎬京樂此八音之樂。是又以經中豈字訓樂音洛。樂字音岳。集傳訓豈字同箋義。而樂亦音洛。則只釋文同。毛詩紉義引白虎通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太平。畜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之食舉樂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據此。知天下太平。萬物得所。然後可作樂飲酒。今幽王有危亡之禍。法宜徹樂。而亦豈樂飲酒。詩人所爲刺歟。此亦讀樂如岳。而義則主小序所謂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也。

采菽萑蕘辨

菽大豆也。采菽毛傳云。所以萑太宰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鄭箋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菹。三

牲牛羊豕。羊以菹。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劔蕘。故使采之。正義釋傳曰。羣牛之萑。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宰以總之。又釋箋曰。言三牲者。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宰也。毛詩紉義辨之曰。說文牛大牲也。出禮牛曰一元大武。周禮掌客注。太宰牛也。東都賦。太宰饗。李善注引大載禮牛曰太宰。是太宰者牛之專稱也。

傳意以采菽之用本爲羴牛而說故曰所以老太宰而待君子也。兼及羊豕者見羊之羴用豕之羴用與此不同耳。箋因傳箋言羊豕故備舉三牲而下文繼以有牛徂云云亦以采菽爲羴牛之用也。正義說于毛鄭之義皆誤會案此於經旨無闕而辨孔氏之誤剖纖析微錄之以見讀書之不可不細心也。

鐵沸檻泉

毛傳鐵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朱子集傳本之梁氏益謂爾雅云檻泉正出公羊云直出直猶正也。

正出者湧出也。自發源處湧而直上故曰正出也。正義引爾雅釋水亦作檻泉不云字異。釋文檻衡覽反徐音下斬反引爾雅亦作檻泉。惟爾雅釋文經字作濫而音胡覽反仍是檻音是唐時爾雅檻濫二本並行故陸氏兩載之。然音之從檻則無二也。廣韻濫泉濫字作胡覽切與檻同在上聲而汎濫之濫則盧瞰切在去聲一字而音義迥別。說文引此詩字亦作濫而無正出湧出之訓。故徐從去聲讀之若玉篇濫作澆云湧泉則當從檻音而乃音盧瞰切失其本旨矣。

言采其芹

芹鄭箋云菜也可以爲茹亦所以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尙清潔也。周禮芹菹雁醢。紉義云說文芹楚葵也。從艸芹聲。徐音巨巾切。又有莛字云菜類蒿從艸近聲。周禮有莛菹。天官醢人職芹菹兔醢。

徐仙民音謹是周禮本有作莛讀者。釋草楚葵郭璞注云今水中芹菜。邢疏引本草則本注云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蔬。及生菜玉篇莛云葵蒿也。然則莛是荻芹故許叔重以爲菜類。蒿此箋引周禮作芹未知箋意何指也。案芹字與莛雖同見說文而葵蒿陸草芹水草也。箋既明言水中之芹則自是主赤芹說。

邪幅在下

毛傳邪幅偃也。所以自偃束也。鄭箋邪幅如今行膝也。偃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疏膝緘也。

名行膝者言行而緘束之也。戴東原詩考正謂春秋傳袞冕蔽膝帶裳幅爲幅卽詩之邪幅蓋與袞冕之服尊卑各有等差故曰昭其度也。內則偃屨著綦釋文云偃本又作幅蓋幅古與偃通。鄭注內則云偃行膝是偃與行膝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膝也不以爲一物者行膝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偃詩。

以邪幅配赤芾則諸侯之盛服其制漢時已亡故姑就行贖言之耳案古者坐席就飲跪以爲歡失之亦爲不敬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飲酒待師聲子襪而登席衛侯怒將斬之怒其不去襪也解襪就席必露見此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此詩殆亦與諸侯燕飲所歌故以跣襪登席美其慎于威儀歟

平平左右二句

毛傳平平辯治也黃氏佐曰辯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言其威儀如此也左右集傳以爲

諸侯之臣率循也言樂只君子宜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諸家多同此說然左右果屬諸侯之臣則其人何足異卽率從而來亦何足異故何氏楷獨作預期之辭解

御纂詩

義折中以左右爲附近之國平平左右者謂諸侯既自治其國又當辨治其連屬之國將來朝之時當率左右之國使相率以偕來也此采何氏預期之意而以平平左右爲辯治其連屬之國責望之厚恩禮之勤均可于言外見之矣

緇繩維之

毛傳緇繩也繩維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鄭箋舟人以紉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

禮法正義傳訓緇爲絳絳是大組繩訓爲綏綏又爲繫謂舟之止息以組繫而維持之箋謂舟人以紉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待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案孔以制行爲非言舟止甚得傳箋之意至訓綏爲繫竊恐未安

蓋傳第以綏釋繩而未有係之之文箋則明言以紉係其綏是綏亦繩索之名矣紉義云韓詩訓灑爲紉說文

箋字云竹索也紉字云變也玉篇又別出紉字云索也梁簡文樂府云芙蓉作船絲作紉卽紉也以韓詩訓灑爲紉例之則綏不爲繫明矣又說文紉字云系冠纒也在冠爲系冠之繩在舟則爲系舟之繩卽今纒是也

天子葵之

葵毛氏訓揆集傳云揆猶度也言汎汎楊舟則必以紉灑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揆之輔氏廣申

之曰言天子能揆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也王氏志長曰采菽詩車馬衮黼福祿申重亦旣優渥矣至于末章以天子葵之一語寓子奪陸殺之意此謂于親厚之中而寓制防意也

御纂詩義折中葵與揆通言



汎汎楊舟。以綿纒維之。使不行。以興諸侯將去。而天子處以端揆之任。使不去也。書曰。使宅百揆。是也。此不用齊說。然葵作端揆。君臣交泰。氣象益見。而揆度之義。亦包舉其中。詩無達詁。此之謂也。

優哉悠哉。亦是戾矣。

采菽五章。優哉悠哉。亦是戾矣。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悠自安。止于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公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悠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非此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案箋云。自安爲優悠。作解止。于是爲亦。是戾矣。作解正義。以安止。連讀。非鄭意也。鄭解戾與毛不同。其優游之義。則同矣。

驛驛角弓二句。驛驛毛傳云。調和也。角弓無訓。正義謂弓人合六材以成弓。角居六材之一。不得以之名弓。蓋別有角弓。如北狄所用。此意擬之辭也。或據說文弭字云。角弓也。謂弭本弩之別名。而許以角弓訓之。蓋弓之用角爲多。傳言調和。謂用角調和。正義詩中驛字。驛說文作解。云用角低仰便也。從羊從牛。從角。引此詩驛驛角弓。低仰便正。與調和義合。而用角二字。尤妙。與傳意申成。然則正義以爲別有角弓。其說非也。翻反貌。毛傳不繼善。樂巧用則翻然而反。正義以繫即秦風竹閉。繼即親。膝亦不合。小戎傳。閉繼繩繩。約也。是繼乃竹閉。繩乃繩。臆謂以繩約此繩也。繼周禮注訓。鞅儀禮注作秘。云弓繫也。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如鄭說。則繫即繼。孔氏誤矣。至集傳以角弓爲以角飾弓。案爾雅以金者謂之鈇。以蜃者謂之珉。以玉者謂之珪。注云。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以爲名。是弓飾以三者爲之。角者弓之體。非飾也。

人之無良一章。

人之無良二句。毛傳無訓。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王氏安石云。民衷其良心。不參彼己之曲。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各相怨于一方。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于已斯亡。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集傳以一方爲相怨者。各據其一方受爵二句。謂兄弟相怨相讓。以取爵位。而不使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三說語小異。而皆就兄弟說。惟朱氏公遷以已斯亡爲亡而後已。與諸家作自己者不同。

策府統宗

卷七

經部

詩經

四十八

要于義亦有未暢。

御纂詩義折中云。上之兄弟皆有爵者也。胥遠而各居一方。則民之無良者。依附而

分黨。在兄一方者怨弟。在弟一方者怨兄。蓋搆之使爭。爵也。爭而不讓。則兩敗俱傷。至于兄弟之爵皆已。而相

怨者亦去矣。勢盡而交疏。小人之恆態也。此就他人言。而以亡爲無良者。亡去挾經之心。得未曾有矣。

老馬反爲駒二句。毛傳云。已老矣。而孩童慢之。鄭箋孔傳訓義同。皆取侮老之意。言王侮慢老人。不念後日年

老人亦將侮已也。然于反爲駒三字。語氣終覺不順。朱子集傳故改爲小人。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

不勝任。如老馬爲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稽古編引杜少陵詩。老馬爲駒終不虛。謂

是自嘲其健啖。雖年老如少壯時。蓋亦有不量力之意焉。朱子之解。其因杜引伸之歟。案老馬不自謂老。而任

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蘇子由已有是言。朱傳初非引伸。夫杜詩也。

如食宜餽。

毛傳云。餽飽也。鄭箋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此皆作賦體言也。朱子集傳。則與上二句皆作比體

云。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是以爲不知足之喻也。毛詩緜義云。幽王不親九族。骨肉相怨。

縱能設族食。族燕之禮。不依法度。族中老人。亦有不得飽者。故傳之意。以爲此等老人。如有食。卽宜餵。如有酌。

卽孔。蓋極言老人之性情。非謂王賜之食。王飲之酒也。案此沿毛氏慢老之意。而言以文法衡之。當以集傳

爲順。餽釋文讀於據反。說文食部無餽字。勺部餽字云。飽也。從勺毀聲。祭祝曰厭。餽徐云。已又切。又乙庶切。卽

此餽字。故食部不更收。今世饜餽字。作食旁。天則俗而非古矣。

毋教猱升木。

猱。毛傳以爲援。屬陸疏云。獼猴也。說文作夔。云。食獸也。一曰。母猴。廣雅。猱。獼猴也。史記索隱。漢

書注引之。皆與陸氏同。禮樂記注。亦釋援爲獼猴。援猴二獸。形狀相類。故毛以爲援。屬正義中。傳云。猱。乃援之

輩。屬非卽援也。郭璞爾雅注。謂猱亦獼猴之類。又云。猱似獼猴。而黃則于猴亦屬別種。顏師古云。猱乃高反。今

之所謂戎皮。可爲鞍褥者。戎音柔。聲之轉耳。案狻色黃赤。故名金線絨。顏語正與郭注合。埤雅因其說。遂以猱

猱爲一獸。而與猴各釋其實。猱與猴皆同類。金線絨又特其種之小異者耳。當以陸疏爲正。猱性善。升木不待

教而能者也。如小人骨肉之恩本薄而王又好譏佞以來之是教孫升木也。故以毋之者戒之也。

雨雪瀟瀟二句

瀟瀟毛無訓。下章云浮浮猶瀟瀟也。則此句自當有傳。或以釋文瀟瀟盛貌三字爲毛公傳文。

理或然也。賈謂日氣鄭箋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與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也。或疑箋釋無據。毛詩補義云。張平子四愁詩序謂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氣爲小人是周末以來詩義如此。箋以雪消比小人之誅滅非無本也。此說得之。又曰曰字韓嬰劉向俱作聿。聿遂也。言雪見日氣而遂消也。箋作曰消云雪今消釋則未消之詞以日將出之氣不能消甚盛之雪也。二義微異此則未的。案說文吹字云詮詞也。字或作聿。或作遂。或作曰。是古曰聿字通。故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大雅曰嬾于京爾雅釋親注引之亦作聿。周頌曰求厥章。墨子尙賢篇引之亦作聿。則聿之與曰本吹之假借字非有二義也。

莫肯下遺二句

毛氏無傳釋文云遺王肅讀如字。婁力住反。數也。正義本此。謂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也。案婁荀子作屢。說文原本無屢字。

惟新附有之。徐鼎臣以爲後人所加。此婁卽屢也。賓之初筵篇屢舞僊僊。毛訓屢爲數。故王子雍用之。朱子集傳亦主此義。惟莫肯下遺從張子指王說。謂譏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於上文文氣較爲貫注。非疏說所能及。或據擲風政事一摶。遺我傳云遺加也。謂此遺字亦當訓加。言王莫肯下加以啓教。故小人數爲驕慢。于義亦通。至鄭箋訓婁爲斂。雖爾雅釋詁亦有此解。然謂爲式居斂驕則不辭不可從也。

如鬢如髦二句

毛傳鬢南蠻髦夷髦也。箋云髦西夷別名。正義以爲卽牧誓之髦。如鬢如髦。朱子集傳云言其

無禮義而相殘賊也。蓋以小人無良王既莫肯下遺而使之肆其驕慢勢必行若鬢髦。我用是大憂之也。案此詩之作刺幽王不親九族而信譏佞耳。而以如鬢如髦爲之隱憂。似乎持論之過激者。然不數年而驪山禍作。

豐鎬之地。戎狄縱橫。平王避亂東遷。故都棄爲秦有。自幽王十一年庚午。下逮漢高帝元年乙未。入關。中間淪爲夷狄者五百六十餘年。先儒謂詩人之言。蓋早有以知其禍變之所極。洵乎其不謬矣。

上帝甚蹈

上帝喻幽王也。蹈毛傳訓動。箋讀曰悼。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

心無恆數。變動也。此蓋用王肅孫毓之說。以通毛鄭之不同。其實非毛旨也。紉義云。鼓鐘篇。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謂古者從由之字。亦作由。如左旋由。抽說文引作搯。是由由一聲也。檜羔裘篇。中心是悼。傳云。悼動也。箋以傳訓悼爲動。而妯與蹈皆訓動。是毛讀蹈爲傷悼之悼。故釋之曰。蹈讀曰悼也。此說得之。蓋毛之意。是謂王之所爲甚可悲。慟無自暱。近近以取戾耳。動當勸字之省。朱子集傳。則從國策。上帝甚神之文。言其威靈可畏。使我朝而事之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于我。如齊威朝周而反爲辱也。說與傳箋異。持義尤高。但蹈之與神。古不聞相通。恐國策係逸詩。非此章正旨也。

無自暱焉

廣雅暱病也。言幽王暴虐。愼無往朝。以自取病也。下章曰。無自瘵焉。瘵亦病也。廣雅訓暱爲病。當本於三家。毛傳訓爲近。非其義也。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傳云。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正義曰。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

至也。鄭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易傳也。案小序。卽毛公所作。此序云。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是毛公亦以此詩爲言罪事矣。傳極至也。當謂放于四極之地。釋地四極。言四方之所至。卽此傳極至之義也。鄭以毛義未顯。故以極誅申成之。古書極放之極。皆作極。洪範。極則殛。死多方。我其大罰。極之。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于羽山。釋文皆云。極本又作極。周禮。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釋文紀力反。據此諸文。則極放本作極。其作殛者。乃假借字耳。此經釋文云。極毛如字。鄭音棘。蓋混極極爲一。正義承其誤。故以鄭爲異。毛其實毛意不如是也。

居以凶矜

矜毛傳訓危。鄭箋云。言王必罪我。居我于凶危之地也。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皆解居爲幽王所以

自居謂典式居處之居同。引書惟厥攸居。證之以爲古人論治亂每言夫居見君心之所關甚重。夫子集傳訓居猶徒然訓矜爲憐凶矜謂遭禍而可憐也。唐氏汝誘則謂凶矜卽上予極予適之意。蓋貪縱無極則難弭責望無已則難塞。故禍亂在所不免。數說各依文訓義。而凶矜字皆未明其何指。御纂詩義折中觀褒媿爲后之後。尙欲伐申以殺宜白。舉烽以戲諸侯。是不至于亡周不止也。然則予何以謀之哉。褒媿不可附亦不能去也。宜白不可害亦不能救也。徒然觀褒媿之逞凶。憫宜白之可矜而已。觀此則凶矜字殆實事。非但憂危之辭也。

彼都人士。以下都人士之什。彼都人士。鄭箋孔疏皆以士爲庶民。嚴氏詩緝辨其誤。謂士與女對。是貴賤之通稱。說經家多從之。陳氏啓源則以此詩之士當主貴者言。謂民望之目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笄緇撮實爲賤服。然郊特牲言蜡祭諸侯使者草笠而至。貢于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王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是未敝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笄緇撮一則因事而服之一。則初冠而服之。雖非貴者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指爲庶民乎。案此詩三章皆士女對言。而稱女之文曰彼君子女。曰謂之尹結。皆是貴家大族之義。不應士之爲士。獨以庶民當之。箋疏云云。殆爲序中民德民字所誤。陳氏說是也。

行歸于周。周毛傳云忠信也。行歸于周。鄭箋以爲所行要于忠信。是行作行誼之行也。集傳以周爲鎬京。行歸于周。謂行而歸于鎬京。兩說不同。案行而歸于鎬京。與下萬民所望文義不接。且西都人物儀容之美。亦既往矣。卽行而歸于鎬京。亦屬升虛邑耳。詩人何必爲此行耶。上文容不改有常也。言有章成文也。有常而成文。均非忠信者不能。則周字當從毛鄭作忠信訓于義爲長也。且春秋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語以贊子囊之忠。子囊楚令尹。正民之所望。意與傳箋合。是忠信爲周古訓。殆未可易歟。

綱直如髮。毛傳云密直如髮也。鄭箋謂其性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說本明白顯易。後儒貪

從髮字生義。如集傳以爲言髮之美。既于如字難通。嚴氏用解頤新語。謂此女之髻密而且直。如其本髮不用假髻。以爲高髻。亦覺迂迴。稽古編云。此詩除首章而外。皆士女對言。若從毛義。則二三章皆言性行。四五章皆言容飾。從鄭說。則綱直訓其性行。尹姑稱其氏族。卷髮美其容儀。三章之意各有指。末章又承帶髮之意。而詠嘆之不與上章一例。據此。則綱直如髮。當從舊說爲安矣。惟正義述毛。謂傳變綱言密。則以綱爲密也。綱者。緜之意。故爲密。此語尙欠分曉。說文綱字云。繆也。繆字云。臬之十絜也。一曰綱繆。是綱字但有綱繆之訓。其周字下乃云密也。此傳蓋讀綱爲周。故云密直。周綱聲近相假耳。釋文仍以綱字音之。亦誤。

謂之尹吉。

毛訓尹爲正吉字。無傳。孔氏申之以爲正直而嘉善。蓋以性行言也。鄭以謂之二字。是指成事而言。

故易傳讀吉爲姑。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人見都人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正義

引詩韓姑及左傳姬姑。偶爲姑氏之證。而于尹氏不詳其所自始。或據晉語。文王訪于辛尹。韋昭注。辛尹。尹

佚皆周太史疑尹氏爲史佚之後。然氏也。非姓也。兩家女子一稱其姓。一稱其氏。文義不倫。稽古編謂古者

以姓稱婦人。必有所繫。以別之。或繫姓于認。莊姜定姒之類是也。或繫姓于國。韓姑秦姬之類是也。或繫姓于

氏。孟姜季姬之類是也。或繫姓于氏。則有舉其父母家之證者。狐姬孔姑之類是也。有舉其夫家之氏者。夏姬

藥祁之類是也。意周之盛時。必有結姓之女。嫁于尹氏。而以賢著聞者。當時舉婦人之賢。輒曰尹姑。故詩言謂

之明。是本有其人之詞。案此說。雖想當然。而亦有理。或據竹書紀年。幽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謂節南山之尹

氏。卽十月之交之皇父。然毛傳以皇父爲褒姒親黨。則是姒姓。如鄭作厲王后親黨。則是姜姓。鄭樵通志以尹

爲少昊後。則又已姓矣。數說不同。未詳孰是。

垂帶而厲。毛傳以厲爲帶之垂者。鄭箋訓而爲如。而厲謂如繫厲也。繫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云。毛

以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毛詩補義云。凡詩言帶俱指下垂者言。非謂

束腰者。故玉藻云。肆束及帶。言約結之餘。齊于帶也。爾雅由帶以上爲厲。言水深及于幣之垂處也。說文云。帶

象佩巾之形亦指言其下垂者傳以帶既是下垂之名而經復言垂帶則是帶末有物垂之同于屬矣案鄭意故以鞶囊垂下名裂者釋之言帶末所垂之飾如鞶之有裂鄭以毛謂厲爲裂也案古字而如靡異厲裂同聲鄭箋不異于毛傳誠如紉義說矣惟所引爾雅之文則非是爾雅明云由帶以上爲厲則厲之深過于帶若以爲及帶之垂處則不得云由帶以上矣爾雅厲字義當別訓不得援彼而證此也

采綠懷才不用

御纂詩義折中采綠懷才不用也首章比藏修不倦二章比相約中變三章言彼之約而

中變者以我爲不適于用也不知之子如狩我能爲之類弓嫺于弓矢言能武也之子如釣我能爲之綸繩善理絲綸言能文也末章言我之才能一用卽見武不可試請試其文但一釣之魴與鱣皆可得也此所得之魴鱣可得往而觀之固非託之空言並不需之遲久也案集傳以此爲婦人思其君子何關政治而列于小雅乎

終朝采綠

采綠之綠卽蒨風淇澳之綠爾雅所謂王芻者郭注云今呼鴨脚莎字一作蒨楚辭發蒨施以盈室

王逸注引詩終朝采蒨是也與竹各爲一草陸璣疏混而一之孔氏已辨其誤嚴粲詩緝引陸疏以釋采綠謂

疏云綠草也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如草其草澀羈可以洗攪芻及盤枕利于刀錯俗呼爲

木賊彼土人謂之綠竹案今草木疏無自如草至木賊二十三字其所引與正義所引陸疏絕不相蒙且旣云

草也又以如草釋之疏家亦無此文法況木賊入藥屬草部雖木工多用之而有節無葉絕不與竹同惟竹中

有篔簹皮上有文可爲錯及礪甲之具見竹譜與異物志而亦不名綠也嚴氏粲云不知其所據何本

終朝采藍

采藍之藍鄭箋云染草也孔疏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于藍月令仲夏毋刈藍以染是可以

染之草也稽古編藍之種有三菘藍可染青蓼藍堪染碧惟馬藍可作澱三者華實相同而葉稍異菘藍葉如

白菘馬藍葉如苦蓼蓼藍葉可三刈故月令仲夏有禁馬藍見爾雅郭氏謂之大葉冬藍小雅采藍不知何藍

也又有吳藍木藍與諸藍不同而皆堪作澱案箋染草也下復引地官以藍蒨泉斗爲染草之屬蓋又推廣言

之謂藍之可染猶蒨與象斗之可染耳蒨與茜同卽茅蒐也象斗櫟實也非以二者爲藍之屬也諸藍之名惟

馬藍見于爾雅。其用爲多。經所言當是此物。菘藍卽芥藍。東坡雨後行菜詩所云。芥藍如菌蕈。脆美牙頰響者也。俗名擘藍。授時通考謂其染色最佳。然今惟用以蔬。作用于染者殆鮮矣。馬藍一名歲子。虛賦高燥則生歲。蒨歲指馬藍也。與寒漿名同。而實異。史記索隱引爲一草誤矣。

五日爲期二句。詹毛傳訓至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謂婦人五日一御。孔疏申之以爲舉近以見遠。五日爲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猶以爲恨。况日月長遠乎。鄭以五日一御是諸侯之制。庶人無此禮。故改爲五月之日。六月之日。言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也。朱子集傳又以五日爲期。爲去時之約。詹云與瞻同。六日不詹。謂過時而不見也。三說不同。後儒多祖毛義。平心論之。遠行而約以五日。集傳之說誠有未安。而從毛氏以次章爲追憶別時情事。于不詹二字。語氣終覺不順。似鄭箋五月之日。六月之日。其說爲長。要其爲踰期。怨望之情。則一而已矣。

言綸之繩。鄭箋云。綸釣繳也。又云。其往釣歟。我當從之。爲之繩繳。正義釋言云。緡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于矢而射。謂之射繳。則釣繳者。謂繫繩于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與今人接綆。謂之繩綆也。紬義辨之曰。說文。綸。云。青絲綬也。徐音古還切。滑云。釣魚繫也。從糸昏聲。繫。云。生絲縷也。是綸與緡別字。而爾雅釋言。緡。綸也。則二字通矣。鄭因以綸爲緡。而以釣繳釋之。又說文。繩。索也。凡釣用絲。不用繩。經言繩。箋言爲之繩。繳。則非繩索之繩也。禮記深衣云。繩取其直。玉篇云。繩直也。此繩當訓直言。君子如釣。我當爲之直。伸其繫案。此說以綸字與上句弓字對。以繩字與上句轅字對。於義亦精。然朱子集傳。謂理絲爲綸。則綸與轅對。不以爲實字矣。正義與之作繩之說。或未可厚非歟。

芄芄黍苗總論。黍苗詩序以爲刺幽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是陳古以諷今之意也。朱子集傳。謂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徒役南行。而行者所作。則直頌美宣王之詩。以全篇觀之首章。言召公能勞其役。二章三章言行役者感激勸勉。必待事既成而後歸。四章歸功於召公。末章則美其成功之



大具有悅。以使民忘其勞。氣象雖無毫髮譏刺之情。故元明以來。諸儒皆主集傳。毛詩傳義據紀年。國王十  
年。王師伐申。謂此詩必爲是役。師旅困苦。還歸無期。詩人不欲顯諫。託召伯以微諷之。序所言卿士。卽皇父也。  
若曰召伯爲卿士。則爲謝平其水土。皇父爲卿士。則爲謝謀其國都。刺皇父正。所以刺幽王也。案如舊說。則紉  
義此解。確有可從。但國語章昭注云。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則不作刺詩。亦不始于朱子矣。

蓋云歸哉。蓋鄭箋訓皆謂其所爲南行之事。旣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正義申之曰。蓋者疑詞。亦發端語。  
此詩指事而述。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此釋箋用皆字之意。而蓋之何以爲皆。疏亦  
未及。紉義以蓋字古去入兩讀。禮檀弓子蓋言子之志于君乎。注音蓋釋文亦作戶。獵反云。何不也。是蓋與盍  
通。說文合字云。合口也。皆字云。俱詞也。合口俱詞。其義則一。故曰皆也。又蓋古太切。皆古諧切。古者四聲未  
分音。同則義亦得通也。案此說曲爲比附。可謂能通說詩之窮。但蓋之訓皆。究屬詞費。不若從盍字讀于義。易  
曉。而于何氏楷功旣成。庶可言歸之說。亦可包舉之矣。

原隰旣平。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平者土治也。正義謂五土有十等。原隰最利于人。此說本爾雅。爾雅十土。其可  
食者三。謂隰也。平也。原也。陸也。阜也。陵也。阿也。七者非沮洳。萊。沛。卽險。峭。境。坳。非樹藝之地也。原也。阪也。隰也。  
三者高下不同。皆可種而食。稽古編謂原隰之名。雅凡再見。而可食不可食。異焉。公羊何休注云。原宜粟。隰宜  
麥。此可食者也。孔氏謂原隰最利于人。當指此土。然原隰之詠。詩中最多。有單言原者。有單言隰者。有兼言原  
隰者。以爾雅可食不可食之例推之。如曾孫之所田。公劉之所度。與此召伯之所平。其可食固無疑。若小宛之  
中原。有菽可采。絲之周原。董荼如飴。邯唐秦三風。小雅二詩。各著隰之所產。榆。柎。楊。駸。皆材木焉。桑可飼蠶。大  
苦。枸杞可入藥。穠。櫟有實可啗。亦嘉植也。而載芟之隰。畛則于耦。聚而耘焉。此諸原隰皆土之可食者也。至于  
棠。棣之原。禽鳥所集。六月之原。戎馬所馳。吉日之原。射獵所向。必非稼穡之地。衛隰以有泮。稱中必瀦水。鄭之  
荷華。游龍水草也。鄆之羊桃。蔓草也。而隰生焉。則亦沮洳澤障而已。案陳氏此辨。非詩正旨。因同一原隰而爾。

雅有可食不可食之分。故撮舉詩中言原隰者以證之。其實榆柎楊駁之所產。大苦枸杞之所生地。非必定皆可食。而戎馬之所馳禽鳥之所集地。亦非一定不可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隰桑總論

序隰桑刺幽王也。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鄭箋隰中之桑。枝葉茂盛。可以庇

蔭人。與賢人君子不得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朱子以此詩意大概與菁莪相類。故改爲喜見君子之詩。而于末章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謂卽楚詞思公子以未敢言之意。輔氏廣亦謂上章旣言德音孔膠。故末章遂言誠愛。惟其德音之感人者。膠固而不忘。故其誠愛之深發之。遲存之久。而至于如此也。此外諸家若偽端木詩傳。以爲燕賢之詩。胡氏文英以爲念賢友之詩。詩貫以爲士大夫喜見賢公卿之詩。詞雖小異。而不以爲刺則一也。是亦可見集傳之當從矣。

隰桑有阿有難

集傳隰下隰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此本毛傳阿然美貌。雖然盛貌爲說也。鄭箋云。隰

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正義釋傳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貌。釋箋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曰枝條長美。納義謂傳不言阿爲阿。那亦不言枝葉條垂。孔自誤會傳意耳。傳言阿然美貌。統指桑身。以經上三章首句俱言有阿。然後言葉也。箋言長美。正申傳意。言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亦與傳利人之旨不殊。未可強爲區別。此駁孔疏之誤。頗爲詳明。然以喜見君子之義觀之。蓋以隰桑枝葉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耳。徒就桑字條分縷析。無當已。

遐不謂矣

遐集傳訓何宗禮表記鄭注也。表記引此詩遐作瑕。鄭彼注云。瑕之言。胡何瑕三字。皆一聲之轉。

義得相通。故朱子易剗爲何也。謂呂東萊讀詩記以爲欲進忠告于君子。此則用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

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云。武欲子產之見規誨之意。稽古編玩詩語及鄭箋。並無規誨義。惟箋末引論

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二語。疏中其意。謂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心不能忘其義

略同。故引以爲驗。杜見規誨字與謂相近。故以規誨立說。不知鄭本訓謂爲勤勤與勞同義。論語言愛之則必

勞來之詩言愛之則必思勤之故引以證不謂非證不忘也杜誤以誨爲謂孔又誤以爲喻不忘皆未得箋意案謂之訓勤見爾雅釋詁人有所愛則必勞來之見孔安國論語注說雖非臆造而以鄭意爲必如此恐亦未可信也

滂池北流

毛傳滂流貌鄭箋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意于作申后滂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

北流正義云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地污下引豐以灌溉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本北流浸灌既訖決而入豐亦爲北流案毛傳不釋池字箋雖言池水之澤未言汙下下云豐鎬之間水北流者蓋統指諸水言耳惟水經云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滂池合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于鎬又引毛詩云滂流貌也而世傳以爲水名是鄭氏之意亦以滂池爲人所附會矣况鎬池之名見史記始皇本紀而酈不引之以證此詩則滂池之非池名尤可想見或據說文滂池下水流貌從水彪省聲引此詩池作沱謂凡水決出別流者爲沱而上林賦注云沱水出杜陵今名沱水自南山黃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水經亦云渭水又東與沱水枝津合枝津卽決出別流者也漢書音義謂之高都水云前漢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沼引它水入長安城疑沱水卽此經之池水說于情事亦近然謂爲毛鄭本意則非也

印烘于燧

印毛傳云我也烘燧也燧雉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饗餽之爨以

養食人桑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燧于燧竈用炤事物而已正義以箋爲申傳合而述之李氏黼平謂其誤以傳先釋印烘句次釋上句傳之意謂人取桑薪宜燧于燧竈以養人喻王娶申后亦主中饋以母養天下今反摩黼之也箋以桑薪不用於饗饋之爨而用以燧雉竈喻申后失所易傳非申傳也此駁未的案說文燧雉也從火甚聲雉云行竈也從火圭聲燧若回爾雅釋言燧雉也郭璞注今之三隅竈說文行竈言其用也爾雅三隅狀其形也然則雉之爲竈非飲食烹炙之具殆若今之火爐朱傳謂爲無釜之竈是也傳文簡質宜以養人之下不復贅詞鄭箋云云正妙會傳意李乃詆孔說爲誤毋抑未之熟思也歟

蘇蠻總論

蘇蠻小序云。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箋幽王之時。

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刺之。朱子以詩未見刺亂意。改爲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然託爲鳥言。必如鴟鵂篇。徹士持茶。予尾。予羽。皆鳥之事。乃可曰鳥自謂耳。若此詩曰。教誨曰車載。豈鳥所望于人者哉。邦氏仲輿以不成文義。詆之似非苛論。第此外諸儒又各以意爲說。訖無定解。如申培詩謂是大夫失位。遠適他國。主人憐之。而作王符潛夫論。則云行人病而賦蘇蠻。胡氏文英則以爲厲王暴虐。文人散佚。宣王卽位。命輜使招之。之所賦。何氏楷則又以爲諸侯貢士之詩。就諸說衡之。何氏于情事較近。蓋如其言。則飲食教誨。見

平日恩養之隆。後車載之見入貢時禮意之厚。詩中字乃不爲虛設也。

蘇蠻黃鳥。蘇蠻毛傳以爲小鳥貌。韓詩薛君章句以爲文貌。語雖小異。而不以爲聲。則同。朱子集傳與大學章

句皆訓爲鳥聲。說本于劉執中。何氏楷申之曰。以其聲之微細相連不絕。如蘇而鳥語不可與人解。又似于蠻。故曰蘇蠻。可謂工于附會矣。然黃鳥卽倉庚。一名楚雀。又名鸚黃者也。其見于詩曰。睨皖曰燿燿。日其色也。曰交交。指其形也。其以聲著者。惟出車葛覃兩篇。俱曰喈喈耳。若七月篇有鳴倉庚。不言如何其鳴也。凱風言載好其音。不言如何其好也。意喈喈而外。無可擬似。此詩之蘇蠻。恐毛辭小貌。文親云云。有未可盡廢者歟。

止于邱阿三句

毛傳邱阿曲阿也。鳥止于阿。人止于仁。正義辨邱阿爲一物。又引卷阿云。有卷者阿。證阿爲邱

之曲。中毛詩紬義謂彼是大陵曰阿。乃阿之卷然者。此則邱之曲而阿者。義不相蒙也。又毛惟釋此二句道之

云。遠以下皆無傳正義。以箋所云。土爲末介。從大夫而行。釋之。紬義謂序云。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宜飲食教載之傳之意。當爲鳥則止。託于山阿。人則止。託于仁人。今仁人在遠。不得依託我心之勞。當可如何也。案

主傳箋舊說此解。近之。而于下文飲食教誨。頗難以直接。若從何氏以黃鳥喻士。則邱阿是喻其隱處之高。道之云。遠我勞如何。是述其企慕之誠。如兼葭詩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邈邈從之道。阻且長之意。則下文不煩斡旋。而義自貫矣。

命彼後車

後車鄭箋云倅車也。正義據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謂朝祀之

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事同名。言倅車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紬義以疏說爲誤。謂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言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所言諸車皆兵車。萃卽倅也。是兵車副車。乃專稱爲倅。古者卿行旅從。黍苗我師我旅。箋云召伯營謝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此箋言卿大夫出聘。則後車正是戎車之副。故鄭以倅車釋之。據此則正義說誠爲小誤。然序言大臣遺忘微賤。未嘗有出聘明文。鄭氏云云。不過因後車二字而意擬之耳。于經文命字謂之字。究無說以通之也。

有兔斯首

毛氏無傳。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申之曰。斯爲兔首之色。故

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謂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潔白之義故也。鮮變爲斯者。齊魯之間鮮斯聲相近。故變作斯耳。紬義駁之曰。箋如果以斯爲鮮。鮮白也。今先曰斯白也。乃云俗語斯白之斯作鮮。必曰斯當爲鮮。是謂世俗之語如此。非謂經字當作鮮也。又云齊魯之間聲近斯。謂以斯爲正。齊魯之間語猶如此也。正義謂斯當作鮮誤矣。案爾雅釋詁云。鮮善也。釋文云。鮮本作誓。沈旋以爲古斯字。是鮮斯二字本通說文。籀字從兩鮮聲。讀若斯。是鮮之讀斯。乃其正音。左傳于思服虔注云。頭白貌。斯與思聲同。故得訓爲白。釋文乃云斯。毛如字。鄭作鮮。

漸漸之石

總論。漸漸之石。序言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正義謂毛以首章上四句爲征戎狄。下二句爲征荆舒。鄭以首章上二句喻戎狄不可代。下四句爲征荆舒。紬義云。鄭箋具在。誠如孔說。毛初無此義。孔之意不過以傳漸漸山石高峻六字。在首章上四句下。而王肅孫毓皆謂征戎。孔因據爲毛說耳。毛作傳時。本不連經。山石高峻。自釋首句。後人以傳文散附經中。遂謾置第四句。下使傳意果統釋征戎。第三章豕涉波月離畢。又何以不統釋乎。且首二章有由有川。山石高峻。非可以釋川。

也。總之毛釋首二句。餘無傳可通于鄭而斷不可以孫王二家之說爲毛說也。此辨甚是。又此詩及君之華。何草不黃。序皆以四夷交侵言此事之不見于史。賴經文補其闕者。集傳一切掃而空之。而夷狄縱橫之禍。後世遂以無所考矣。

漸漸之石首章。漸漸之石首章。正義曰。以漸漸之文連之。石爲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爲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爲一事。案此說非也。毛詩與傳各爲編傳。但釋漸漸二字。餘三句可以意知。故不煩傳。非并注四句也。及後人引經附傳。以此詩四句皆有箋。故附傳于四句下。正義乃以此爲傳例失之。

山川悠遠二句。集傳經歷險遠。指山川悠遠言。不堪勞苦。指維其勞矣言。劉氏彜曰。山窮者川斷。之川盡者山間之重重相間。遠不可極。故曰勞也。鄭康成舊說。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也。正義云。廣闊勞勞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古字少多假借。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義自得通。故不云遼也。惠定字謂左傳隸臣僚服虔注曰。僚勞也。共勞事也。又勞勞之語。見孔氏聘辭。遼與僚皆從寮聲。知古字通也。案此說固爲有據。但以本詩證之。既曰山川悠遠。悠遠卽遼也。而勞字又作遼。訓于義爲覆。不若從集傳之得也。

有豕白蹄二句。毛傳云。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蓋以爲將久雨之兆。橫渠張子謂豕性負塗。雖有白蹄而不見。因從雨多。潦濯其塗。而見白。是雨久未止也。乃月離于畢。雨微。又見。是苦雨之甚也。嚴氏詩緝推論甚明。是張之意。本不同于毛矣。朱子集傳。既從毛以豕月爲將雨之驗。而復引張子說以總釋之。似欠分曉。又躡集傳訓蹄。鄭箋云。四蹄皆白曰駭。釋文云。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豨。古哀反。今說文豕部無豨字。惟豨字注云。豕走也。從互。從豕。省徐音通。貫切。玉篇豨。豕走也。豨。義謂以鄭箋離其續。牧參之豕走之訓。說文豨字。卽爾雅之豨。案駭與豨字異義。同或緣聲近而誤。若豨字說文玉篇皆訓爲豕走。與白蹄之義無涉。未可云豨卽豨字也。

月離于畢。畢星名。見大東篇。離月所宿也。大全載朱子之言曰：畢是滄魚的，又網流魚，則其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大類畢。故月入之，卽雨。稽古編以此爲決非晦翁語。記者之妄耳。謂畢之爲器有二：見小雅。月令國語諸書。而毛氏以爲所以掩兔者。此田獵之畢也。見特牲饋食禮。而鄭氏以爲載鼎實者。此祭器之畢也。並不云用以取魚。且又網之名甚不典。其似畢亦不見書史。朱子居閩，豈言其土俗乎？宋閩粵捕魚之器，何可釋古經？其誤一也。畢星好雨，自是陰陽之氣相爲感召。洪範鄭注：雨水也。爲金妃畢，乃西官之宿。從其所好，理或有然。乃謂又網水下淋漓若雨，故天星象之，豈未有又網？天上無畢宿乎？其誤二也。先王制器尙象，仰觀俯察，畢本象星以爲形，亦因星而得名。孫毓之詩評郭璞之爾雅注，其說皆然。不可易也。今反謂畢星名義取諸魚網，其誤三也。案此駁義亦未盡。先王制器尙象，固已第經緯諸星，非本自有名。亦天官家以意爲之名耳。畢本掩兔器之稱。因畢八星前兩叉歧出，有似于掩兔之畢，故以畢名之。非畢因星而得名也。惟又網水下淋漓若雨，而天星象之，其說爲可疑耳。稽古編三誤，未免深文。

茗之華

茗毛傳以爲陵茗。朱子集傳因之。又引本草以爲卽今之紫葳。蔓生附于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

凌霄。案陵茗之名見爾雅。紫葳之名見神農本草經。郭璞因本草紫葳一名陵茗，故援以入爾雅注。毛傳以茗華爲陵茗，名與相合。故孔疏又援爾雅以釋詩三書所云當爲一草無疑。然未嘗以之爲凌霄也。自顯慶中蘇恭修唐本草，始謂紫葳卽凌霄。朱子因本之爲訓，稽古編合諸家之說，驗之謂有不類者三焉。孔疏通爾雅及鄭箋陸疏之說，謂茗華有黃紫白紫。今凌霄花面赤背黃，無紫白色者，不類一也。陸疏言陵茗可染皁沐髮，卽黑本草所言亦同。今凌霄花葉俱無染皁之用，不類二也。陸氏言茗華好生下濕，水草亦言生濕水中，故陳風旨茗有于邱邱。陸疏則別釋之爲茗饒，今凌霄偏生于燥土，不類三也。二物色性皆殊，明是別草矣。此說茗華形狀皆據本草鼠尾之訓而言。然說文以茗之黃花爲藥，廣雅又以紫葳爲蘂蓼。古今稱謂隨時而殊，殆有難以一說定之者矣。

蒼之華芸其黃矣。毛傳曰：蒼陵蒼也。將落則黃。案芸其黃矣，言其盛非言其衰。故次章云：其葉青青也。裳裳者華之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傳曰：湑盛貌。猶此詩云：蒼之華其葉青青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曰：芸黃盛也。猶此詩云：蒼之華芸其黃矣也。爾雅曰：蒼陵蒼黃華。蘩白華。效是蒼華。本有黃者。豈待將落而始黃哉。詩入之起興。往往感物之盛而歎入之衰。有杜其葉湑湑。何其盛也。獨行踽踽。何其衰也。隰有萋楚。猗猗其華。何其盛也。樂子之無家。何其衰也。然則蒼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蒼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物。自盛而人自衰。詩人所以歎也。毛公既以黃爲將落。遂并以下章爲華落。葉青青然。殆失之矣。三星在罍。三星心星也。罍。符也。三星在罍。集傳以爲罍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喻饑饉之餘。百物之凋耗也。董氏適乃謂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將沒而望于符中。豈能久乎。此說非是。明堂者心之別名。猶房爲天駟。營室爲天廟。皆取象於人事以爲之名耳。是心卽明堂也。而曰出在明堂。不幾分心與明堂爲二乎。且天星附日而動。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晝夜一周。其行疾速。罍之爲器甚微而小。不能久留星光。先儒故以不久釋之。非以將沒時爲不久也。此等義例。當以集傳爲正。

何人不矜。箋云：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矜字與鯨通。故以無妻釋之。字又通瘵。後漢和帝紀：朕寤寐恫矜。李賢注：引書恫矜。乃身經義述。謂鯨爾雅訓病。書恫瘵。某氏傳亦訓病。上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皆病名。此矜字亦當訓病。劬勞于野。故言病也。案矜作病。訓義得旁通。但以白虎通古者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嗾。夫之文。矜之箋說尤深長有味。夫先王之用兵也。上承天道。下體人情。今征役踰時。至于無人不矜。嗚呼。其斯爲周之末造歟。

大雅。熊氏禾曰：案小雅集傳。以正大雅爲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三篇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皇矣追述太王王季之德業。而大明。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功累德之由。朱子疑爲郊祀後受釐陳戒之詩。早麓有玉瓚。享祀勞神等語。或亦受釐。



之樂思齊。追述太姒太姜太美之德。言文王在宮御家之事。爲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棧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爲受釐之辭。武劉以下二篇。爲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總論

以下文王之什

小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春秋宣十五

年左傳引陳錫哉周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卽作字之義。序依經爲說也。經內言命者凡八。箋言受天

命而王天下。於昭于天。言天故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亦依經爲說。未嘗及符瑞也。正義乃廣引緯候。赤雀丹書。以釋受命。非序意。並非箋意矣。集傳此詩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于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巳者。乃可得而見。淵然亦多詠歎之詞。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劉氏瑾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卽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而仲虺告湯。亦曰。欽從天道。尙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在創業垂統者。固在于此。敬而持盈守成者。亦在于此。敬也。案敬爲聖學。繳始徹終之道。詩言受命而推本及之。呂氏春秋以此篇爲周公所作。洵非周公不能作矣。然其旨自集傳發之。乃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宋學之粹于漢唐。以此類觀之。可以見矣。

於昭于天

九經古義曰。文王云於昭于天。正義云尙書注云。註。鄭注尙書。於者。鳴聲。則於鳴。古今字。案說

文及義。雲章古鳥字。皆作於。鳥本鳴呼字。古文春秋傳皆然。於於字相似。因譌爲之。

文王陟降二句

毛鄭舊說。皆就文王存時言。毛訓陟爲升。訓降爲下。陟降謂上接天下。接人。鄭訓在爲察。言文

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正義申傳云。接天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思禮撫

養以接之也。或以上接天。解陟與在帝三字。下接人。解降與左右三字。朱子集傳。乃就文王沒後說。謂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帝之左右。此以爲如春秋傳。叔父陟降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之意也。稽

古編謂文王篤言文王受命。故首章卽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受命之先德已著。見于天末二句言既受命之後。事天治人皆能奉若天道。蓋作周之本在于受命。而受天之命在于與天合德。詩美文王德乃爲第一義。如集傳云。是舍人而徵鬼矣。案朱子初說見于東萊讀詩記者。亦沿古注。後改今說。毋以於昭于天在帝左右以生存時義有所難通歟。然如稽古編所述。則古訓亦未嘗不切理而近情也。

襄廩文王。襄廩毛傳云勉也。與爾雅訓合。易詩傳禮記注皆用此解。則其說殆必有所受矣。徐鼎臣以說文無廩字。欲改從女從尾作媿。媿董道從而和之。引崔靈恩集注作媿媿文王爲證。不知經典之字不載于說文者多矣。改之可勝改乎。崔注宋世已無其書。董氏何以獨得見也。董氏引說文云媿勉也。今說文媿字訓順。並無勉之一解。殆亦臆說。或又以說文媿字隸書假借作廩音門。門與勉一聲之轉。襄廩文王卽勉勉我王之義。故毛以爲勉也。說于情事較近。然訓詁之法以漢儒爲權輿。古無其義。而漢儒有之。卽可依據。若必一一求爲某字之轉音。未免震世而駭俗矣。

陳錫哉周。陳錫猶較錫也。哉毛傳訓哉。鄭箋訓始。其訓爲語辭者李氏也。集傳解爲上帝數錫于周。是以于字代哉字。稽古編云。陳錫謂文王能敷恩惠。非指上帝言哉字。與于本不相倫。亦未可通用。載始兩訓。毛傳雖殊。然載亦可訓始。左傳國語引此皆作哉。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載周以至于今。載周與至今。首尾之詞也。與造周同義。章昭注。載成周道。載成者亦謂始成之也。惟王肅述毛以爲載行周道。而杜預左傳注因之。蓋預事晉武帝。而肅實帝之外王父。宜乎襲用其語矣。案哉古通才書。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往才。說文才字云。草木之始也。是哉之爲始。不但哉生明。哉生魄。爲有明徵。宜從舊說。爲當。

侯于周服。大雅文王四章。侯于周服。箋云。天已命文王之。乃爲君子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正義曰。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也。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

肅言也。按毛例凡常訓者不傳其屢傳者必假借者也。此侯爲君自是常訓故不傳與上章侯訓爲維假借不  
同。正義據以証正義非是。

永言配命。集傳永訓長配訓合。天命天理也。言能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  
有不待外求而得者矣。蔣氏慊生亦謂後王當思文王所以能受命者在于修德而所謂修德者在無一時一  
事之不合乎理。呂氏祖謙則以爲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與集傳說不同。稽古  
編謂此篇凡八言命當通爲一義詩敘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維新帝命不時上帝既命言命之歸于周也一  
言靡常兩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歸周也。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之成王能述修文王之德則亦能配之  
配命者謂配上帝眷命之意配命之實不外聿修配命之效自致多福四語意相連貫。毛鄭但云配天命而行  
不言何者爲天命正以詩屢言命其旨本同不須復解也。此說甚是蓋天理卽德也上帝既言聿修厥德此若  
又言配天理于義爲復似東萊說非毛鄭意而亦未可廢也。

宣昭義問。案大雅文王篇宣昭猶言明昭。周頌時邁篇明昭有周臣工篇明昭上帝是也。毛傳曰義善也。問讀  
韋昭杜預注並曰宣明也。宣昭猶言明昭。周頌時邁篇明昭有周臣工篇明昭上帝是也。毛傳曰義善也。問讀  
爲令聞不已之聞言明昭善名於天下也。昭三十二年左傳宣昭令名義與此同也。周頌雖篇宣哲維人宣哲  
猶明哲也。大雅烝民篇既明且哲是也。箋訓宣爲徧雖本爾雅但於詩義未協。

擊仲氏任三句。擊仲氏任。毛傳云擊國任姓之女也。自彼殷商來嫁于周鄭箋謂擊國之女從殷商畿內來嫁  
于周孔疏殷商爲有天下之大號而云自彼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集傳以爲商之諸侯皆謂之殷商不必  
定在畿內後儒多訾之蓋以周語云擊疇之國由大任注云二國奚仲仲虺之後仲虺雖國于薛而相湯政王  
爲開代元勳其子孫當別有食采于王畿如周之周召二公者則擊蓋畿內國其說可信故黃氏一正諸家仍  
主毛鄭說若唐書世系表云祖已七世孫徙國于擊祖已者仲虺之後此則非是也。季歷娶婦時尙未爲世子

乃古公初年也。計古公在位去武丁未久。祖已事武丁。其子當與古公同時。而太任已生于摯。安得謂七世孫方徙于摯乎。宋洪邁謂唐世系表皆承用各家譜牒。故多謬誤。良然。

曰嬪于京。毛傳訓嬪爲婦。訓京爲大鄼。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王肅謂其盡婦道于大國。正義斥其不詞。孫毓以京爲京師。正義又詆爲不通。謂祿將干京。可得爲京師。此王季時不得爲京師也。袖義云。鄼風景山與京傳云京高邱也。皇矣依其在京。傳曰大阜曰京。皆別之爲邱阜。公劉篇乃觀于京。無傳。而京師之野。傳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大釋京衆釋師。與此以京訓大。正同。公劉得爲京師。何王季獨不得爲京師乎。王肅稱大國誠非毛旨。若孫毓所言未爲失也。案白虎通引此詩爲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之證。改號易邑義雖未安。然可見漢世諸儒皆以京爲京師矣。要之京者。後人所追稱。非王季時卽有此顯號。以此推之。則孫毓說初未嘗與毛鄼相牴牾矣。

在洽之陽。毛傳洽水也。正義以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謂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此以傳之洽。水特因渭水推而知之也。考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東逕郃陽城。東鄼道元注。周烈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鄼。還築汾陰郃縣。卽此城也。故有莘邑爲太姒之國。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浹。謂此也。城在北澗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城南側又有澗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執南亦有澗水。東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一十五里。卽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如鄼注則實有郃水。非假渭水推而知之矣。鄼陽漢書地理志及說文俱作洽。史記魏世家又作合陽。皆卽此詩洽陽也。

俛天之妹。毛傳訓俛爲警。釋文云。韓詩俛作警。警也。正義引說文。俛譬喻也。言警作是天之妹。然尊重之甚也。此合韓義爲說。與箋如天之有女弟。訓同。然謂爲毛之本意。恐未必然也。袖義云。文王嘉止。傳云嘉美也。文王已嘉美大姒之賢。則必真知灼見。得其異于常人之實。左傳室如懸磬。本義作警。是警與磬同。爾雅釋詁。警與悉俱訓爲盡。傳意言文王嘉美此大邦之子。警悉爲天之女弟。故其文德能安定而善祥也。俛釋文作羸。徧反。

與馨字一聲之轉故可讀爲馨案說文俱謚也下云一日問見此又用爾雅釋詁文以爾雅本釋詩也問音謚言若不可多見而問見之與馨字義反而亦可互相補備若馨作之方言後世通之者鮮矣

造舟爲梁造集傳訓作梁橋也言作船于水比之而加板于上以通行者卽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也案天子造舟四句本爾雅文說文云造古文從舟故李巡注謂比其舟而渡曰梁孫炎注亦謂船舟比舟也又方言云船舟謂之浮梁玉篇云天子船曰船廣韻以舟爲橋曰船是比舟乃船字木義故後儒多議集傳作字之訓爲非蓋以訓造爲作則詩言作舟祇成舟耳如何便成橋梁宜其不得不更以比之而加板于上言之也然集傳云云雖非造字本義而于比舟之訓要未嘗相戾分別觀之可也

其會如林會毛公無傳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朱子集傳以爲卽周書武成篇受率其旅若林之意謂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也說文於部引詩作其檜如林復引左傳檜動而鼓及一曰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槌敵爲證案杜元凱左傳注云檜旗也與說文旌旗也義同蓋旆之竿必以木爲之旌旆旣多則竿之見不可勝計故以如林喻之馬季長廣成頌旆旌森其如林是也說文引詩用毛氏古文而亦兼採三家詩此詩之會鄭不破字而以會集其兵衆釋之知毛本作會其作檜者殆三家之異文爾然集傳字訓于如林之喻倍覺親切實較會字之義爲長惟說文建大木云云實則本于桓五年傳賈公彥疏而飛石之法起于范蠡魏太祖以之爲霹靂車非三代時所有許叔重引之不過以旆之爲字又有此一義未可據爲此詩之證也檀車煌煌駟驥彭彭九經古義曰箋云兵車鮮明馬又彊則暇且整小雅出車云旂旐央央傳云央央鮮明也案漢有鮮明騎見魯峻石壁殘畫又朱浮墓石壁人物有鮮明隊註皆見隸釋司馬彪與服志云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史記褚少孫撰任安傳云小史上書言任安受太子節發兵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云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與馬號爲鮮明此與皇矣箋以員援爲

跋扈皆當時之語

維師尙父。毛傳師太師也。尙父可尙可父。史記齊太公世家集解。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案齊世家太公望呂尙。譙周曰。姓姜名牙尙當是太公之字。

會朝清明。毛傳會訓甲言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後儒以意述毛。各自爲說。鄭康成以甲爲兵甲之甲。言天期是已。至兵甲之巽。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王子雍孔仲達以甲爲甲子之甲。謂卽書所謂甲子爽是也。近惠氏棟以傳甲字卽甲夜甲令之意。古人以甲爲第一甲。朝猶云一朝也。書曰。壹戎殷。言役不再。藉也。李氏輔平又以會甲爲譽。昂之省文。引說文。譽字云。日月合宿爲辰。從會從辰。徐音植。鄰切。玉篇音時。真切。又音會。廣韻十七真不收。十四泰載。譽字音黃外。經典中言日月合宿。或作會。或作辰。各從譽字之半。亦作晨。爾雅云。早也。說文作晨。云。味爽也。昂云。晨也。從日在甲上。然則此經會是譽之省文。傳訓甲又早之省文。蓋雖屈朝旦而時尙早。故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此解甲字與王孔味爽。惠氏一朝之意。皆可相通。是甲兵之誦洵非毛義矣。

絲絲瓜

毛傳絲絲不絕。貌瓜。紹也。醜。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醜。故謂之醜。絲絲然若將

無長大時。正義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醜。又曰。后稷乃帝嚳之胄。是譽爲瓜而稷爲醜。自稷爲下。祖紺以上皆爲醜。紉義云。爾雅釋草。醜。醜其紹。舍人云。醜名。醜小瓜也。紹。繼謂醜子孫。炎曰。醜小瓜子爲醜。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醜。是紹繼卽爲小瓜。如箋義當以先歲之瓜喻譽。經中瓜字爲近本之實。其小如醜。喻自后稷以下。如傳義則直以瓜紹如醜。喻太王遷岐初時尙未隆盛。至胥字。案案而後。日見隆盛也。正義云。云兩失毛鄭之旨矣。案爾雅之紹與說文。瓜字同義。說文云。瓜。不勝末微弱也。從二瓜。讀若庚。蓋近本實小。不若近末之大。故云微弱。紉義分析傳箋意最明。可補入疏中。

自土沮漆

毛傳訓自爲用。土爲居。沮漆。沮水。漆水也。集傳沮漆二水名。禹貢錐指。謂徧考羣書。邪次有漆無沮。

經義述聞以爲土字當從齊詩讀杜杜水名在漢扶風杜陽縣南入渭今屬麟遊武功二縣漆水在右扶風漆縣西北入涇今屬邠州沮當爲沮往也自土沮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郃適邠自杜水往至于漆水也沮與沮相似又因漆而誤加水旁耳詩考正則以自土沮漆爲謂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引魏風彼汾沮洳爲水旁地之證毛詩紉義又據禹貢雍沮會同之文以水經大藥水一名岐水與雍水合流而注于渭者爲卽此詩沮水數說不同案雍州有二沮漆一在涇東屬漢馮翊一在涇西屬漢扶風緣下流皆入于渭故說者多輻輳不淸茲自土沮漆若土公劉遷邠言則述聞所云于義爲順然下文卽承以古公亶父句明是指太王遷岐言若猶在邠不得言未有室家矣似紉義說亦屬可從至詩考正以沮爲沮洳則經文必作自土漆沮洳而義始明不得徑省其文顛倒其字而曰自土沮漆也

古公亶父 九經古義曰古公者故公也說文古故也穀梁傳云踰年不卽位是有故公也猶言先王先公穆天子傳云大王亶父

陶復陶穴 毛傳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卽箋謂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義引說文陶瓦器竈也謂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復者地上爲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穴者鑿地爲之士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紉義辨之曰考工記埴埴之工二有陶人旒人甗盆甗甗皆陶人職之此詩之陶當如考工土與壤別禹貢孔傳云無埴曰壤馬融云壤天性和義也說文以爲軟土陶其土壤謂以塗鑿屋也傳讀復如寤說文云窺地室也寤之穴之猶言爲窺爲穴耳取土復築息土不用自是箋義正義以箋釋傳又以陶爲窺失之案古窟居隨地而造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爲復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爲穴其形皆如陶竈賈公彥亦有是言故集傳以復重窺也穴土室也釋之箋疏分析固過于拘泥而紉義辨窺音搖陶音桃亦未的古陶與縣通阜陶或作咎縣禹貢厥草惟繇亦讀如搖則陶與窺音初未嘗不同也未有室家 未有室家傳室內曰家未有室廟亦未敢有室家正義謂古公在廟之時迫于戎狄國小民少未有

寢廟故未敢有家室。又謂幽地實有寢廟宮館。此言未有者。以文王在岐而與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幽未有。下云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家室。以爲立文之勢云云。總緣以此章同之。鄭說爲在幽時事。故欲言其無。而幽地實有。欲言其有。而又明與傳違。故遁而爲立文之勢。夫他凡小事。或可以有作無。宗廟之事。至尊至重。豈可意爲有無。以就吾立文之勢哉。此言尤非理也。大王初居沮漆岐土未開。故傳以爲未有寢廟家室耳。

率西水滸二句。毛傳率循也。滸水涯也。鄭箋謂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詩考正以率西水滸傳爲踰梁山。自東而西。循渭水北涯而上。皆爲行不舟楫。謂箋說失之。且引程泰之雍錄。渭水在梁山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及閻百詩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云云。爲證經義。述聞謂如其說。則當云率北水滸不當云率西水滸矣。詩敘太王去邠遷岐之事。自當始于邠。終于岐。不當始于梁山之南。渭水之北。而略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率西水滸。正承上章漆水而言。爾雅云率自也。西邠之西也。太王自邠西漆水之涯。南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之下。約而言之。故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案此以水滸爲邠西漆水之滸。故訓率爲自。若從紉義。以爲扶風漆沮。則漆水由岐山北西南流。合杜水岐水。而後屈而遷岐山之南。則在西頭水滸較多。循次而至岐山。至周原次第亦可如繪矣。然爲邠爲岐。安得起作詩者而問之。

周原膺膺。九經古義曰。周原膺膺。此名國之始也。汲郡古文云。武丁元年。邠遷于岐。周三年。命周公賈父。高誘呂覽注云。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爲天下號也。

董荼如飴

毛傳董菜也。荼苦茶也。箋云周原膺膺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正義引爾雅釋草。茂

董草。晉語實董于肉。郭璞賈逵以烏頭當之。嚴氏詩緝謂烏頭乃毒物。肥美之地。能使草無美惡。皆很大。豈能變毒爲美。董定是董。其之董。案此駁甚。是爾雅董字原有兩。一苦董。郭璞云。今葵董。葉似柳子。如米。均食之。滑。邢疏。一名苦蕒。可食之菜也。又引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莖菜。葉似蕒。花紫色。內則莖



宜紛榆是也。觀此二說，孔疏之誤可見矣。苦葦苦茶，雖同以苦得名，然葦味甘美，茶之味草木，亦言其得霜則甜。故葦則禮用以爲滑，茶則禮用以爲苦。二物正是同類，惟周地所生甘美如飴，故詩人所以美之。

奚契我龜。

毛傳：契，開也。正義申之曰：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開耳。如孔說，則契與開是兩事。案契者以火灼龜之名，儀禮所謂楚焯是也。周禮董氏掌其焦契以待卜事。注云：楚焯置子燋在龜東，楚焯卽契，燋謂炬其存火也。

或曰：契，刻也。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集傳兼存二說。毛詩純義則疑傳開字爲誤。據說文，卽云以問疑也。

貞云：卜問也。占云：視兆問也。孫云：卜問也。謂凡卜皆問疑。文選潘元茂九錫文爰契我龜，李善注引此傳契問也。開正作問，當從之。此亦可備一義。

曰止曰時。箋曰：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案經文爰居爰處，玉篇曰：爾雅室

下異訓。二曰字皆語辭，時亦止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爰，曰也。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玉篇曰：爾雅室

中謂之時，時止也。今本爾雅時作時，爾雅又曰：雞棲于弋爲爰，爰垣而棲爲時。玉風君子于役，釋文時作時，棲

止謂之時，居止謂之時。其義一也。莊子逍遙遊篇曰：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處亦止也。爾雅曰：

止待也。席雅曰：止待，返也。待與時聲近而義同，待亦通作時。廣雅曰：辟離待也。方言辟作萃，待作時，皆古字假

借，或以時爲待之訛，非也。

其繩則直二句。其繩則直二句。毛傳云：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鄭箋：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

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乘聲之設當爲繩也。孔疏：營度位處立繩正之傳，言不失繩直，箋故言用繩之意。

言營制之時，常用繩也。紉義據玉篇繩字云：直也。度也。東京賦：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薛綜注：周公繩度之合于

制度云：謂傳意亦謂不失繩度之直耳。箋則以營釋繩，營亦度也。是傳箋于經，繩字皆不訓爲繩。案傳言繩

謂之縮，箋言以索縮其築版，此方是索以縮是約束，必當有繩釋縮版句，非指經中繩字也。正義合而一之，實

謂之縮，箋言以索縮其築版，此方是索以縮是約束，必當有繩釋縮版句，非指經中繩字也。正義合而一之，實

謂之縮，箋言以索縮其築版，此方是索以縮是約束，必當有繩釋縮版句，非指經中繩字也。正義合而一之，實

與經旨相違。非僅失毛鄭之意矣。案此辨亦過于分析。繩所以爲直。故繩有直義。而經營方位必先以繩量之。故繩又有度義。傳箋疏三說文雖不同。而意實相貫。不得詆孔疏爲獨誤也。朱子集傳故仍主疏說。

臯門應門。

明堂位。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雉庫。則諸侯無臯應可知。故毛傳以臯應爲

王門之名。集傳從之。曰王之郭門曰臯門。孔疏申之云。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孫炎解之云。

謂朝門也。蓋太王之時未有制度。時特作二門。其名曰臯應。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敢立。

焉。或者猶以明堂位爲疑。不知朱子嘗考之矣。其在書曰天子有應門。其在春秋曰魯有雉門。其在禮曰魯

有庫門。其在家語曰。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爲天子之門明矣。而又何疑焉。

乃立冢土。

傳云冢土大社也。案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疏云在庫門之內。右正此大社矣。朱子謂太王初

立岐周之社。武王通立周社於天下。且以漢初令民立漢社稷證之。誤矣。大社之尊。正惟天子得立耳。安得天

下盡立乎。侯諸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又有置社。安得又立大社乎。臯應二門爲天子之制。則諸侯不得立何

大社反通於天下乎。

柞械拔矣。

集傳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械白椶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擬拔而生。不拳曲蒙密也。此謂柞

字從鄭箋。訓械字從爾雅郭注。正義引爾雅釋木云。櫟其續。棗不言櫟。是柞陸疏謂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

所名而言之。如孔說是疑柞爲非櫟矣。案爾雅柞櫟二木別說。文則柞櫟柞三木別自。陸元恪以唐風苞柞爲

柞。構郭景純以柞椶卽柞。櫟陸又以秦風苞櫟亦爲柞。櫟于是三木不分。考本草綱目柞一名鑿子。木陳藏器

云。生木生南方。細葉。今之作梳者是。李時珍謂此木處處山中有之。高者丈餘。葉小而細齒。其本及葉皆有

針。冬不凋。五月開白花。不結子。說同。集傳形狀則與柞椶柞櫟非一類明矣。白椶本草用其核入藥。名蘇

核。陶隱居云。大如烏豆。有紋理如胡桃。核轉保昇云。葉似枸杞而狹長。華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蘇

頌云。木高三尺。莖圓有刺。此三說皆與郭注同。故朱子取之。若大全引東陽許氏說。則全襲陸氏之言。與集

頌云。木高三尺。莖圓有刺。此三說皆與郭注同。故朱子取之。若大全引東陽許氏說。則全襲陸氏之言。與集

傳正相反矣

混夷駭矣二句

混夷卽昆夷鄭箋夷狄國也駭毛傳訓突喙訓困言其見文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

走奔突入此柞械之中而逃甚困劇也駭說文云馬行疾貌引詩混夷駭矣蓋馬之行疾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或據說文駭字云馬突也謂疾未卽是突特古者四聲無別駭突同音音同者義可通故傳讀駭爲突文選

靈光殿賦盜賊奔突張載注云突唐突也引詩作昆夷突矣李善不云字異是晉唐時經文有作突者矣喙之爲困正義以爲未詳案方言云殫猥倦也倦卽困玉篇殫云困極也或作殫殫亦訓困極亦作喙是喙殫殫三字通毛訓喙如殫故曰困也又晉語靡笄之役卻獻子傷曰余病喙章注喙短氣貌卻以喙爲病病豈非困乎

短氣亦困之狀也此皆足與毛傳相發

虞芮質厥成二句

縣九章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箋云屬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

縣縣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按成者獄訟之情實所謂獄成是也質者所以平斷此獄成而論定者也通之則凡簿書議奏待上論定皆謂之成凡平報皆謂之質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馬

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百官齋戒受質鄭注云受平報也平斷畢報於下是爲平報蓋質成二字對文成屬下質屬上其白下質於上猶言待平斷於上耳虞芮質厥成是二國以其所由久爭之成質於文王及至

境禮讓之心油然而生遂相讓不爭是文王未嘗平斷之使受質以退而實有以蹶然動其禮讓之心自生而退故曰文王蹶厥生下更歸於得人之盛是以教化行而感人心如此

文王蹶厥生

蹶毛傳訓動生字無解鄭箋云虞芮質成而文王動其縣縣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也

正義亦云虞芮既平歸周益衆文王於是動其太王初生之道言太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生字皆指初生之道言解見迂回集傳故以爲未詳其義而引或曰生猶起也之言以附其後謂諸侯歸周者

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蓋大儒疑事毋質之虛心也或據毛傳引爭田讓田末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

十餘國謂末二語正釋躡生二字言天下民生歸周者多躡赴如恐後也此釋躡義雖與舊說殊而足相補備外此則蘇子由所云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云云尙爲文從而字順也

予曰有奔奏毛傳曰喻德宣譬曰奔奏箋曰奔奏使人歸趨之釋文奏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案傳箋異義正義合而一之非也傳以奏爲告語之義故曰喻德宣譬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是也箋則取趨赴之義

芄芄械樸毛傳曰械白棗也樸抱木也箋曰白棗相樸屬而生案樸亦木名說文作樸云棗也爾雅樸抱者棗謂樸是棗之一種其如竹之苞者則曰棗也械與棗皆叢生之木故類言之芄芄械樸棗榜濟濟皆二木並稱也毛鄭誤讀爾雅樸抱者爲句而以樸爲樸屬而生失之矣

左右奉璋毛傳半圭曰璋鄭箋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正義謂傳惟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紬義辨之云郊特牲裸以圭璋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郊特牲言裸玉人言鼻勺爲瓚自明尙書顧命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孔傳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正義曰於正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祭之亞獻也又引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夫尙書惟言秉璋彼正義以璋瓚釋之何于此傳獨謂毛不言瓚而定爲非祭乎案非祭之說始于王肅肅謂璋瓚不名璋孔氏既引王基以駁之矣乃其述毛又仍用王說不知何意

六師及之毛傳以爲天子六軍鄭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謂鄭此言未是定說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答賴商臨碩及易書詩之注皆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于此獨言殷末也毛詩紬義辨之曰瞻彼洛矣常武箋

以六師爲六軍。明軍師無別。此箋獨分晰軍師人數。非無故也。文王大明總三篇。經文有文王所言。制度爲後人追稱之語。顯然易見。此篇入三篇之序。序言文王而經變稱辟王。周王是據當時實事。故周王壽考箋云。文王是時年已九十餘矣。年數既據其實。與師不當有異。箋以爲殷末之制。不可謂非定說。案白虎通引此詩云。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與箋義小異。然鄭答者。產謂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大數。則仍稱軍。是康成之意。明以此詩所著爲非大數。納義說不誣也。

遐不作人。棧樸四章。遐不作人傳。遐不作人也。箋云。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按春秋成公八年左傳。引此詩。杜注云。不語助。蓋用毛義也。詩用遐不字。有二義。小雅南山有臺。遐不眉壽。遐不黃耇。穠桑遐不謂矣。皆無傳。遐不猶言不。隨其語氣而可意。知此遐訓爲遠。又總說之云。遠不作人。也不當爲語助。如爾雅不泚不倪不若之類。遠不作人。猶言遠作人也。箋意遐不爲不遐。以近釋之。失傳歟矣。

瞻彼旱麓。毛傳。旱山名。正義不言山在何處。王伯厚始引南鄭旱山以當之。閻百詩又引後漢郡國志及水經注。河水篇。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出旱山。山下有祠。又引明一統志。旱山在漢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一名嶽。山上有雲輦雨爲露。旱玉篇。履韻俱作晴。云山名在南鄭縣。旱字異。要其謂在南鄭則一也。惟水經漢水條云。漢水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潒水出自旱山。北注之。鄭注引華陽國志。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潒。潒水出山。南而東北入漢。安陽魏改置黃金縣。宋併入真符縣。元省入洋州。今其故城在洋縣東北一百三十里。洋縣在南鄭東一百二十里。而上旱山又在南鄭西南六十五里。二山相距幾三百里。是安陽別有旱山。此詩所詠。未知誰指。或曰。鄭注于潒水所出不復言山。意與上山爲一。然則漢江南岸。自南鄭東抵洋縣。皆旱山。巨關遠宜其能興雲致雨歟。

瑟彼玉卮二句。玉卮毛傳云。圭卮也。黃流在中。謂黃金所以飾流卮也。瑟字無訓。鄭箋。瑟鮮潔貌。黃流。秬鬯也。

瑟釋文作璆謂傳飾流鬯飾字是後人所加正義釋傳亦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又曰定本集注皆有飾字于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陸孔所見各異而孔以有飾字爲易曉者蓋謂黃金爲圭璆之飾以毛訓流爲鬯也故其述經曰鬯然而鮮潔者乃彼圭玉之璆而以黃金爲之勺金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爲金所照色黃而流在于其中也又釋傳曰器是黃金其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不知毛傳金字釋經黃字鬯也二字釋經黃字鬯也二字釋經在中二字言黃金之勺所以流在中之鬯初非訓流爲鬯謂金黃酒亦黃也李氏謂正義述毛以黃流爲鬯則橫溢黃金如以黃金爲勺則又橫溢黃流進退俱違毛意非苛論也

惠于宗公 惠順也宗毛傳訓神宗公不言何指鄭箋以宗公爲大臣言文王爲政咨于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于神明正義據書序班宗彜及中庸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文類言神罔謂宗公是宗廟先公二說不同紉義謂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其說出於王子雍而以宗廟之神爲宗公則孔以已說橫爲毛義傳意初不如是也尙書六宗月令天宗祭法幽宗零宗皆屬天神是天亦得稱宗神也案此因下不聞亦式二句毛云言其性與天合全詩中無天字而傳爲此語遂據爲毛以宗爲天神之證並謂其所以順乎宗神者卽下肅雍雍是天宗固爲天神之稱而傳云性與天合未必卽承惠於宗公而言且下肅雍字一屬在宮一屬在廟與天無涉然則天宗之訓自樹一義可也謂爲毛意其橫恐更甚於孔氏矣

烈假不瑕 烈假不瑕毛未發傳鄭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孔疏謂鄭謂烈假爲厲癢故云皆病瑕已釋詁文紉義云箋於破字每云讀爲某字此不言烈讀爲厲假讀爲癢則鄭所據經本作厲癢也烈與厲古字通而假癢俱從段聲音同者義必通故箋以烈假爲病也案此說近是至瑕之訓已雖本爾雅而云厲癢不已與上不殄義覆朱子集傳故訓烈爲光訓假爲大而瑕字則作瑕玷之瑕訓過也謂此承上文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如此解則此二句正與肆不殄厥愾亦不殄厥問一例優於齊說多矣東萊讀詩記亦同此意

古之人無教。古之人毛傳鄭箋皆以爲指古昔聖君。非指文王也。王子雍謂文王性與古合。亦是借古人以美文王耳。自李氏以爲指文王。而東萊讀詩記復引典謨稽古證之。於是朱子亦就文王說。教如服之無教之。言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輔氏廣朱氏公遷均主此義。教訓厭教本於毛鄭。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之文。然經典釋文以此爲王肅語。孔疏亦謂數字。經本有作擇者。稽古編謂唐世詩學有韓毛二家。疏云作擇而不言是韓詩意。古本毛詩原有教擇兩文。鄭主述毛。各據一字立解。後儒傳寫誤勸王語入傳。遂以王說當毛義。而曰鄭爲易傳。幸擇字尙存他本。故不疑鄭爲改經也。案作擇字。則此句是言古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化臣下。故此士皆有名譽。成俊髦。義較數字爲直捷矣。

二國四國

毛傳二國是殷夏。四國是四方。鄭箋則以二國謂殷紂及崇侯。四國謂密阮徂共也。

御纂詩

義折中二國夏商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言上天視下甚威且明。監觀四方。惟求民之安定而已。夏商之政不獲定民。故遍觀四國。察其能定民者而謀以爲君。卒欲致之於周。案此是從集傳。集傳是從毛傳也。若鄭箋則非是。蓋當時殷紂政不獲天下諸侯皆亂。故滅國者五十。而但以崇侯與紂並言已誤矣。又密阮兌國共則阮之一邑徂者往也。而以國言之。不又謬乎。

上帝者之

毛訓者爲惡。鄭訓者爲老。孔疏人皆惡已爲老。故者爲惡也。此蓋欲會通兩家之說。然鄭謂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而孔以人皆惡已釋之。不惟非傳意。並非箋意矣。朱子集傳引或說訓者爲致。此本武頌者

定爾功。毛傳較爲有理。但解致之爲所欲致者。似無歸着。朱氏公遷謂致猶取也。上帝者之言其德爲上帝之所取。朱氏善又以書爲書定之。書云彼商失道。天之絕之久矣。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于是而尋究之。于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復于是而書定之。於是而增大之。二說義皆明通。而朱氏善尤詳盡。但頌以書定連文。此單言誓。恐書定亦非詩之本意也。

作之屏之

毛鄭皆不解作字。正義曰。攻作之。集傳曰。作拔起也。案作讀爲柞。周頌載芣篇。載芣載柞。毛傳曰。除

木曰柞。周官梓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作斲之。郭璞注曰：謂削鱗也。是作有斬削之義。其菑其斲。毛傳木立死曰菑。自斲爲斲。正義引釋木云：立死菑斲者。斲又云：自斲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斲故曰斲也。爾雅直云斲者。傳以其非人斲之。故曰自斲。紉義云：今爾雅木自斲。神立死菑斲者。斲釋文引爾雅。木自斲。神斲者爲斲。明毛傳與爾雅異也。而正義云：若不知爾雅上文有木自斲。神一句。豈孔所據爾雅。蔽者斲句。蔽作斲。歟。然孔與陸同時。爾雅釋文博采諸家。何以不載孔。殆順傳爲說耳。毛傳與爾雅前後不可。知縱使爾雅在前。而神字非詩所有。舊斲二字。正與詩同。故毛傳蔽爲斲。斲卽蔽之。或體說文斲。顧仆也。菑爲立死。則斲爲仆死。枝柯枯朽。橫塞道路。故曰斲也。案斲韓詩作斲。云因也。因高墳下也。亦爲死木。死木之訓。與毛傳義同。孔氏生木自倒之言。洵順傳爲說者矣。

其灌其柵。毛傳灌叢生也。柵。爾雅釋木。柵。郭璞注：柵樹似榲。而庠小。子細如栗可食。今江東呼爲柵。栗。邢疏引陸說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轆。又云：卽禮記內則芝柵是也。釋文引陸疏亦云：今人謂之芝柵。如邢疏及釋文。則柵卽芝柵矣。然內則芝柵。正義以爲無華而實者。名柵芝屬也。本草別錄云：木生者爲柵。地生者爲菌。是芝柵乃芝菌之類。只似栗之柵別。此詩正義引陸疏不云芝柵。意似從郭注。第以經義求之。二柵皆不可以解此詩。蓋檉。柵。檉。柵。皆木名。而菑。斲。灌。柵。爲一類。菑爲立死。斲爲自斲。灌爲叢生。何獨於柵而以爲柵。未子集傳以行生者釋之。文義乃成一律。或據說文柵字云：柵也。從水。斲聲。引詩其灌其柵。其柵字云：屋柵上標。從水而聲。爾雅柵謂之柵。說文用毛氏古文。柵。柵二字。列於柵柵之下。標。柵。柵。柵。之上。初不以爲木名。此傳柵柵當謂木之枝格相交。上承下附。狀如柵。柵。柵。柵。者耳。此說亦有據。而要。不若集傳行生之訓。爲簡明也。

串夷載路。諸儒說各不同。毛傳串訓習。夷訓常。路訓大。意謂周家行習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故天意徒就之。王肅述毛以載路爲訓。大路是以路爲當路之路。鄭箋則以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而程子又以載路爲滿路。



於是朱子集傳既以申夷載路爲未詳而又引或說以爲混夷滿路而去蓋兼取鄭及程子之訓也案釋文申古忠反一本作忠或云鄭音忠玉篇申字云或爲貫進是申卽慣字通作貫故毛訓爲習然習行常道至文益大義澀而晦鄭作混夷以混夷駢矣之文例之驗是奔突正與載路之意相符然則朱子之棄傳從箋其見卓矣至王肅大位之說昔人已駁之不足致辨

天立厥配 皇矣二章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傳配嬭也按上言岐地闢治乃上帝遷明德之君於此民歸往之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猶天作篇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也申之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當如配命禋上帝之配合於天心之謂言天立其合天心者方此之時受命則既固而宜後之日盛大也立妃之說辭不倫

維此王季 維此王季左傳引作維此文王此章箋內兩言王季鄭本自作王季傳文不顯正義同鄭述之按毛釋各句度順比文與左傳同而猶其德音傳云頌靜也卽不用左傳矣左傳九德中周書謚法解有其七惟頌與君無之然則心能制義曰度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毛依周書爲說周書無德正應和曰頌故毛自爲訓明知有左傳而不用也毛於各句不全依左傳知首句必不作文王王子雍自用韓詩述毛亦未必其所見本眞作文王也

比于文王二句 毛傳經天緯地曰文比字無訓鄭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正義述毛以爲言此王季之德比於經天緯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此以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德可以比之也夫世有稱人子而美其似父者矣未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後儒知其說不可通故呂氏讀詩記用季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於文王比字就後人言朱子集傳則以比爲上下相親之意比于猶至於謂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猶無遺憾說可謂深切著明矣稽古編據左傳釋此文字爲九德之一與八德同例謂文乃美德之泛稱不專指諡號所謂文王當如劉炫可比於上代文德之王之義納義又以比字當讀爲漢志日南郡比景縣之比庇蔭也言王季以此德庇蔭於經天緯地之文王也案以文王爲泛稱毛氏意或如此

而庇蔭之訓亦與集傳至於之義爲近當兼存之

侵阮徂共

傳箋異說毛以阮共旅爲周地名而訓徂爲往鄭以阮阻共爲三國名而下文徂旅爲阻國之旅毛

以阮共爲密人所侵而文王過之鄭以阮徂共爲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種種差互如此後儒或從毛或從鄭

訖無定論以經文斷之上言密人不恭故敢拒大邦而後繼之曰侵阮徂共則侵阮而至於共者自是指密人

言侵阮徂共下乃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則王之怒正以其侵阮徂共之故乃赫然興師若以侵爲文王侵阮

徂共三國則文義顛倒爲不詞矣况竹書紀年明云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三年密人

降於周師遂遷於程紀年之書真僞不可知而出於晉代其說如此可徵毛傳之不誣矣至鄭箋云云雖本魯

詩亦非臆見然與經文不協朱子集傳所爲獨用毛義也

以按徂旅

皇矣五章以按徂旅傳旅地名也箋云却止徂國之兵衆援孟子徂旅作徂莒趙岐注云以遏止往

伐莒者則趙亦以莒爲地名矣漢書律厯志呂旅也膂力之字本作呂蓋旅呂古通借毛訓旅爲地名謂旅即

莒之假借也韓非難二云昔者文王伐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彼克莒即此經之按徂旅言按徂共之

旅人而勝之旅者密須之地徵其人以爲卒卽以其地名之故曰徂旅毛訓爲地名最爲有據較箋義爲長

誕先登於岸

岸字毛訓高位鄭訓獄訟皆迂程王兩家取涉川濟難義庶幾近之集傳云岸道之極至處此內

典到彼岸之義也晦菴蓋陰襲其意然詩爲用兵發端非講學也未敢奉爲正解

依其在京

箋曰文王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無案鄭以依其在京爲依居京地非也依其居京則

爲不辭矣今案依兵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辭言文王之衆依然其在京地也依之言殷也馬融注豫卦曰殷盛

也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車萊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木盛謂之依猶兵

盛謂之依也

度其鮮原 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鄭箋度訓謀鮮訓善謂始謀居善原平曠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

細義云鮮原卽公劉爲囂原彼傳云小山別大山也。月令鮮羔開冰。呂覽作獻羔。是鮮獻古字通也。傳讀獻原爲鮮原。故兩處訓同。度字毛不爲傳。首章度訓居。此與居岐對言亦當爲居。自太王居岐傳至文王。漆沮之間生齒日繁。漸徙而出。文王之宅鮮原。蓋亦久矣。經于此言之者。因首章次章向未明文王居在何處。故于此表之。傳無此時別起都邑之意。正義述毛爲謀度。強同于箋。非也。案鮮原之訓。如毛傳是。凡小山旁之平地。卽鮮原。如鄭箋則鮮原卽善原。初無一定之名也。以下文有居岐在渭云云。故箋以爲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而正義釋箋亦以爲去舊都不遠。乃又據皇甫謐言。文王徙宅于程。卽此時。夫程邑漢之安陵。而安陵今之咸陽。在西安西北五十里。去岐山東約三百里。豈得爲不遠乎。正義所言未免自相矛盾矣。或又見周書和寤解。有王出乃圖商。至于鮮原。及紀年帝辛十五年。秋周始伐殷。次于鮮原。以爲此鮮原之證。不思曰圖商曰伐殷。則其爲鎬京出師東行之路可知。未有商紂在東而師乃西行。轉由岐山舊都之理。是二書亦未可爲鮮原之的據也。

不長夏以革。集傳以爲未詳。毛公舊說訓革爲更。謂不以長大有所更。孔氏取孫王二家之說述之。謂不以年長大有所變革于其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如一也。鄭康成以此爲中人以上所能。不足以美文王。故不用傳說。呂東萊謂此句與不大聲以色文同。訓詁亦當相似。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修大與變革也。此以不長夏以革爲不縱私意也。戴氏詩考正以聲與色。謂言貌。夏與革當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也。不長不尊尙之也。夏如方言。凡物之壯大者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曰旗之革。有猛急意。此以夏爲威播遠大。革爲兵力強勇。言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于以威制以力服也。或又以長爲君長。夏爲中夏。革卽兵革。謂不以兵革之力迫脇中夏而爲之長。意亦與詩考正爲近。然與上句文例不協。

御纂詩義折中故獨采呂氏

詢爾仇方。毛傳訓仇爲匹。孔疏申之曰。詢謀於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此解甚得。毛意謂仇爲匹者。猶

兇豈之好仇。假樂之羣匹也。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後儒遂以崇侯。語西伯事證之。稽古編謂如此。則文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是忿兵。非義兵也。何以爲聖人哉。且以此章文義論之。仇方兄弟。皆共事之人也。鉤援臨衝。皆攻敵之具也。同其詢謀。備其器械。然後可以伐人。詩語本有倫次。若以詢仇爲征伐。則方言伐人。忽及親親。既言親親。又言征伐。語雜亂無章矣。案後漢伏湛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引此詩爲證。夫馮主齊詩者也。而說與毛同。則傳義之當。誠有如稽古編所云者矣。

與爾臨衝。毛傳。臨衝車。衝衝車也。孔疏。兵車有作臨衝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朱子集傳。臨衝車。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此用傳疏義也。或謂臨當作隆。隆車高車也。東車之類。鹽鐵論所云。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是也。臨衝韓詩本作隆。衝後漢避殤帝諱。改隆爲臨。如隆慮改爲臨。慮伏隆改爲伏盛。皆爲避諱故也。孔穎達以爲臨下之名。失之。案臨本作隆。說誠有據。然隆車爲高車。具有臨下之義。孔氏解於經旨。初無違戾。故集傳從之一說。隆車陷陣之車也。以其隆然高大。因曰隆車。卽衝車也。隆衝非二物。引說文。輻車也。陷陣從車。童聲爲證。以上文以爾鉤援例之。鉤援爲一器。則臨衝爲一車。句法亦自相配。當存之以備一義。

臨衝閑閑。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弗弗。崇墉。伋毛傳。曰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弗弗。疆盛也。伋。伋猶言言也。案言言。伋。伋皆謂城之高大。則閑閑。弗弗亦皆謂車之疆盛。弗弗或作勃勃。廣雅曰。閑閑。勃勃盛也。其說閑閑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

是類。類祭名。毛傳於內曰。類。孔疏。王制言。類於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尙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也。類。爾雅作禴。郭注亦引類於上帝釋之。周禮肆師。類造上帝。後鄭云。爲兆以類禮。類禮謂依郊祀而爲之者。是祭上帝爲類也。然小宗伯云。四類亦如之。注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類之。是祭日月星辰亦爲類也。小宗伯又云。凡天地之大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後鄭云。祈禱禮。輕類者。依

其正禮而爲之。是祭社稷宗廟亦爲類。說文所謂以事類祭是也。就諸說觀之。類之名同類之實不一。此經所指當指類上帝言。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於皇天上帝。其切證也。以祭之於郊。尙未至所征之地。故毛云于內曰類也。

是禡。毛傳於外曰禡。王制禡於所征之地。鄭注云。禡師祭也。爲兵禡。其禮亦亡。周禮肆師云。祭表貉則爲位。後鄭云。貉師祭也。貉讀爲千百之百。於所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禡氣勢之倍增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旬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號。注云。貉亦爲禡。後鄭云。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周禮以禡爲貉聲之轉也。應劭漢書注。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案應氏此說。以禡字從馬。故望文生義耳。不知馬祭謂之伯。吉日之既伯是也。既伯既禡。是馬祭。是類是禡。是師祭。爾雅具有明文。何得混爲一乎。韻會于禡字注。引吉日詩。殆因應說而誤耳。又肆師鄭注。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蓋者疑詞。或者存異說也。集傳合之。亦失先儒之旨。至大全引漢高帝祭黃帝蚩尤于沛庭。以爲證。夫漢興之初。諸事草創。使其果據典禮。鄭不當爲疑詞矣。

是致是附。致其杜稷。附其先祖爲之立後。致附與禡禡連文。亦當言祭。傳義允矣。且古人繼絕存亡之道。卽行於弔伐時。賴傳語見之。予深有取焉。爾案崇國。元春秋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是崇乃秦之與國。當在雍地。與故崇相去不遠。豈非文王克崇。復徙封於此。故東周之世。其國尙存乎。

王在靈囿。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正義曰。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云。如孔言是文囿七十里。卽靈囿矣。案孟子言於傳有之。順宣王之問。姑妄應之。以勸其與民同之耳。毛知孟子之意。故此傳祇言四十里。以文王未爲天子也。若然。文囿四十里。有雉兔者。往來其中。麀鹿白鳥。何以能嬉遊得所。則知四十里之囿。與靈囿亦當有別。周禮囿人職。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鄭注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善衛也。疏云。孟子文王之

園方七十里。是田獵之處。今此云禁。知非大園。是小苑觀處也。據此。則文王靈臺亦即在四十里中。爲小苑內。以時觀遊。節勞逸。外以供四時之暇。且與民同之。傳域養三句。統釋四十里之園。靈道一句。專釋靈臺。正義不爲剖析亦疏。

不日成之。毛傳云。不日有成也。鄭箋謂不設期日而成之。二義不同。正義箋傳合述。以箋爲申傳非也。箋言不設期日。是照經始勿亟爲說。卽趙弼卿孟子注。不與之相期日限。章昭國語注。不課程以時日之意也。傳言不日有成。則水傳不終日而成之說也。後儒疑臺沼工作。自有次第。非可雜然施力。人夫雖衆。豈有不終日而遂可成之理。彼靈臺之靈本指文王之德。言神之精明者。稱靈。鄭云。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卽說苑所謂積愛爲仁。積仁爲靈是也。以文法求之。若旣成功。下文不應復言始勿亟。主氣說者。良是。然文選東京賦。經始勿亟。成之不日。薛綜注云。不用一日卽成之。是亦毛氏意。可見從傳說者。不獨晦翁一人爲然矣。

盧業維。棧。棧。鼓維。鑼。集傳。與。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桸。業。桸上大版。刻之。捷業爲鋸齒者也。桸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樞樞然者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鑄大鐘也。案劉瑾云。中圍者。謂鼓腹也。鼓而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鼓腹之圍。加以三之一。則其圍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矣。

於樂辟靡。於釋文音烏。樂音裕。辟靡正義第云宮名。後儒說韓詩者。以辟靡爲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說左氏者。以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靡。王制天子曰辟靡。說者以爲辟靡大射行禮之處。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靡。振鷺詩於彼西靡。說者以靡爲澤。蓋卽旋邱之水。而其學卽所謂澤宮也。蘇氏則據莊周言。文王有辟靡之樂。遂以辟靡爲樂名。朱子集傳。兼采王制注及蘇氏樂名之說。案靈臺詩。絃臺池苑。園中間。忽勛入學校。文義不倫。故諸儒多疑之。而正義述毛云。於是作樂在此。辟靡宮中。是於辟靡中作樂。亦非樂卽名辟靡也。合諸說參之。辟靡本宮名。及周有天下。諸取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而大射亦於是行禮。故學者各據所見爲言。不計其非詩之本旨耳。

矇矇奏公。毛傳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瞶。韓詩薛君章句謂無眸子曰矇。矇子具而無見曰瞶。與毛說相反。案春官瞽矇鄭司農注周語韋昭注顧野王玉篇訓義皆與毛同。釋文引字林亦曰矇。矇目有眸子無珠也。說文云矇童矇也。一曰不明。孔疏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矇。有眸子故知矇。當無據此諸說則韓詩薛注爲非是也。然此亦說詩者過求分晰耳。其實矇與瞶皆瞽者之通稱。故或曰瞽矇或曰瞽瞶也。公公事卽作樂之事也。言聞鼙鼓之聲而知矇矇方奏其事也。

下武維周。毛傳武訓繼鄭箋下訓後孔氏正義申之曰居下世卽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言後人能繼祖者惟周家最大。謂太王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朱子集傳以下義未詳引或說下當作文。下武維周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稽古編云全詩之義皆稱美武王。而此章言其能配三后。故先以三后發端。末句方及武王。哲王卽三后謂太王王季文王也。下武正述三后之美。言周家相繼而益盛。世有明哲之王。今三后雖歿而精氣猶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也。四語本有倫次。若首句卽並舉文武。通章文義皆雜亂無章矣。案文王在三后中以下武爲文武於義爲複。誠有未安。然集傳先云下義未詳乃引或說繼之。則朱子之意初不以作文王解者爲至是也。若嚴華谷謂下武爲不尙武功更非詩旨不足據矣。

孝思維則。下武三章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則其先人也。按孝思所思皆本於孝也。長此孝思遂能所思無非至則則者準則之謂。不越畔斯適當乎則矣。呂伯恭讀詩記說烝民之二章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以例此詩所言孝思何者是其則。凡人以心應萬事心之官則思。未有不思而昏昧以行者。是終身之行。思統乎其全。惟仁人孝子能盡人道。修己安百姓舉動無不合於天。則斯以成其仁。孝否則仁孝有虧。由是言之。終身之行統於思。終身之思統于孝行之則。思之則孝之則一也。詩美武王繼世德定天下所思不越乎則。皆本其作求之孝。故曰孝思維則。下章又申之曰昭哉嗣先世之事。此詩大指合盡君道盡子道爲一。以美前王勳後王重有望於爲孝子卽爲仁君也。通其義雖舜禹所思異其先人而所思之本在

不忘孝實無二致

昭茲來許。下武五章。昭茲來許。傳許進也。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進。故以許爲進。按續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昭茲來御。蓋三家詩也。六月傳。御進也。則此傳謂許卽御之假借也。知然者。釋名。午。午。午。午。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件逆也。則午有上進之義矣。許從午聲。御從御。御亦從午聲。聲同。故可通假耳。

築城伊滅二句

毛傳。滅成溝也。匹配也。鄭箋。方十里曰成。滅其溝也。又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或偶。大于諸

侯。小于天子之制。正義。天子之城九里。十二里。鄭有兩解。以爲九里者。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而推之也。以爲方十二里者。據典命。國家以命數爲節之文而推之也。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兩存之。鄭城十里。過于九而不及十二。故曰大于諸侯而小于天子。毛詩。納義。據周書作雒解。言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方一里三百步。每步六尺。計之。九里得二千七百步。爲千六百二十丈。與作雒解合。又據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溝洫云云。謂築城伊滅。其間實正有一甸之地。其外以爲溝洫。是豐城八里爲小于天子。九里也。稽古編亦以從匠人注說爲是。是孔氏于此尙未辨正也。又滅字說。文云。疾流也。從水或聲。洫云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從水血聲。以傳箋推之。此詩滅字當從洫。築城伊滅。舉滅以見成也。成方十里。豐城虛數與之相協。故曰匹。舊說本明。後人自生轉輻耳。

通追來孝

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箋曰。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曰。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

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爲此孝。案欲猶古字通。註。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通辭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非謂孝弟之孝。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己之欲也。

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爲往孝。猶言追孝于前文人耳。來與往義相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吳之爲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



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帝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藉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大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此皆古人謂往爲來之証鄭說胥失之

鎬京辟離 鎬京辟離傳武王作邑于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于鎬京行辟離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按經兩皇王烝哉箋于上章云文王武王今得作邑于其旁地爲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又云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此章言武王于鎬京行辟離之禮是鄭以兩皇王皆爲武王傳于上章皇王維辟云皇大也不言文武此章始言武王作邑于鎬京則以上章皇王爲文王此章皇王似爲武王但既以上章爲文王此章不應有異文王受命之年毛無明說鴟鳴傳言可亡二字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文王篇正義已言之是毛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同于古文尙書之說汲郡紀年云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爲受命元年三十五年西伯自程遷于豐爲受命三年三十六年西伯命世子發營繕爲受命四年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九年鎬明三年遷豐四年營鎬此傳言作邑于鎬京實在文王時是毛以此章皇王亦爲文王也作之即應居之故下章宅是鎬京毛不復發傳經言考卜維王爲武王成之作引也鄭以史記周本紀及伏生書傳俱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伐崇作豐爲六年事明年即崩則鎬京爲武王作之武王宅之傳箋不同正義不爲區別疏矣

以燕翼子 傳曰燕安翼敬也箋曰以安其敬事之子孫案翼固訓敬然敬事之子孫不得即謂之翼子且此美武王之庇其子孫非論子孫之賢也何須道其敬事乎文三年左傳引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正義曰翼者贊成之義故爲成也訓翼爲成文義甚合蓋本

於三家詩也。表記亦引此二句。鄭注曰：遺其後世之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註（以上正義）蓋與贊成之義同。鄭訓燕翼子爲安翼其子，與箋詩異者，作箋用毛詩注禮用韓詩也。揆之文義，表記注爲長。

時維姜嫄。以下生民之什。

毛傳：姜嫄姜姓，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鄭箋：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

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正義謂箋本命歷序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引張融說：堯有賢弟七十，不舉，須舜舉之，以明稷非堯弟。案唐虞以前世紀茫昧，誠難臆度。然周人禘嚳郊稷，禮有明徵，卽有郟室，室傳云：堯見天因郟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郟，是堯時稷已爲諸侯矣。周本紀亦言堯舉棄爲農師，何嘗不用。又書稱后稷，后者國君之稱，其早在位也明甚。稷在八元一家之說，未可據爲定論。融又言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歎其母不美其父？且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也。此駁尤未的。紉義云：詩人之詞，例得專美。思齊大任，文王之母不美，王季若執魯頌，謂稷但有母，亦將據思齊而謂文王無父乎？至姜嫄有廟者，周自后稷世爲諸侯，天子非所宜祖，不廟。后稷亦不廟。姜嫄闕宮，詩引孟仲子說，以爲禘宮是姜嫄，因郊禘而生子，後王以爲嘉祥而祀之，禘宮以配上帝，蓋自虞夏以來然矣。周以先妣之親，仍而不毀，實非殊特立之也。觀此則毛傳未可破除。鄭箋說分別觀之可也。

履帝武敏。

毛傳：訓履爲踐，帝爲高辛氏武迹也。敏，疾也。言從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鄭箋乃以帝爲上帝，敏

爲拇，言祀郊禘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于是遂有身。其說近于怪誕。蘇明允以下率多詆之。然武迹敏拇，見于釋訓，爾雅正典已爲是言。且以下文觀之，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之常，何至見疑而棄之于隘巷，棄之于平林，又棄之于寒冰乎？況古之神聖，靡不感天而生。如華胥履迹，是生庖犧，女登遇龍，攸降炎帝，大電繞斗，附寶實孕，軒轅瑤光，貫月昌僕，爰懷顛頊，是不獨履拇吞卵，見詠于詩已也。朱子集傳，故特取鄭箋之說，又履帝武敏，朱傳以敏字絕句，或據儀禮喪服注及周禮賈

公彥疏皆以歆字屬上句。疑朱子爲誤。不思爾雅釋訓。明以履帝武敏爲文。鄭注先訓介爲左右。而後繼之曰。心體歆歆。然則以歆字屬下句。非朱子一人臆見也。

牛羊腓字之一。毛傳訓腓字。訓愛。鄭于此句無箋。正義釋傳自愛字起。亦不釋腓字。或以爲傳本無腓辟二字。

以采薇傳。訓腓爲辟。其義已明。故不復爲傳。釋文云。腓符非反。避也。校書者依釋文增入之。其說近是。朱子集

傳。訓腓爲芘字。則從毛氏說。胡氏一桂申之。謂腓如臧。其腓之腓。足肚也。意牛羊見覆以足肚。遮芘之。如有

愛護之意。故曰腓字。此說後儒多疑。其未安。蓋詩書之文。凡字同而義異者。皆古今之別。如四月篇。百卉俱腓。

傳。訓腓爲病。以選注字本作痹也。此與采薇詩俱訓爲辟。以腓與肥通。肥又與飛通。有離辟之義。故得訓爲辟。

也。史記周本紀云。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時毛傳未顯。而太史公已解爲避。可見辟字之訓。由來舊矣。

胡氏以腓爲足肚。牛羊之足肚。豈能護庇嬰兒耶。况一腓字也。既訓爲足肚。又訓爲庇。不知其自相牴牾也。

瓜瓞嘩嘩。毛傳曰。嘩嘩然多實也。嘩嘩茂盛之貌。不必專訓多實。說文曰。瓞。讀若詩曰。瓜瓞嘩嘩。是嘩嘩本作

萃萃。絲絲瓜瓞。瓜瓞萃萃。皆不專指多實而言。瓜瓞萃萃。猶言麻麥幪幪耳。註(毛傳幪幪然茂盛也)說文

萃萃盛也。大雅卷阿篇。萃萃萋萋。毛傳曰。梧桐盛也。廣雅曰。萃萃茂也。是萃萃爲草木茂盛之通稱。

卽有郇家室。毛傳以爲姜嫄之國。孔疏謂升是稷之母家。當自有君。而以封稷者。或滅或遷。皆未可知。然傳又

言堯見天。因升而生稷。故封于升。則以升封稷。自是特出堯意。但升君未必有罪。意徒封之。說長也。宋羅泌國

名記以爲太王復取有升氏。曰太姜。是升猶存。不以封稷。稷封之升。在武功姜姓之升。在琅琊。據此。則升有二

矣。稽古編太姜之爲有升氏。見列女傳。史記正義亦引之。以證太姜之賢。然孔疏不用其說者。豈非以其與毛

相左耶。不僅是也。周語伶州鳩言。武王伐殷。歲在天龍。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是太姜乃

有逢氏女。非有升氏女也。昭二十年左傳。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太公居之。是太姜之國。雖在

琅琊。亦非有升也。意有逢升之徒。封或舉其舊號。而曰有升。如宋之稱商。晉之稱唐。楚之稱荆。歟。案此說欲

舉姜與有部而兩通之亦巧于持論。但昭八年左傳云魏帥芮畢岐吾西土也。杜注部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武功今屬陝西乾州古釐城在縣南八里。明置郿城驛于此。說者皆以爲卽稷所封地。此事之信而有徵者。若太姜之國徒封與否他無左驗似不必意爲之說也。

維糜維芑。糜爾雅作麩。云赤苗郭注今之赤粲粟芑云白苗。郭注今之白粲粟。皆好穀。說文麩字云赤苗嘉穀也。芑字云白苗嘉穀也。是糜芑同爲粲穀。因色有赤白而異其名。爾沈氏筆談及蘇頌圖爲赤黍。經皆以白黍與爾雅說文異。稽古編謂彼徒見詩糜字與說文糜字字畫相近。又有陶隱居別錄有丹黍。米強以爾雅赤苗之麩當之。不知說文糜字下從黍音靡爲切。詩糜字下從禾。爾雅說文俱作麩。音莫奔切。音形俱別。糜從黍訓爲稷。稷卽稷也。玉篇云糜似黍不黏與從禾之糜何涉哉。然則丹黍赤黍色偶相同。元是二穀何可合爲一也。據此則孔疏之引郭注的當不易。乃齊民要術引舍人云。糜芑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草。夫麩芑爲后稷所降之嘉種。先儒俱以始穀釋之。而要術以當西山之薇。謬誤顯然。賈氏反信而遵之過已。

釋之叟叟。毛傳釋淅米也。叟叟聲也。孔疏引說文淅汰米也。孟子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泚米未炊澆之而去。言其疾也。又云傳以泚米則有聲。故言叟叟聲也。紉義謂說文云。釋漬米也。淅汰米也。二字截然不同。而得訓釋爲淅者。淅訓汰米。亦爲漬米。說文洩字下云。洩淩乾漬米也。從水竟聲。引夫子去齊接淅而行。是許以澆爲淩乾。以淅爲漬米。趙弼卿孟子注亦云。淅漬也。毛蓋讀淅爲漬。漬米將蒸以手起之。故叟叟有聲。非泚米之淅也。正義述經釋傳。叟叟俱作洩。洩釋文亦云。叟所留反。字又從洩。經字當作洩。乃合正義原本。此辨頗細。故備錄之。

取羝以軼。毛傳羝牡羊。軼道祭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鄭彼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軼。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軼上。孔氏穎達謂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于國外。祖道其壇。隨路所繫。而爲廣輪。几數同也。案說文車部軼字云。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軼。

既祭犯轅轅性而行爲範轅從車友聲引詩取燕以轅周禮大馭犯轅注曰行山曰轅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  
苦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阻也此二說卽孔疏所謂國外神道之禱然詩之轅自主孟冬  
常祀言當如椰箋壇在廟門外之西以冬月陰陽往來故有此祭非必爲遠行而舉之也若稽古編以郊之位  
在國門外須祭轅而行蕭瓶燔烈皆爲轅祭此不過因下章有上帝居歆之文故疑爲祈穀之祭耳無論后稷  
諸侯不得郊天卽郊祭而先轅祭經典率未之及恐不足信也

庶無罪悔 悔與罪義相近箋云無有罪過是以過釋悔也過謂之悔故告亦謂之悔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  
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何注云悔皆是也正義曰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以悔爲悔恨失鄭意矣過謂之  
悔亦謂之尤論語爲政篇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皇  
疏以悔爲悔恨亦失之 註(邢疏同)

后稷已行郊禮 詩言上帝居歆而下文卽繼之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明乎后稷以來卽郊祀上帝  
也後儒泥於周制謂后稷未王何得有郊祀按毛氏謂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郃卽命之事天故詩  
曰后稷肇祀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棧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豐經有明文漢儒  
匡衡亦言文王已郊說見三國吳志注所引江表傳及志林

行葦總論 行葦序云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子  
辯之曰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故  
集傳以爲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後儒從之者謂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  
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然此亦依文訓義云爾其實祭畢而燕燕而射禮無明文集傳  
所疑固未嘗自以爲定論也又此篇漢世說經家率以爲公劉詩如班叔皮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  
不傷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潛夫論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趙君長亦云公劉

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數說大旨相同。漢世書史猶多。意必別有所據。是呂東萊雖以講師之附益。詆之而古義要不可得而盡棄也。

莫遠具爾。行葦首章。莫遠具爾。箋云。爾謂進之也。按爾猶此也。如春秋傳公與爲爾也。公與議爾也。爾是此三

字義通言無有在遠者。皆具集於此相親接爲之設筵授几。

或歌或鳴。

毛傳歌者比琴瑟也。徒擊鼓曰鳴。正義云。徒擊鼓曰鳴。此釋樂文。孫炎云。聲驚鳴也。王肅述毛亦作

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與國有桃傳相涉而誤耳。釋文載毛徒歌曰鳴。復引爾雅其意亦以徒歌爲謔。李

氏補平謂如孫炎之說。徒然擊鼓。今人驚鳴。此經歡燕何取乎驚鳴之聲。說文云。琴瑟曰徒歌。曰鳴。是

鳴與歌爲一類事。國有桃傳云。國合樂曰歌。徒歌曰謔。明謔不能合樂。此傳云。歌者比于琴瑟。曰徒歌曰鳴。明

鳴不比琴瑟。傳意鳴與謔同言。酒殺既備。作樂助歡。時有比于琴瑟而歌者。或直不比于琴瑟而鳴者耳。毛傳

不用雅訓者多矣。曰鳴必依雅訓。彼比于琴瑟。豈爾雅之文乎。此以徒歌爲不謔。說亦有理。然則今本皆作徒

擊鼓曰鳴。殆校書者依正義說而改之也。

敦弓既句。毛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合九而成規。正義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

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引說文。敦張弓也。及二京賦。雕弓既。敦爲句。敦音義皆同之證。紉義謂說文。敦張弩也。

張施弓弦也。引開弓也。引弓滿有所鄉也。則敦弓非即引滿弓人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注云。王弓

合九而成規。其上文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注云。材良則句少也。賈疏云。此言角弓形未張之時。此傳引合

九成規。正謂往體寡來體多。以釋經中句字。謂弓之良也。正義以句爲敦。又以引滿釋之。全違毛意。案句字如

正義。則當從釋文。讀古豆反。如紉義。則古侯反。讀如鈎。材良句少。說誠有據。以文法求之。上業以既堅言弓體

不應此句復指弓體言。古字多借。敦句義通。或如孔氏之疏。故朱子集傳主之。

朋友攸攝。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歛之言。各自收歛。以相助佐爲

威儀之車案正義謂各自收斂以相助佐則是分攝與佐爲二事非也攝卽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杜預注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

孝子不匱二句 匱毛傳訓竭類訓善孔疏申之謂以孝道轉相教化無有匱竭則天長賜王以善道也周語釋類義云不忝前哲之謂類克肖前人何善如之與毛義相成矣世德相承實天卒使之故云永錫也鄭訓類爲族類謂孝行無虧竭長與汝之族類又據左傳引此以證穎考叔施及莊公禮古編謂左氏以證施及當取不匱非取錫類也況此章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耳鄭以爾類爲人與作尤爲天與義不劃一矣案朱子集傳謂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以善亦用毛傳說是毛義較鄭爲長故李氏樛黃氏樛諸家皆從之至紬義謂傳訓類爲善則字當作類說文云類難曉也從頁米一曰鮮白貌從楊者釋詁鮮類皆訓善故有善義類虛對切與族類之類音力遂切者迥別此亦有據然古字多通不煩改字也

永錫爾類 九經古義曰既醉云永錫爾類傳云類善也王逸曰類法也案荀卿子禮論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注云類種囊廿三年傳云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請舍子明之類良子明子是類爲子呂覽權勳篇云齊王謂觸子必刻若類又云若殘豎子之類皆謂類爲子周語叔向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韋昭云言能以孝道施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後漢書劉平傳云平抱弟仲女云仲不可以絕類郵惲傳鄭敬云今幸得全樞樹類注云樹類謂有子嗣故鄭箋改傳以爲族類是也

室家之壺 毛傳壺廣也正義引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爲廣朱子集傳從孔氏以壺爲宮中巷名而訓爲深遠整肅之義紬義謂毛訓壺爲廣非依釋宮說文壺云宮中道從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云室家之壺宮垣之道綿亘聯綿有廣闊之象爾雅釋文云壺或作草漢書成帝紀風拔且泉時中大木十

章以上師古注章與圍同亦有廣大之義故外傳釋壺爲黃毛公依而用之如王子雍述毛謂其以善道施于室家而曠及天下則廣字不屬室家宜爲正義所駁傳之意言天道錫善使汝室家之內意誠心廣皆有士君子之行也如此說乃與篇義相應若箋義以壺爲捆謂室家先捆致相親以化天下使相親則義太迂曲矣

鳧

毛傳鳧水鳥鳧屬陸璣疏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屬謹者也孔疏鳧與鳧俱在涇故知鳧

屬引蒼頡解詁云鳧也一名水鴉陸璣亦云鳧屬鳧好沒鳧好浮故一名漚如孔陸所言是鳧與鳧爲

一鳥矣考說文鳧字云鳧屬從鳥聲鴉字云水鴉也從鳥區聲別爲二鳥况鳧爲鳧屬則必與鳧相若吳都

賦鴉鴉鴉李善注引蒼頡篇云鴉大如鳩鳩固小于鳧也周禮巾車職鸞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賈疏謂取

鳥之鬢色爲義是鬢之色青黑明矣自來詞人惟云白鴉未聞有青鴉黑鴉者謂鴉即鴉形狀殊不相類或又

以鬢是爾雅之沉鳧然爾雅稱沉鳧條郭注云似鴨而小背上有文江東亦呼爲鬢急就篇顏師古注鳧水中

之鳥今所謂水鴨也水鴨善潛故有沉鳧之名是沉鳧也非鬢也鬢不知爲今何鳥

壺

壺毛傳云山絕水也鄭箋壺之言門也正義謂山常水路今水勢絕也紬義釋水云正絕流曰亂郭注直橫

流也凡兩岸有山或山在水中其脉皆橫流而過非令水絕也說文壺從艸聲爾雅從艸從壺壺即壺之省

壺即壺也聲同假借耳箋云壺之言門蓋與門通漢志浩壺之孟康注音閤門水經河水篇注云湟水又東與

閤門河合閤門即浩壺也此字通之證浩壺之爲河鄭注但稱又東逕養女比山無橫流而過之形大河上有

孟門山下有龍門山又下有底柱山亦名三門山鄭注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謂之三門此外大江

有海門二山海有碣石山秦始皇刻碣石門皆山之絕水稱門者也案壺字之說此說爲詳然山絕水之名不

若集傳水流峽中兩岸如門其義尤明豁也

鳧

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在渚爲祭天地之尸四章在涇爲祭山川社稷之尸末章在壺爲祭七祀之尸歐陽永

鳧五尸說 鳧五章公尸毛傳皆指爲宗廟之尸鄭箋分之爲五以首章在涇爲祭宗廟之尸次章在沙爲



叔以臆說詆之當矣。然或以天地山川社稷之有尸。乃漢儒說不足信。則亦不然。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尸出入。奏肆夏。太祝大祭祀逆牲送尸。小祝大祭祀送逆尸。沃尸盥。凡言大祭祀皆兼天神地祇人鬼而言。而國語言。晉祀夏郊。董伯爲尸。是祀天地有尸矣。曾子問五祀之祭。尸三飯不角。月令引逸中霽禮。凡祭五祀于廟。有主有尸。是祭五祀有尸矣。絲衣篇。繹祭高子以爲祭。蠶星之尸。是祭星辰有尸矣。此皆見于經傳者。安得謂漢儒之創說乎。况漢世近古。其傳必有所授。石渠論白虎通所言。未可疑其妄也。特以覺鸞公尸分爲五尸。則箋說誠未足據爾。

公劉三大法 王應麟曰。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考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於此。徹田爲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案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上則統於君。下各統於宗。單周也。言公劉自啓行以來。止宿之處。其軍常三周以環衛之。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

匪居匪康 篤公劉首章。匪居匪康。箋云。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正義曰。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爲居。匪以所安爲安。言不願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爲意。接正義以鄭述毛非也。公劉爲夏人。迫逐則所居非所安。可知。竊謂匪居匪康。當讀爲彼居匪康。廣雅匪彼也。匪彼聲近。故通假。桑扈彼交匪敖。襄公二十八年左傳。引作匪交匪敖。采菽彼交匪紆。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紆。皆匪彼通用。此詩匪居匪康。文勢正與二詩同。匪居當作彼居無疑。又傳云。公劉居于郃。正言彼居之事。遭夏人亂。追逐公劉。正言匪康之事。是毛意不以匪居之匪爲非。傳已言之矣。毛詩經本疑作彼及鄭訓義爲匪。故今本皆作匪。其實毛義爲長。正義乃据鄭述。毛蓋未細讀傳文也。

嘯 九經古義曰。公劉傳云。嘯小山別於大山也。劉熙釋名曰。小山別大山曰嘯。音彥。嘯。嘯也。嘯一孔。羸形。抓出。處似之也。爾雅云。小山別大山。

何以舟之。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鞶琫容刀。毛傳舟帶也。鄭箋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案周禮

司尊彝皆有舟。鄭注鄭司農云舟尊下。奉若今時承槃。何以舟之。謂何以奉槃進之。故鄭箋即訓舟爲進也。

君之宗之。毛傳云爲之君爲之大宗也。鄭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未遷。羣臣從而君之宗之。猶在邠也。正義

釋傳謂此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宗訓爲尊。自是箋義。孔以鄭述毛。殆爲孫毓所惑。毓謂國

君不統宗。以毛爲失。春秋襄十二年左傳。同宗于祖廟。又云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杜注云。卽祖廟

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如左傳則六國以魯爲大宗。不得謂諸侯不統宗矣。孫毓之言本

非了義。傳意殊不謂此。禮大小宗法。一姓之宗耳。諸侯爲一國臣民之宗。天子爲天下臣民之宗。乾吾父坤吾

母。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乃所謂大宗。此解宗字。與諸家說異。觀朱子集傳。引呂東萊整

屬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之訓。而語類又復疑其未必如此。則宗法之義。晦翁同以之爲不安也。

其軍三單。毛傳三單相襲也。王肅申之曰。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有備也。孔疏此

言在道時。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以備禦之。然此詩二章已言至幽。不應三章方說在道。既已至幽

之日。無所用兵。三單相襲。復奚禦哉。則疏家已覺傳義未安矣。至鄭箋謂大國三軍之制。以其餘爲羨卒。今公

劉遷幽。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訓無羨卒。此據周禮立義。宋元以來多從之。近李氏觴平謂詳觀經

意。此章相度。乃以處新來之衆也。蓋公劉以邠民遷。亦有他國之民。聞風景附者。故復度隰原。度夕陽。以處之。

傳。遂經意釋爲相襲。襲者重也。隰原在內。夕陽在外。旣度隰原。以爲田。復度夕陽。以爲宅。故云相襲耳。三單二

字。非復可以數目言也。案此說主毛傳。而以處新來之衆釋之。固可免不應方說在道之疑。然經明云三單。乃

謂非數目已涉遷就。且他國景附。義屬當然。亦殊難以徵信。是不若鄭云。爲尙有依附也。

度其隰原。度其夕陽。正義曰。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二度字。傳意皆應訓爲居。按度從又。則度量爲本訓。無

傳者。義從可知也。唯隰及皇矣二度。傳皆云居。明彼度爲宅之假借。故以居顯之。正義不得其例。乃用王肅說。

述毛失之矣

取厲取鍛。毛傳鍛石也。鄭箋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會取鍛厲斧斤之石。正義云。礪既是石。則如鍛亦石也。然鍛者治鐵之名。箋以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槩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槩質也。釋文本作礪。左傳宋有褚師段。鄭有公孫段。皆字子石。段卽礪之古文也。袖義云。左傳及毛詩俱古文。此經應作段。故毛訓爲石。鄭箋詩時。經典傳字皆作鍛。鍛不可以訓石。鄭故以鍛質釋之。良由字異而訓緣以殊。孔疏云。猶欠分曉也。又說文有礪字云。礪石也。從石段聲。引左傳公孫礪。礪徐音乎加切。此傳寫之訛耳。玉篇廣韻礪礪並載。玉篇以礪爲厲石。廣韻以礪爲厲石。蓋二字之混淆由來已久。然宋本釋文引說文云。鍛厲石。字林音大喚反。以呂忱之音觀之。則晉時說文猶未誤字。字林固本說文者也。况礪從段聲。如果說文爲礪。則公孫段必作段而後可。而自來言公孫段。未有作段者。則說文是段而非段。尤可灼然其無疑矣。案此辨甚明。惟毛傳以鍛爲礪石。說文則以鍛爲厲石。厲石之訓與取厲句。復亦係許氏之誤。否則傳寫者所竄改也。當以毛義爲正。

芮鞠之卽。毛傳芮水涯也。鞠究也。鄭箋芮之言內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正義引釋言云。鞠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鞠爲究。此鞠是水涯之名。言其水曲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鞠之意。案傳箋及疏。芮鞠乃水內外之名。非卽水名也。惟漢書地理志扶風郿縣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引詩作芮隩。謂雍州水也。周禮職方。其川涇。汭。鄭注亦引詩芮鞠。證之。故集傳以芮爲水名。然鄭詩禮訓異。孔疏以爲注禮時未詳詩意。其說甚明。朱子乃取其禮注。詩未詳何意。鞠。韓詩亦作隩。周禮注又作沔。究。阮沔。俱從九。故傳訓爲究。水經。沔水篇有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又云。筮枝扶南。記山谿。灑中謂之究。卽此詩鞠之義也。又爾雅。邱云。隩。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隈。而此詩正義與陸氏釋文俱作外爲鞠。字林鞠字又作坑。云隈厓外也。然則隈之與厓亦一字也。可以辨。毛傳。解也。傳酒食也。正義云。蒸米謂之饋。饋必饗而熟之。故言饋。饋非訓。辨爲饋也。故爾雅釋言。

陳留稔也。郭注：今呼簪飯爲餽。餽熟爲留。邢疏：稔熟也。引孫炎曰：蒸之曰饋，均之曰留。爾雅：饋留俱訓稔。故孫郭皆以熟爲解。正義據之，遂謂傳非訓。傳爲留耳。說文云：留，飯氣蒸也。殊非均之之義。然則飯熟而留之，留與饋皆爲蒸。故傳訓餽爲留，非誤也。朱子集傳：乃謂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豈緣釋文訓餽字爲一蒸米，故有是說歟？但玉篇：廣韻或云半蒸，或云一蒸，並無再蒸之訓。今合諸家之文觀之，是一蒸之後，勻之便熟，不用再沃水也。

可以濯漑。毛傳曰：漑，清也。正義曰：謂洗之使清潔。案上章可以濯壘，壘爲祭器。此章之漑，義亦當然。漑當讀爲概。春官：鬯人凡祭祀社釐，用大壘。祭門用瓢，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壘。凡禋事用概。凡禘事用散。鄭注曰：脩，壘概散，皆漆尊也。概，尊以朱帶者。疏曰：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是壘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壘三章言濯概也。此與天官世婦之濯概不同。若訓漑爲清，則與濯壘之文不類矣。

民之攸暨。九經古義曰：傳云暨，息也。正義曰：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暨，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咽。古今字也。案說文暨，仰涂也。非休息之謂。又說文口部引詩云：犬夷咽矣。東夷爲息，爲咽。正義以暨與咽爲古今字，未知何據。釋詁云：憩，休息也。玉篇云：屨息也。今爲憩，屨與暨字相似。毛公傳詩多據爾雅說文無憩字，則釋詁憩字當依玉篇作屨。故某氏于此下引詩云：民之攸暨。大雅民勞云：汔可小愒。傳云：愒，息也。甘棠詩云：召伯所憩。釋文云：憩本又作揭。揚雄賦云：度三巒兮傷棠梨。師古曰：揭讀曰憩。說文心部云：愒，息也。從心曷聲。徐鉉曰：今別作憩，非是。然則甘棠詩愒字當作愒。假樂詩暨字當作屨。

卷阿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說文云：暨，暨也。以其人暨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從臣。阿，說文：賢多才也。從貝，阿聲。暨，暨也。從又，臣聲。古文以爲賢字，則訓暨之。故乃聖賢之假借字。說文云：古文以爲賢字，說假借之例，非即賢之古文也。賢從貝者，古用貝有等。鄉射記注云：賢猶勝也。荀子哀公篇注云：賢者，亞聖之名。則賢亦人才等次之稱矣。故從貝與則同意。正義誤以假爲賢失之。

伴。俛爾游矣。毛傳伴。俛。廣大有文章也。鄭箋伴。俛。自縱弛之意也。釋文件音。畔。俛音。喚。徐音。換。正義謂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俛爲文章。毛當讀爲伴。俛。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紬義云。說文件廣大貌。依此傳爲說。論語煥乎。其有文章。說文無煥字。新附乃有之。蓋通用。俛。字。孔謂傳伴。俛。二字。分。良。是。但。以。徐音爲鄭讀。則非。依徐音當讀。畔。換。漢高帝紀。贊。項。氏。畔。換。韋昭注。畔。換。跋。扈。也。與縱弛義異。是鄭音亦當如。毛。王肅。孫毓。孔。晁。皆以縱弛爲。謬。孔。申。之。具。在。正義。縱弛二字。若作放縱懈弛。其理誠短。然箋言縱弛。復引論語。恭。已。南。面。證。之。則非。放縱懈弛之謂。弛。與。施。通。釋。文。本。作。施。爲。人。君。者。最。忌。操。切。若。能。自。縱。舍。施。與。賢。者。共。之。乃。是。人。君。美。德。是。以。周。書。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蓋。不。自。用。而。用。人。則。得。尊。賢。之。益。故。鄭。言。縱。弛。復。以。恭。已。明。之。也。案。箋。縱。弛。二。字。本。有。語。病。故。集。傳。以。閑。暇。之。意。代。之。紬。義。因。釋。文。弛。作。施。訓。爲。施。舍。謂。之。旁。通。則。可。謂。鄭。氏。意。本。如。是。未。之。敢。信。也。

俛爾彌爾性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俛爾彌爾性。毛鄭以爲終女之性命。朱子從之。作壽考上。講宋元諸儒

以性之義。廣。未。可。以。命。該。之。故。從。德。性。上。詮。解。者。居。多。其。理。亦。通。案。集。傳。云。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終。而。善。終。也。御。纂。詩。義。折。中。云。來。游。時。休。所。以。適。其。性。也。既。適。其。性。必。推。而。廣。之。以。滿。其。量。使。萬。物。各。適。其。性。

弗祿爾康矣

弗。毛。傳。訓。小。鄭。箋。弗。福。康。安。也。正義。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弗。福。宜。爲。小。福。故。以。

弗。謂。小。福。紬。義。謂。經。有。祿。無。福。訓。弗。爲。福。乃。是。箋。義。傳。無。是。也。弗。小。對。下。嘏。大。而。言。傳。義。謂。爾。受。命。已。永。長。矣。身。之。小。祿。亦。于。爾。安。矣。若。得。樂。易。之。君。助。終。爾。之。性。命。卽。大。大。之。祿。亦。于。爾。爲。常。矣。未。可。以。箋。義。釋。之。案。釋。言。芾。訓。小。廣。韻。入。未。韻。芾。字。注。引。毛。傳。蔽。芾。小。貌。下。有。弗。字。注。云。同。上。是。弗。芾。字。通。故。傳。訓。小。也。稽。古。編。謂。弗。毛。音。弗。鄭。音。廢。以。集。傳。用。鄭。義。而。從。毛。音。弗。爲。疏。以。廣。韻。證。之。毛。訓。小。正。是。廢。音。鄭。訓。弗。當。爲。福。音。晦。翁。音。義。皆。據。鄭。不。據。毛。也。又。曹。氏。粹。中。云。草。多。謂。之。弗。弗。祿。言。得。祿。之。蕃。茂。也。此。從。弗。厥。豐。草。生。義。亦。可。以。備。一。說。

矢詩不多二句

傳箋異訓

毛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所歌是以歌屬工師也鄭云

矢陳也我陳此詩不復多也此以矢詩爲召公自陳則歌亦應屬召公自歌案首章以矢音望賢入此章賢人

已盛陳詩必多惟在令太師日誦于其側俾王知所勸戒耳若以爲召公作詩則召公卽是公卿公陳戒于王

更有誰使之者故陳氏啓源李氏輔平均以謂此二句是召公欲成王法古明王使人獻詩廣其聰聽以毛傳

之旨甚明也且如毛說矢詩遂歌乃與來歌矢音首尾相應孔疏右鄭謂公劉洞酌卷阿卽所矢之詩而此二

語爲三篇總結義亦可通然或謂通傳意如此則非也集傳以遂歌猶書所謂賡歌蓋亦主鄭說

民勞序

序云召穆公刺厲王也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正義曰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

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按服注依世本爲說紀年康

王二十四年丁酉召康公薨至厲王元年戊申百三十二年除康公一世尙有十五世每世不及十年理難據

信江漢箋云召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不言幾世亦知世本未可全依正義不引江漢箋反據服虔強爲申說誤

也

汙可小康

毛傳汙危也鄭箋汙幾也王義傳以汙之下卽是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汙爲危也箋以汙之爲

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汙也孫炎曰汙近也郭璞曰謂相

摩近反覆相訓是汙得爲幾也如孔言是以箋爲易傳也納義謂傳危字非安危之危釋詁云幾尼也又云幾

近也危有近義幾字孫注訓汙爲近是汙亦有近義玉篇廣韻皆云幾危也是幾卽幾字汙卽危爾雅重言以

曉人故傳訓汙爲危易未濟小狐汙濟釋文引鄭云汙幾也汙至亦未繙井王注訓幾亦與此箋合鄭明毛義

危之爲近故訓汙爲幾據此則傳之與箋字雖異而義則同也以危字之訓易疑於安危之危集傳因從鄭作

幾字解

無縱詭隨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正義曰無良之

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尙無所縱則無其者謹慎矣案詭隨疊韻字不得分詭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詭隨即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語詐謾欺之人也詭古讀若戈隨讀若諧音土禾反字或作詭又作詭隨其假借字也方言曰虔儼慧也秦謂之設晉謂之熱宋楚之閒謂之健楚或謂之論自關而東新魏之閒謂之黠或謂之鬼說文曰沈州謂欺曰詭楚辭九章曰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謔謾而不疑燕策曰真人其不喜詭者言也並字異而義同

無俾正反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箋曰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案正當讀爲政寇虐之徒敗壞國政過之則政不敗矣故曰式遏寇虐無俾政敗上章云無俾民憂此云無俾政敗民以人言之政以事言之也下章云無俾正反正亦當讀爲政謂政事顛覆也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正月篇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即以正爲政也

戒雖小子 戒雖小子之戒毛傳訓大鄭箋訓女正義引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孫氏疏以大雖小子於文不便謂毛訓爲非故朱子集傳嚴氏詩緝皆主箋義以汝雖小子而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蓋同列相戒之辭也納義謂上言以近有德以爲王休及卒章王欲玉汝皆指王躬言此傳訓戒爲大亦當指王躬引易乾鑿度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及老子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說說文天大地大王亦大云云謂傳之意言王能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如此德將日大雖小子而用亦以大大也此主舊說召康公刺成王之解故以傳爲指王然所引諸書以證戎之爲大未免曲爲附會不若從箋作汝訓者于義爲直捷也

天之方難 九經古義曰板詩云天之方難無然憲靈傳云憲靈猶欣欣也案欣欣爲軒古憲獻二字皆有軒音

樂記曰武坐致右憲左鄭注云憲讀爲軒劉熙孟子注註文選注引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左傳掀

公出於溱徐邈云掀許言反是古音欣與軒同鄭注內則云軒讀爲憲二字又反復相訓

無然泄泄 錢氏荅問曰問說文口部咄字引詩無然咄咄言部咄字亦引詩無然咄咄二字並訓多言蓋先儒

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與毛鄭朱注皆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曠沓背憎。鄭箋謂曠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以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恆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指作法。以病民。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氏正義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案此說貫通爾雅說文及傳箋之訓。與孟子言則非先王之道。語意尤合。泄泄沓沓四字。其義乃瞭如指掌矣。詩言泄泄者。每有衆多之意。魏風十畝之閒。曰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謂之泄泄。猶多言謂之泄泄也。荀子正名篇曰。愚者之言。譖諂然而沸。語與沓沓同。又解蔽篇曰。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泄泄。尤足與孟子之言相表裏。

無爲夸毗。

夸毗。毛傳云。以體柔人也。鄭箋云。女無夸毗。以體順從之。孔疏。夸毗者。便嬖其足前却。以爲恭。以體

順從于人也。案爾雅。夸毗。體柔也。郭注。謂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李巡云。屈己卑身。求得于人。曰體柔。史記索隱引舍人云。卑身屈己也。諸家之訓。皆與毛傳義合。獨集傳訓夸爲大訓。毗爲附言。小人之于人。不以大言夸之。卽以諛言毗之。稽古編云。夸毗與籙蔭戚施一類。乃見成稱目。非可分析取義。况毗人臍也。訓益訓厚。訓輔。並無作附解者。夸毗。玉篇。廣韻。皆作𠂔。集傳又作𠂔。𠂔。與毗字本義不相蒙也。據此。則當從體柔之訓爲安。惟說文以籙蔭爲粗竹席。戚施爲詹諸。取象于廢疾與器物。則夸毗亦必有所取象。惜今不得其旨矣。

天之厲民二句。

九經古義曰。天之厲民。如孺如箠。傳云。厲道也。箋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

說文曰。厲。譴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案甫。上日從昏。而明道。民以禮義。猶昏而照之。以天光也。

价人維藩。

板七章。价人維藩。傳价善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者。正義曰。傳言王當用善人爲官。維

以爲藩。价人總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遂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爲官。故不從。



以份爲善也。份者甲之別名。故以份爲甲。按正義非毛旨也。份從介聲。古者以聲義則傳云份善也。善蓋繕之省。叔于田箋云繕之言善也。易略例善避而遠。至釋文善本作繕。是善繕同物。曲禮注繕讀曰勁。周禮夏官序官繕人注繕勁也。善也。毛訓份爲善。猶言繕勁之人耳。說文詩稱毛氏其份篆在仔上。介善也。仔克也。二文相連。義必相類。克訓爲勝。則善當訓爲勁。無疑。免冒云。趙料武夫公侯于城。趙料卽繕勁之容。干城卽藩郛之義。文在大師上者。份人任外事。大師任內事也。箋以份人爲被甲之人。凡被甲之人無非勁者。意實申毛非易毛也。

及爾出王。毛傳訓王爲往。王之訓往。獨見此。詩學者頗以爲疑。說文長箋言狂淫誣往等字。皆從嵬。詳出嵬。本作嵬。石經凡作嵬者。俱省嵬爲王。出嵬字亦省作王。斯言近是。說文嵬從土。土出本象艸出而借訓往。嵬以出取義。訓草本妄生。則亦可借訓往。傳義有徵矣。又趙氏謂此字是石經所改。則孟蜀以前經文尙作嵬。故嵬王異音。而釋文無音反。是唐本之爲嵬字可知。後僂不察。妄爲往音以就之。陋矣。至出王之義。惟集傳所引張子之說爲精。蓋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物而無不在。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蕩蕩上帝。蕩蕩序言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蕩蕩屬天下言。箋言法度廢壞。又無可則象。則蕩蕩屬王身言。上帝板板。毛傳訓板爲反。而此蕩蕩無傳。因下經言天降滔德。滔漫也。毛意殆以滔卽是蕩。經已言之。故不發傳。是此蕩蕩字。與蕩蕩無名。王道蕩蕩。取義各別矣。歐陽永叔乃援彼例以廣大釋之。恐非詩旨。抽義云。說文無蕩字。水部濼字云。水濼濼也。從水象聲。讀若蕩。徐音徒朗。玉篇蕩字注云。或作濼。是濼卽蕩字。濼濼與滔漫正同。則毛意蕩蕩屬王心言。蓋紀綱法度蕩然無存。其端皆由于君心之蕩。古春秋傳楚武王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杜注蕩動散也。正指君心言。此說得之。或據說文。蕩字有狂放之訓。謂此蕩字當作悻。不可從。

曾是彊禦。蕩篇曾是彊禦。毛傳曰。彊禦。彊梁善禦也。正義曰。善禦者見善事而抗禦之。案禦亦彊也。曾是彊禦。

曾是培克。彊禦與培克相對。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彊禦與矜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或作彊圍。又作強圍。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圍兮。王逸注曰。強圍多力也。淮南天文篇。已在丁曰。強圍高誘注曰。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圍也。逸周書謚法篇曰。威德剛武曰圍。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下文曰。彊禦多懟。昭元年左傳曰。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

曾是培克。毛訓培爲自伐。克爲好勝。正義云。培字本作倍。倍即培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倍兼于人。而自矜伐。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于受屈。意在凌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孔之意蓋以培不可以言自伐。故據定本倍字釋之。但謂之兼倍于人。仍是好勝之義。傳文疑有脫漏。釋文云。培聚斂也。不言所據。當是毛氏原文說文培字訓把。謂今鹽官入水取鹽爲培。史記武帝本紀培視得鼎。注以培爲手把之培字。又作裒。釋詁云。裒聚也。皆與聚斂義合。是培字當作聚斂訓。克字當作好勝訓也。王氏云。培克培聚好勝之人。培從陸。克從毛。此爲得之集傳。徑解爲聚斂之臣。遺却克字義矣。

侯作侯祝。

侯作侯祝。毛傳云。作祝詛也。正義謂作卽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

釋文作側慮反。祝詛也。與正義同。納義云。如孔陸此訓。則傳解作字。當言作詛也。於義已足。何爲并祝言之。傳之意蓋以作祝爲句詛也。又爲句。謂作祝皆詛之義也。案經傳祝字。有告神而求其福祐者。則入聲音如竹。有告神而加之殃咎者。則去聲音同。呪。周禮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辭。說文祝字云。祭主贊詞者。從示。從人口。一曰從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此求福祐者也。其祖祝字。則爲訓。玉篇引說文云。職又切。詛也。玉篇所引乃古本說文。訓爲職。又切。卽是詛祝之祝。何人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書無逸。否則厥口詛祝。此卽所謂加之殃咎者也。惟昭二十八年左傳。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襄十七年子罕曰。區區宋國。而有詛有祝。乃詛祝並言。然不可以釋此詩。故集傳作怨謗說。用毛意也。

覃及鬼方

覃延也鬼方毛傳云遠方也孔疏謂未知何方後儒說經有以爲卽荆楚者據史記楚世家索隱注

引世本陸終聚鬼方氏之妹生子六人其六曰季溲芊姓其後也有以爲西羌者據文選揚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注引此詩及傳復引世本注鬼方于漢則先零戎是也有以爲北狄者據干令升易注鬼方北方國唐書亦言突厥北部有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于北海或又謂鬼方卽今貴州以貴州本古羅施鬼國也數說不同就所據各書考之意惟主貴州者爲近蓋世本云陸終取鬼方氏夫曰鬼方必是國名非楚屬國卽楚毗連之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今貴州在楚西南由商伐之則荆楚正師行必經之道此可見謂鬼方卽荆楚者非也楊子雲贊本從毛作遠方言注因趙充國所征係先零抱罕之地遂援以釋贊原非有的據則西羌之說非也至于氏易注與唐書流鬼國顯與伐鬼方次荆之說相違則謂爲北方國者亦非也或據殷武詩鬼方旣克氏羌來賓爲鬼方卽西羌之證然牧誓庸蜀羌鬻羌說者以爲卽四川嘉定一帶地尤與貴州不遠故曰以鬼方爲貴州者近是也然在此詩自二章以後皆托詞殷商非是徵引故事傳達經意故曰鬼方遠方也必求其地以實之反鑿矣

抑

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按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

苟在朝者無謂我髦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如楚語初不言刺厲王又是髦年後作也後漢侯包云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則以此詩年未髦作已不依楚語矣子夏作序時楚語未出據太師編次以爲刺厲王賓之初筵序云武公已入而作是詩明此作之在先未入相也若然未入爲相尙在僖侯之世則是諸侯庶子而得作詩刺王者闕雖序云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國語云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大東譚國大夫作詩以告病諸侯庶子士也故亦得獻詩正義依章昭楚語注斷爲髦年後追刺厲王自厲王元年至平王十四年得九十六年假使武公上壽年百二十至作詩時亦在宣王末年太師何緣編之宣王以上乎其在於今箋云于今謂今厲王實虹小子箋云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如鄭之言直以此

詩作于厲王三年之內。鄭殆以武公生孝王時。至厲王三年未除喪。年近弱冠。固應能作詩刺王也。

肆皇天弗尙

爾雅尙右也。言皇天不右助之也。尙古讀若常。與亡章兵方爲韻。字亦通作常。墨子非樂篇引湯

之官刑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亡。猶此言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亾也。箋曰。皇天不高尙之於詩。意未合。

用鬻蠻方

邊。毛傳訓遠。鄭箋云。當作別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用

治此九州之不服者。蓋泛言之詞也。紳義謂傳意當指荆蠻淮夷等言。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

乃與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

執底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號。如史記則厲王初年。楚方

猖獗。故武公陳戒及之。史稱熊渠去其王號。亦未必不因此詩。已獻厲王益苑軍實。楚人稍稍知懼也。汲郡古

文厲王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淮夷亦熾。淮夷亦南蠻夷。故經統稱蠻方。傳訓邊爲遠。欲

王驅而遠之也。此說按時立論。于事亦切。若從集傳以抑戒爲武公之自儆。則荆楚淮夷均無可指目矣。

無言不讐

抑六章無言不讐。傳讐用也。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之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正義曰。相

對謂之讐。讐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讐爲用。箋以用非讐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讐報物賈。按說文無售

字。蓋卽讐之省。古從言與從口相通。如噴作讀。諸作嗜。暮古文謨之類。史記高帝紀。飲酒讐數倍。集解引如滄

云。讐亦作售。是其證。凡物必用而後售。價傳釋意。箋釋字實。兩義相成。非爲異也。

屋漏

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禮祭於奧。既畢。改饌于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按釋宮云。

西北隅謂屋漏。郭注引詩云。其義未詳。邢疏引鄭此箋。復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郭云。其義

未詳者。孫鄭之說皆無所據。故不取也。竊謂室中四隅本皆幽闇。日光漏入。爲明幾何。中庸云。君子之所不可

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引此詩以證其幽闇。可知孫說誠爲無據。鄭以屋爲小帳。又以釋言云。扉。陋隱也。因

謂漏爲陋。是鄭據釋言而爲說也。毛義同於釋宮。當泛言居室。鄭依釋言施小帳于陋隱之處。又爲宗廟之室。傳多別矣。正義合而述之。誤也。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漏屋穿水下也。匿側逃也。陋阨陝也。阨陝與扉隱義近。屋漏當作陋。

彼童而角二句。童如童牛童殺之童。虹字書作誼。毛云潰也。彼童而角。鄭箋以譬皇后與政。後儒主集傳者以爲戒。以理所必無與投桃相反。稽古綱謂鄭說狃于緯書。厲倡嬖鄰配姬之文。其謬固不必辨。卽戒以理所必無。亦非詩意。蓋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用者。將壞王室。故經文曰。彼實有指目之稱。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角也。夫無角而自謂有角。猶無能而自謂有能也。詩人設喻之意。應爾小子目王也。言彼之所爲適足以惑亂小子而已。案此申毛義。實較諸家爲長。當從之。至虹之訓潰。本爾雅釋言。與虹霓之虹了無干涉。曹氏解爲蛟蜃。本望文爲說。嚴氏詩緝乃以之爲是。誤亦甚矣。

桑柔 序芮伯刺厲王也。詩十六章。兼有責臣下之詞。用人不當。皆歸于王。責諸臣亦所以刺王也。周書芮良夫解。不著何王之世。而紀年云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所謂戒者。卽指芮良夫之篇。此詩所陳與周書略同。其作書作詩先後不可知。要在流彘以前矣。經言滅我立王者。忠臣進規直言無諱。其義當與周宗既滅。褒似威之同。此篇本名桑柔。而春秋文元年左傳稱爲周芮良夫之詩。則又名芮良夫與周書名篇一例。

倉兄壤兮 毛傳倉訓喪。兄訓滋。填訓久。鄭箋云。喪亡之道。滋久長也。正義謂況本訓賜。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况爲滋也。如此說是孔所據。經作况字。况與况通。故以况字之訓釋之。釋文云。兄本亦作况。校書者依釋文而定爲兄耳。况之得訓爲滋者。紉義謂古况兄與皇一字。書無皇曰。及皇自敬德。石經皆作兄。書正義云。王肅本皇作况。釋草云。皇榮也。是榮發滋長之意。爾雅之皇。卽說文之皇。說文云。皇草木妄生也。讀若皇。其字從出。在土上。出者象草過中。枝葉益大有所之也。則皇有草木益多之義。皇卽况。故兄得爲滋也。案此謂兄與皇通。舊

解或如此說然喪滋久兮于義爲晦故集傳以悲憫易之謂與愴同而填字又礙離訓釋因又疑爲癩字胡氏一桂曰填滿也倉兄填兮言悲憫滿積于中也此義較久癩二訓爲安可從也

靡國不泯

混毛傳訓滅鄭箋軍旅久出征伐無國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案厲王用兵

他無可考惟竹書紀年載十二年奔彘其三年淮夷侵維王命虢公長父伐之是厲在位時征伐惟此一事所

伐惟此一國而伐之不克則力不能滅之矣安得云無國不見殘滅乎經義述聞云混亂也承上亂生不夷言

故云靡國不亂耳康誥夫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傳以泯爲滅失之以呂刑混泯勞勞傳訓爲亂推之

述聞說爲可信矣或謂周初列國見于文王廟者千七百七十二諸侯入春秋以來惟餘百數十國其爲強大

兼井及厲王翦滅者當必不少詩之所言足補史傳之闕惜不能得其主名焉耳此從虛處悟出理亦可通

民靡有黎

民靡有黎黎字毛傳訓齊鄭箋訓爲不齊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也自孟康注漢書鮑宣

傳始謂黎民卽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爲號梁周興嗣千文沿用其說逆有愛育黎首之言後儒

說此詩亦以黑首當之經義述聞謂古人名民曰黔首猶漢名奴曰蒼頭使省去頭字而但謂之蒼其可通乎

然則以民首黎黑而但謂之黎謬誤何以異是且如其說亦必先有黎首之號而後可省其文曰黎偏考三代

兩漢之書無有謂民爲黎首者更以文義求之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天保曰羣黎百姓若訓爲黑民於變羣

黑百姓則不辭實甚蓋黎者衆也多也下文具禍以燼燼者餘也少也黎與燼相對成文猶雲漢篇周餘黎民

靡有子遺黎者衆也多也子者餘也少也亦黎與子相對爲文二者皆以多少言也案衆字之訓雖與諸家爲

異而實本于雲漢篇鄭箋則亦非臆說矣

孔棘我園

九經古義曰箋云園當作禦案漢書強禦字皆作強園又管子書多以園爲禦

好是稼穡

釋文稼作家云王肅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箇王申毛

義謂收穡也鄭云咨齋也據此說是二家訓解不同字亦互異也經義雜記主鄭箋謂民有肅心四句鄭云王

政。民有進于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家居，當于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至稼穡卒，始云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可知此句稼穡字，本作家當，不從禾，故釋文曰家穡，惟寶同。又曰穡本亦作當也。案正義云：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稼字，是孔作正義時，經文已是稼穡，故引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蓋以爲傳義爲然。後儒故率舍鄭而從王也。

大風有隧。毛傳：隧，道也。正義引左傳：當陳隧者，井湮木刊，以陳隧爲陳道。証此詩隧之爲道，紬義謂說文無隧字，遂卽隧也。遂又通作術，術，邑中道也。名令審端徑術，鄭讀術爲遂，遂，田間故道也。故遂得訓道，楚詞：河伯竊衝風起兮水橫波，王叔師云：衝遂也。屈原意欲與河伯爲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蒙神佑，反遇隧風，大波湧起，卽據此傳爲說。王意亦以隧爲道也。經義述聞則以衝風爲隧風，而隧風又卽遺風。呂氏春秋本味篇：遺風之乘，高誘注：行迅謂之遺風。文選：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注：遺風，風之疾者。遺與隧古同聲，而通用有隧形容其迅疾也。下文有空亦形容大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曰：空大也。此言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先言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爲韻耳。兩說微異，而於經旨皆有發明，可以參證。

征以中垢。征，鄰箋訓行中垢。毛傳云：言闇冥也。正義謂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是合兩字，方成闇冥之義也。朱子集傳分訓中爲隱闇，垢爲污穢，則由蘇氏語而衍之。至嚴氏詩緝謂中垢內汙也，以閨門之事污穢君子如王鳳之誣王商也。稽古編非之謂中垢與式穀相對言君子小人性行之不同如此耳。君子光明正直無事不可對人言，小人反之其所行所作甚且不可告妻子，此傳所謂闇冥也。知小人之闇冥則其人之式穀必然光明正直，知光明正直之爲善道，則闇冥之不善可知。二語意又互相備也。此說最爲透關，經義述聞則訓中爲得訓垢爲詭誑恥辱也。言不順之人行不順之事，以得恥辱故曰征以中垢。案秦策云：是秦之計中高誘注中得也。今北人猶謂不得爲不中，述聞說尤直捷也。

聽言則對二句。箋云：對答也。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按國語云：聞一二之言，必誦

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又云倚几有誦訓之諫。又云使工誦諫於朝。凡誦者皆爲誦成言以納箴諫詩蓋謂聽人言則與之應答非耳無聞知者也。及爲之誦言箴諫乃如醉而漫不省者矣。

反予來赫

赫釋文云毛許白反炙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許嫁反口拒人也。莊子以梁國嚇我。是也。

朱子集傳前說用赫怒義。後引張子說則恐嚇義以二者俱可通也。拜經日記據正義釋經言汝何爲反于我來嚇然而拒我也。又釋傳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故轉爲嚇。張口嗔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嚇。定本集注毛傳云嚇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以退止我言傳意。或然。俗本誤也。云謂如正義是俗本數文作反予來赫。傳作赫嚇也。以赫爲嚇之假借。箋云口拒人謂之嚇。此申傳所以釋經也。王肅欲改鄉義見三家經有作嚇者。因據以改毛。遂易傳文赫嚇也。爲嚇炙也。而以已反來嚇炙。我之說申之。崔靈恩集注誤從肅改之傳。而陸德明釋文顏師古定本俱襲其謬。不知訓嚇爲炙。于理難通。孔云傳意或然。蓋未便遽斥定本爲非耳。案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司馬溫公集注引此詩俱作反予來赫。毛傳多古文日記以赫爲嚇之假借得其要也。

雲漢總論

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也。衍之者謂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

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朱子以此序爲有理。集傳故全用其說。朱氏善謂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事神之誠。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恒。惻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銷。豐穰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皆自一念之烈。而基之也。或疑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舍此周制也。先時無備。臨變而君臣同憂。是棄本而修其末也。此論近正。而未得其實。蓋雲漢及厲王之從。百物凋弊。有不可得爲者耳。然其恐懼脩省之意。仁愛惻怛之誠。反覆淫溢于言辭之表。則宣王之賢。亦可見矣。

俾彼雲漢二句

俾彼雲漢。北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彼雲漢。王氏引之謂對當爲鈞。鈞俾古字。通小雅甫



田篇棹彼甫田釋文云傳韓詩作到卓也。是毛詩傳字。韓詩皆作到。對與對二形相似。故劉詵爲到也。此說得之。雲漢。天河也。昭集傳訓光。回訓轉。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蓋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憂旱而以雲漢。昭回發端者。史遷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在漢。梓愷曰。漢水祥也。是漢實水之祥。而兩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于漢。故望雲漢而占之。今倬然而昭回于天。則無雨之徵。詩所爲以之發端也。

靡神不宗。毛傳宗尊也。國有凶荒。則案鬼神而祭之。鄭孔以下皆同此解。惟錢氏考異。據後漢書。順帝紀。有分禱祈請靡神不祭之文。謂靡神不宗之宗。三家詩必有作祭者。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爲祭。是宗與祭通也。經義述聞。非之曰。鄭注祭法云。宗當爲祭。字之誤也。言字之誤。則非聲之通。且宗與蟲宮。臨躬爲韻。若作祭。則失其韻矣。漢人用經改字者多矣。卽以後漢諸帝紀言之。詩言哀此楚獨而章帝詔曰。惠此楚獨。詩言假寐永歎。而和帝詔曰。寤寐永歎。詩言不遑啓處。而桓帝詔曰。匪遑啓處。豈皆三家之異文乎。此駁至爲允當。古人引書往往不盡依本文。因所見偶有不同。遂欲改經以從之。將改之不勝其改矣。

耗斁下土。九經古義曰。雲漢云耗斁下土。斁云斁敗也。案斁當作汗。簡云。古文尙書斁作殫。故春秋繁露引此詩云。耗傳下土。殫與斁通。斁本訓厭。毛詩古文作殫。鄭隨文釋之。故訓爲敗。

先祖于摧。先祖于摧。摧字諸家說各不同。毛傳訓摧爲至。鄭箋謂摧當作暍。暍也。言天將遂旱。餓殺我民。先祖胡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正義釋傳引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于何所。至言無所歸也。朱子集傳。則訓摧爲滅。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季氏本又申蘇氏摧落之義。謂先祖之業。以得民而成。無民則先祖之業亦摧落矣。安得不畏。案爾雅。釋詁。摧亦訓至。與毛傳同。說文。摧字云。擠也。從手。崔聲。一曰。搗也。一曰。折也。集傳訓滅。蘇氏訓落。皆折字之義。說文無暍字。惟廣韻有之。云。送歌也。以詩序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之文例之。咏歌與嗟歎同義。暍得轉訓爲嗟。然先祖吁嗟與先祖于。至語意同一。不可講。漢學者必以傳箋爲是。而曲爲之說。自謂信古。而不知其泥古也甚矣。

如憒如焚

毛傳：憒，燎之也。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憒，燒如火之焚。燎，蓋大旱之時，草木焦枯，如見焚燎也。紉，義云

說文：憒，憂也。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憒爲炎，故訓燎也。節南山：憂心如憒。傳云：憒，燔也。彼

釋文云：憒，韓詩作炎。字書作焱，是炎憒焱古字通也。彼傳訓憒爲燔，燔，熟也。言憂心如火之燔，熟也。此經下有

如焚字，焚既是燒，則憒不得訓燔。故訓燎以別之。傳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燎，固甚于焚也。

傳義謂焚、燎俱是燒之名，故以憒爲燎。疏矣。案此辨頗悉，惟燎是放火之名，故書燎原，下云：猶可撲滅。正月篇

燎之方揚，下亦以寧或滅之爲文。此經又憒在焚上，謂燔甚于焚，尙欠斟酌。又釋文較傳云：燎也，無之字。今本

之衍文也。

則不我聞。雲漢五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六章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聞猶恤問也。虞猶撫有也。廣雅曰：虞

有也。則不我虞，猶言亦莫我有也。則不我聞，猶言亦莫我聞也。其四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猶虞也。故廣

雅又曰：虞，助也。

敬恭明神。詩雲：漢敬恭明神。釋文作明祀。云本或作明神。李善注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詩：引毛詩曰：敬恭明

祀。又洪氏隸釋載西嶽華山亭碑云：敬恭明祀，以奉皇靈。常本此詩，或欲據此改詩作明祀。余案箋云：肅事明

神，如是明神，宜不悔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則下文宜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之。若言明祀無悔怒，似不

可通。又案文選東京賦云：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駘駘。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

致美，爰恭敬於明神。李注引毛詩：恭敬明神。知張平子所據詩亦作明神。卽有一本作明祀，要不得據以輕改

也。案敬恭明祀，承上祈年方社言之。明神字蓋涉箋而誤。張賦易字以韻句耳。

靡人不周。毛傳：周，救也。鄭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于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正義

釋箋謂以周救于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賙。紉義云：論語：周急不繼富。左傳：周亟，矜無資。孟子：君之于氓也，固

周之字，皆作周。惟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周乃作賙。說文貝部不收賙字，以義該于周，故不重出。箋言賙

周之字，皆作周。惟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周乃作賙。說文貝部不收賙字，以義該于周，故不重出。箋言賙

周之字，皆作周。惟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周乃作賙。說文貝部不收賙字，以義該于周，故不重出。箋言賙

周之字，皆作周。惟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周乃作賙。說文貝部不收賙字，以義該于周，故不重出。箋言賙

給之又言權其緩急則亦周救之義不解何以必別其字也。意經文本是舟字。毛無破字之例。故讀爲周而訓救。鄭則改舟爲周。周卽賜也。故訓賜給亦如改摧爲唯。訓摧爲唯耳。案周字古文作舟。省爲舟。大東篇舟人之子。鄭訓周人是舟。與周通。紬義說可信也。朱子集傳自年穀不登以下全用毛說。而此句則以爲諸臣無不周救百姓者。以下文無不能止觀之似集傳較箋義尤長也。

云如何里。里字毛公無傳。陸氏釋文云里本作裡。爾雅釋詁作性。云憂也。鄭箋本此爲說。嚴華谷詩緝譏其破字。不知裡里性古字互通。裡之訓憂與裡之訓病其義一也。朱子集傳故從鄭釋里爲憂。又云里與漢書無裡之裡同。聊賴之意也。稽古編以所引爲未當。謂有聊賴則不憂。憂則無聊賴。但是聊賴之意與里之訓憂者相反。安得同案集傳謂里與裡同。則云如何里猶云如何聊賴。如何聊賴正得憂字微旨。稽古編不合全文思之。但據裡之一字而詆集傳爲未當。其失當殆有甚焉者矣。

昭假無贏。贏餘也。昭假二字。王肅申毛以爲昭其至誠于天下。朱子集傳以爲精誠昭假于天。稽古編優王說。謂詩言昭假者五。惟蒸民泮水二篇一言于下。一言烈祖所指自明。不容異解。其餘三昭假古注多以及民取義。近解率用感天爲說。此詩上章靡人不凋。言羣臣恤民之事。此昭假無贏。是又欲其始終不倦。故勸以昭布至誠。施惠于下。無或稍有留贏。以民命瀕危當賑救之。無棄其成功也。如此說于前後文義乃得貫通。案集傳云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上下文義亦未嘗不通。貫正不必擇後而伸前也。

輯高序。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正義曰。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又曰。此中伯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按自共和時荆楚漸張。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時勢當又熾。南方諸侯必有畔而從之者。故加申伯爲侯。伯以爲連屬之監。一時控制之宜。撫綏之畧。皆于此詩見焉。建者卽經于邑于世是也。親者卽採此萬邦。聞于四國是也。若如孔言宣王當日惟是推恩外戚。後世史法應以爲譏。

豈復有可美者乎。國語稱申呂齊許由大姜。則自周初受封。經已明言維周之幹。至厲王尙娶于申。何至宣王而遠絕。此又必無之事也。

崧高維嶽。毛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岳也。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李巡曰。山高者名崧。本不指中嶽。今之中嶽名嵩高。或取此義以立名。正義知此言崧高。非中嶽者。此詩之意。言四岳降神。佑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謂嶽爲四岳也。紬義云。傳因伯夷爲四岳之伯。故統稱四岳。堯時官名四岳。而岳實有五。史記封禪書引虞書。四巡未云。中岳嵩高也。索隱曰。獨不言至者。以天子所都也。春秋公羊傳何休注。引書。四巡至于北岳。如西禮之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應劭風俗通。謂書與史公所言略同。後云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應言不巡亦據還至嵩而言。非謂不祀中嶽。則堯時伯夷兼掌五岳之祀矣。隱十一年左傳。稱許爲大岳之允。莊二十二年左傳。稱許爲太岳之後。不稱四岳。而稱太岳。蓋兼中岳言也。伯夷既掌五岳。而此詩生甫及申二國。實近中岳。不得謂姜氏不主嵩高矣。然則傳言四岳。特以姜氏官爲四伯。未嘗言崧高非中嶽也。案應仲遠序五岳。中岳曰嵩山。嵩者高也。引詩嵩高維嶽。峻極于天。謂廟在潁川陽城縣。是崧高卽嵩高也。正義云云。未免錯會傳意。

生甫及申。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毛傳云。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正義述。謂爲此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佑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紬義謂鄭下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智入爲周楨幹之臣。以申甫爲二人。自是箋義。傳意不然。申呂齊許之初。惟有一呂。呂卽甫也。是有甫而後有申。故經言生甫及申。旣申申甫出。則維申及甫。甫亦是申。維周之翰。申爲周邦之楨幹也。傳言生申甫之大功。不分二人。妙得經意。此與殷商荆楚同。知殷商荆楚爲一。卽知申甫不得爲二。王風揚之水。以甫許爲申。同于此也。案此辨似是而義尙未盡。詩爲申伯而作。經旨所重。固惟一申。然旣云生甫及申。又云維申及甫。及之爲言。猶與也。毛故以四伯之後。于周則有申。有甫。有齊。有許。明之。是申甫之爲二國。當如箋義。其言申而兼及甫者。以

其同出四岳因連類書之耳與殷商荆楚例自縣殊紬義詆疏爲失傳意恐傳意亦未必不分二人也

于邑于謝二句

毛傳謝周之南國也正義云經言南國者謂謝旁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式法之故云謝

是周之南國曹粹中謂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或因正義又有申國在洛邑之南之文疑謝與申爲一地紬義據水經泚水出謝城北東南運新都縣左注泚水下流逕湖陽城南卽故蓼國久大湖云云謂謝城故址在今南陽府唐縣南申國在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距唐縣一百二十里不得爲一地又謂謝之先爲徐據楚詞七諫王注徐偃王國名周宣王舅申伯所封也引詩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如王說則偃舊國于謝後他徙故宣王以其地封申伯歟案謝先爲徐此特依王注爲說他無左驗至以申與謝非一地則彙纂及春秋地理考皆言今南陽城北有故申城謝在南陽府鄧州境不但漢志爲可參證也

王命傅御二句

王命傅御毛以御爲治事之臣鄭箋以爲冢室雖未必然然既曰王命定是王臣非申伯之家

臣也朱傳以爲家臣之長又引漢明帝賜東平國傅手詔以爲古制如此稽古編謂周制恐未必同漢申伯當是有土之君入相王室如武公懿文公之類周家王后皆侯國女申伯是王舅若非舊國君安得與王室連姻其城謝也猶下篇之城齊乃遷國非始封也申伯在王朝其室家仍在申遷其私人者自申而遷于謝耳申伯眷戀闕廷未遽返國而家室在塗宜有將導統帥之者又新邑人民未習申伯威德其家室先到豈能賓至如歸亦須王臣銜命而往以鎮服之此豈家臣可勝其任哉後申伯過行則室家已獲安居故經從鄆入謝不復過其故都矣案此說雖想當然而于地理人情皆委曲詳盡與集傳爲異不足疑也

錫爾介圭二句

毛傳寶瑞也鄭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

釋傳引王肅云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又引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意蓋以鄭爲是也紬義謂釋器云圭大尺有二寸謂之介王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此鄭所用也以說文考之則不然說

文云：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瑞圭尺二寸有瑣，以祠宗廟者也。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瑁四寸，玠大圭也。從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玠字注獨不言尺寸，則大圭乃是通稱。顧命賓稱奉圭兼幣，無介字。許用孔氏古文引作介圭，彼諸侯享王之圭，得稱爲介，則朝王之圭亦得稱介。韓侯入覲詩亦云：以介介圭，韓侯爵圭應七寸，得稱介圭，是則介圭之名通于五等。故傳以介圭作寶訓爲瑞也。子雍述毛以桓圭九寸爲圭之大者，猶落第二義。案此辨至精，周制最辨等威，長尺二寸爲天子守圭，斷無以錫諸侯之理。文選魯靈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瑞，正用此傳，可見介圭洵圭之通稱矣。

往近王舅。往近王舅之近，毛傳云：近已也。鄭箋：近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朱子集傳從之。毛居正六書正誤云：近說文作迺，從丌從辵，丌音基，是音綽。今作迺字，訛爲近，不敢改也。案說文迺者，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從辵從丌，亦聲。讀與記同。玉篇云：迺，今作迺，字訛爲近，不敢改也。案說文迺者，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其文云：王舅，今辭以往於下文始，實不知辭者語。辭非辭謝之辭，鄭之所謂辭，卽毛之所謂已。已與記同聲，故曰讀如彼記之子之記。今王風彼記之子，經文作其，其亦音記。鄭風大叔于由，篤忌字，箋亦云讀如彼已之子之已。蓋其記已，忌近五字通，皆辭之助也。往迺王舅，猶往矣。王舅往哉，王舅云爾。緣迺訛爲近，而曰已，曰辭，其義遂不可通也。

王錢于鄠。毛傳：鄠地名。鄠箋：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鄠。正義中之曰：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錢之于鄠也。納義云：箋以岐周爲大名，實卽鄠耳。周自太王、王季居岐山下，中水鄉之周原，至文王漸徙而南，皇矣篇所謂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也。彼箋云：文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平云：云不明言其地，其卽鄠乎？今陝西鳳翔府鄠縣在渭水南，古涓地在渭水北，側近渭水，亦以在岐山之南，故統號岐周。宣王時省方在鄠，非自岐遣之而錢之于鄠也。江漢子周受命，經無鄠字，可云在岐。然下言自召祖命，召祖謂召康公。康公食采于召，後漢郡國志鄠縣有召亭，則江漢之于周亦謂

鄙矣。案二雅之文未有言宣王至歧者。惟韓昌黎鳳翔石鼓歌云：宣王奮起揮天戈，又云：蒐于歧陽，騁雄俊。說者援爲宣王曾獵歧陽之證。要非確據也。紬義謂歧周卽邠，以較孔疏爲長。

生仲山甫

毛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引左傳：晉文公納襄王，王賜之樊邑。杜注：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

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謂如杜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紬義云：傳記言樊者有三。隱十一年

稀樊，莊二十九年樊皮，僖二十五年陽樊，昭二十二年樊頊，子杜元凱傳無一言及于山甫。而史記晉世家注

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樊，仲山甫之所居。故曰陽樊。晉語：陽有夏商之嗣，典惟仲山甫之官守焉。此一說也。

水經：沔水又逕平魯城南，注城魯宗之所築也。東對樊，仲山甫之所封。泚水篇注引司馬彪曰：仲山甫生于樊。

因氏國焉。今在南陽。此一說也。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引毛萇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漢樊城縣在

兗州瑕邱縣西南。古樊國，仲山甫所封。此一說也。漢書杜欽傳言：仲山甫封于齊，瑕邱近齊。張守節正義得

之案，此斷非是。下經明言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云：仲山甫徂齊，式遏其亂。蓋奉命城齊，恐其久勞于外，故

告以過歸，所以安其心，非封于齊也。毛于城彼東方傳云：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

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是毛之意，亦以城齊爲齊築城，非自爲築也。晉語言：陽有樊仲之官守。左氏去

古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南陽亦有樊稱者。顧氏春秋大事表謂：東遷後，仲山甫子孫徙于河南，理或然也。

古訓是式。九經古義曰：烝民云：古訓是式。傳云：古故訓道。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說文引詩作詁訓。云：訓，故

言也。張揖雜字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郭氏爾雅有釋詁，釋訓，樊孫等爾雅皆爲釋詁。釋

訓，執文志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皆所謂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小

頤曰：故者，通其指義。孔穎達以爲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何其謬與。周書大開武曰：淫文破典，典

不式教民，乃不類。荀卿子引傳曰：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皆謂不式古訓者也。

城彼東方。東方，毛傳云：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也。正義引

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淄。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疑史遷之言爲未必實。考齊世家本缺一代。若于哀公加一代。則獻公可當宣王。惟史記稱太公都營邱。營邱卽臨菑也。胡公徙薄姑。獻公復都臨菑。而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杜注。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昭九年傳。詹桓伯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社注。樂安博昌縣有蒲姑城。服虔曰。蒲姑齊也。商奄魯也。水經濟水又北。徑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博昌縣有蒲姑城。地理志。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薄姑卽蒲姑也。博昌爲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地。而沂州莒城外亦有薄姑。水經注。鹽門縣高桑山。涿水所出。其水徑姑幕。故城東。故薄姑氏之國也。姑幕故城在今莒州界。是薄姑有二也。案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以此推之。奄本居曲阜。蒲姑本居博昌。二人皆紂黨。武王誅紂。徙奄君于淮水上。徙薄姑于姑幕。而以其故地封齊魯。武王崩。二人誘祿父叛。周公酌罪輕重。誅薄姑。而赦奄君。至成王卽位。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之。乃徙新立奄君于姑幕耳。然則毛傳所云薄姑亦當謂博昌縣薄姑。非姑幕之薄姑也。而城東方之非樊侯自城于此。益可以灼然無疑矣。

### 梁山韓城

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爲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

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爲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爲燕國。今于梁山則用鄭說。于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爲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緡。鄭以經傳說緡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鄭志答趙商云。九貉卽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緡者。皆在東北。因于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緡也。爲獵豸所逐。稍稍東遷。此有可見。康成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淑旂綬章。毛傳綬大綬也。正義謂綬染鳥羽。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曰綬。章。王尙書經義述聞辨之曰。爾雅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春官司常。交龍爲旂。全羽爲旟。析羽爲旌。載羽旄于



竿首者旌也。非旂也。明堂位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綬。旒與綬亦異。不得合以爲一。郊特牲曰。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韋。旒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無謂旒以綬爲章者。竊疑綬者文貌。荀子儒效篇。綬綬兮。其有文章也。楊注。綬或爲綬。綬之義字。又作委。仲尼篇。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是也。所畫於旒。交龍日月之章。綬然有文。故曰綬章。綬章與淑旒文正相對也。案綬章之義。先儒皆從孔氏。然綬與章連屬成文。惟見于此。王氏以文貌釋之。實較舊說爲安。可從也。

維筍及蒲。毛傳。筍竹也。蒲蒲弱也。鄭箋云。筍竹萌也。蒲深蒲也。正義謂言筍竹蒲弱。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略耳。陸璣疏。筍竹萌也。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九月生。袖義謂此說非是。竹春冬有筍。春賤而冬貴。吳都賦。苞筍抽節。劉淵林注云。苞筍冬筍也。其味美于春夏時。筍說文云。竹冬生草也。象形下垂。筍也。又筍字云。竹胎也。然則三時竹胎。通謂之筍。冬月所生。專謂之竹。毛訓筍爲竹。其義古矣。蒲說文云。水草也。弱蒲子也。經蒲弱之類也。棗與蒲別。箋言深蒲卽藻之省文。正義以筍爲竹萌。以蒲弱爲深蒲。兩失毛鄭之意。案以深爲藻字之省。此辨甚是。至謂傳竹之名。惟冬筍專之。則未必然。此詩筍蒲連文。蒲或以爲卽本草香蒲。宋圖經云。春初生嫩葉時。取其中。心入地。白薯大如箸柄者。生嚼之。甘脆。又以醋浸。如食筍。大美。周禮蒲菹是也。據此。則有蒲之時。正有筍之時。傳云。竹者。恐人疑於他物之筍。故以竹別之。非必指冬筍爲竹也。

薄彼韓城二句。先儒之說各殊。鄭康成以靈屬雍州。而訓燕爲安。訓師爲衆。云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王子雍以韓侯城在涿郡方城縣。而訓燕爲燕國。王符僭夫論亦謂宣王時有韓侯國。近燕。朱子集傳於梁山。則主鄭氏在馮翊夏陽之說。於燕師則主王氏燕國之說。學者頗多疑之。蓋以韓果爲西安韓城。去燕甚遠。不應獨用其師。而師是東夷。亦不得以爲韓。錫且王氏說已見引於酈道元水經注。似韓城燕師俱當從之。爲是。不知春秋城邢城楚邱。皆用諸侯之師。書周公營洛邑爲東都。四方民大和會。例有明徵。卽以詩證詩。燕之城韓。與山甫城齊。召伯城謝。亦正相等。此事之無足疑者。至師爲東夷。見鄭周禮注。彼殆據漢世

而言其實。緇卽豹。說文云：北方多種也。此詩以追緇與北國連文，則緇爲北垂荒裔。當如許義。韓侯既受命爲伯，北方荒服，應在撫綏之內，以錫錫之理亦宜然。然則集傳之兼採鄭王，初非騎牆之見可知。惟召公爲司空，不見經典。朱子謂諱初封時，召公以司空奉王命，以其衆爲韓築城，說誠可疑。顧此亦本于崧高疏所載王氏之論，則亦非意度也。

江漢浮浮二句

毛傳：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鄧箋：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遺士

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後儒皆從此訓經義，述聞以爲經文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傳當以滔滔廣大貌屬上句，浮浮衆彊貌屬下句。箋亦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士循流而下，浮浮然。文義方協。引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傳曰：滔滔，大水貌。與此傳廣大貌同。以詩經文本作江漢滔滔，又引齊風載驅篇：行人儻儻，傳曰：儻儻，衆貌。鄭風清人篇：駟介廝廝，傳曰：廝廝，武貌。與此傳訓衆彊貌同。以證經文本作武夫浮浮，謂寫經者浮浮滔滔四字上下互譌，後人不察，又改傳箋以從之，于是衆彊之貌屬之江漢，廣大之貌屬之武夫，不知江漢大川當言廣大，不當言衆彊；武夫尙武，當言衆彊，不當言廣大也。討論今本，大失毛公之意。且箋曰：命將率遺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正取舟師浮于江漢之義。浮浮之言汎汎也。若作滔滔，則又非箋意矣。風俗通山澤篇引此詩作江漢陶陶，陶與滔古字通。若非經文本作江漢滔滔，何以應劭引作陶陶？此亦其明證也。案此說確不可易。以下章江漢湯湯，武夫洗洗，例之傳訓湯湯爲大貌，洗洗亦武貌，則此二句爲後人所例無疑。然孔氏正義、陸氏釋文俱未言有異同，是經及傳箋之訛自唐初已如是矣。

匪疚匪棘

九經古義曰：江漢云：匪疚匪棘。箋云：棘，急。正義云：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械。

註（當作械）音義同。案

來句來宣

句宣傳義闕。鄭箋云：句當作營，宣徧也。孔氏正義謂宣訓爲徧，句不宜亦訓爲徧。句之與營字相類，

故知當爲營。來句謂勤勞于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于徧理。毛詩紉義謂句營二字，隸書篆文俱不相類。孔言

殆談句之得爲營者。爾雅釋言云：洵均也。桑柔其下侯句傳亦言句均也。是句卽洵字。卽風擊鼓篇于嗟洵兮。釋文云：韓詩作覓。說文覓營求也。從曼從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覓求得之。傳廢廢穴也。徐鍇曰：人與日隔穴。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今書序及史記殷本紀覓求俱作營。求是古者句洵覓營四字音義互通。故句得爲營也。此辨近是正義說誠誤矣。

秬鬯一卣。毛謂秬鬯必和鬱。不和鬱不名鬯。鄭謂和鬱爲鬱鬯。未和鬱爲秬鬯。孔疏以鄭說爲是。然鄭之爲此說者。因周禮鬯人鬯人分爲二職。而鬱人掌鬱鬯。明是鬯人所掌。尙未和鬱。故分而二之耳。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秬鬯鬱鬯誠有已和未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秬鬯。概以未和鬱解之。則非也。鬯之爲義。取芬芳條暢。元因鬱草而得名。說文鬯字注云：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此可證矣。使止是黑黍之酒。則與鬯字無涉。稽古編云：鬯之名本因鬱草。而秬黍之酒實爲和鬱。而設則當其未和時。亦概以鬯名之。鄭執周禮之文以釋詩固矣。又孔氏中傳既引禮緯秬鬯之草。及中侯鬯草生郊。以證鬱金草亦可名鬯草矣。復言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何其自相矛盾也。案鬱金乃鬱金華。出鬱林郡。漢鬱林郡今廣西貴州潯柳。賓諸州。一統志載柳州羅城縣出鬱金香。卽此也。或以藥中鬱金根當之。然鬱金根出蜀中。不聞有香。則非鬯草也。明矣。

常武

正義曰：此經淮浦非淮夷。徐國非春秋之徐子。其說是也。江漢經淮浦。而毛傳言淮夷在淮浦。繫之東國。

其爲今之安東無疑。此經淮浦在徐國之上。必非江漢毛傳之淮浦。故孔以爲非淮夷也。鄭于仍叔家父及譚韓諸國皆引春秋內外傳以明之。此經徐國闕焉。故孔以爲非春秋之徐子也。但淮自發源至海。其可名淮浦者多。據禹貢徐州爲國。當亦不少。經所謂淮浦。徐國者果安在乎。汲郡古文云：宣王六年。王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彼次淮。卽詩淮浦。彼徐戎。卽詩徐國。春秋僖十六年。經會于淮。杜注云：臨淮郡左右是淮浦。卽臨淮也。漢志臨淮郡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縣。縣卽春秋時徐子之國。爲今安徽直隸州泗州地。伐徐戎而次于此。明徐戎之國更在其東。書費誓徂淮。徐戎並興。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則徐戎爲魯東之戎。與淮夷鄰近。同在安東可知。泗州去安東二百八十里。王師旣服淮浦諸國。宜徐戎驛騎聞之不戰而自屈也。王猶允塞。箋云兵雖臨之。尙守信自實。與紀年言次于淮。合淮浦爲臨淮。徐國爲徐戎。傳箋所未言。然古文不可廢也。經不稱徐戎。而稱徐國者。已服王化。所以進之。春秋時有北戎。允姓之戎。揚拒泉。臯伊。雒之戎。茅戎。犬戎。隳戎。其無名號。專稱戎者。如隱公時會潛盟。唐皆魯西南之戎。獨不見徐戎。意宣王此役而後。革面洗心。旣與中國無異。所以至春秋而不復見與。

南仲太祖二句

毛傳王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爲太師。此以南仲皇父俱宣王時人。而太祖周之太廟也。鄭箋以

南仲爲文王時武臣。謂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此以太祖爲皇父之太祖也。正義引孫毓說。謂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于廟。未有于后稷之大廟者。孔之意蓋以鄭說爲當矣。但謂命將本祖。而援陳勝舉兵稱燕項事例。之則非確論。稽古編云。勝燕假其名耳。非以其爲祖而追奉之也。詩於封申伯。則遠舉四岳。錫召虎。則追溯康公。命皇父。則先述南仲。皆榮其祖德。以勉勸其後人。立言之體。類如是也。此說得之。然白虎通引王制祭統及此詩。明古封諸侯。遣將軍。俱於祖廟。是後漢諸儒說同。毛氏其義當有所授。分別觀之可也。

三事就緒

三事毛傳云三有事之臣也。鄭箋以三事爲三農之事。就緒謂皆就其業也。孔氏穎達申之曰。太宰

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也。曹氏粹中張氏榜諸家皆主此說。謂師之所在。荆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三事乃得以就緒。見其不傷財而毒民。持義可謂精矣。但於事字似尙欠貼切。御纂詩義

折中以三事爲三卿之事。謂天子自將三卿從行。司馬掌戰伐。司徒比卒旅。司空平道塗。繕營。牧警御。事司馬。司徒。司空是也。不留不處。戒辭也。前軍先登。費於神速。行不可遲留。止不可久處。早至其地。以經營之比天子之來。而三事所掌。莫不就緒。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如此說三事。事字乃有的證矣。

匪紹匪遊

毛傳匪紹匪遊。謂不敢繼以遊遊也。鄭箋紹緩也。王舒安行。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遊遊

也與傳說不同正義謂匪紹匪遊各言匪每著一義不得言繼以遊遊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解緩也經義述聞云孔從鄭不從毛其說良是但紹之訓緩未有確證考陳風月出首章舒窈糾兮傳云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然則三章之舒天紹兮天紹亦舒之姿也彼言舒天紹兮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是紹與舒緩同義故訓爲緩也江漢詩言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保亦安也紹亦舒也合二詩觀之義自見矣案以紹遊二字承舒字言則此訓爲當若朱子集傳紹訓糾緊遊訓遊敖是言不疾不徐之意於文義亦自貫通當分別觀之

宣王大雅有美無刺 呂祖謙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宣之大德豈可以是以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案詩序雲漢仇叔美宣王也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宣王時小雅凡十三篇有箴有規有誨有刺獨大雅六篇皆以爲美故呂氏云然

婦無公事 毛傳曰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鄭箋曰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紵之職而與朝廷之事案如毛鄭所解則是婦有公事休其蠶織矣殆非經意也今案公事即功事休其蠶織即無功事也周官內宰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女御曰以歲時獻功事鄭注曰絲枲成功之事管子問篇曰問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功工公字異而義同列女傳毋儀曰傳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其說蓋本韓詩較毛鄭爲長

舍爾介狄二句 毛公訓述爲遠訓忌爲怨介字無傳鄭箋介甲也舍爾介狄維予胥忌謂舍爾被甲之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忌正義釋傳曰毛續狄爲述故爲遠則介當訓大不得與箋同箋意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至其頸尙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納義謂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相怨是王子雍述毛之說正義據之以爲予奪非毛意也介字毛不爲傳當從本訓說文介畫也從八從人人各有介即疆界之界宣

王復文武之竟土幽王承之其竟土與宣王同今自舍爾疆介之遐逝而惟與羣臣相怨毛意當然案此就遠字生義然捨爾疆介之遐逝解釋紆迴不及作戎狄之大患者義爲疎切集傳故從箋說也但又引或說以介狄爲女戎似不免節外生枝耳

草不潰茂。潰毛傳訓遂。鄭箋謂當作彙。彙茂貌。二說不同。紉義云說文潰字云爛也。一曰長貌。長義與遂近。而潰潰聲同。傳讀潰爲潰。故曰遂也。箋作彙者古貴聲與胃同。故啣字從口從胃。亦或從口從貴。鄭讀潰如渭。故曰當作彙。爾雅釋木云謂櫬采薪釋文云舍人引上句櫬梧來合此句以謂字非彙是彙與謂通。又說文彙字云蟲似豪豬者從胃省聲。或從虫依蟪。彙今隸書作彙。此由貴胃聲同。故作彙而訓茂矣。正義隨傳箋訓釋無所發明。故詳之。案嚴氏詩緝云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潰潰而遂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極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爲潰怒。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皆一理也。觀此則箋說雖與傳異而其義未嘗不相通也。潰之可破爲彙。細義說得之。

維今之疚。說文疚貧病也。引周頌閔予小子篇。瘳瘳在疚。今本作疚。廣雅曰疚貧也。召閔篇維魯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釋文曰疚字或作交。與富對言是交爲貧也。

有如召公。召公召康公也。與周公分陝二南之化基焉。是佐周開太平者。周公召公也。故先儒謂風之終以周公雅之終。以召公見必有周召之臣。而後二南之盛。可以復觀。此風人之微意也。陳氏稽古經則謂二公雖皆周之元臣。而召康公之後又有穆公。翊戴宣王。周公之後無聞焉。故黍苗篇思穆公。此篇思康公。分見二雅。誠以康輔創業。穆佐中興。祖孫齊美。皆爲王室依賴。當望于二三十年之中。官乎思召者更甚于思周矣。此猶側重召公。於詩旨別有微會。惟鄭此句箋云言有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與諸家說異。考周南詩序正義論詩六字爲句。引此云有如召公之臣。是此句本有之臣二字。故康成以非獨召公釋之。不知何時脫去二字。孔氏此篇正義及陸德明釋文均未之言。及殊可怪也。

頌。集傳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以此言之。周頌三十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頌體。故以其類附焉。孔疏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之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其先後之序。則陳氏傳。其謂別以尊卑之體。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周以親踈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此說得之。故諸家均從陳訓。

清廟總論

小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鄭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

合之。召誥洛誥序。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爲一事。正義申之。謂周公攝王之政。營邑于洛。既以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祀文王焉。紬義云。洛邑之作。本爲諸侯以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均焉。其事周公主之。故序繫於周公。而朝諸侯者。自爲成王書洛誥。孔傳謂成洛邑在攝政七年。今亦無論六年七年。但據洛誥論之。曰王在新邑。是成王在洛也。曰汝其敬識百辟享。是成王朝諸侯也。特其所謂添祭歲者。爲封周公之後。祭告文武。與此祀文王者異耳。然其上文云。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曰肇稱。曰新邑。則所祀者非文王而何。既成王朝諸侯祀清廟。則率之者亦惟成王。顧命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彼朝新土。故二伯率之而見洛邑之祭。諸侯咸在廟中。主祭者率之。何復令二伯率也。案此駁最有關。係鄭孔所言。皆泥於周公踐阼舊說。故以朝諸侯屬之周公。曹粹中李樛諸家。皆力辨之。得紬義說。而大旨益瞭然矣。

對越在天

箋曰。對。配也。越。於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焉。案對越在天。與駿奔走在廟相對。

爲文對越。猶對揚言對揚文武在天之神也。大雅江漢篇曰。對揚王休。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並與對越同義。爾雅曰。越。揚也。揚。越一聲之轉。對揚之爲對越。猶發揚之爲發越。清揚之爲清越矣。

不顯不承

毛鄭詩考正曰。古字不通。作不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

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不顯頌文王。不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不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不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不顯於前。不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不顯哉文王。不承哉武王。烈與詩通。案不顯不承。卽不顯不承。允哉斯言。長於傳箋矣。但謂不承爲以後承前。則猶未當。夫古人屬辭。俗從其類。不顯不承。連文俱是盛大之辭。不顯非創造之義。而不承獨爲紹承之解。斯不類矣。且孟子引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釋二哉字之意。可知其贊美謨烈之盛大。而非溯功業之所自矣。承者美大之辭。當讀爲武王烝者之烝。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泂水篇烝烝皇皇。毛傳曰烝烝厚也。墨子尙賢篇引周頌曰若山之承。不拆不崩。皆其證矣。孟子引書不顯哉文。謨而立政曰以觀文王之耿光。則顯與耿同意也。孟子引書不承哉武王。烈而立政曰以揚武王之烈。則承與大同意也。此與君爽所云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者殊義。趙岐孟子注訓承爲續。亦失之。

維天之命二句

毛傳引孟子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

止行而不已。二說不同。正義述毛云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也。李氏黼平。詆其強箋合傳。殊失毛意。謂孟仲子學于子思者也。其言蓋有所授。中庸於純亦不已之後。卽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言聖人之道之大。與天無極也。則所謂純亦不已者。亦言文王之德之大。與天無極。而爲周禮之所自出可知矣。優優大哉二節。與此詩假以溢我三句同。假嘉溢慎。收聚也。言文王以嘉美之道戒慎。子孫惟周公能取斂之。制爲大典。以順文王之意。凝與收一也。君子尊德性一節。與此詩曾孫篤之同。言成王能厚行之。敦厚與篤亦一也。子思本此詩之意。以作中庸。孟仲子卽本中庸之意。以釋此詩。傳言美周之禮。則周禮已行。箋言居攝五年。則周禮未作。未可以箋意述毛也。案以此詩爲與中庸相表裏。亦屬揣摩之詞。其謂傳不同。箋則得之又謂。引孟仲子作於穆不似。蓋古似已字通。斯干詩似綴妣祖。箋讀如已午之已。是其證也。假以溢我二句。假毛傳訓嘉溢。訓慎。收聚也。左氏春秋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引作說以溢我。廣韻又引作誠。



以證我案古字假與嘉通如假樂君子中庸作嘉樂是也假又與遐同法言假言周於天地注假作遐而遐又與何同詩遐不謂矣遐不作人傳皆訓何故左傳引作何而譏之訓嘉善也故說文廣韻引作譏溢與謚形相類而謚亦與恤通書惟刑之恤哉今文尚書作謚哉故左傳引作恤而廣韻又引作謚也是諸書字異而義仍不大異也但如毛傳作嘉以慎我解中須增字文義乃明故集傳從左氏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有則我當受之葉氏秉敬則訓假爲假如之假假以溢我言們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假字溢字皆如字讀而于義亦通可與集傳並存

維清總論序維清奏象舞也鄭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也孔疏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劉氏敞曰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歌維清是以前序曰奏象舞其詞曰文王也廖氏剛亦謂清廟文王之德也維清文王之事也故記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惟朱子謂詩中無象舞之意故泛指爲祭文王之詩然頌之爲辭簡嚴取於形容功德或無事鋪敘制樂之由如清廟之詩亦未嘗及營洛邑而朝侯以祭也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先儒以象爲文王之舞者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象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象文王之樂也孔穎達曰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則可知堂下奏象舞而堂上歌維清蓋自古矣

肇禋毛傳肇訓始禋訓祀鄭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案枝伐之說出子緯書中候我應云枝伐勢弱注謂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也我應又有伐崇告謝每注謝百姓且告天主爲崇也後儒以緯書之言多不經或據生民篇以歸肇祀傳云始歸郊祀也謂周之祭天自后稷已然此經之禋如爲文王祭天不得言肇尙書禋於六宗固爲天神而禋於文王武王亦得稱禋說文禋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兩訓皆無祭天之義是禋乃祭祀通稱此以祭天之說爲非也然古者天子將出有類造宜三祭類者祭上帝也文王雖未爲天子而是類是禋皇矣篇已明言之則以肇禋爲文王始祭天似非無稽但不

當援枝伐云云以爲證耳

烈文獻助祭諸侯

序烈文成王

即政諸侯助祭

孔穎達解之曰

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也

謂周公居攝七

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集傳以爲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不專屬成王樂言諸侯助

祭錫茲祉福又以念茲戎功爲助祭錫福之大功其歸美諸侯者至矣先儒以爲福社錫自文王武王戎功爲

孟津諸侯與而王共定天下之大功夫辟公助祭誠敬以格神而降福似只可美顯相之肅雝而祭主受胙必

歸之祖考在天之佑所以先儒以爲文王武王之錫而諸侯助成之其義爲更完矣至助祭錫福諸侯不可爲

無功然當洛邑初成之年與祭之諸侯大抵皆與前王定天下者也則戎功爲念其開國底定之勳意似宏博

耳至末章卽於廟中歎美前王以感發諸侯政義與集傳本一揆也

烈文辟公二句 烈光也辟公諸侯也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諸侯鄭以爲天錫文王歐陽以爲文武錫我君

臣三說不同稽古編謂其於義皆通若集傳謂侯祭使我獲福是以爲諸侯錫我矣夫祭而受福不歸功于

祖考而以爲臣下之力宜楊用修以唐季藩鎮之強行辭降敕猶不若是其委靡駁之也至詩緝謂辟公夾輔

以克興周祚是錫我以福尤爲臆說嗣王莅政之初論告諸侯自當稱揚天命原本祖德以爲立言之端乃徒

歸美羣下感其翊戴之私津津道之不置不亦陋歟此辨甚允而義亦不失之偏較紬義之引皇矣篇是致是

附傳云致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爲之立後以爲文王錫福之證其廣狹蓋有間矣

無競維人五句 毛傳競強也訓道也人字無訓集傳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

也此以人爲黨人之道也王安石范處義諸家則從鄭箋以人字專指賢人說謂能用人則強四方無不從其

令能務德則顯百辟無不法其行前王不忘謂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案以人爲賢人於義亦通但

經意重在潛修用人猶在後不顯句以中庸證之亦是慎獨工夫 御纂詩義折中云既祭前王即法前

王可也昔前王之莫強於天下者以其人也爲人有道能盡人道則四方皆從之矣修德行道不在乎顯隱微

幽獨純誠不息。則百辟皆法之矣。此前王之所以無斃于人者。常念之而不忘。則道立德凝。而無疆之福祉可保矣。觀此則當從集傳爲長矣。

天作高山總論

小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穎達以下。如賈公彥蘇轍李樛郝敬諸家。皆主序說。而以爲四

時之祭。朱子集傳以詩遺王季。故定爲祭太王之詩。夫從古序。則增詩中所無之先公。從集傳。則又遺詩中所

有之文王。兩皆有所未安。季氏本故用申培詩說。以爲周祭岐山而配以太王文王之詩。御纂詩義折

中。采季氏義。周之王業起於西岐。修平啓闢。疆理宣。所謂太王荒之也。微柔懿恭。惠鮮懷保。所謂文王康之

也。械拔道通。夷喙民歸。所謂岐有夷行也。荒之者順天康之者安民。順天安民而後有夷行。難之也。案作祀岐

山言詩中字字皆踏着實地。義勝諸家遠矣。

彼岨矣岐二句。毛鄭以來均于矣字絕句。而以岐字屬下。朱子集傳據韓詩改徂爲岨。又於岐字絕句。持之甚

堅。然徂之爲岨。是從沈括之誤。引岐字絕句。又出于創說。而於韓詩無涉也。韓惟矣字作者不同於毛耳。其訓

徂爲往。行爲道。岐字屬下句。讀均與毛同。後漢南蠻傳引此詩。注引薛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

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易行。故岐有險阻。而人不難也。朱子徒執其岐道險

阻一語。改徂爲岨。似忘徂之爲往。薛君自有正訓。其云險阻者。反行夷行之義。非釋徂義也。且括之誤。亦朱子

明知而必欲從之。宜後儒蹈其瑕者之紛紛也。

昊天有成命總論。序云郊祀天地也。正義春官大司樂職。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于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

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紬義據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元謂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

帝。又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謂如禮注北極。即昊天上帝。此經言昊天。正是

冬至圜丘之祭。而序謂之郊者。郊特性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

曰於郊故謂之郊。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邢或載孔傳云：郊謂闈丘祀天也。然則于南郊爲闈丘，故謂之郊。丘其義一也。案鄭箋以昊天爲天之大號，故正義分郊與丘而二之，不知傳不釋昊天以昊天即昊天上帝也。紉義說辨此甚明。至集傳據歐陽以此爲祀成王之詩，則昔人論之悉當分別觀之。

成王不敢康。毛公無傳。鄭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正義引周語而斷之曰：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證。章注云：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漢唐諸儒皆同此說。自歐陽永叔始以成王爲卽成王誦，而朱子集傳主之。後儒豎義以申舊說者紛紛而起。案周語叔向告單子之老全引此詩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則已明指成王之身矣。馬融言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王。此三者雖爲融所不取，然伏生書傳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死矣，成王尙幼，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叔父，是皆生稱成王之證。此不足以難歐。朱惟謂孔子刪詩雅頌得所，既以頌爲周公所作，不應有康昭詩。且康昭詩次于我將時邁，及思文大武之前，所爲得所者安在此說爲未易破除耳。黃東發云：古注晦菴凡二說，在學者詳之。斯通論也。

我將我享。周頌我將我享，傳將大也。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正義曰：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維牛也。鄭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爲大。按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祀明堂亦稱大饗。曲禮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下月令季秋上丁大饗帝是也。我將我享，句法與言告言歸同。言我也可借爲辭，則我亦辭也。享古與饗通。享獻之享，詩及左傳皆用享。周禮禮記作饗，是其証。此傳云：將大也。明此經祀明堂與曲禮月令大饗爲一郊特性。注大猶徧也。此徧禮五帝，故曰大與大饗，腥爲禘，大饗尙服修爲徧享。諸侯義同。正義以美澤大失之，但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曲禮注以爲饗五帝者，月令以共皇天上帝注，上帝大徽五帝，又大學帝注云：五精帝，噫嘻序春夏祈穀於上帝，箋云：夏則龍見而雩，是與雩五

帝亦可云上帝卽其例也

維羊維牛

毛公無傳鄭箋云

或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膈有天氣之力助亦不明其所用正義據郊特

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明配者與天異饌謂天用特牛配者用太牢又引羊人鬯積共羊牲注云積柴祭天謂

祭司中司命乃有羊此以牛羊爲異用也納義云郊特牲言帝牛偶不及帝羊羊人注明謂祭司中司命如鄭

以祭天無羊箋必辨之今箋不言是鄭以祭天有羊也史記封禪書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又曰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祭天太牢史記與

此經合未可專據小戴自加葛藤案此論亦詳核然羊人職積柴祭天是用羊實柴此詩維羊在維牛之上似

是先播柴而後獻之義彭山季氏謂以將者奉羊以其柴饗者獻牛以供祀于文氣較順然則疏說殆亦未可

厚非矣

儀式刑文王之典

儀毛傳訓善刑訓法典訓常而式字無傳朱子則儀式型皆訓爲法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

以靖天下朱氏公遷置皆主之謂儀式刑者取法于文王不一而足也嚴氏詩緝亦以爲累言之者謂法之不

已也劉氏克寬則以典爲祀天之典謂不敢指言天祇以儀式型文王祀天之典法庶幾上天佑助使天下安

靖案劉氏說雖小異而儀式刑三字不別訓則同詩人屬辭似不應如此贅複惟御纂詩義折中謂威

儀式謂制度刑與型通乃以法訓之言我今者威儀制度皆法文王之典用以日靖四方蓋入君德之大曰法

祖以實不以文必儀型之必式型之必靖四方必日靖之儀者一身之威儀若儀禮所載是也式者朝廷之制

度若周禮所載是也儀型文王則律躬者謹式型文王則立法者詳如此說字字各有深義此儒殆未之思耳

伊緞文王箋曰受福曰緞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王肅曰維天乃大文王之道既佑助

而歆饗之案下方言有饗之則上句不得違言受福鄭說非也緞謂文王不得屬之於天王說亦非也緞讀讎

篤假哉皇考之假彼傳曰假嘉也爾雅曰緞假大也假哉皇考伊緞文王皆贊美之詞伊緞文王思文后稷於

皇武王上一字皆發語詞猶言有假文王耳伊璩文王既右饗之言大哉文王既佑助後王而饗其祭也

時邁總論

時邁序云巡守告祭崇望也詩經疑問謂武王既定天下有巡行方嶽事故周公追述以作歌焉朱

子集傳亦以此爲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以小序所言與詩中辭義爲協也惟何氏楷謂爲大武之五成巡

狩嶽後分周公左召公右之事蓋以殷篇有喬嶽及河語此詩亦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意爲次殷之後而申

言之而式序在位云云又于分陝之事有合故以此詩爲卽大武之五成也以左氏傳引此章謂保瓌爲武王

七德之一之說推之何訓雖與序解不同而於情事猶近若後漢書注引韓詩謂爲美成王徐氏大申之云巡

守祭告國家典禮武王舉之而成王繼之戡戈彘矢武王誓定之功成王追述以昭前烈故左傳國語皆謂武

王而韓定以爲成王也如此韓旋固亦可以相通然以云韓詩意本如是則未必然也

肆于時夏

毛傳夏大也鄭箋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仍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正義

引鄭春宮鐘師注辨肆夏非時邁而亦以夏爲樂歌之大軸義云春秋宣十二年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

曰載戢干戈云云以保大爲武王七德之一又曰暴而不戢安能保大是大字卽指載戢載夔及求德而言杜

元凱於我求懿德三句注曰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杜言保天下

自依左傳爲說而以大字承息兵求德而言則本之毛傳毛蓋言戢干彘弓又求美德之士而其德遂於是而

益大耳正義述經同毛於鄭失之矣案毛公之意以杜注推之當如軸義所云然時邁之爲肆夏自呂叔王爲

此解而朱子集傳采之蓋因詩有肆於時夏之文故諸儒多本之立訓然鄭氏樂歌稱夏之說似不得援鐘師

注而謂鍾意不以之爲肆夏也

執競總論毛傳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成康謂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鄭孔以下多從之朱子初注云武

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于呂東萊讀詩記中則亦

毛萇之說也後定集傳始從歐陽永叔而闢毛鄭以詩中成康字爲成王康王夫毛鄭之說雖不如歐陽之簡

直然自叔王指此詩爲樊遊章昭以過爲韶夏朱子不辨其非且并采其義考之禮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過  
嬰元侯康王以移昭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卽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故李氏樛郝氏敬諸家仍從  
舊解以成康爲頌武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甯王云爾亦無以證其說之必不然也

鐘鼓嗶嗶二句 毛傳嗶嗶和也將將集也正義云嗶嗶將將俱是聲故言和與集與謂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  
也納義謂箋言八音克諧正義顧之爲解傳不必然經警筦承鐘鼓之下當謂笙入立之時故傳言集集就也  
謂入而就于堂下或縣間也說文引此詩作警筦疑筦訓爲行貌亦指樂工入立而言益獲毛氏左文義也嗶  
嗶是小兒泣聲此嗶字訓作錢廣韻鐘和也用毛傳樂也用爾雅鐘聲用說文也又正義述經云其聲鏘鏘然  
豈孔所據經本作鏘鏘故云與嗶嗶俱是聲歟案嗶嗶將將後儒多主孔氏之訓納義據說文將將作嗶嗶以  
證毛傳集字爲指樂工入立實信而有徵惟謂嗶嗶當改爲鏘鏘則可不必蓋古字多爲嗶嗶殆鏘之假借故釋  
文不云有異同也

威儀反反 周頌執競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義曰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  
也按難當讀爲儻柔屬不戢不難傳不難難也顏氏家訓書證引作不難儻也據此則以難爲儻傳固有其例  
矣說文儻行有節度也亦通作那柔屬受福不那說文引作不儻是其證那安貌此傳釋反反爲難謂威儀安  
詳而有節度也箋云順習之貌者反復也反反故曰習順亦安詳有節度之意正義讀爲重難失傳義矣

思文全旨 傳傳言后稷之德直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以貽我民以來牟之種  
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當道於中國也 御

纂詩義折中言郊祀上天惟思文之后稷足以配之焉天以生民爲心者也烝民之生久矣所由養之以至於  
成立者莫非后稷之至德也稷藝五穀民既育矣又貽我以來牟蓋春夏之間新陳不接來牟夏熟可以接濟  
乃上帝所命使隨時率育也衣食足則禮義生華夏烝民無此疆彼界之分皆得相生相養以敷陳倫常之道

是教之以至於成立者亦莫非后稷之至德也。鞠人謀人之思莫深於此。經天緯地之文莫大於此。故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也。案立字不改作粒字。解以解經最忌改字也。優於朱傳多矣。

貽我來牟。毛傳牟麥也。來字無訓。鄭箋引爲秦誓赤鳥以穀來語證之。後儒以爲妄說而不用。謂貽是稷以貽民。非天以貽武。論固正矣。然說文來字云周所受瑞麥來麩也。一麥二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漢書劉向引此詩作蠶麩云。蠶麩麩也。始自天降。向又言武王君臣以和致和而獲天助。意與鄭同。且此詩與臣工二篇皆特言來麩。不考及餘穀。與他詩泛稱嘉種者語意自殊。則赤鳥銜穀之祥必當日相傳有是說。非盡爲秦誓臆造也。又以文法衡之。此詩上四句言后稷粒食斯民。復其常性。下四句言天以后稷養民之功。賜武王以嘉祥。使有天下。兩意相承。若謂后稷以來牟貽下民。則仍是粒我烝民之意。詞旨不冗複。雅惟來牟先儒以爲大麥是一穀之名。廣雅始謂來爲小麥。牟爲大麥。而朱傳嚴緝皆從之。據說文麥自有名來者。從禾來聲。廣雅之言殆爲此文所誤耳。

嗟嗟保介。保介。鄭箋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問之文。以爲車右。謂衣甲持兵。故曰保介。高誘呂氏春秋注云。保介副也。朱子初亦用序說。後改爲戒農官之詩。因以保介爲農官之副。輔氏廣申之曰。保介助王耕籍者。介有副意。故曰農官之副也。後儒以爲戒農官。何與于祭祀而登之于頌詩中。言農事者。以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于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耳。據此則舊說誠未可輕易也。或疑諸侯朝天子。惟應上相入廟。此何以及車右。不知古車右多以士大夫爲之。如春秋傳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御鄭成公。唐荷爲右。皆非尋常勇力之士。召入何嫌。惟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直勅諸侯。此序言遣于廟。但戒其臣。轉置諸侯于度外。爲可疑耳。然遺諸侯而以保介爲詞。與出車命將而詞及僕夫。仍屬一例。當是作詩之體宜然也。

將受厥明。爾雅曰。明成也。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曰將受厥成。下文虜乃錢鏹。奄觀銜艾。正所謂受厥成也。箋



曰大受其充明。失之。古謂成爲明。說見爾雅功績明成也下。

序乃錢縛

序具也

錢縛皆田器名。孔疏云。說文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呂氏春秋高誘注。銚。芸田器也。六寸所以入

苗間。縛。當是一器。稽古編管子書農有一耜一銚一耨一椎一銚然後成農而銚耨銚三器皆見臣工

詩。今備考之。爾雅謂之耨。郭云。古銚鋪字。廁說文從斗作厠。引爾雅亦作厠。說文云。厠也。諸洽。徐曰。銚

銚。厠。雖同一字。方言又有厠。鍾。鍾。魯兩。鍾。鍾。諸名。然皆與錢爲一器。爾雅所厠謂之定。李巡云。鉏別名。郭璞

云。鉏屬。詩疏引釋名云。鉏。鉏頭也。廣雅云。定謂之耨。考工記。段氏爲鉏器。劓。劓也。定也。耨也。鋤也。亦一器也。案

農器名稱繁多。易滋牽混。此說考覈詳細。足與注疏相補備。

菴觀銚艾。銚。毛傳云。穫也。正義謂釋名云。銚。穫禾鐵也。說文。銚。穫禾短鎌也。然則銚器可以穫禾。故云銚穫也。

案銚爲田器。而訓爲穫。艾。亦穫也。於義爲贅。惟釋文引小爾雅云。截穎謂之銚。說足與釋名說文互相發明。而

錢氏天賜云。錢以起土。用于耕。縛以去草。用于耘。銚以穫禾。用于穀。義尤分曉。禹貢三百里納銚。孔傳。銚。刈。謂

禾穗。與此異者。彼銚與總。稊粟米並稱。故不爲鐵。此詩銚艾字在。在觀之下。言序乃錢縛。人工既盡。則秋成有

望。菴觀云者。猶拭目俟之之意也。故當訓爲穫器也。然良耜篇穫之。捭。捭傳云。捭。捭聲也。釋訓。捭。捭穫也。說

文。捭。捭禾聲也。捭與銚俱珍。栗。切。毛蓋讀銚爲捭。音同。故義亦周歟。

噫。噫成王。毛傳。噫。歎也。噫。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正義謂噫。噫。皆是歎聲。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噫。爲

歎。救也。此噫。噫。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救。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噫。而救之。純義云。釋文

噫。音。噫。毛云。噫。歎也。噫。和也。如正義則傳作救。今汲古閣本作和。依釋文而改也。說文無噫字。有噫字。云。救也。

正用毛。此傳是六朝舊本。毛傳作救。故正義從之。但以經義論。則作和爲當。蓋臣工是遺諸侯。故嗟。嗟。爲救。此

篇祈穀于上帝。噫。噫。之文。在成王昭假之上。卽率時農夫。亦天子自奉之。無所用救。釋文音噫。爲噫。易。婦子。噫。

嘻。本或作喜。喜。僖與喜皆訓樂。和亦樂也。是傳之意。言噫乎時之和也。我成王。成是王事也。案此辨至有分曉。可證疏說之偏。至或以成王爲成王。誦則昔人論之。已有定案。不必回護。以自生繆轍也。

駿發爾私。

集傳。駿。大也。發。耕也。私。私田也。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謂之私。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

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成數也。稽古篇辨之曰。井田有公田。故在民者以私別之。鄉遂之田。既無君民之分。

豈得以私名之哉。毛傳云。上欲富民而讓其下。欲民大發其私田。孔疏申之。以爲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

民意之先公也。此言駿發爾私。言不及公。是王意之讓下也。此見盛世君民相愛之情。其義優矣。朱子以溝洫

論此詩。說本鄭箋。鄭因三十里。十千耦。適合一川。萬夫之數。當是每三十里分爲一部。設一主田。吏故引地官

遂。人文。證成其說。然疏謂萬夫。乃四縣之田。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縣。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遂人云。川

上有路。以達于畿。鄭云。王畿則中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據此。則鄭所謂一川。萬夫。應兼鄉遂都鄙而言。井田

八家之衆。亦在其內矣。朱子因溝洫爲說。祖鄭而未究厥旨也。案此辨頗細。然終三十里。毛云。各極其望也。王

蕭謂三十里。天地合所望而三十。則天下徧疏。亦謂人目所望。極于三十。各極其望。則徧天下。萬爲盈數。故舉十

千。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此解尤爲平正。沾沾以鄉遂都鄙分之。尙屬拘泥。

振鷺總論。

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以下皆從之。其以鷺起興者。曹氏粹中。謂鷺之爲物。羽毛潔白。

而容止舒閑。其譬則修潔之君子也。振者。矜持修飾之意。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則有潔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

者也。在彼無惡。二句。集傳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黻之者。是以彼國人安其豈弟。而來朝時。人皆愛敬之也。庶

幾者。望之之辭也。夫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後者。孔氏謂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非聖德足以服人。則

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故特頌之。此外諸家之說。雖

小不同。然皆主小序義。惟何氏楷以爲微子來助祭。先習射于澤宮。而周人美之之作。

御纂詩義折中。

謂是微子助祭。賓獻尸後。主人獻賓所歌。以無惡無黻。非微子不足以當之。以永終譽。戒其無蹈武庚之覆轍。

御纂詩義折中。

謂是微子助祭。賓獻尸後。主人獻賓所歌。以無惡無黻。非微子不足以當之。以永終譽。戒其無蹈武庚之覆轍。

也以殷人尙白之義推之似以振鷺爲與微子車旗服色于情事爲尤切也。

于彼西離

毛傳離澤也鄭箋云白鳥集于西離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正義謂以鷺是水鳥明所在爲澤故知

離澤也謂澤名爲離故箋云西離之澤明在西有此澤無取乎西之義也或謂自王安石以西離爲辟離而朱

子取之于是學與非學聚訟紛紛案說文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從川從邑廣韻云雍與邕略同又雍奴

縣名在幽州水經云四方有水曰雍不流曰奴是離者雍水成澤之名故傳訓爲澤也然靈臺詩於樂辟離傳

云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水旋邱卽四方有水之謂韓詩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

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然則以西離爲辟離其說不始于王氏矣

豐年總論

序豐年秋冬報也不言所報何指鄭等報謂嘗也烝也正義云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

不祈于祖父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功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此據詩有祖妣之文言也以後諸儒

如王氏則以爲祭上帝蘇氏則以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朱子集傳以爲田祖先農方社之屬曹氏粹中則謂

大饗明堂天地百神無所不報曹氏居貞又據以洽百禮句謂非特祭祀凡養老享賓客皆在其中吳說紛紛

訖無定據稽古編辨之謂宗廟之祭以居孝思非報田功鄭云烝嘗未可信也報祭上帝卽大饗明堂廟歲止

一祭不容分用秋冬兩時况明堂樂章已有我將何又歌豐年田祖之祭在孟春吉亥不在秋冬又是祈祭非

報祭至秋報社稷當歌其耜亦不應以此爲樂章是王曹與集傳之說俱未必然也蘇氏以爲方蜡或近之案

此主蘇氏以與毛傳秋冬字爲協耳考祀典秋冬大報靡神不據是諸家說義正有可互參惟曹居貞兼養老

享賓言則與報字之旨無涉不可從也

萬億及秬

萬億及秬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正義曰今數爲然是唐時數如此也然數萬至萬曰億

者謂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至萬萬爲億也則數億亦當由一億十億百億千億至萬億而爲秬是以定本集

注及陸氏釋文皆作數億至萬曰秬說文云秬五稷爲秬從禾弟聲一曰數億至萬曰秬說文詩用毛氏古文

其後一訓當據毛傳爲說。此傳作數億至萬曰稱爲合。

有警總論

有警序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謂合諸

器一時奏之又據經鞀磬祝圍簫管之屬謂皆周之樂器無他代之樂。純義非之曰凡樂有器一器不備不

可成。器不待合而自無不合者也。祝圍鞀磬見虞書商頌夏符與殷崇牙見明堂位亦不可謂無他代樂器

但器雖他代所同而箋言合諸樂者實非他代之樂何則代之樂他代聖人作之不假周公始作序言始作

則是周樂而合亦皆周樂矣。酌頌序下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後乃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

告之而已。據此則凡樂始成而告告然後奏至是又合大武象舞及清廟而下諸樂而奏之也。王義于周頌三

十一篇謂皆詩人見周公成王行此事述此詩是詩非樂既詩樂分而爲二而周家一代止有文之象舞武之

大武不可以言諸樂。故叔爲合諸樂。頌與箋戾不可從也。此駁甚允。與稽古編大概相同。惟陳以始作樂爲

始作大武合乎祖謂以大武而與諸樂合奏似于情事爲較協也。

應田縣鼓

毛傳應小鞀也。田大鼓也。鄭箋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傳字誤變而爲田。正義

釋傳謂應已是小田宜爲大故曰田大鼓也。又釋箋云古有名鞀引道鼓故知田當爲鞀。又鞀以東爲聲聲既

轉去東惟有申在。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紳義靈靈貴鼓維鐘傳云大鼓也。此以田爲大鼓字異訓同。明

其相通。賁卽靈釋靈云大鼓謂之樂說文亦云大鼓謂之鼓。鼓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從鼓賁省聲。孟子曰填

然鼓之填與田通。釋名田填也是田。然爲大鼓之聲賁以其形田以其聲。田鼓卽賁鼓。非以應已是小田宜爲

大也。箋以周禮有應有鞀。故謂田當爲鞀。鞀以東爲聲與田相近。而鞀字與陳字形又相類。聲應而字誤作陳

陳田一字齊。陳子亦作田。成子故又變爲田。若申字篆文作甲。古文作。毛詩本古文如正義說去

陳存。縱復去上下亦不至爲田字也。若然周禮有應有鞀。箋義密矣。而毛不用者以鞀未卽爲鼓名而說文

云鞀擊小鼓引樂聲也。是其義爲引初學記引纂要說曰應鼓曰鞀鼓亦曰鞀鼓則又與應鞀爲一。毛蓋以周

禮之輒卽應聲也。案此辨是正孔疏之誤。但謂田卽賁鼓說雖有據而毛不破字恐未必定如此也。

潛有多魚。

集傳潛椈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故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案前一說本爾雅釋器

云椈謂之潛。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椈。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椈。潛蓋古今字。後一說用王介甫潛有

多魚言取之深之訓也。范氏處義亦謂魚善潛。故取者必求之深。然皆望文生義。不及前說爲當也。椈毛傳作

椈。釋文云。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旁參。小爾雅作椈。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正義以椈用木

不用米當從木爲正。諸儒皆是之。毛詩納義據說文積柴水中以取魚字乃作椈。不作椈。是椈亦非正字。潛韓

詩作潛。字本相通。椈椈則聲同假借耳。不必改爲椈也。說亦近情。可破拘墟之見。

離總論

序離禘太祖也。箋以太祖爲謂文王正義知太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

考爲天下之人后。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太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知謂文王也。紳義辨之

曰。釋詁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君兼天子諸侯。未嘗專屬天子。必天子而後得爲后。則稷亦未爲天子。而從來稱

稷者。又何以皆曰后稷乎。以序之。大祖經之。皇考爲文王。自是箋意。序傳不必然也。成王時五廟。后稷爲太祖

廟。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廟。傳于比于文王。曰經天緯地曰文于噫嘻曰成。是王事于不顯成康曰成大

功而安之。此詩文武維后。獨不發傳。則謂文武之身文武並舉。明非禘文王而皇考當爲后稷矣。是傳意以此

詩爲禘于后稷之廟。宣哲維人兼祭功臣也。文武維后兼及羣廟也。無及皇天克昌厥後。皆指后稷而言。祖前

孫名。故不爲犯文王之諱。正義以序傳悉同于箋。過矣。案東萊讀詩記以周之王天下得行禘禮于太祖者。皆

文王武王之功。故作此樂以告太祖。是譽與后稷皆在所告之內。紳義據五廟之制而辨太祖爲專指后稷。義

較的當。若集傳謂是武王之祭文王。雖本劉向說。而子犯父諱。究無可以通之。宜後儒疑之者之衆矣。

於薦廣牡。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宗廟之祭。主者爲尊。故薦大牲者歸於天子。以對祖考而贊助之者。諸侯

爾載於周禮。詳於禮器及祭義。甚備鄭康成孔穎達輩皆據是以詮詩。而集傳作助祭之諸侯薦之。未審所本。

所以後儒多選箋疏蓋其義爲長云

御纂詩義折中言今日者蒙皇考文王之業助祭者諸侯主祭者

天子天子穆穆薦其大牲諸侯肅雝助其設饌案此蓋不從集傳而從箋疏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集傳宣通哲知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

而克昌其後嗣也

御纂詩義折中宣布哲明言昔者皇考宣布明德於天下惟其能用人也既有文德

又有武功惟其能爲君也如是則天下之民安而天心亦安其克昌厥後可知也降福者天也天眷者民也治

民者人也用人者君也君能允文允武以用人而安民則安及於天矣故天亦安其後人也案朱子以宣哲句

爲文王知行以有盡乎人道合文武句皆言其在己者耳不用人以治天所生之民何以克安天乎書曰在知

人在安民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未有不以用人爲急者燕天之功必兼知人

亦有文母

文母毛傳以爲太姒鄭箋云見右助于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正義謂文母繼文王言之雖太姒自有

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經義述聞辨之曰文王之文謚也文母之文則美大之稱猶言皇妣皇母耳二者本

不相同傳以文母爲太姒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母當爲太姒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若因文王而稱

文則箋不須更言文德之母且如孔說武王之后亦將謂之武母成王之后亦將謂之成母乎斯不然矣列女

傳大姒仁而明道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盡婦道太姒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大姒之文德明矣

案顏師古漢書注亦云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劉奉世胡三省乃皆以爲文王之母太任其意以文王之妃當

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爲太任以成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爲文德之母非因文王而稱之也述聞剖析

最明

載見辟王總論

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載始也辟鄭箋訓君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孔疏周公居

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卽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獻經皆爲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總之序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也後世諸儒均從此說惟朱子集傳訓載

爲則謂發語辭蓋疑毛傳云爲未必然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成王新政率是百辟見于昭廟以

隆孝享一以顯耆定之大烈彌光一以彰萬國之歡心如一有不承王業畏懷天下氣象故曰始也若泛言諸侯助祭則烈祖有功德之廟多矣何獨指一武王廟而作歌乎又末章箋疏以爲天子諸侯均受多福集傳以爲多福輯續於武王義亦稍別考朱子初解原從序說而序辨于毛詁亦無決辭然則諸儒之主傳箋不得謂無見也

有藝有且二句 藝且毛傳云敬慎貌鄭箋其來威儀藝藝且且盡心力于其事也追琢其旅謂以治玉比擇人也集傳以藝且未詳而箋訓追琢爲選擇旅謂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朱氏公遷甲之曰先代之後禮物不與時王同作賓王家文獻有足徵也而又敬慎威儀選擇從者其來之不苟如此則所以尊時王重祀事者至此融會毛鄭及朱子說蓋正解也何氏楷則謂藝與樓通說文云樓白文貌蓋言帛也尙白故帛亦白也且說文云薦也所以薦帛也敦與雕通敦琢蓋言玉也旅陳也禮器曰東帛加璧尊德也有藝有且所謂束帛敦琢其旅所謂加璧也說與諸家異而於文義尤功 御纂詩義折中深是之

既有淫威二句 毛傳訓淫爲大訓威爲則夷易也鄭申大則之義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而神異之福又甚易也朱子集傳雖不訓威爲則而意與毛鄭略同東萊詩記嚴氏詩緝則俱載什耶張氏語以淫威爲誅武庚事不知周家忠厚待人其命微子也但述成湯以聖德受命勉其踐修詞氣和平如骨肉相告語並無猜防之意豈於其來朝無故舉亂亡之禍以傷其心哉後世智略之士稱朝廷威德以讎叛賊遠夷則有之矣不聞忠厚之朝稱此于象賢之裔也朱氏公遷有言有客一詩既足以見微子之賢尤足以見周家之忠厚所爲得之

耆定爾功

毛傳耆致也正義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曰耆定爾功耆味也其意致討于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紂誅定天下紬義謂左傳下文乃引此詩其上文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饒王

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撫弱二字釋仲虺耆昧二字釋洵頌以務烈所釋武頌。杜元凱于耆昧句注曰耆致也。致討于昧。孔據杜注以釋此傳。蓋謂誓定爾功與耆昧一也。故曰致討于昧而不知非傳意也。勝殷過劉。既致討矣。何須更言致討乎。案耆之得爲致者。說文者本從老省。從旨省。旨。敢同聲。屬假借。致說文云送詣也。此經上言克開嗣。成此勝殷過劉之大功。皆文王所送詣。故曰耆定爾功。是致卽文王致之。所謂善則歸親是也。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也。正義曰。朝廟早

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政。武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按正義謂毛無辟居之事。良是。唯據王肅之說。以周公致政。成王始朝于廟。則誤耳。此序云。嗣王朝于廟。與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立文既不同。則意亦異。若此朝廟果在卽政後。亦當云。成王卽政。朝于廟矣。書稱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大傳云。七年致政。則周公致政時。成王除喪已久。西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此經及下二詩皆稱予小子。則在喪可知矣。箋云。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竊謂毛意亦當如此。蓋君薨。冢宰攝政。及除喪。還政。常制也。成王謀於廟而求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於是周公復居攝。乃周家權宜之事。此詩所言朝廟。尙在未求助之時。故曰將始卽政也。時成王雖未卽政。亦得朝廟。王肅謂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則大不然。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融注。豐文王廟所在。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按營成周在居攝五年時。未還政。成王已告廟。經有顯文可據。何得謂周公攝政。成王未得朝廟耶。大約成王除喪之後。周公所攝者。唯伐畔。營洛制禮樂數大事。至於朝祭。皆成王親之。王肅乃謂周公致政。成王始朝于廟。雖曰申毛實乖經義也。

陟降庭止

陟上也。降下也。庭。毛傳訓直止語辭。陟降庭止。以毛義推之。蓋言文王上事天下治人。皆以直道也。



訪落紹庭上下亦謂繼文王之道直施於上下也先儒多從此說朱子集傳始以庭爲戶庭之庭陟降庭止語卽見夔見墻之意于訪落紹庭二語謂紹其上下于庭陟降于家稽古編云鬼神陟降于庭本屬虛恐非實有其事也將何以紹之又朱子解陟降庭止本用漢書注說以顏監精史學而不措于專經之陋爲獨得詩之本旨夫經義宏深專精于是者尙詆其陋反謂涉獵者得之乎案此說力主毛訓故謂集傳爲不然然訓庭爲直而曰陟降直止紹直上下解釋未免紆迴朱子之用顏注以說較故訓爲顯豁耳直字云云以存古義可也訪落敬之集傳以訪落爲成王既朝于廟以道延訪羣臣之意敬之爲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又自爲答

之之言

御纂詩義折中訪落成王祀武王也武廟初成致新王而祀之也胡一桂曰自繼猶判渙而上

皇皇如有求而弗獲自維予小子而下則君蒿悽愴如或見之是也敬之成王自箴也周公戒王曰皇自敬德召公戒王曰王其疾敬德今王自警曰敬之敬之是體驗有素而見天之不假易也案訪訓問落訓成言閔予小子將何由有成乎是成王因祀武王而自問非問於羣臣也敬之至日監在茲是成王自言予乃全知敬之不可已因以天之至顯命之不易日監在茲者自惕非述羣臣之戒辭也集傳云云蓋未確

佛時仔肩毛傳佛大也仔肩克也鄭箋佛訓輔仔肩訓任正義釋傳曰佛之爲大其義未聞仔肩二字其訓爲

克猶權輿之爲始釋箋曰釋詁肩勝也卽堪任之義故爲任也嚴氏詩緝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

之也引學記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仔肩爲負荷之意故爲任佛字唐宋諸儒皆無從毛作大訓者紬義云說

文彘大也從大弗聲讀若子遼汝弼之弼毛蓋讀佛爲彘而廣韻臚臚大貌臚臚卽佛臚是佛亦本訓大也說

文弗橋也從丿從入從章省丿右戾也房密切雖不云從丿聲而古文弼字作𠄎從弗是古者弗弼聲同

佛從弗聲曲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云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釋文云釋作拂本又作佛是弼戾之弼亦作

佛故箋讀爲弼而訓輔矣據此則佛字原有大與輔二義故傳箋異說朱子集傳從箋義以輔字義尤簡明也

桃蟲二字桃蟲毛傳云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謂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鷦皆惡聲之鳥此合三者爲

一正義以爲其義未詳。案爾雅釋鳥：鷹隼醜。疏引陸璣云：隼，鵠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師春化爲布穀者也。如陸言是題肩，卽隼也。左傳杜注：祝鳩，鵠鳥也。玉篇：鵠，云：祝鳩也。急疾之鳥，或作隼。題，云：題肩。應仲春化爲鳩。如杜願二家，則鳩卽祝鳩。祝鳩，卽隼。隼爲題肩，與鄭箋說合。陸又以鳩與鷓鴣爲一鳥，與箋所引或說亦合。然爾雅：桃蟲，鷓鴣。其雌，鷓鴣。自爲一條。郭注云：鷓鴣，桃雀也。俗呼爲巧婦。方言：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蠶，或謂之女匠。詩疏稱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爲巢，以麻紮之，如刺繡然。故又名覆雀。與題肩全不相類，而巧婦生雛，能化爲鷓鴣。郭陸俱有是言。焦氏易林亦云：桃蟲生鷓鴣，與毛傳始小終大之言尤合。則主巧婦者爲義長也。

有依其士。有依其士，依壯盛之貌。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與依其在京之依同。故下文遂言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也。謂之士者，壯年之稱。大過九五曰：老婦得其士夫。是年壯者謂之士也。有嗇其儲，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皆形容之辭。箋訓依爲愛，云：婦子來饋，饌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殆失其義矣。

有略其耜。九經古義曰：載芟云：有略其耜。傳云：略利也。釋文云：字書作耜。案耜本籍文，鐸字。故釋詁云：耜利也。耜有鋒鏘，乃能熾苗。其田畝略無訓利之文，當從字書作耜。唐石經亦作略，非。

萬億及秬。九經古義曰：庶韻云：秬，千億也。風俗通云：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秬秬，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

以蓀荼蓼。蓀，去草也。荼，蓼二草名。茶，毛公無傳。蓼，云：水草也。正義引釋草云：醫虞蓼。某氏曰：蓼一名虞蓼。孫炎

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草也。毛詩細義謂爾雅醫虞蓼列于蘇之下，說文蘇荏苒豈葵疆。下列蓼字注云：辛菜，醫虞也。則蓼是菜名。曰：醫虞，自舍人讀爾雅以虞蓼孫炎又謂澤之所生。郭景純承其說注云：虞蓼并忘其爲辛菜矣。案茶蓼之名，並見爾雅，而各有數種。此詩之茶，所云萎葉者是也。與蓼同類。古今注云：茶蓼也。紫色者，茶青色若蓼也。其味辛且苦，食之明目。或謂紫色者爲香茶，亦曰紫蓼。青色者爲青茶，亦曰青蓼。其

大不苦者爲高蓼。又名馬蓼。王氏肅則以茶爲陸穢。蓼爲水穢。蓋一物而有青紫水陸之分爾。史游急就篇。蓼與葵。菲蘇薑並列蔬品。淮南子亦蓼菜成列。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非諸篇說文辛菜云云。良不誣也。良耜詩特以其妨稼故薨而去之。

以開百室。九經古義曰。良耜云。以開百室。周書作維曰。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都鄙謂采地井田。六鄉則一族。六遂則一鄙。皆百室也。周禮百室之制。都鄙與鄉遂同也。

絲衣序靈星之尸。絲衣序云。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按史記封禪書云。周興而邑郤。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守節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于東南。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零。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星之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于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如史記及漢舊儀之說是。周別立后稷祠。以祀天田之神。教人種百穀者。其名爲后稷也。天田卽農祥。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代殷。月在天駟。又日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周之興得農祥之助。故周人祀之高子。以此詩爲賓事靈星之尸。其說最古。春秋昭十年左傳。齊陳鮑代。欒高五月庚辰戰于稷。楚預注云。稷祀后稷之處。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十三里有稷山。此稷卽天田之神。教人種百穀者是。春秋時猶祀天田。高子云。春秋時近。故能鑿然言之。毛公引序冠篇。不刪其說。意亦同之。正義從鄭專主宗廟賓尸偏矣。

肅鼎及蒲。九經古義曰。絲衣肅鼎及蒲。釋文云。蒲音茲。徐音炎。郭音才。說文曰。蒲從鼎才聲。郭音是也。史記音義引此詩。蒲作哉。云哉音資。案哉與才通。張平子碑云。往才女諧。刑曷曰。哉古文作才。蒲省文作才。音資失之。不吳不敖。毛傳。吳譁也。正義。人自娛樂。必譁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如正義是。孔所據本作娛。今

作吳。從唐定本改也。陸氏釋文云：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史記封禪書引此作不虞。不驚。索隱云：吳譁也。此作虞者與吳聲近。故假借也。案古吳虞娛三字通。如舜後封虞亦姓吳。周虞仲亦作吳仲。孟子驢虞卽歡娛。黃氏韻會虞卦兩韻收吳字。禡韻收吳字。而於虞韻取徐鍇大言故矢口以出聲之說。於卦禡韻取陸何二家說。不辨其孰是。得闕疑之道也。集傳吳讀話。敖讀傲。謂不喧譁。不怠傲。則音從何而義從毛也。

遵養時晦。傳箋說異。毛傳：遵訓率。養訓取。晦訓昧。正義申之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者。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闇昧。謂武王取紂也。鄭箋以爲追美文。王言養紂而老其惡。歐陽永叔諸家皆從鄭說。謂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言有師而不耀其武。是養之以晦也。紂義云：易言文王用晦而明。此經遵養時晦卽晦也。統熙大介卽明也。傳言武王遵率文王酌取其用晦之道。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大光明也。左傳杜注：謂致討于紂。自是斷章取義。非正釋此詩。武樂遲之又久。淫聲及商。孔子以爲有司失傳。此經養晦若爲取昧。則是文王以來卽有取紂之心。武王遵而行之。與淫聲及商何別乎。案此以箋說爲未當也。然以書須假之文觀之。鄭義不爲無據。蓋紂惡未稔。武猶冀其悔悟。先儒所謂十三年以前無非服事之心是也。當晦而晦。自是武王實事。特不當以屬文王耳。

我龍受之。我龍受之之龍。傳云和也。正義謂龍之爲和。其義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虎德。嗣文之功。得意。或然。天人之和。論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紂義云：龍乾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龍得爲和。經上言武王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光明。此言我以和利萬民之故而受殷。矯矯乎王之所爲。則用文王之道。可謂有嗣矣。正義以子雍述毛恐非傳意。案長發篇毛傳亦訓龍爲和。或曰龍者木德。故爲和。紂義以保合太和。係言乾道以證龍有和義。與或說意同。而究非的訓。段氏詩經小學謂毛以龍爲醜之假借。故曰和。此雖亦無以見其必然。要可以備一解。

酌桓賚般說

酌桓賚般四詩。惟桓字見于本經。酌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朱子集傳以爲疑。取樂節之名。

如曰武宿夜之類。案孔疏引熊氏云。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桓序云。講武類。馮也。賚序云。大

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般。鄭箋云。樂也。孔疏謂爲天下所美樂也。黃氏曰。抄云。晦菴及諸家多

謂酌卽舞勺之勺。獨嚴華谷非之。以爲酌果卽勺。當述成王繼述之事。今此詩言告成大武。非舞勺之樂章矣。

此駁未當。詩正惟爲成王作。所以爲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是也。桓篇無講武之意。而序詩者謂之武。志蓋不

忘用武。乃以講武類。禡之時。志已欲保厥士。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其後果如其志。故曰武志也。賚之名

篇正義以書之大賚四海當之。不知書之言。承上散財發粟爲文。非此詩所謂賚也。或據書分器序云。武王勝

殷邦。諸侯作分器。彼疏引詩序云。大封于商。謂此時也。以爲此所謂賚。乃以彝器錫有功諸侯。說與序意爲合

般集傳云。未詳。蘇子由則訓般爲遊。曹粹中據說文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所以旋也。謂篇名曰般。取

盤旋之義。巡狩而徧于四岳。所謂盤旋也。要之諸家所論。皆望文爲義。以左傳楚武王之言攷之。曰武王作武

其卒章曰。考定爾功。其三曰。敷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是數章皆大武之詩也。今但以考

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則今日之詩。其失古人之舊者多矣。

酌

九經古義曰。酌告成大武也。案儀禮漢書作勺。左傳作沟。周禮士師云。八成。一曰邦沟。先鄭云。沟讀如酌。酒

尊中之酌。陸氏書釋文云。酌亦作沟。正義云。古今字。

保

有厥士。九經古義曰。保有厥士。案士古文士。見周牧敦。史記云。有邦有士。告汝祥。刑今尙書。呂刑士作土。呂

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叨浴。士乎。高誘曰。士當作土。

般

於釋思衍文。詩般釋文云。於釋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

之本。崔因有故解之正義曰。此篇末。俗本有於釋思三字。誤也。案賚時周之命於釋思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

臣之有功者。故勉其繹思。文王之功業。若般爲巡守。祀四嶽河海之詩。勉誰陳繹思行之乎。鄭箋數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云哀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則推其受命而王。由於得神之助。方歸功於山川之靈。無容忽及先王之子孫。臣庶而戒勉之也。齊魯韓有此。當爲臣下告君之辭。言周之受命由此。王不可不繹思以永保神。既然一篇之中。神人雜沓。恐非體製。卽在王保。亦當爲衍文。

宋魯無風有頌

蘇轍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

子巡狩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朱子曰。魯之無風。先儒以爲褒周公巡狩不陳其詩。又或謂夫子有所謂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案魯詩雖名頌。其實風耳。至商頌先代之詩。或其時尙無風體。封宋後。禮樂統承先王。因亦無風入周天子樂府歟。

魯頌

集傳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藝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卽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于是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

頌。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之詩。今無所考。獨闕宮一篇。謂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僖如此。而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當時之事。則猶未純乎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

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猶若可予也。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德。比于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魯

宋無風。其或然歟。范氏處義謂魯頌之異于商周者。有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實事。魯多頌禱。四也。觀此說。則魯詩雖名頌

其實未嘗僭天子也。

關總論

集傳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立心之遠。指每章第七句思字而言。許氏謙曰。無

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荀于近利也。無駮者持之能久也。惟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效也。其富盛非持馬也。因馬可以見其他。爾然猶未知其所思者當耶否耶。至卒章曰：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取于民者有制，其富盛皆所當得。非培克苛斂以致之者也。案舊說謂僖公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朱子以詩中無務農重穀意，故惟就牧事立說。而諸儒皆從之。御纂詩義折中以駮爲考牧而祭馬神，謂定中之詩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彼勸畜牧，故兼言

牝。此閱軍實故事，言牡也。其言秉心猶駮之思也。寒者無邪之誠，淵則兼有無疆無期無駮之義焉。言馬政而及于思者，探其本也。國政之盛衰本于君心，君不能無思而患其有邪，一涉于邪則廣而愈荒，久而愈泐，深而愈鑿，故貴無邪也。讀此不特無邪之旨明，並集傳立心之遠云云，亦因以益明矣。

駮駮牡馬

毛傳：駮駮良馬，腹幹肥張也。不釋牡字之義。爾雅釋畜云：牡曰騶，郭注：今江東呼駮馬爲騶。說文：騶

牡馬也。從馬，陟聲。讀若郵，是詩之所謂牡，卽雅之所謂騶也。然正義釋傳謂不引爾雅郊外曰牧之文，以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云郊外牧嫌與牧馬涉，故略之也。如孔說是，所據本經文作駮駮牧馬，故箋云：牧于坰野，下傳云：牧之坰野。毛鄭經文亦作牧，並無牡字也。惟經典釋文經作牡云：本或作牧，定本亦作牡。可見唐初牡牧二本並行。今作牡，從唐定本而改耳。文選李少卿答蘇子卿書：牧馬悲鳴。李善注引此詩：正作牧馬。顏氏家訓亦謂牡當作牧，則作牡者非古義也。

有驪有魚

毛傳：驪，駮也。正義云：驪，爾雅無文，說文：駮也。郭注：駮，脚脛然則駮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駮皆白

駮，無豪，駮白之名。傳言豪，駮白者蓋謂豪毛在駮而白，長名爲驪也。駮則四駮皆白而豪短，故與驪異也。案爾雅：駮，馬黃脊，驪，郭注云：背脊黃，驪，說文云：驪，麗馬黃脊，從馬，覃聲。讀若肇。駮云：馬豪，駮也。然則此詩之驪，卽爾雅之驪。釋文：駮，今爾雅亦有作驪者，許叔重自序稱詩用毛氏古文，以駮爲豪，駮明驪與驪同矣。孔氏釋傳誤以日字作白，故解釋迂曲如此。魚，毛傳云：二目白也。集傳：二目白曰魚，謂其似魚目也。羅氏爾雅翼云：馬目

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若目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也。

駟十六馬名義

駟詩馬名凡十有六。其七爾雅無文。而賴傳以明。首章有駟有皇。有皇有黃。言良馬也。騶馬白

跨曰騶。黃白曰皇。純黑曰騶。黃騶曰黃。二章有騶有駟。有駟有騶。言戎馬也。蒼白雜曰騶。黃白雜曰騶。赤黃曰

騶。青黑曰騶。三章有騶有駟。有駟有騶。有騶有駟。言田馬也。青騶騶曰騶。白馬黑鬣曰騶。赤身黑鬣曰騶。黑身白鬣曰騶。

四章有騶有駟。有騶有駟。有駟有騶。有騶有駟。言騶馬也。陰白雜毛曰騶。形白雜毛曰騶。秦駟曰騶。二目白曰魚。此十六馬中如疏

以駟毛白長為騶。此是讀曰為白之誤。然說文云騶騶馬黃脊也。騶傳云赤黃說文以為赤色。騶傳云蒼騶說

文以為青騶。文如博基皆大同小異。但毛先于許當以傳說為正也。又傳配良戎田駕四馬。孔氏申之云良馬

以朝祀。故云彭彭言有力有容也。戎馬齊力尙強。故云任任言有力也。田馬齊足。故云釋釋言善走也。騶馬給

雜役。費其肥壯。故云祛言強健也。此說最得傳意。張文潛衍其義以釋賦才作徂四字。而經旨愈明。惟訓作為

動止之節。與毛傳訓始者稍異也。

振振鷺。有鷺振鷺。毛傳謂以喻潔白之士。鄭箋云潔白之士。羣集于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歐陽永叔亦

謂取其能自脩潔。翔集有威儀。夫以為臣與于燕。則在朝廟。其言鷺蓋虛辭也。玉海云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

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太平御覽引劉獻說亦謂古之君子仕于伶官。悲周道之榛蕪。傷頌聲之輟。音

故飾鼓以鷺。欲其流風存焉。朱子集傳則以鷺為鷺羽。即舞者所持。二義不同。而皆以為為器物。則實事。案毛傳

鄭箋未明取喻之由。而如玉海及劉勰云云。則意存諷刺。殊非頌禮集傳故以鷺羽釋之。以燕必有樂。樂必有

舞也。御纂詩義折中。以有駟為蜡而飲酒之詩。言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皆有水澤。故鷺集焉。因所見以

起興也。此雖不用集傳意。而取興有因。毛鄭說得此而曉然矣。

君子有穀二句。穀字之義。集傳有二。一曰穀善也。此本鄭箋。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可以治子

孫之說也。一曰穀祿也。何氏楷主此義。謂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使歲豐歲登。家給人足。是即君子之家給



人足也。二說不同。如鄭箋則是頌禱之中。而寓規諫之意。固徵詩人之忠愛。但以文義衡之。似後一說尤與上歲。其有句相應。蓋君享如是之天祿。又以是天祿傳其子孫。是君有無疆之福。良卽沐不盡之恩。綏萬邦。屢豐年。周頌魯頌義相發明矣。政曰振驚喻臣之潔白。言臣不以祿爲念也。臣不懷祿。而君不可不以祿養之。敬事後食。事君之大義。忠信重祿。勸士之恆經也。此以有穀爲有祿。以養士。蓋從序文。君臣有道。句悟出。然于孫子二字。究不及何氏之貼切也。

思樂泮水總論 思樂泮水小序云。僖公能脩泮宮也。蓋泮宮既作。造士于此。養老于此。受成獻馘亦于此。文事武備。燦然具舉。詩人美之。故序曰能脩也。鄭孔以下。皆主僖公。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集傳故但以爲欲于泮宮而頌禱之辭。劉氏瑾據春秋僖十三年。從齊桓會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又從齊桓會淮。爲淮夷之病。卽謂克服淮夷。僖實有之。特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爾。此以舊說爲不可易也。劉氏克則以泮水篇魯之政事。兵戎皆在焉。而定爲伯禽之詩。何氏楷亦云。泮水頌伯禽。允文允武也。胡氏文英又以爲魯孝公脩泮宮釋奠。詩人美之之作。詩貫以作孝公爲近。是數說不同。

御纂詩義折中主頌伯禽。據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頹宮周學也。則泮宮作于始封之日也。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書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今此詩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作泮征淮後。先繼舉其爲伯禽之詩無疑也。

泮宮辨 魯之泮宮。漢唐宋元諸儒。皆以爲學名。惟戴埴鼠璞謂序止曰僖公能脩泮宮。不言學校。作五疑以駁之。又據通典。魯郡有泗水縣。泮水所出。謂泮乃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名泮宮。如楚之渚宮。晉之廐祁。之類。楊升菴深是其說。更引左傳。晉侯濟自泮。以爲泮。本水名之證。稽古編非之曰。泗水縣。今隸兗州府。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兗州府城東入泗水。見一統志。但水以泮宮故名。泮猶地以舞雩故名。雩俱後世好事者取經語以名水耳。水因詩而得名。反執水名以亂詩。何其惑也。至左傳明言晉侯濟自泮。會子夷儀儀。

夷儀地。今順德府邢臺縣也。夷儀故城又在縣西百二十里。晉都今太原府。平公自西來濟泮。始至夷儀。則泮水又在夷儀西矣。北直之邢臺與山東之曲阜相去甚遠。左傳之泮水在晉衛間。與魯無涉。而通典之泮水發源曲阜而入泗。始終不出魯境。安得流經晉衛間。用脩引此證彼。強合二水爲一。疏矣。總之辟廱類宮爲天子諸侯學名。有園水。丘水之異。漢儒近古。定有據而言之。後人好爲異說。適見其陋而已矣。案此申舊義與諸家說同。所駁楊氏云。尤爲確論。惟宮因水名。與水因宮名二者未易定其是非。當並存以俟博考。

其音昭昭。

輔廣曰。其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御纂詩義折中。其音言也。昭昭詳明也。案此以爲伯禽始封與學教士循循善誘。則其音伯禽之得音也。

鄭氏謂僖公之德音。僖公而能戾止泮宮。講學造士乎。

薄采其菲。菲。毛傳云。薺葵也。釋文云。菲音卯。徐音柳。菲今之蓴菜也。古作菲。周禮醢人供菹。菹以爲朝事豆實。

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蓴菜。陸疏亦以爲蓴。又或謂之水葵。稽古編云。蓴亦作蓴。顏氏家訓謂蔡邕父名蓴。諱

純爲露葵。卽此菜。陶氏別錄列于下品。葉如荇而圓。花實亦如荇。莖紫大如箸。柔滑可羹。魚但不可與鱠。鼈同

食。食者成病。春夏煶嫩。未葉名稚蓴。葉稍舒名絲蓴。至秋老名絲蓴。或作猪蓴。又訛爲瓊蓴。爲龜蓴。顏之推以

猪蓴爲荇。蘇恭從之。宋修開寶本草始正其誤。案茹說文從艸從夨。夨古文酉字。徐故以柳音之說者。謂此爲

許氏之誤。考說文凡偏旁用古文。必注古文某字。故木部柳字云。從木卯聲。卯古文酉字。今菲字云。從艸夨聲。

不注古文酉。知原本作菲。以篆文夨與卯相似。後人誤連其上畫耳。不得謂叔重爲未檢也。

靡有不孝。鄭箋訓孝爲法。靡有不孝。謂國人無不效法之者。正義以爲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則作孝弟之

孝解矣。後儒黃氏佐謂昭假烈祖。卽所爲靡有不孝。蓋亦用正義說經義。述聞云。孝今本作孝。說文孝教也。從

子爻聲。孝與傲同。經文作孝而訓爲效。故箋云。無不效法之者。孔作正義時。孝字已訛爲孝。故不喻箋法。傲之

意而據誤字以釋之。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釋文不爲孝字作音。蓋所見本亦誤爲孝矣。又靡有不孝。謂

僖公無事不法效其祖。非謂國人效僖公也。案玉篇：孝古孝切。效也。說文：教字以孝爲聲。其解云：上所施下所效也。正與孝之訓效同。述聞謂孝是孝字之訛。其說可信。而詩實以此證泮水詩爲頌孝。公益見其不足從矣。東矢其搜。毛傳：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鄭箋：東矢當百箇。孔疏：荀卿論兵云：撰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束矢于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鄭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爲兩束也。搜矢行之，聲言勁且疾也。朱子集傳：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蓋亦兼采傳箋也。御纂詩義折中：主毛傳訓搜爲矢多貌，而訓東爲收束，東矢其搜，言成功而歸弓弛而不張，矢束而不用也。案以束爲束而不用，搜爲矢多義，更精當。若疏云：矢疾聲須發矢時乃聞之，若方在束則無從而聞其聲之疾也。

闕宮考。毛傳：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稷宮也。正義謂先妣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孟仲子曰：是謂稷宮，蓋以姜嫄祈郊稷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媒宮。紉義云：傳之意非以姜嫄廟爲稷宮，乃謂周人以稷宮爲姜嫄廟也。月令：高禘，鄭注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稷宮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云高禘。如鄭言是高辛以前求子以先稷配天而祭高辛以後求子以簡狄爲先稷配天而祭，簡狄爲先稷則姜嫄亦爲先稷可知。夫周立稷宮而先稷之神實三代之祖，故曰先妣。在商無以明之，周則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是也。樂用大濩與事先祖用大武者特殊，蓋已不敢以人鬼視之。故孟仲子說此詩以爲本是稷宮也。據此則一宮之屬姜嫄不爲無義矣。呂氏大臨乃非之，而朱子亦但以爲魯之羣廟，豈謂齊說之概不足信歟。

實始翦商。翦毛傳訓齊鄭箋訓斷。稽古編謂據傳箋二章翦字當從說文作前。蓋說文翦訓羽生，前字乃訓齊斷也。案說文戈部：戣下云滅也。從戈晉聲。引詩實始戣商。翦作戣。段氏玉裁謂翦卽荆之字，多假翦爲之。戣者又荆之假借。毛云荆者齊也。謂周至于太王規模氣象始大，可與商國並立。故曰齊。綿詩古公以下七章是

也。非翦伏之謂。若不通毛傳許書之例。竟謂太王滅商。豈不事辭俱礙乎。案許叔重訓。載爲滅。滅者。載之本義。其引詩。特以明假借之義。全部說文。例皆如此。稽古編及段氏說。雖與集傳諸家爲異。然皆援據故訓。視臆撰者。固自不同。準此說。似省却多少。幹旋也。

龍旂承祀

龍旂承祀。鄭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正義謂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自是舊說之

謬。明堂位。祀帝用日月之章。與此龍旂不同。故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紉義云。古詩毛說不知何人。當是後漢諸儒之語。龍旂。春秋毛皆無傳。何以知毛意爲祭天。惟以經文核之。則當天祖並祭。而以春秋匪懈句爲之。綱春卽下文。皇皇后帝。周之孟春郊天也。秋卽下文。秋而載嘗也。郊天而載龍旂者。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旂與常原別。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孤。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帝亦爲旂。郊特牲。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彼說祭天之旂。有龍與日月。則知郊天建旂。實兼日月。非僅有龍而已。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是龍旂句得爲祭天也。案宋曹氏謂魯雖僭郊。而以旂不以常。猶不敢全僭。紉義辨常不爲旂立說。亦有據依。但下文云。春秋匪懈。享祀不忒。似此承祀。專指春秋祀祖廟言。正義以毛無傳同之。鄭箋不得謂其無見也。

犧尊辯

毛傳犧尊。尊有沙飾也。正義王肅云。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背上爲尊。然則象尊爲象形。王肅此言以犧象二尊。形如犧象而背上負尊。與毛鄭異。未知孰是。紉義據周禮獻尊。鄭

司農讀爲犧。犧尊謂飾以翡翠。象尊謂飾以鳳凰。與此言沙飾合。皆讀如婆娑之婆。箋不易傳。蓋與毛同。又說文。犧。宗廟之牲也。從牛。義聲。買侍中說。此非古字。尙書伏犧氏。釋文引張揖云。義古字。犧今字。然則經典中犧牲字。皆應作義。秦篆已出之後。乃有犧字。依字造器。作爲牛形。顯屬後人。僞托案。犧讀如莎。二鄭皆然。然犧之爲牲。羣經皆有是說。非出于秦篆後也。南史劉杳傳。謂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晉永嘉中。賊曹疑于

青州發齊易公冢得二尊亦爲牛形阮湛三禮圖犧尊畫作牛象是王肅所言初非一人臆說疑讀如字者爲安也

公車千乘。毛傳：大國之賦千乘。正義：地雖廣以千乘爲限。又謂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不合者。公徒三萬謂侯三卿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二者之事不同。故不相合也。納義云：鄭以公車公徒分說。故孔從之。傳言大國之賦千乘。而公徒無傳。則毛意車徒合說。有千乘卽應有徒三萬矣。蓋千乘有七萬五千人。此據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言也。然周禮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同方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百乘三千人計之。千乘適得三萬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戊漕杜注云：車甲之賦異於常制。故別傳之。計車百乘。士千人。三百乘適合甲士三千人。孟子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亦然。左傳孟子惟言甲士。此詩合士徒計之。故千乘得三萬人。此亦是司馬法。然則古者出車有二法矣。案公車千乘與下公徒三萬說經家多苦其不合。茲以周禮注證之。無少差謬。亦可謂善通說詩之窮者矣。

戎狄是膺。九經古義曰：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戎狄是應。荆荼是徵。裴駟注毛傳云：應當也。鄭康成云：徵艾爾雅云：應當也。故傳從之。說文云：膺受也。又訓受與傳異。今作膺者蓋沿孟子之誤。孟子多俗字。當以史記所引爲正。

壽胥與試。集傳：壽胥與試之義未注。王氏曰：壽考者相相與爲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用也。案王說優。蓋以三壽作朋例之。可見曹粹中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此亦王氏說而其義較暢。

奄有龜蒙 案龜蒙二山名孔穎達曰春秋齊人來歸鄆濟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穎與云昔者先

王以爲東蒙主魯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曹粹中曰龜則鄆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何楷曰蒙山一名東

山孟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是也

保有鳧繹 集傳鳧繹二山名王伯厚云郡縣志鳧山在兗州鄆縣東南三十八里驪山一名鄆山在鄆縣南二

十里李氏樛以爲禹貢驪陽孤桐卽此繹也郭景純謂此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以爲名又有葛驪山

在今淮安府邳州非此詩及禹貢之驪地志東海下邳縣有葛驪山古文以爲驪陽說文葛驪山在東海下

邳亦引書驪陽爲證二書皆誤也案鄆縣卽鄆國二山在鄆則本非魯境內而詩言保有鳧繹者稽古編以爲

誇辭謂魯擊柝聲聞于邾地密邇而世相讐殺魯君臣欲吞邾久矣作頌者其情見于詞乎說爲先儒所未發

以地理及時事考之殆亦有然者矣

居常與許 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孔疏申之以常爲南鄙許爲西鄙而不指屬今之何地惟鄭箋以常爲薛之

旁邑引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及田文封薛號孟嘗君以證薛有常又以許爲許田此亦據隱八年鄭易

許田桓元年鄭假許田爲說後儒曹粹中輩皆主之稽古編辨之曰築臺于薛魯地也孟嘗之薛奚仲舊封也

春秋時薛尙存魯安得築臺于其國中明是異地而名偶同耳常自在奚仲國旁與魯之薛無涉至許田爲鄆

有桓公本以易昉耳豈僖公復以昉易之鄆邪或謂常是齊所侵地蓋本於管子管子勸桓公親諸侯反其侵

地故歸魯常潛此常在莊公時不在僖公時不應舉以頌倍又齊在魯北常爲齊侵定是魯北境地與傳文南

鄙亦不相符不足信也案此辨足證舊說之爲附會惟經文明曰居常與許而曰常在奚仲國旁似欠分曉當

云孟嘗之嘗自在奚仲國旁與魯無涉斯爲得之

徂來新甫 闕宮徂來之松新甫之栢集傳徂來新甫二山名案王應麟云水經注鄆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

父泰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商頌集傳契爲司徒而封于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于宋修其禮樂以奉商祀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矣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案司馬遷云宋襄公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公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後漢紀載曹褒說亦云考父詠殷竭忠顯頌之美當仁不讓是皆以商頌爲考父作也然考父去襄公世殊遠故諸儒率從集傳

商邑考商契所封之地也正義引服虔王肅說以契係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爲國號而鄭以湯取契之所封爲國號者以經典言商皆單謂之商不言商邱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國號其說辨矣但契之所封不指爲何地元鳥箋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正義亦略而不言紉義謂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賜姓子氏集解引鄭康成說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縣也張守節正義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商國帝馨之子處所封也水經丹水篇丹水又東過商縣南酈道元注云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關駟並以爲上洛商縣殷湯之名起于此矣然則契所封之商爲今陝西商州直隸州非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也案王伯厚引郡縣志高辛氏之子關伯居商邱契係相土亦都於此春秋爲宋國都云云論商地者多據之然紉義此辨考核甚詳可存以備參也

綏我思成毛未發傳鄭箋云安我心所思而得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引禮祭義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云云以爲思成之證呂記朱傳引之皆改心爲以而於成之下增一人字云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朱傳又謂箋有脫漏今正之案正義申箋謂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嚴粲詩輯亦謂祭祀則思其祖考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神明來格則安我所思而成之也周昌年云我所思者而心安是以思成而綏我也據此諸說是鄭之意以爲

心之所思。思祖考也。始猶恍惚。既而有聞見。則成之矣。心于是安矣。箋語本自渾融。似非有脫漏。不煩改正也。

依我馨聲

毛傳：依倚也。馨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正義謂象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自知聲調皆清。故楚辭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如孔說。仍是清字之義。未及萬物之所以成。竊據白虎通云：馨者。夷則之器也。萬物之盛也。其氣馨。故曰馨。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所以樂用馨也。云云。謂樂之有馨。原以象萬物之成。傳之言此。蓋釋經依字。孟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振收也。擊特馨。所以收衆樂聲。皆倚之聲之成。卽象萬物之成矣。此解不惟傳中成字之訓明。並經中依字亦透。可補疏家之所不及。

烈祖總論

烈祖詩諸家說各不同。序云：烈祖祀宗廟也。鄭康成以爲祀宗廟。則經文烈祖當指湯。歐陽修以序言祀中宗。則烈祖卽指中宗。如丙以甲爲祖。戊以丙爲祖。此古今之常也。二解雖微有不同。其爲遵序一也。朱子以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未言湯孫。故黜序說。而以爲祀成湯之樂。何氏楷亦主祀湯。而以爲彤祭。胡氏文英則以爲禘祭之詩。詩貫又以爲祭畢受福而送神之詩。異說紛紛。然則將何去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商頌得于周太師。十二篇而今只存五篇。中有祀中宗之詩。序說或傳之有自。其亦庶乎可徵者歟。此是序義未可輕棄矣。

有秩祐斯

毛傳曰：秩常也。箋曰：有此王天下之常福。案有斯皆辭也。有秩斯祐。猶云有扁斯石。秩大貌。巧言曰：秩秩大猷。是也。說文作戩。云大也。讀若詩戩戩大猷。賈子禮篇曰：祐大福也。狀其大則曰秩矣。

禮假無言

毛傳：禮訓總假無言。總大無言也。正義：禮總古今字。案禮之得訓爲總者。長發篇百祿是總。釋文云：本亦作禮。是禮總字通也。依說文禮乃釜屬。從夔得聲。夔說文云：斂足也。爾雅：鵠醜其飛也。夔徐



音子紅切書庖湯伐三變殷本紀作三變慶有聚斂之義故得爲總也中庸引此作奏假無言或謂奏當讀如  
湊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廣韻湊水會也聚也湊亦有總義言助祭者湊集大衆無言無爭字雖異而義實同  
爾朱子注中庸訓奏爲進此嚴假謂與上篇奏假義同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而爲震也然湯孫奏假傳言奏  
樂以假于烈祖奏之其震恐不一例殆未可以中庸作奏而強合兩詩爲一也又釋文謂鄭音假爲格訓至其  
說亦非箋云又總升堂而齊一鄭益假訓爲升不訓爲至也

我受命溥將箋曰將猶助也諸侯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案將長也言我受天之命既溥且長卽下文

所云降福無疆也楚辭九辯恐余壽之弗將王逸注曰將長也鄭分受命溥將爲二事失之

天命元鳥二句元鳥生商之說諸家聚訟紛紜毛傳以爲郊禘之時適胤以春分而至遂兆其祥謂之祥者若

自天來者然此據理以言詩也鄭箋以爲城簡取吞墮卵因孕生契從殷本紀及諸緯侯之文此據事以言詩

也後儒多非鄭而是毛而明允蘇氏詆之尤力蓋以鄭說近于怪誕毛于情事爲合也朱子集傳仍引史記云

云則以古有是說故不敢定爲必無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自古聖帝明王之生受命而有天下實由

天意不必侈言符瑞凡心之所願人之所從時之所會有不期然而然者孰非天哉如詩言稷契之生皆因帝

畀之郊禘而致毛鄭之說雖微有不同而未嘗不歸于天也然則朱子之引史記殆未可厚非矣

宅殷土芒芒集傳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從毛訓大貌鄭箋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引書序

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至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居亳之殷地而受

命也王氏應麟以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謂前只稱商自盤庚既都亳於是殷商兼稱黃氏一正則以宅殷土芒

芒爲後世所稱而追言于湯數說小異御纂詩義折中據竹書夏帝紀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謂商侯

者振也振爲有易所收其子微與師滅有易殷復興土地日廣故曰宅殷土芒芒也魯語曰上甲微能率契者

也故商人報爲據此則殷之號當商未有天下之先已有此稱不始于盤庚矣

奄有九有。毛傳云：九有，九州也。韓詩作九域。訓與毛傳同。案域當作或。說文曰：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字作有，有字作又，亦作或。商書云：九有以亡。又云：以有九有之師，皆九州也。

在武丁孫子三句。傳箋互異。毛傳：武丁，高宗也。正義本：王肅意謂毛以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以武丁爲人孫子，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是孫子卽武丁對先后言，故曰孫子也。嚴氏燾、徐氏常吉皆主之。鄭箋以爲行之不怠者在武丁之孫子。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于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此以孫子爲武丁之孫子，指主祭之君言。蓋陽氏修、范氏處義皆主之。經義述聞謂經文兩武丁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殆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勝，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案正義述毛視鄭說爲安。後儒主之者衆矣。但武丁固善爲人孫子，然省去善爲人三字，則文不達意。且武王乃殷人稱湯之詞，不得又以爲武丁及其孫子之號。述聞所言似不爲無見也。

景員維河。景員，維河。毛鄭異義。案說文：員，物數也。故其義爲均。濬哲篇：幅，幅既長。毛亦訓爲均。景員爲大均，幅幘爲廣均。蓋七十子相承之訓，後儒不能勝也。

濬哲維，濬長發其祥。集傳：濬，深也。哲，知也。長，久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御纂詩

義折中詩序曰：長發，大禘也。祭其始祖所自出，而以羣廟之主及功臣配享之。蓋商制也。濬，深也。哲，明也。言深明祭祀之道者，惟商也。知有天下之祥發源甚長，故禘其所自出之祖爲案。必如是解，則下文敘契敘湯並敘伊尹，乃俱冒起如集傳言世世有濬哲之君，卽不及功臣，但冒得契湯起矣。古人文體精密，決不若是。

幅，幅既長。毛傳：幅，廣也。隕，均也。王肅述毛曰：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已平均且長也。鄭箋謂隕當作園，園，周也。正義：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集傳兼采鄭孔二說，謂幅猶言邊幅，隕讀作員，周也。經義述聞云：依傳則廣也。

均也。長也。三義並列。經當云幅員且長。文義方明。是毛義未爲得也。依箋則隕與圍同。釋文圍音員。又音還。音還則取還繞之義。國之疆域無不四面還繞者。何待禹廣大之而始然乎。音圍則疆域之長短參差。往往而有安必其形之皆圓乎。箋義亦未安也。說文幅布帛廣也。幅爲布帛之廣。非地廣之稱。謂如布帛之廣。則幅上當加如布帛之四字。豈可苟簡其義。而直謂之幅乎。則亦不得如正義說也。今考全詩之例。如決拾既次。福祿既同之類。句首皆實指其物。與事幅隕既長。文義與之相似。幅當讀當福隕當讀爲云。承上長發其祥言之。福亦祥也。言當禹敷下土。疆里大同之時。商之福祥既已長矣。故曰福云既長。下文帝立子生商。則福長之始也。云語助辭。古字多假借。說詩者不察此例。故迂曲而難通矣。案此說亦有理。惟須破字似未免強。古人以就我繩耳。

帝立子生商

子生商猶言子姓商也。帝立其國。錫之姓曰子。而胙之土曰商。傳稱子商。詩稱子姓商。詞義正同。

古音姓生同讀。左傳問其姓。問其所生也。唐風不如我同姓。同姓同生也。猶同父也。春秋蔡公孫歸生。公羊經作歸姓。是二字可互相假借之證。尙書中候曰。堯封稷契。行繇賜姓號。禹貢於庶土。交正之後。卽云錫土。姓而此類亦承禹敷下土。方爲言。終則帝者謂二帝也。前篇古帝命武湯。後章帝命不違。皆指昊天上帝。與此異。

小球大球

小共大共。毛傳曰。球玉也。共法也。案球共皆法也。球讀爲掾。共讀爲拱。廣雅云。拱掾法也。書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飲馬融注曰。共法也。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引詩受小共。

大共。共一本作拱。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蚤讀詩受小拱之拱。則詩共字。古本或作拱。拱掾二字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借字耳。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應所謂式于九圍也。荀子榮辱篇曰。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

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

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

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然則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小大之差耳。傳解球爲玉已與共字殊義。箋復爲共爲執玉迂回而難通矣。廣雅拱球並訓爲法。殆本於三家與。

爲下國綴旒。商頌爲下國綴綴。傳綴表也。正義曰。綴之爲表。其訓未聞。按樂記行其綴兆。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綴兆舒疾。諸云。綴謂鄼舞者之位也。是綴爲表行列之物。聲義並與鄼通。鄼從贊聲。釋名讀纂也。說文草部。朝會束茅表位曰。藉。史記劉敬叔孫通傳。索隱引纂。又藉今之纂字。則藉與綴聲義亦近。傳訓綴爲表。蓋謂綴卽藉之通假也。藉表位之用。故引申之。卽有表識之義。呂覽不屈篇云。或操表綴以善晞望。注表綴儀度也。綴又爲綴之借耳。

綴旒。駮。駮說。綴旒。駮。駮集傳以爲未詳。毛訓綴旒爲表章。駮。駮爲大厚。謂爲下國之表準章程。使下國之性行極其純厚。文義本自平正也。鄭箋食用公羊傳語。以綴旒取義於旌旗。至駮。駮二字無可引證。則訓駮爲俊言。湯爲英俊。厚德之君。後儒以前章旌作喻體。此章不應不喻而直言。于是爭爲異說。宋董道謂齊詩作駮。駮而朱子取之。輔氏廣申其義。言綴旒以旌喻。爲諸侯傳著。駮。駮以馬喻。能秉載諸侯。說詩者多主此意。但三國時齊詩已亡。董宋人何由獨得見之。是殆未可信也。近東原戴氏詩考。正據孔子三朝記。所以爲儀。綴于國。及曾子制言。篇行爲表。綴于天下之文。謂綴者懸綴于高民所瞻仰之謂。旒亦垂飾章美以示儀者也。爲下國綴旒。言爲下國仰而取法也。駮。駮訓大。駮。駮訓厚。爲下國駮。駮言恃之以爲安也。此釋毛義而不煩附會。似較董說爲簡明也。

武王載旒。武王。毛傳云。湯也。旒。旗也。鄭箋以武王爲有武功。王德與傳訓異。紉義云。傳意以前篇言武王爲人孫子。故不訓武王爲湯。此傳已訓爲湯。則武王是湯之號。正義述毛云。有武功。有王德。同傳于箋。非毛意也。旒說文從方。市聲。卽左傳之茂。易豐其沛。本亦作旒。說文引此詩作。坡。荀子又引作。發。經義述聞以發爲正字。旒。坡皆借字。發。謂起師伐桀也。爾風七月箋云。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漢書律厯志述周武王伐紂。

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案旃字從荀子作發義亦可通然古書引經文字差互者往往而有亦不必定謂他書爲是而轉疑本經爲非也

寶維阿衡 傳阿衡伊尹也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按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是史記不以阿衡爲官名矣君奭稱伊尹保衡與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同舉伊陟以下皆下名上或冠以氏或以官則尹與衡亦其類也漢書古今人表傳說甘盤並列而不及保衡蓋衡卽伊尹在太甲時爲太保故稱曰保衡耳孫子墨子楚詞皆以伊尹名摯字尹而君奭不稱其名者尹爲成湯太甲之師保當時尊之名故周公亦仍舊稱歟摯軻也軻者前重之義前重則不正平故號阿衡衡平也史記以爲名不云號者殷人賞以名爲號故號亦可爲名此傳云阿衡伊尹也與元王僕也武王湯也文例相同殷本紀載湯之言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以是推之則元王阿衡亦爲號可知又說文人部伊解云殷聖人阿衡也殷上當有尹字連篆文讀之云伊尹殷聖人阿衡也後人不得其理誤以尹爲義文輒刪之彼云殷聖人阿衡也則亦以阿衡爲名若以爲官名則不詞矣說文詩稱毛氏彼雖非說詩疑亦用詩義也

窾入其阻 窾入其阻傳窾不同毛訓窾爲深鄭訓窾爲冒正義傳曰窾者深入之意故爲深窾以其遠處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案釋文引說文作窾從网米云冒也又云今本語文作窾周行也廣韻窾字則云畧也玉篇同窾字乃云深入也冒也周行也深入卽毛訓冒卽鄭訓周行卽說文訓如窾韻似以釋文所引作窾字爲非故從詩作窾而并載鄭許之說也但以冒義列窾字下于傳箋字音各別之處尙未明晰詳鄭氏之意蓋破窾爲窾窾面規反故訓爲冒毛不被字窾當音式針反窾深古今字毛以今字釋古文故曰窾深也窾在脂韻窾在侵韻窾說文本作突從火從求省隸變作窾與果字無涉近說文坊本窾下有詩曰窾入其阻六字殆淺人因鄭箋而窾入之耳阻鄭云踰方城之隘也考方城亦有二傳四年左傳杜注方城山在南陽葉縣水經注郡國志同史記集解引服虔說謂方城山在漢南此卽文十六年左傳注所謂上庸縣東

有方城亭者。二方城俱楚險隘。以地利推之。葉縣爲楚北門戶山。又縣亘六百餘里。箋所云方城之隘。當指此也。

哀荆之旅

毛傳曰。哀聚也。箋曰。冒入其險阻。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正義曰。言聚荆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毛訓哀爲聚。聚荆之旅。未見戰勝之義。鄭曰。俘虜其士衆。則是讀哀爲俘也。於義爲長。俘之通作哀。猶俘之通作哀也。傳言聚而不言俘虜。箋言俘虜而不言聚。正義牽合二說失之。

勿予禍適。毛傳曰。適過也。箋曰。勿罪過與之禍。適案予猶施也。禍讀爲過。廣雅曰。謫過責也。謫與適通。勿予過。謫言不施謫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誘法曰。過責也。檀弓曰。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新序善謀篇曰。令謫過卒分守成。是過適皆責也。禍與過古字通。荀子成相篇說刑曰。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卽罪過字。漢書公孫宏傳。諸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

命于下國。命于下國。箋云。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正義曰。契爲上公。受封禪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滅削。放至于湯時。止有七十里耳。按契始封在陝西之商州。舜末年。益封百里。當亦其地。其後昭明居窮石。相土居商邱。汲郡古文。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帝癸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卽書序所謂湯始居亳也。箋言湯由七十里。蓋謂偃師之亳。非謂契始封商地也。

商邑翼翼二句。極箋訓中謂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傲。乃四方之中正也。經義述聞謂此兼用韓詩說。以後漢書樊豐傳引詩京邑翼翼四方之則。李賢注曰。京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鄭康成先治韓詩。故本以作也。又云齊詩亦作是則。匡衡傳齊詩者也。漢紀元帝紀載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

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曰法則。曰倣效。卽承四方是則而言也。漢紀之文本于漢書。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疏曰。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民知所法。故引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師古注。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則所見已是。誤本當據漢紀以正之。案三家詩與毛多異字。諸書所引誠有如述聞所言。若經文仍當作之。極爲是。極有準極之義。與則字初不相遠也。

景山二字

商頌景山與廊風景山

先儒第訓爲大山。不云山名也。朱子集傳于廊則曰測景。于商則曰山名。稽

古篇謂景山之名載于輿地甚多。皆後人因詩而附會之。如寰宇記。景山在廢緱氏縣西南八里。緱氏今在河南偃師縣。是西亳有景山也。又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北三十里。宋應天卽今歸德府。所謂穀熟南亳者也。其北五十里有大蒙城。所謂北亳也。拾地志亦謂蒙城爲景毫。因景山而得名。是南北二亳之間亦有景山也。寰宇記又云。景山在澶州衡南縣澶州。今大名府開州水經亦言濟水北徑元氏縣。又北徑景山。而引衛詩證之。則是三亳之外別有景山也。合而觀之。衛南之景山。因歷風而得名。緱氏應天之景山。因商頌而得名。皆好事者之附會。作詩時未必先有此號也。案山海經亦有兩景山。其見北山經者。南望鹽販之澤。郭注引外傳。景霍爲城。語則此山在晉也。其見中山經者。爲荆山之首。郭注以爲在今南郡界中。則此山在荆域。皆非詩之景山也。故先儒釋詩但云大山。良有見也。朱傳獨以景山爲山名。蓋據左傳景毫之文。謂景山之名。湯世已有之。然左傳景毫。連文殆地名。非山名也。

殷武總論

舊說以此詩爲祀高宗之樂。蓋荆楚之國。天下有道則首善。無道則首叛。高宗中興之功。以伐荆楚

爲大故。詩人作此以頌之。以見殷之復治在是也。史記乃謂宋襄公修行仁政。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頌。其說蓋本於韓詩。後儒因此篇有奮伐荆楚云云。遂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而以韓詩爲信。蘇氏云。商頌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所宜有。且襄公伐楚而敗於泓。此宋之大恥。既非其所當頌。而長發詩謂湯爲武王。

苟誠爲襄公之頌。周有武王。豈可復以命襄公哉。此駁至爲詳盡。商頌十二篇。皆正考父得之于周大師。非考父所自作也。三家詩多異辭。未可孤據以匡衡傳。衡引商邑翼翼四句。而曰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云云。觀之衡學齊詩。是齊詩又以此爲頌成湯矣。經學實疑。顧猶以命于下國爲宋之證。湯孫之緒爲宋桓之證。謂殷武爲美宋桓之詩。皆好異之過也。